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俱登正覺
九幽六道
物靡害災
子孝臣忠
萬類咸暢
七政明朗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來
既往未來
十一月十

永樂北藏第一九八冊目錄

古尊宿語錄 續前 (本冊卷三十一至卷第四十八 南藏函號多七—士十二) 一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二十一卷 宋法應集元普全續集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五 南藏函號
鷄一—赤一) 四四五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一

多七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三

僧靈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重

上堂龍門老自云作麼復問你畢竟是誰對
曰是你復云你夏中做得個什麼事對云難
說向你祇恐你落在見聞又曰但說無妨師

多七

乃提出拄杖曰有見有聞是凡夫無見無聞
是二乘有人識得否良久曰鴛鴦繡了從君
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參 撥田劄子至上
堂謝恩畢舉百丈和尚謂衆曰你等為我開
田我與你說一段大義衆開田了請師說大
義百丈起來展手舒伸大衆古人得恁麼徑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截還會他恁麼方便屢磨百丈說大義辛勤
事可知龍門無道理大衆絕狐疑 帝力
乾坤重 君恩雨露垂有大相借問雲外
略揚眉為什麼揚眉良久曰万古長春
上堂鼓声纔動法義已周大衆上來尋光而
至山野高提祖印諸人共息狐疑直須倒岳
傾湫切莫尋枝摘葉所以道者裏聚集為你
僧堂裏底者裏聚集為你寮舍裏底會得麼
好於處處參知識休用從前解會禪 上
堂云南閩淨提人就中多鬧亂無想四禪天
根性最遲緩遲速不同倫染淨難回換兩個
五伯文元來是一貫貫貫啞子拍手高声喚

第一九八册

擊人聽得伴不管天明日出是夜半智者大
 師譚止觀大衆此理如何良久云看 極
 越請上堂舉端師翁住圓通日揚次公郭功
 甫每往參問此道後來往復淮南常求法要
 一日功甫訪之白雲師翁遂上堂曰前來蒙
 次公大儒訪及爲上堂曾舉一遍今日功甫
 到來不可隱覆更爲舉一遍此語甚是奇特
 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遂下座大衆言雖
 麓淺理實甚深若不會上大人如何登孔聖
 門通曉六經子史百氏詩書縱使身名顯達
 不曉上大人如何佐國安邦使功成身退至

於百工伎藝負販庸人孩稚小童無上大人
 如何成就就能事山林河海日月星辰上聖下
 凡無上大人不能安立大衆好上大人還會
 磨孔門弟子如能識折桂登科第一人下座
 上堂三平禪師道秘此見聞非見聞師云於
 土爲香更無声色可呈君師云人思舊念箇
 中若了無餘事師召大衆曰立處孤危體用
 無妨分不分師云巡堂看取下座衆巡堂了
 後謂衆曰有人會得麼又曰會得麼衆無對
 師曰癡漢癡漢 黃龍山死心和尚遺書
 至上堂死心心已死心死死由生拘折黃龍
 角翻身卧地行者老子從來翻着欄杆倒携

席帽口頭鹿慥肚裏柔和點檢叢林呵叱學
者雖傳晦堂道愛用雲門禪以罵風罵雨為
訓徒以種菜種蔬為作務興災降禍少喜多
嗔愚人見即攢眉智者點頭相許要去便去
果然作家騰身元是莫徠人睡中失却死心
老嗚呼哀哉法門不幸 上堂虛名虛相

谷音鑑像弃而不修豈明幻妄少不努力老
矣惆悵靜以思之隨機稱量古德云譬如百
歲老兒作歌舞豈是小兒戲大衆會他恁麼
道麼百歲老兒作歌舞側首低眉聽節鼓心
中聽拍雖了然手脚來遲轉辛苦乃起身作
舞云會麼老作必難下座 上堂眉毛眼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曉景相親鼻孔唇皮作近隣至近因何不
見都緣一體是全身 上堂提拄杖卓一
下乃顧視曰拄杖子拄杖子你無住持干懷
又無病痛苦惱如此黑瘦何也拈拄杖呵呵
大笑曰是何言也若色見聲求是行邪道昔
臨濟德山由之發明見諦後來明眼尊宿由
之接物度人多七豈不見黃蘗普請次蘗謂臨濟
曰我最得者拄杖氣力臨濟近前奪下拄杖
推倒黃蘗黃蘗遂曰扶起我來扶起我來時
有一僧近前扶起曰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
恁地無禮蘗却打其僧數下臨濟乃曰蒼天
蒼天大衆當時拄杖子如今却在龍門手裏

第一九八册

乃提起召大衆曰還有臨濟手段底麼出來
出來龍門却是放得下遊拋下拄杖放身便
倒曰有扶得者出來良久曰既無臨濟之人
又無扶起之者龍門自起自倒有甚用處歸
堂去下座 甘露和尚入山上堂達磨不
來唐土地久天長二祖不往西天山青水綠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秋雨垂空浮雲蔽日諸
人有眼還見麼有耳還聞麼既具見聞何者
是迷何者是悟何物爲緣何物爲對要知迷
悟昇沉理畢竟須還本分師先佛道身相屬
四大心性歸六塵四大體各離誰爲和合者
大衆身心既乃如此現今復是何物近來叅

學之人盡皆奔馳語句舉論古今於本分事
全不明了所以正宗淡薄道法澆漓幸遇和
尚到來伏望震潮音示真旨抉重膜顯衣珠
四衆傾誠不勝虔請 黃龍靈源和尚遺
書至上堂昔開正續銘今示真歸告一路涅
槃門行說皆親到明然林際燈妙唱黃龍道
空海久澄虛雲濤方浩浩橫吞巨海高駕鐵
船隱顯同源卷舒無際者其唯靈源乎禪師
居究竟地住本覺場雖曰示生實無生而可
示雖曰示滅實無滅而可示明明密密密密
明明真化不移何妨出沒所以遺言作訓真
告普聞能事始終一期云畢而其叢歲遊方

之始邂逅能舒許以半面之交氣投分感雖
則荆山隱玉已過良知爾後蚌腹剖珠登舟
獲旬歐峯再會素願允諧歡洽妙期有同符
節自初及此三十年間理契同風至音無間
夫何遽別特示遺書感存念亡此情彌切雖
然如是佛佛不思議不許長住世大森審思
惟畢竟祇者多七是然則子期既没伯牙絕絃蓋
傷其無知音爾况此至道離見起情莫逆于
心夫何言也昔人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
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云不問
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
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師乃呵呵笑曰會麼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會麼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共至靈前不勞觀
聽 蔣山佛鑑和尚遺書至上堂惡惡師
兄師兄出在我前去復我先惡惡師兄師兄
出在我前許我並駕而齊肩去復我先使我
雙翼而孤鶩豈不念茲苦海羣迷未度泥乃
五湖玄學負笈趨筵遽辭舟楫執濟長川然
佛法道理自有因緣此蓋衆生無祐薄福使
然求遠叢社法炬無傳我聞如來雙林示滅
又聞達磨隻履西遷佛祖祖其道綿綿况
我鍾山佛鑑法兄妙機無間出沒應緣去來
生死吾何預焉而某於師門最爲深契在惡
序手足相連義交金石氣薄雲天聽遺音而

第一九八册

何忍念朽質以非堅同心共照夫復何言尚
 記得如來滅度阿難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
 外更傳何法迦葉曰阿難阿難應喏迦葉曰
 倒却門前刹竿着大衆若無者個公案生死
 熾然白雲師翁道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
 呼豈偶然倒却門前刹竿着免教依舊倚牆
 邊大衆會得麼倚牆邊倚牆邊寂滅光中禮
 白蓮 五 上堂達磨大師所傳心印看看掃
 地盡也如今還有人見達磨大師麼若見得
 方解承當若見未得切忌認着所以正宗淡
 泊異道崢嶸昔日王常侍熱睦州一日州問
 曰今日何故入院遲侍曰爲看馬打毬所以

來遲州曰人打毬馬打毬侍曰人打毬州曰
 人困麼侍曰困馬困麼侍曰困州曰露柱困
 麼侍恹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
 明日見州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
 麼侍曰困州遂許之此是達磨大師宗旨露
 柱不解打毬如何却困還有明得者麼人困
 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
 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
 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令人
 棄如糞久立 上 上堂昔有使頭使下二人
 一時奉事觀音一日使下偷使頭錢走使頭
 燒香禱告觀音願我捉得使下使下亦燒香

禱告觀音願使頭不見我當此之際觀音救誰即是祇救使頭又違使下祇救使下又違使頭若一時摠救事甚相違山南辯和尚道若要行大道三步作一跳大眾好語祇恐人鹿心子細究之又却分疎不出山僧爲你一分剖看若人要會先須識取觀音要識觀

音麼大慈悲心是更須知大慈悲心從甚處流出現今歷歷聽法者無心而流出萬宗若識得了使頭方解作得使頭非唯作得使頭亦乃識得使下此使下是使頭底使下離使頭外別無使下若識得觀音了使下方解作得使下非但作得使下亦乃識得使頭此使

頭是使下底使頭離使下外別無使頭若恁麼使頭使下但是空名使下使頭悉皆無寄大慈悲心熾然獨脫也既識得使頭又識得使下更須識得錢帛使頭見之是使頭錢帛使下見之是使下錢帛離使頭使下外別無有錢帛亦須知使頭錢帛自不干使下事使

多七

六

下錢帛亦不干使頭事各不相到雖不相到使頭錢帛即是使下錢帛使下錢帛即是使頭錢帛同一物耳若恁麼既同若恁麼既異皆大慈悲心之作用也即知得錢帛又須明取得失使頭失財時是使頭失使下得財時是使下得得失不在別人分上如此則使頭

失時是使下得時使下得時是使頭失時得
 失雖殊而不異得失各異而常同豈別有一
 物作同作異也若使頭若使下若錢帛若得
 失一一明了方名觀自在菩薩古人云得失
 是非諸佛智一人無心眼耳聾 上堂云
 西瞿耶尼打鼓南贍部洲上堂大眾十方齊

至等聞野客稱揚此声徧滿十方照破閻見
 色香堪笑釋迦老子等閑動地放光大眾歸
 堂 徐公大夫入山上堂何處求通達疑
 根自不凡頓明心即佛陡覺海非鹹善財接
 閣路日進丹霄步凡夫云未然我道常披露
 大眾譬如自面豈辨鬚眉又如眼根不自見

眼面若有見即非本頭若見眼根眼即同境
 所以石鞞自射無下手處乃證全身龐公問
 心一口吸盡遂得真實此所謂大丈夫之事
 業也不見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
 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莫不
 是了見本來面目證得清淨法眼故得稱為

大丈夫也七此日伏蒙 提宮大夫朝旆入
 山光臨泉石頃者山野輒効先德開法施場
 住持此山數年之間傍資修換為禪者遊心
 之地工役既畢輒以土木之功干于視聽顯
 得雄偉之文以彰不朽為來者之益伏蒙惠
 示莫大之幸山僧雖不曉義理觀此嘉作近

世所稀豈此邦此山之幸亦天下叢林之幸甚也昔向居士木食澗飲以所悟布之文字求二祖大師印證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當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伸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荅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无礙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悉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余居士得偈欣然奉持諸人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者古人悟心布之文字實是希有還見二祖大師與居士所證所得之事麼良久云浩劫有窮斯文不泯久立 上堂不起踈慵不進修實無言說實無求奪飢人口中之食驅耕夫手裏之牛真快活百無憂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浪拍天流 陳與明還佛頂

心經願請上堂掩齒臨掩齒臨掩部臨掩部臨大眾此是甚麼言語義理如何還有人會得麼若道是言語又不成言語若道有道理又不成道理可謂言詮不到分別不及先聖呼爲密語又曰真言一切言音從是而生一切語教從是而出山僧適來看經中得七字

第一九八册

陀羅尼能滅千災成就萬德今對諸人舉此
七字陀羅尼一徧諸人諦聽遂默然屈第一
指至第七指曰諸人聞得麼恐諸人不聞更
舉一徧又默然屈一指至七指曰聞得麼大
眾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自餘羣生悉皆同措
有方便門名曰重說偈言今更再三分明說
此七字呪曰佛頂心經齋願了大眾曉得其
中旨趣麼待山僧奉為解釋一字字要知落
處若論佛祇是當人更無物若論頂晝夜舒
光照前境若論心看時無相用時深若論經
解語能言不是聲若論齋所為所作盡和諧
若論願猶如身在龍門院若論了無慮無疑

心皎皎心皎皎增添福壽災殃少論量功德
廣難思須彌未大滄溟小山僧適來說者是
真言世人祇知有言不知有真若不知真所
言皆妄何者名為真言能出萬宗故曰真言
亦名三昧王亦名萬字頂亦名微妙章句亦
名祕密大揔持至心受持大有靈驗所謂山
僧七字呪也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諷
誦受持皆祕密如人親入寶山中一切珍奇
從此出久立 上堂道可學耶實不可學
心可悟耶實不可悟不學不悟真機全露明
月娑婆浮生旦暮眼若不睡諸夢除古今出
入無門戶逆召大眾曰是什麼 上堂山僧

略陞此座大眾永息疑各各金毛師子去
 來哮吼全威臨際高聲連喝德山拈捧痛槌
 縱有一言半句終不別作路岐大眾抖擻精
 神着瞋睡作麼是甚生次第事你自鈍置山
 僧恁麼道要人到不要人到試點檢看
 上堂舉洞山和尚示衆曰兄弟初秋夏末或
 東去西去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
 曰秖如万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聞之
 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
 國內能有幾人師曰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
 老北去礼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已蒼浪言
 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相思望江島好好不

用更尋討 上堂什麼物恁麼來休將明
 鏡挂高臺什麼物恁麼去分明不用當頭舉
 舉得分明得更難澄潭不許蒼龍盤便恁會
 太無端遂拍手呵呵大笑云華藏毗盧世界
 寬 上堂好一隊其中人還見其中事麼
 若是其中人必見其中事也良久呵呵大笑
 曰會麼苟不然者雖有其中事元來不是其
 中人縱是其中人元來不了其中事了得其
 中事作得其中人復何憂哉不見鴻山曰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時有人問樹倒藤枯時如
 何鴻山呵呵大笑又有乾峯示衆曰法身有
 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雲門出

探而問曰庵內人何故不見庵外事乾峯呵
 呵大笑大衆有人或問道此二老宿意旨如
 何龍門拍手呵呵而笑良久曰你諸人何不
 與我放下布袋解開肚皮笑一声子上堂釋
 迦世尊已成正覺弥勒大士當來下生老盧
 拈過嶺南達磨携來東土各謂度生已畢我

願云周如何六道四生猶在土石諸山未殞
 淨妙國土不逢爲是願力未充爲是業果難
 盡爲復別有道理還有人斷得麼若不同床
 睡焉知被底穿歸堂喫茶去 上堂空生
 不解當中坐春暖桃花樹樹紅漏泄天機無
 覓處都緣露柱挂燈籠燈籠却却有古風

露柱露柱善解提舉一旦師姑是女兒大悟
 堂中喫茶去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而種
 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
 即真根塵既謝鏡光現前心法雙亡如何則
 是赤龍離身無妄想眼聞耳見離攀緣
 上堂迎日出門去已覺披煙霧冒月望山歸

重露濕禪衣心悄悄步遲遲無孔笛再三吹
 哩哩憚憚哩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猶唱
 翠眉低君更聽莫疑疑是何曲歸堂去上堂
 真實到家之士何暇論家決定證得之人寧
 標所證論家論證乃問問負販之徒無證無
 家誠飄露伶俚之子何不與決烈之志啓特

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勿謾隨於庸鄙一一
從自己胃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始得摠
似你恁麼參學驢年去 上堂海門山長
安道茫茫煙水連芳草樓頭客馬上郎一聽
落梅悲故鄉春風過眼花飛盡蝴蝶翩翩過
短牆君更聽是何章會不得參堂去

政和八年九月奉勅住和州褒禪上堂謝恩
畢僧問千里遠聞音信好不涉程途事若何
師云不挂三寸進云一輪明月當空照萬里
清風宇宙寬師云却有商量進云路上忽遇
禪人問時如何師云有甚難答進云雲離谷
口千山秀月到天心四海明師云誰是恁麼

入師復云大衆現前豈不是舒州龍門山適
來勅旨豈不是和州褒禪寺令山僧往彼傳
法住持且何者是傳底法要知佛法旨趣麼
不離龍門山要見褒禪寺不離褒禪寺要見
龍門山龍門山則易見褒禪寺即難見有人
見得褒禪寺麼若明得便有佛法旨趣若也
多七
未明良久曰帝力丘山重君恩宇宙寬不才
何以報處處得心安久立到褒禪入方丈師
據座云昔定明禪師燕坐此峯住大三昧悲
濟弘誓澤及一方山僧忝繼先蹤續明後焰
十方坐斷祖令當行鳴鼓望堂各須諦聽
上堂聖皇帝賜與名山賢宰臣宣行睿旨俾

令貧道傳法住持衆中還有荷擔重任者麼
試出衆道看僧問古人道權借一問以爲影
草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子是何心行進云可
謂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師云曾問幾人
來進云到者裏多火人錯會師云關梨又作
麼生進云三十年後有人會去師云猶較些
子僧問一塵纜起大地全收時如何師云兩
塵也進云恁麼則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
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含山縣
裏事作麼生見得進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
王身師云者個關梨却好商量師復云龍蛇
易辨衲子難瞞辨別得否山僧未來比問時

是山法席久虛叢林不振當此之時還知定
明禪師是汝諸人善知識麼山僧既來此間
法席初開叢林復建亦定明禪師是汝諸人
善知識所以道有佛無佛性相當住若解恁
麼香得吾道有光矣昔日有一貧尊宿衆集
定起來作舞曰諸人會此意否諸人無對宿
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師乃呵呵笑
曰奇怪若是褒禪即不然乃起作舞告衆曰
諸人會我意否良久云清貧長樂下座
上堂褒禪尔住太乾枯月白風清入畫圖人
問縱有千般樂不及今朝事事無乃呵呵大
笑好大哥 上堂雲中石塔摩星斗定明

禪師大張口是你之言若解然不必著包天下走遠卓拄杖一下曰鳥對初陽自在啼夫逢生漢連聲吼又卓拄杖一下云歸堂
 上堂祇知今日明朝不覺今朝明日事事一似安排箭箭自然中的甜者甜於黃連苦者苦過白蜜喫得者般滋味乃以手作舞曰不
 妨^多選選哩哩下座
 正月一日上堂以拄杖劃一劃云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畢地得一草木山河井土石君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召大猷曰万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光的歷有歡榮有愁戚或冤親或順逆富且貴窮且乞万樣千般誰運為空谷之聲隨應出

鴛鴦繡了任君看不露金針太綿密褒禪奉勸各回頭莫待臨行却啾啾識取摩訶般若光萬古悠悠是今日久立
 上堂如來無二種語諸人如何會如來語作麼生是二種語須明取始得一離間語二和合語無此二者是名如來語何名離間語能聽法者雖顯樂聽受而所說法者不為開示是名離間語能說法者雖樂開示而聽法者不樂聽受是名離間語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聽無有能聽可聽得如此者方名和合語當觀此離間語和合語一耶二耶同耶異耶如是證知捨離間語當得和合語而如來無此二語者不

說不聽而已然不說不聽亦有二事一凡夫
二聖智正如凡夫無所開示無所聽受冥然
莫覺故曰無明亦名爲無說無聽二聖智所
到到其無說無聽亡賓主絕行解自居究竟
實地亦名無說無聽學者當善分別勿生異
見不可瞞預不分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

多七

十三

日趙王來不下禪床曰會麼王曰不會州曰
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騰騰和
尚朝見則天仰視則天曰會麼天曰不會騰
騰曰山僧持不語戒忠國師見肅宗帝以手
指頭帽子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天寒莫
怪不下帽子大眾明得三人意旨麼譬如寶

舟到岸獲大富而濟有餘玉戶抽關升于堂
而入手室猶在門外無柰不入之何困守孤
貧豈是珠寶之咎還會麼卞和刖足歸堂
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爲什
麼却不見壁者邊便見是條臺倚于壁那下
爲什麼分踈不得咫尺之間尚尔况十方世
界耶叅學人若不明當知叅學事卒未光
陰迅速入寺來早已九十日諸郡發心化士
且寬懷打疊遂拈拄杖曰東西南北四方人
地闊天遙最是親衡岳天台連魏闕乃彈指
一下曰輕輕彈指不勞神復拈拄杖曰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草木叢林盡在拄杖頭上還

見麼良久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久立
上堂趙州有喫粥因緣好一則因緣者僧當
下悟去會得麼你拈動鉢盂起筋時便不會
古人意了也祖師有風幡話你諸人十二時
中爲什麼一似大蟲看水磨相似國師有無
情說法據你諸人合明得爲什麼却不聞若
一一明得便是有地頭底禪和子歸堂
祈雨上堂定明妙應禪師說法如雲如雨不
是時人不聞又非不善其語如斯一味靈通
過了幾多寒暑縱逢敗種焦芽方便一時救
取知府曾公舍人入山祈雨上堂舉劉禹端
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對云從端公問處來師

云雨從何來不須尋討徧滿虛空拔濟枯槁
定明妙應靈通知府舍人台造真個是爲雨
爲霖莫不爲忻爲好且問諸人是定明雨舍
人雨百姓雨定當得麼良久卓拄杖一下云
三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大衆你諸
人昨夜爲什麼一時在露柱裏截身及乎天
既明喫粥了上來聽衆爲什麼却在欄干上
立地見麼直饒如此通神變更問起雲塔裏
師上堂抵死要行雲水脚剛然求悟本來心
爲蛇盡足勞筋骨辜負青山綠水深豈不見
德山老子向你道未踏船舷時好與三十棒
也諸人也着些子精彩着飯袋子也好與三

十捧遂卓拄杖一下下座 退褒禪上堂

一去一來松上鶴半開半合嶺頭雲捲筇獨

立千峯外唯把南山祝 聖君知府錢公

奏請再住褒禪上堂大衆君命重宣降薜蘿

不容靜處薩婆訶欄衫席帽寒酸甚又向人

前唱哩囉哩囉拍一拍哩囉又拍一拍云去

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人漸老水長流

無心道合頭下座 上堂舉蓮花峯庵主

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者裏爲甚麼不肯住

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如是二十年無人會

得此語後有老宿聞舉云是即是少進語在

有僧問如何進語宿云但問畢竟如何僧持

此語問庵主主曰柳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

峯万峯去師橫按拄杖於肩上高聲喚云和

尚和尚又云闍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

相憶 上堂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

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尊者當下大悟師

云好大衆還見得悟處麼盡力放不下着力

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家

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與一舉九万里

臘月初一上堂僧問万法是心光諸緣唯性

晚尽大地是色那個是心師云不要瞞老僧

進云尽大地是心那個是色師云闍梨念來

多少時進云秋如色心二字如何透得師云

秘知渡水不竟腰深進云彼此沒便宜師云
一任啗啄師復云一年止有此三十日二陽
發生之月李般若者與汝道情相應否今有
二問問諸人一問問肯者一問問不肯者先
問肯者曰你恁麼來多少時也你須道多時
也問你既多時所對目前声色與你為惱害
否若與你為惱害上座未恁麼在若不與你
為惱害是照見了然後不為惱害不用照見
了不為惱害若用照見了方見不為惱害即
名照見心未名恁麼在若不用照見心如何
知得無惱害據作此見了我問頭不得第二
問不肯者云你不恁麼來得多少時也師大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笑云好一問你出家沙門作佛弟子含齒戴
髮巍巍堂堂如何却不恁麼得向異俗人直
說你真個不恁麼也則因恁麼然後有不恁
麼在據此見亦了我問不得不見石頭大師
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認不得尚有人搆不得被馬大師道我有時
揚眉瞬目有時不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
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他便會去師良
久曰還知麼泥多佛大永長船高下座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
分別即不生分別既不生便捨外塵相乃拈
拄杖示眾云不可不喚作拄杖子也且作麼

第一九八冊

生說捨底道理有人於此云喚什麼作拄杖
 子便違他古佛道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又道
 更有什麼拄杖子也則世間方法不成安立
 又道依舊喚作拄杖子則一切凡夫莫不幸
 吾也大衆到者裏如何即是須信道雲中石
 塔不是人間檻外雲山非由心變風摩兩掃

多

十六

日照煙蒙妙用縱橫隱顯一際自可以幽栖
 馬道開豁曾懷妙契真規十方洞照直得如
 此更須知有衲僧孔竅始得如何是衲僧孔
 竅咄卓拄杖下座上堂舉瀉山和尚坐
 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瀉山云若是百丈先
 師子須喫痛杖始得仰山云今日事作麼生

瀉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云此恩難報瀉云瀉
 山年邁非子不才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
 瀉云子向什麼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祇
 是無別瀉云始終作家師云從上來至百丈
 有不犯之令瀉山深得其肯能向劔刃上行
 仰山飲氣扶持且不犯鋒傷手有般漢祇管
 行棒下喝還明他不犯之今麼不見道始終
 作家諸人每日來去什麼處得見百丈上堂
 暫時斂念是處是慈氏門門有善財介尔有
 心土石山河瓦礫荆棘大報作聖作凡能滌
 能淨有如是威神具如是妙用直得恁麼曹
 溪門下客見時猶未是少林消息祇如少林

消息你曹溪門下客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舉先師在白雲會中作磨頭一日端師
翁下來曰你還知一件事麼先師曰不知師
翁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佗皆有悟入
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
得教下語亦下得端師翁良久謂先師曰磨
頭^{多七}我^{十七}是未在你道如何先師聞了心下不安
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
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
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
端師翁師翁起來手舞足蹈某曾侍奉先師
聞先師舉此因緣謂某曰參學須是一時放

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否故得下好脫洒
放不下牛拽把堪笑諸方老古雖打鼓說禪
無尾掃無尾掃不驚怕不驚怕可嗟訝解踏
毗廬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上堂舉百丈大智禪師謂衆曰併却咽喉唇
吻道將一句來瀉山云却請和尚道五峯云
和尚也須併却雲崑云和尚有也未師云此
是叢林中流布底事雪竇禪師後來品評此
三人語各有淺深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
荒草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和尚有
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如今衆中或去請益
或去過話有人道此三句語未契得百丈喚

作抑而不揚却請和尚道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此豈不是抑而不揚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何處是有肯他也則是抑而不揚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更是不肯也祇如百丈道併却咽喉辱吻道將一句來甚生次第事既併却咽喉辱吻明箇什麼邊事也好扶持取下座

退院離褒禪辭衆上堂舉大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麼說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

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葉葉野雲也

到蔣山上堂玄沙白紙費封題一聽雷音万仞低慰釋私懷已無量那堪更唱邏羅哩乃呵呵大笑曰古人道笑須三十年誠哉此語某頃在白雲時與

堂上佛果師兄道聚其樂無涯至今樂猶未已也又呵呵大笑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擗擗舉意趁情念相着同路陌摩雲鍾阜高編界烏輪赫妙機連雷電神珠不在額珍重人天大渠師衲僧一見喪魂魄向也誰敢正眼覷着下座

樂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一

一

多七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二

多八

僧錄司右闡教兼鎮山靈谷禪寺住持 淳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四

示道三偈并叙

宗乘一舉作

者埋冤古路縱橫若為措足苟非知方俊眼
出格上機舉一明三普同流浪其或循言執

滯病在見聞杜口藏形過歸傍認欲得決求

大寶莫作小商撒手懸崖當空便擲百千三

昧豈在外末若認語言即名邪解至於警物

垂務衡鑒將來百匝千重少諧手足或中途

病轍半路絕糧引諸子以伶俜蓋指南之不

妙良由澄潭月影隱隱迷蹤直須坐斷毗盧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優游大徑故作示道三偈以資唱道之万一
固非次第淺深數量名字之所得也冀達道
之士相期於茲矣 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
頭卓然放去号隨流從教万古無人識笑殺
涵山水牯牛 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月南
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着指頭
名合轍 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
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像善唱非聲作廢
來 標指六偈并叙 諸佛出世無法示人
祖師西來無道可指唯談自悟是謂頓門若
尚筌蹄必難話會然則忘其方便速者難以
進途標指示人或可曉故循好言之士唱

偈六篇以舉一隅無勞三返後之冥合者或有可取焉 迷悟 迷者迷悟者悟迷迷悟同體悟者方知迷南為北實情取則北本是南悟無移忒返究迷緣莫得來處忽悟正方迷復何去其迷則迷妄自高低生死惡覺枉受膠糍達迷無妄歡喜無量殺無明賊祇在一餉一餉之間冥通大千直下了了三際虛玄無始時來摠由今日盡未來際更不尋覓當念無念靈光熠熠靈燭騰輝心知難掩靈源蕩碧森羅普入海印發明非閑動息根塵不偶心珠寧守返不我觀出兮還有有無齊出無有蹤跡智用雖奇猶遺悟覓悟為法

障身招罔象狂狃無風徒勞展掌祖父書契本來家業舊日風光不妨要截哆哆和和依前疑着元無病痛何勞說藥足踏實地開眼瞋睡大地忙忙會我如是如是之法不因迦葉是誰兒孫喃喃亂說你解亂說智者便瞥此門廣大愚人自焚自謗自焚不干我事我是癡人汝能靈利 坐禪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曾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号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

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
 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
 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似成
 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返觀一
 徧一返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
 橫該豎入生死未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
 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
 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剎那凡
 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
 端坐思惟一日築着伏惟伏惟入道
 道本無瑕擬心已差纔生朕兆徧界空花若
 欲全舉除非直與不用增添現成規矩洞徹

根源法法周圓靈明法尔妙絕言詮言詮不
 得得亦差忒迥出根塵古今取則存不可見
 亡兮對面匪存匪亡森羅自現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心法齊照境智甚深心忘照滅境智
 同歇一道通同十方俱攝生死涅槃元無兩
 般四生六道息苦停酸平等大道無有邪正
 胡漢不來欲何為鏡像虛鏡皎鏡像斯照像
 去鏡亡千聖非妙此門難入唯君自息若入
 此門半錢不直不直半錢萬國爭觀所以說
 云大道體寬 見聞 見極垂光聽圓含響
 若謂見聞法成塵想光流大千響傳以界對
 現全彰無在不在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非色

非聲山高水急眼不可見耳不可聞非見非聞宛尔見聞見色聞聲脫出根塵水月鏡像夢幻施陳文殊寶利觀音普門周羅法界唯子一人身土交映妙絕凡聖本有天真非病不病長歌且唱妙舞更誇東南西北示現空花生死去來去來生死若不如是多過多咎

茲言未諱此語皆宗標指若示古人同風水月 水月指陳最疎最親若謂可見還帶重輪月皎於上水流於下彼此非干應緣何假聲回響轉塚成招箭指喻執明標門誰辨凡夫見聞月皎水渾心波業識奔流苦門二乘聞見如鏡中面對像迷真渠還未薦水澄

月映孤光迥迥滅此化城更須前進一月耀天光吞大千森羅頓現亘尔無邊齊含寶月交光廓徹非中非外一多融攝毗盧性海自他無礙迷悟迷相亡相在一塵百億百億一塵奔走塵刹不動本身光亡月落幾人摸索四十九年渾用不著丈夫壯志自有行市十字路頭看人失利不忻諸聖不厭凡夫拈箕奉筭跨馬騎驢若人笑我我亦笑渠更問如何我不識書 語默 至道非言言亦可傳可傳何也應物而宣言雖應物物自無物無物之言言自沒絕言之語妙應還普道非晦明語默同取舉復誰唱物物虛曠咸通

大千徧平塵想品類非一同言異出圓音落
落凡聖俱適千品萬類薰含種智故此一門
稱無量義山河宣演草木揚音長說無間所
謂甚深深兮甚淺不動情見最省工夫凡夫
不薦不薦最親妙義敷陳歎言即笑恚怒即
嗔嗔為金剛喜為迦葉華嚴毗盧心心相接
接兮可見莫看背面無字密言從茲出現
復誰論非用耳聞六根共戶妙偈星分森羅
經文不出一塵非舌非辯雷轉電奔展之在
手何法不有縱橫三界無一滲漏時人不信
執言說病依倚前塵以為決定決定是心決
定是塵心塵所使非自由人諸聖苦口隨愚

過咎巧說多詞強為分割法無言說汝須善
別捨離語言生死自絕凡夫聞此無說過咎
取彼無言冥然長久端坐暗獄以心相續昔
却語言猶如土木捨有之無落在邪途有無
俱病二病俱祛祛復何去不離當處當處不
生語默相取取兮不知是東是西說即不說
不疑即疑故稱佛子了事凡夫是何凡夫問
取李胡 彼我不二 諸人行李處非我君
不能我今憑子力還與汝同心彼我無差忒
超然絕古今千差非止水生死自平沉對容
誰不妙拂袖省知音不墮機前路明明定淺
深其如未覺了彼我徒自侵 動靜常一

本自未嘗迷何勞今日悟守住寂寞城知君
 還錯悞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
 岐教人離憂苦祇者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
 人忽踏著選甚淨穢土一向不回頭喚之亦
 不顧千聖不奈何可不省言語了却貪嗔癡
 即是諸佛母 妙語方知 佛與祖師言拈

花示癡子我今發此談何言顛倒尔當人自
 天真譬之秋潭水一物著不得豈用安名字
 切莫向其中認之還不是不見須菩提空空
 達彼彼 了妄元真 問汝貪嗔癡家住在
 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分頭去好好細思量
 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為貪養得二舍第三郎

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令汝家戶大使汝善調
 制子今苦厭我我與子發誓一要子自知二
 要子依例三要當處生四要歡喜偈與汝善
 和同一無凡穢一覺一切了何須去煩駢
 我是諸佛母十方及三世 物我無差
 青山是我身流水為我命養之以四時蕭然

自條正覆育諸衆生六度自修省栽花種善
 提拂石要安靜不見楊柳飛自有蒲萄影玩
 之且不厭去亦無冤競一性一切性娑婆大
 圓鏡 同居善說 世人不知識我求我以形
 容形容不相似徒觀紙上龍若要識得我問
 取主人翁主人好家業物物要安藏六兄誇

藝術三母足温良南廳善書筭北庫多財糧
 往來但覺又懶去問張王君若一識得與汝
 同屋梁 美容可觀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
 草綠相思在方寸顏容皎如玉音書香不來
 桃李繁且熟唯有意中人使我眉頭蹙
 妙容非親 通身無影像脫體露堂堂不話
 非聲色何曾有短長河沙恒徧現故号法中
 王優曇花正開嗅着不聞香 延促自尔
 春日春山裏萬事盡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氣
 結春雲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唯有識春
 人萬劫元一春 體寂咸周 妙體無方具
 徧知近邦遠刹絕毫釐根塵應念周沙界坐

断毗盧發大機 應緣不錯 法法無差是
 正修見開從此絕漂流窮心未到忘心處一
 聚根塵安得休 祖師地種花及惣頌 四首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傳古至今
 非愚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
 惜祇緣種性深更亦無別路 花 有種有
 心地因緣花自開要知成果處却笑祖師來
 恣 五葉花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橫谷口
 游子謾追尋 六句偈六首并叙 六句偈
 者各盡自心功德藏無少間然也不離六句
 而超六句方曉此意 前念是凡 前念是
 凡短布裁衫長亭送客落日張帆 後念是

聖 後念是聖一拳打正干戈叢裏拾得性命
 前念非凡 前念非凡語正言譏天高
 海闊毛羽毳毳 後念非聖 後念非聖萬
 象明鏡不假薰修本來清淨 前念即凡
 前念即凡凡不能測若人要知終不指劃
 後念即聖 後念即聖聖不能知鐵牛過海

石女生兒 十憶偈并叙 余嘗謂先聖雖
 往其道則存苟或契同吾斯在矣百丈因言
 之瀉山曰如忘或憶所言憶者歷然神解如
 耳目所對更不差錯者也故作十憶偈十首
 以自發明先旨使千載之下咸令信受亦貴
 知余未始以忘也吾既知之矣尔等知之乎

憶少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
 人到蕭蕭檜栢風 憶曹溪 葉落歸根後
 曹溪一滴深山人少到真實好知音
 憶南泉 一歸方丈後何處覓南泉昨夜三
 更月寒光照座前 憶趙州 不下禪床後
 曾無善巧言平常安樂事今古謾流傳

憶南陽 丹霞相訪後從此話南陽草作青
 青色春風任短長 憶雙林 一入雙林後
 天官事可猜賣魚人不厭何處見如來
 憶寒山 一住天台後身單布亦穿雖然筋
 骨露歌突不堪傳 憶龐翁 石上栽花後
 生涯自是春若逢親切問端的不曉君

憶先師 一見先師後堪悲復堪笑爲問何
以然八十重年火 憶伊余 憶着伊余後
呵呵笑未休何人知此意有語不堪酬
十可行十頌并叙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
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
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
後生庶資助道譬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
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冥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万法平
物我頓忘全體露個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心不
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

擇菜師先匠進業修身見古人若到諸方須
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
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鉢親明取
不可麤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
除房廊繭洒共安居裝香掃地無餘事默耀
翰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踈慵入
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隣肩薰炙久身心動念
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
事略經行歸來試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麼
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
魔惺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

玄沙有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笑上流言下若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感興二首
 空裏形骸夢裏身夢中身世莫追尋可憐一膝崑前水流入人間古到今 夢幻空花秋自知潜思二十九年非夕陽芳草曾行處誰料紅蓮步多隨 海會詳老和尚 來時無有語去亦不知聞此曲誰能和轟轟出白雲
 五祖老和尚寄鐵牛歌與師 昨夜三更前鐵牛耕盡田喫着三春草吐氣在青天也無欄也無圍前山後山任方便不曾造汝損田苗愛惜皮毛不輕賤忽然大震一聲雷始覺

從前俱顯現 師和 混沌未分先剖判生成不假陰陽煨頭角前來是好牛皮毛更不重更換滿目平田無寸草飢凍渴飲無生老感音玉佛是如今有甚衆生可尋討咩吼一聲天地動達人見處吾無用坐斷毗盧世界寬自是衲僧眼皮重一遇知音和始齊自餘
 揔是閑陪從 山中閑寂爐邊靜坐因思四十年人間世外林泉之樂與夫區區世上者何遼遠也諦思究極于至道遂成山偈聊以自勉并示諸禪人使勿如老夫之回頭晚也動境徧娑婆以之成逼迫安心一處坐從是虛生白逼迫何逼迫青火煎魂魄虛白何虛

白廣莫揚孤翮良哉靜者心四海猶爲羣匹
彼在動士天地何遼隔故茲審觀究二者俱
介僻棄彼而奔此安得有深益樂者自何至
苦者自何適苦樂忘根緒由夫征路陌路陌
苟不征孰就本家宅昔未厭瓦礫今豈重金
壁金壁有所重瓦礫未可擲瓦礫謂金壁殺
盜應非逆金壁謂瓦礫聖賢失蹤迹九金壁而
金壁瓦礫而瓦礫苦樂各平等法法無假借
大空離衆念真實無改易樂而無樂相苦亦
無苦跡苦樂同十虛心門廣開闢龍吟而鳳
鳴天淵發金液人不念諸道飢口枉求食一
也及夫此曹溪稱上客因思賢聖人不寐徹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殘夕時哉各勉旃并沉在咫尺 題四面法
智禪師塔 珍重靈知者綿綿亘古今人居
千聖外塔鎖亂雲深碧落杉松色丹崖虎豹
音回光如到此必也見師心 與太平四面
夜坐 城中應接同摩詰雲外無心似老盧
月白風清深夜坐出家全不費工夫 示看
經僧 句義縱橫那畔彰五千餘卷摠含藏
如何不覓根頭意空看枝邊木葉黃 讀傳
燈錄二首 虛名虛說傳來久真語真蹤示
後人虛實灼然知下落清風千古見芳塵
家家門前火把子半夜愚夫說相似碧天如
水月如鈎古今流落閑名字 示栽松僧

第一九八册

一寸靈苗手自栽前崗後隴作良材敢將不
朽傳他日唯把青青示後來 山中偶作三
首 分明不了却成迷無限風光付與誰
得家山田地穩自然處處不思議 舊事成
空莫可追舊心將把再思惟古人不隔絲毫
許會得如斯也大奇 休處言休便好休五
湖蹤跡任遨遊莫嫌活計無多于此個牟尼
用到頭 示衆 求心心未諦等人人不來
器花曉來雨寂寞為誰開 三句頌 禹穴
龍門寺探珠欲問龍驪珠吞在腹如何取得
句讀靈源十二時歌 一日日一時時龍門
老心自知 師常以六隻骰子示禪人六面

皆六點復作三頌六隻骰子蒲盆紅不用安
排祇麼通擬欲進前求解會大似西行却向
東 六隻骰子蒲盆紅塵墨河沙用莫窮誰
能解展金剛手祖佛親來亦掃蹤 六隻骰
子蒲盆紅馬載驢馳一擲空赫赤窮來無可
賽請君從此現神通僧問六隻骰子蒲盆紅
云忽遇慈明人來時如何師云平出云請君
伏此現神通作麼生現師云骰子在幾手裏
迷逢達磨 信步遊梁魏乘時別少林長安
車馬客無限利名心 因法眼頌呪咀毒藥
形聲之通眼耳若通本人何適師復頌之
根問本人何所適塗割等平忘順逆有為羅
偽性常真法法無依稱善吉 無情說法

無情說法異音聲聽得之人眼耳通不但近
塵并遠刹十方度盡願全功 寒食禮先師
真五首 雲水叅尋訪此宗十年磨刮太虛
空區區力盡空依舊方知萬法本來同一
悟吾師心便息信門入處還無入二十年中
事密如向人殊不勞心力 前人說法後人
聽由來兩箇揔無情祇緣口耳都相似所以
流通道自成 去人去矣叮嚀囑住者相承
無斷續若遇知音一和時乃知去住常充足
清明寒食與諸人共禮先師不動身萬法本
閑心亦爾將來誰是得吾真 和珪首座二
頌 祇論親切不論時回笑諸方陷虎機一

句未容開口對片帆先逐便風歸頭頭有路
堪行履物物無差莫棄遠不見黃梅足奇士
盧公却得祖師衣 魏尔相求識歲寒不嫌
危磴路千盤歸堂一劄曾親訪閉戶深山肯
自瞞月下篇章應獨和壺中天地共誰看臨
機大用全收放何必區區握雪園 送郭大
夫知鉅野 多八 東歸半載漁樵樂北去三年父
母來金馬玉堂彈指入寶樓香閣一時開
題陳子美息陰堂 湛湛寒溪疊疊山息陰
投老得身閑武陵花好春長在漁棹歌清事
不閑眼底兒孫從富貴躡前鬢髮任爛斑天
機日有真消息頻許禪僧共往還 題孫欽

之養素軒。善養不教，声色亂素，絲無染。是
 天真有時來，此軒中坐作，箇忘機混沌人。
 智海化士乞頌，乞食山城歸帝里，毗耶鉢
 飭香而美，莫念故園桃李春。更叅上國西來
 盲，示園爐僧。爐邊靜坐，默無言，勿論麈
 踈若市，鄧冷暖。此中看火色，祖師心印為親
 傳。題徐四翁壁。徐翁活計，天真年老無
 喜，無嗔，叅取面前桑樹，乾坤不出一塵。
 題祇園庵。祇園誰住，此謂是雙頭通物外。
 庵邊竹人間，耳畔風露畦青戩，戩煙圍綠濛
 濛。祇箇潛心處，分明古者同。夏散，鞞病既
 病，且惱，因書山偈，示一二禪者。萬劫一瞬。

視塵沙不動，移若為論，過未併摠入無時海。
 闊波仍市心，通佛可齊，床頭木枕子推出恐
 人迷。題侍者寮香林閣。葛厨松枕午窓
 涼，卧看風雲草木香。彈指徧遊塵刹盡，故山
 歸路笑羊腸。送常侍者西歸省親。本從
 綿竹過南方，依前歸入綿竹去，井舍猶為菴。
 日居山川不改，當時處鄰人見之，莫驚愕親
 里歡迎，斷思慮有問南方所得時，瘦藤為我
 聊輕據。小師崇堅乞偈。事辦須尋道方
 明，尔本來禪關無鎖鑰，祇要用心開。龍門
 偈作五首。明月何皎皎，未夜入我室，照出
 萬古心。念此百年質，隔牕風露法，擁毳衣，金

密遲遲不能寐餘光在東壁 叨叨林鳥啼
披衣中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
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未忘門開少來
過 嗚嗚鼯鼠啼時人皆不喜得意即相呼
意去當自止吉凶由之生吾未見其理此言
如未聞大梅有宗旨 初夜涼生早微雲卷

多八

十三

太空燈懸松竹露簾捲薜蘿風可笑千年事
能將一念通相逢禪客問細細話吾宗
每念心中事頗開掌內珠欲憑天上鴈待寄
水中魚此意終難寫斯言不可書含毫竟寂
寞逸屋樹扶踈 題靈光臺壁 政和七年
院成別於南山下作靈光臺臺上立雙浮屠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西向見日沒處是謂歸根收藏之旨也一窠
堵波以奉前後宗師化盡報體一窠堵波用
安十方禪僧火後遺骨是二者爰彰寂滅之
道殊途而同歸萬靈咸會者也吾之朽骨亦
藏于此世世宜遵守之長而且久與夫虛空
齊壽者斯雙塔之所以建也其年寒食日住
山清遠記并述二偈云 吾初欲作其常語
更恐真常暗流注不如不語人共知人欲知
之反勞慮崖頭浮屠示其相臺上野雲飛不
住周遊獨步或可追錦繡谷中歸舍去
百骸潰散此日言一物長靈異時語此日長
靈猶可知異時潰散憑誰舉可知所以有生

第一九八册

滅解舉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
 於中論尔汝 花山 石龜不念歲月古舊
 記已滅名尚留道傍蒼木老霜雪澗畔野草
 隨春秋訛傳細讀華陽傳靈跡獨聞姚比丘
 可憑定力驗今昔人間万事徒悠悠 木魚
 無端擊此溝中斷鐘鼓相參無雜亂能聞所

多八

十三

聞非二緣以此及此通回換凡夫何故作追
 攀達士若為成智觀可憐流入薩婆若醉眠
 尚尔排魚貫 讀經 不染而染妄本虛染
 而不染悉無餘本虛自是能成事體淨何妨
 應万殊断妄證真心豈息非真非妄智還透
 了真了妄如無碍自在圓明始是珠 不寐

毗耶離城居士家環堵十笏容河沙八万四
 千高座衆咄嗟已辦薰天花迢迢不到迷是
 障念念常入心無差須弥盧山四大海我見
 如一粟與麻 早起 老來愈見心無事夜
 未偏知曉更涼淺淺地爐猶有火依依山月
 尚臨牆試將寂滅那伽定暗寫雕虫篆刻章

剛被啼雞忽驚斷一時歸入正思量 起晚
 展脚縮脚飢鼠啼合眼開眼重露晞覺來始
 了夢時事夢處寧容覺後知瞬息黃梁猶未
 熟翻翻蝴蝶正狂飛披衣獨坐日正午試問
 何如半夜時 遊定明塔院作二頌 大士
 安禪地千峯塔院春門深松檜老事古歲時

新人礼香燈夜烏啼花雨晨杳應禪石上去
住亦通神 白塔雲中路晴空鳥外簷好山
長入望終日坐無厭幾個竹生石數枝花映
簾長安曾未到神力動飛滯 因舉楞嚴經
七處微心成頌 善逝明知直不邪要窮立
識是空花故今慶喜推心目勝如初觀始出
家在內何綠味肝胃相知在外又成差琉璃
比眼還同境閉障開明未有涯合處隨生難
定體根塵兼帶轉蓬麻世間一切都無著水
陸空行作翳瑕七處無歸全失措從茲始得
徧河沙 述懷示學者 細思五十三年事
併入物中後夜心須信刹那通過未更無毫

髮作追尋隨消舊業根先斷末絕新殃道已
深此是安身立命處故吹一曲報知音
病中示光道者 我病無形不可見曼殊室
利得深知再三若欲通消息推出床頭木枕
兒 蔣山送無着道人歸舒州 已禮雲中
塔更瞻堂上師方思江水北共集定林西一
句無多子千差永不疑到家勤愛護此道少
人知 送禪人入京 千人叢與万人叢無
喜無嗔耳目通要識太原孚上座六街鍾鼓
鬧鼙鼓 再得 盲退褒山成三偈代違
和守錢公 住山久有煙霞疾得請放還藥
鹿羣厚意於公殊未報深禪印復對爐薰

公家忠靖有遺德乃與定明開道緣異世今
 時豈人意一塵千里是家傳 出岫油然亦
 乘興倦飛隨意即知還有心知到無心域鳥
 戀故林雲在山 真贊 釋迦如來出山像
 贊 妙色非身形容乃普閻浮未下雙林已
 觀曠濟功深六年行苦塵沙相好萬億刹土
 衆生心淨佛日常午正念蒙光迷人外取雕
 檀寫毘像未孩乳今茲毓模傳從乃古象步
 出山智珠河吐水月頓澄豁開覺戶瞻之仰
 之豈敢自悔常在不滅此言手舞 觀音像
 贊二首 曠大劫來離衆苦心心永斷諸分
 別聞處真聞實不聞說時雖說常無說法身

普現凡聖等耳根采聽音聲絕娑婆最有大
 因緣一念清涼除惱熱 曠大劫來不虛妄
 言言故得皆真實應念蒙先迅電飛尋聲救
 苦奔風疾千章万句離文字異韻殊音垂祕
 密現相宣揚遇此時見聞頴脫欣今日
 天台三大士像贊 岩岩天台曠闕寰宇大
 士不我毫端莫取蜀客心狂織塵一縷屈指
 拊掌松石猛虎生涯何有流傳今古靜對虛
 堂非謂無補 達磨大師贊 振搖梁魏斟
 酌皮髓孰云西來空柳而已素壁虛堂少林
 熊耳 百丈大師贊 慧燈續傳福庭宜敬
 常住世間水月鏡像是謂叢林大智百丈

楊岐和尚贊 開市竿頭呈戲衆眼曾驚粟
棘蒲上橫吞諸方盡畏宜陽秀水萍實揚岐
雨過雲橫天高地下 白雲端和尚贊
細紀著明不忘付授淨空無際如日處晝欲
究根源瞻之龍岫 五祖演和尚贊 遇寬
則親傳虛果當剛硬齒牙生鐵腸臆風清淮
楚道實宗匠不有智慧子孫安嚮 浮山圓
鑒和尚贊 井汾鐵騎老息荒丘雲施雨罷
花落水流 褒山定明禪師贊 四海稱唐
師出華陽不起燕坐翱翔帝鄉名與山俱道
逐時芳濟民助國能雨能暘貧者獲富熱者
得涼羣蒙所歸實在不亡 悟首座園余幻

質復求爲贊 廓然無聖儼尔有容明明絕
朕密密垂蹤昔也懷寶枯木藏龍今其示人
巨嶽喬松龍吞萬類松茂三冬神而不改風
雲必從吾形既得尔道自鍾褒斜路險漢水
朝宗 珪首座求贊 如珪如璋惟子非我
且陋且拙在余是可子今傳余拙則成奇物
感神會形動心隨凝雲不飛寒月下映孰謂
之凡孰謂之聖余猶尔也奇拙同貫噫嘻斯
文大朴未散 順知藏求贊 色象膠青不
見形影中所以邀吾真吾真定有非形礙爲
對凡夫顯幻塵塵既顯道弥新不貴西來彼
上人 淵禪人求贊 似余似余類我類我

我復謂誰如火與火描邈不就迎隨不果寫
 出龍門衲僧災禍 如大師求贊 比類則
 踈現形仍普得在一瞬照窮千古雲起吟龍
 風生繡虎贊之絕辭瞻焉奚覩 賢監院求
 贊 徧界不藏毫端獨妙縱未頰呻已先微
 笑吾子識也水月斯照纖塵不遺是為宗要
 多八
 肱維那求贊 識余者誰請觀端的孰云丹
 青謾勞尋覓斷雲架嶽皎月在壁昭尔惺惺
 悟茲寂寂 勤禪人求贊 滄溟一滴鹹無
 際厚地纖塵廣有餘何事陋容人寫得祇緣
 蹤跡在龍舒 昕侍者求贊 吾行尔隨吾
 喚尔應唯隨與應不欠不剩因吾識尔此像

果親靜而瞻之道實絕倫 元侍者求贊
 道雖光明形則山野提折脚鎗住深蘭若拙
 韻無取陋容誰寫常在左右覺元侍者
 小師崇戒求贊 似即踈比仍失廓尔空皎
 然日顧丹青寫容質誰使之省尋覓 無著
 道人求贊 植杖望雲何處空山獨立凝情
 媿我蕭然無物謝伊裝點相成 馮濟川教
 授求贊 天地無物我無物隱顯空雲隨出
 沒此間誰是悟玄人霹靂光中轟一咄
 吳公明求贊 欲識坦然老乃是龍門人言
 名落四方坐卧今十春會見移庵去何妨邈
 形真平生香火緣對此即通神 張公壽求

贊 首到東山晚親龍岫歲經寒暑人非新
舊塗毒長鳴優曇勿嗅靜對終日弟子公壽
戴巨濟求贊 畫出人皆識相逢道更親起
雲峯後路記得徃來頻 龍門常住圖師真
知事求贊 寥廓無狀孰為龍門有指南路
絕刀斧痕因緣去住任物所論黃竹寒湫曉
而復昏

多八

十七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二

六八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多九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五

僧錄司右南教兼鐘山靈巖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小叅云好一轉語還有人答得麼良久云問答俱備所以古人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且如法又作麼生說諸人既無風起浪者裏不

多九

免將無作有所以道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聽無聞諸人既無聽而聽我者裏無說而說若得恁麼目前無一法可得何故且聽外無一絲毫說底說外無一絲毫聽底便能透過雙閑俱無異相不必說與不說聽與不聽自然大地山河色空明暗更非別法

可謂透出塵勞頓居實地雖現在三界中熾然出三界現在聲色裏熾然出聲色且如今與諸人說聽同時作麼生說箇不說不聽底道理須知端的明悟始得不見古人道非色聲香味觸法者箇去處也大殺不易參學之士若非到此田地管取目前有法外既有法內必有心內外緣生汨沒三界諸聖由茲而出現達磨特地而西來還知諸聖用心處麼祇是諸人心是更無別心亦無別法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誠實無差方知道無迷無悟非聖非凡若實得恁麼便好韜光晦跡履踐諸聖玄塗其或未然直須管帶始

得不見趙州和尚云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
 僧便問許一時外學未審學什麼州云學佛
 學法祇如佛法尚為外學其餘十二時中作
 箇什麼始得大難其人所以如今與諸人相
 會喚作非時言論既是非時言論如何得相
 親去違道之人若能鏖餅盤釵釧作一金攪
 酥酪醍醐為一味說什麼時與不時盡皆中
 的奉勸諸人快好究取二六時中去離塵緣
 莫起異念豈不聞昔日有人在高樓上見二
 比丘從樓前過有二鬼使掃併道路復有二
 鬼散花隨後及乎二比丘迴返二鬼復在前
 叱喝喫唾二鬼隨後掃除脚迹其人遂下樓

問二比丘所以其二人方悔感悟乃云我等
 去時共談佛理及至迴時却言雜語諸禪德
 此難虛境界子細推求乃是學道之人大事
 何故祇為情念瞥起外境現前念若不生無
 境可得所以先聖道以無念為宗而今但無
 凡聖異念種種心量亦無煩惱可斷亦無苦
 提可求於生多九無生於死無死不見昔日洞山
 和尚與密師伯游山次忽見白兔從草中突
 出密云大似了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者
 箇語話密云兄又作麼生山云積代替纒暫
 時落魄者箇公案如何消遣得去且道是何
 道理諸人若會得白衣拜相便乃獨步升霄

永出常流若會得積代替纓便解奪飢人之
食祛耕夫之牛還委恣麼直饒一一委恣分
明諸人分上搵使不着如何是諸人分上事
試斷看良久云計甚兎子珍重 師還東
山省親衆請小叅云暫下蓮峯輕屈指光陰
條尔又三年雖然不隔然毫許爭似躬親到
座前某伏自數日前陪從太平禪師象馭再
登蓮嶠歸侍老師大和尚瞻禮慈容之間須
知有相見底事敢問大衆作麼生是相見底
事不可是你見我我見你是相見若恁麼全
無佛法得力處何故世間諸趣彼此見有常
在生死之中未有脫離之地所以雪峯和尚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向人道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若據如斯
指示豈待音容相接言氣相交始為相見諸
高德夫為衆學之士須實有去處始得還知
麼如今敢道千里同風相見却易會對面相
見却難知何故難知夾山老子道目前無閣
梨座上多九無老僧諸來大衆盡在于此如何見
得目前無閣梨堂上老師大和尚在座與諸
大衆證明作麼生見座上無老僧不可等閑
過却將為閑事晝夜被見聞風所飄鼓根塵
陰界諸入纏縛不得自由生死事大須得箇
悟由入頭處始得雖然如是格外道人寔證

第一九八册

怪笑何故須知有向上一着且待異日他時別為諸人點破因記得昔日南泉趙州二尊宿皆道超物外名播寰中時有一僧往山中見一禪伯在盤陀石上卓庵而坐僧遂問曰南泉出世浩浩地可往彼問訊空坐何為庵主曰莫道南泉出世佛出世我亦不去僧持此語見南泉南泉大驚遂令趙州往驗看州到庵主處從東過西庵主不顧州又從西過東庵主亦不顧州遂當門立曰庵主你敗也庵主亦不顧遂拽下簾子而行庵主亦不顧大衆者一則因緣諸人作麼生委悉莫是趙州南泉不到庵主田地返被庵主勘破落他

陷虎之機也無莫是庵主雖然並無受用臨機不解互換平地上死人也無諸人者素非此理大凡行脚人須是道眼分明始得若道眼不明祇被南泉趙州庵主三人換却眼睛了也實無少許相應處若也道眼分明趙州南泉庵主便是上座更無異見也還相肯諾也無不見道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崧是塵久立 解夏夜小叅云一二三無言並子口喃喃三二一上下四維無等匹衲僧活計絕絲毫萬古微猷是今日大衆作麼生是今日事現定東西僧俗燈燭熒煌作麼生見得箇絕絲毫底事若於此見得歷劫孤明

未曾昏昧方信道達磨不來唐土二祖不往
西天如是之事蓋是諸人背覺合塵流浪日
久是以智光不得顯現所以遊方問道徧叅
知識若於一句下見得分明方知無量劫來
事祇在今日然今日之事也大難委悉何故
蓋為諸人現分別者心本元真寔誤認分別
致背真源但無許多分別之心自然時常顯
露祇如此事還假方便也無山僧有箇方便
普施大衆乃豎起拂子云還見麼若道見拂
子翳卻兩眼了也若道不見拂子生盲卻兩
眼了也眼則且置且道者拂子是有是無拂
子若是有便心外有法拂子若是無壞卻世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諦學道之士到此如何理論如斯指注太甚
歷良為賤若是真正道人也無如許多事故
我釋迦如來在日建立個方便門庭亦無如
許多事每至結足安居不相往來各各求證
道果於九十日中或有所得或無所得或有
疑慮或無疑慮或有罪或無罪至休夏自恣
之日方詣佛所各呈己見求佛印可故謂之
自恣自大覺掩光已來人心鬧亂致有朝叅
暮請種種見知所以不能得契本源也憶昔
佛在竹園精舍與大比丘結足安居至自恣
日時優波離尊者觀諸大衆如海清淨無有
缺犯唯有文殊師利菩薩不樂所止之處好

第一九八冊

游聚落違犯禁戒時優波離具以白佛欲擯
 出文殊世尊謂曰若擯得但擯時優波離遂
 集衆鳴犍維左右上下皆是文殊徧虛空界
 一切之處悉是文殊世尊謂優波離曰汝欲
 擯那個文殊時優波離放下捷推禮拜懺悔
 云我小德小智不識大士境界大衆當時可
 惜放過多甘為樂五小法者若下得者一推莫道
 文殊假使釋迦老子亦無容身之處諸人還
 知得者一推落處麼若知得盡大地一切衆
 生四生六道一時瓦解冰消無絲毫可見或
 有個衲僧出來道請和尚試下手看即向伊
 道動不如靜放過一着何故落霞與孤鶩齊

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小叅云古人道若
 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如今敢問大衆攢眉
 去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回去若不
 具眼何故回去去底且從你道如今却來者
 裏圍繞者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圍
 繞還有人裁辨得麼若裁得出無絲毫遺漏
 五日一叅勞諸人訪及於此寔為希有然既
 勞諸人訪及為復世諦人情為復是佛法受
 用若是世諦人情我輩沙門釋子聚會不可
 作世諦流通也如此則有何利益若是佛法
 受用作麼生見個佛法受用底道理還有人
 會麼莫是諸人捉門前恁麼來問訊又手立

地是佛法麼莫是呼之無形應之有聲一切
處交用無盡是佛法麼莫是渠不恁麼一切
該不得眼不見耳不聞孔孔洞洞是佛法麼
莫是阿師恁麼說諸人恁麼聽是佛法麼莫
是本來無事何消得恁麼大個頭上安頭但
隨時及節是佛法麼莫是佛法兩字不用遺
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如今且建
立箇化門接引初機是佛法麼大衆素非此
理莫錯好恁麼則佛法祇憑口裏意裏驅差
將來若祇如此何處有佛法盡是無義語不
實語虛誕語詩般若罪大不可當乍可不曾
却未却無事切莫未得謂得起大我慢輕忽

先達若也責得箇安樂處便須識得些子好
惡辨取些子邪正不可瞞瞞肝肝籠籠統統
祇恁自欺自誑山僧直是不昧諸聖如今在
者裏不惜口業與諸人如此論量喚作論實
不論虛我祇要一箇見解明白徹底悟得底
人不要你許多作用奇特機鋒玄絕捧喝齊
施如此者恁不消得拈出也何故你未入門
來時脚跟下巴與你三十棒了也更來者裏
揚眉動目彈指拂袖便出去道我勿廉纖無
話會拂袖出去則且從你者一段疑情如何
得見諦去且問你拂袖出道是了也祇如你
大小二事時何不拂袖喫粥喫飯時何不拂

袖相見問訊時何不拂袖須要說佛法時拂袖意在於何一處通十處百處一時通莫怪逆耳莫道絮無滋味我不圖你名聞利養祇要你悟得同報佛恩除此之外亦無別事你若真箇有箇入處方知山僧不分外已得者便好長養聖胎未得者正好疾速決擇你不見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曰但打鐘着院主打鐘衆已集山掩方丈門院主白曰和尚相許為大衆說法何故不出山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大衆你看他古人得恁麼奇特豈似而今教者两片皮喃喃地一似

教書相似有甚麼利濟各請散去珍重衆散師復云大衆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小叅云今時人須是自算自貴自成自立始得若能如此方有箇休歇處雖有箇休歇亦無休歇之量若不如此捏目生花見事便差但識山僧拂子便得祇如拂子且作麼生識乃豎起云還見麼若見且不識山僧拂子若不見亦不識山僧拂子且如何是自尊自貴底道理近來兄弟以遊山為勸道觀看名叅學稱為行脚還當行脚事麼要見五臺清涼京師兩浙廬山湖南天台鴈蕩江南江北好山好水好寺院拈起拂子云子細看取一生行脚

事畢或若劬勞跋跡真實自輕大衆切須自
尊自貴將知尊貴遙合着得箇什麼無事不
須久立師姑本是女人做阿嫂元是大哥裏
好大哥歸堂去 小叅終

晉說

師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

穩坐地又楞嚴會上如來說五十種禪病如
今向諸人道直是無病始得龍門道祇有二
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印驢了不肯下
你道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山僧向
你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
狂心遂息既識得驢了騎了不肯下此一病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最難醫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
地是箇驢你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
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
下無事名為道人後有什麼事所以趙州問
南泉和尚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從
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來
遍到諸方無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不見
一日去訪茱萸策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莫
云作麼州云探水莖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
个什麼州靠却杖而出看他露些風規甚能
奇特如今僧家例以病為法莫教心病好只
立 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豈不是出塵

第一九八冊

勞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既絕對待見色時
無色可見聞聲時無聲可聞豈不是出塵勞
耶無路徑處入得無縫罅處見得佛法亦無
東西南北不道你是弟子我是師若已躬分
明無有不是者叅師時不見有師叅自己時
不見有自己看經時不見有經典飯時不見
有飯坐禪時不見有坐日用不美求然毫相
不可得恁麼見得豈不是自由自在久立
師云不問又不得總問來又成自輕了不問
又焉知亦須解問始得我向頂上雖割你要
你識痛痒如揭你灸瘡甲相似靈利人便知
始得莫自欺我不瞞你不見古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尊宿大驚曰你問他西來意作
麼何不問你自己意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
密作用如何是密作用尊宿以目開合示之
古人多少苦口後來子孫又不恁麼也入門
來便喝更無如何若何生怕你明不得有恁
麼一件事何不識取諸方愛教人看公案我
者裏現成公案好看莫教看破大小大事諸
人十二時中祇是妄想塵勞心念智慧未能
發生所有流布皆從意思中來要作何用智
慧如日出無不開朗喚作無分別智現前須
得恁麼一回了提此去有着脚手處有與你
語言分若是妄想塵勞山僧於你無若脚手

處好咲好咲說東入西說西入東不奈你何
若能轉頭來智慧開時便解道和尚元來與
我說了我也與和尚說了搖頭時便擺尾整
理也你諸人謾道十年五歲參禪何曾做者
般功夫來祇是越口快你方來我者裏有就
覷在也則功夫未成沒滋味在你在者裏十
年五歲做得功夫熟也管取悟得去我也尋
常教人做功夫說底話皆與他古人合不差
一字你但會得了便知古人事也你莫道古
人恁麼道我恁麼會得不是了也祇如古人
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有多少言
語到你分上是耶不是耶道我是你你是我

無過此也又人問雲門學人自己雲門道山
河大地多少好是有是無山河大地若有去
怎生見得自己若無現今山河大地如何說
無來古人說與你了不悟不知龍門尋常向
你道本有之事你分上現行現用不着討不
着整理不着脩證祇要你一信信得甚是省
力難得如此人先師在白雲會裏端師翁常
曰此道者天真自得之妙蓋緣有生知底事
山僧見先師十年道不得祇為疑得深後來
徹底理會得如今恣不費力不是思量時有
不思量時又不是也佛法不如此袈裟下事
莫教埋沒山僧若不退思參究時一生也則

埋沒了豈有者箇消息也而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罪過罪過如何敢為人高座上也豎起拂子示人惡嚇殺人如盲如聾相似不驚不怖祇趁目前不憂後世打鬼骨脣苦苦你諸人有福德因緣未悟心切不可作出世人禍事禍事若有真實事自然馨香你看多少

虛頭禪師久久一日不如一日如刻人糞作旃檀形到了祇是屎臭氣你諸人求出生死求出離打教成一片又不是你和融然後成一片若教成一片決定不成一片昔日有僧叅舉道者一日遊山問曰和尚香林道老僧三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道者

曰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又與者僧一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決破至月末舉道者遂遷化去你道一片事作麼生好不好香林成一片龍門也恁麼為報諸禪和當面莫蹉過各自下去師云看見了不奈何者多既看見

如何却不奈何多九祇為不識所以不奈何若看見識得便奈何得也然發心叅禪便要會得誰不願樂祇為無箇入處又強會不得一切處不合一切處緣差用力取不得良久云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折旋俯仰種種事業一切處有超佛越祖底事祇是你纔要解會

時已無也真個是無也你擬湊泊已替了也
所以道看見祇是不柰何莫是不擬心不起
解會時得麼展轉更是不得也會尚不得豈
況不會若是靈利底人纔聞山僧說向你便
能大開眼見得豈不是沒量大人向道是法
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智不到處若不
如此爭稱佛法而今兄弟家祇是呈箇解會
呈箇見處作道理何曾解恁麼來何曾得到
恁麼田地來若是有道種性底人肯恁麼去
覷須是深深地体究蜜蜜地看詳忽然柰何
得便無疑情也你等不明祇為十二時中被
雜念奪將去也蓋為你要學事業見物便愛

見文字便愛尋逐時便緣將去也這業何由
得辨几學事業人各有時三十已上便不可
學也學亦難成學得又何用若己事辦去學
亦得在蓋已點化了也若己事辦又豈肯學
也若二十上下猶可學若是靈利念生死之
人亦不肯學也凡是參禪湏是心地平直心
多九口相應心言直故如是始終地位無委曲相
莫道我會也我柰何得也若柰何得那裏更
去問人也你總說會禪也人覷你脚手看你
說話所為底事因甚却道者个如何那个如
何既是會禪又却是爭無明也柰如道默耀
誦光是如何藏名晦迹又如何不異人心是

道又如何各自省緣莫說是非且如行住坐
卧進退俯仰一切處皆是起佛越祖山前水
牯牛有佛法你總尋究則已無也何不恁麼
識取久立玆重 師云龍門活計是千聖
之骨髓未有一念不與諸人說自是諸人不
肯承當所以却成山僧瞞你且什麼處不是
與諸人說處禪僧家說道山僧不教人思量
不教人會解不教人商量因緣不舉古舉今
祇恁麼空過我若在別處一夏須明得公案
三兩則須聽一件文字你若商量舉古舉
今却請別處去我者裏祇是一味禪所以喚
作千聖骨髓我且問你適來因什麼問訊聖

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
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
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肯諾印證又問訊作
麼莫是仁義道中麼莫是觀相生善麼若是
仁義道中袖僧家豈有仁義豈有睹相生善
莫是事不獲已隨衆問訊麼又成何道理到
者處須是一一明始得不見長沙大師一日
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
身本身非見亦非真若將本體同真體歷劫
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个道理麼玆重
師云有時問著師僧捻言不知不會祇管道
飢來喫飯困來眠似此說話有什麼救處更

道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誰理會你
 者般事我且問你作麼生說個不知底道理
 你見人說了便恁麼道還曾會得那不知底
 道理麼古人道不知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到
 喚作不知要你今時人到那不知底田地此
 是諸聖境界豈比如今拍盲不會喚作不知
 若恁如此多九盡道我不知不管忽有人問着如
 何流通曹溪一路恐無人相續去也不得如
 此須是懃懃決擇始得珍重十一師云古有
 禪德問老宿云如何是出離之要宿云闍梨
 足下煙生禪德頓於言下得旨諸人還知出
 離事麼若起解會心則隔了也後來有尊宿

云不敢草負和尚足下烟生又有北院通鋒
 洞山山謂曰千何處去通曰入嶺去山曰飛
 猿嶺峻好看通遲疑山曰通闍梨通應諾山
 云何不入嶺去通頓於言下得旨古人為人
 處甚徑直每見人來無不示他是伊道入嶺
 去此意如何今人不明了須做箇會處以此
 千會是自隔了秋許體究不許會解一體體
 得了更不疑也然亦不易保任若入得是則
 無退失所以會處明得不如不會處見得亦
 有可保任分更無不照顧時不曉了時所以
 古人道平常心是道還可趣向也無提向即
 乖看他不許你趣向又作麼生保任不易不

易此豈不是出離事你若尋出離處所謂若
 屈玄妙道盡大地是地獄劫住若向者衣線
 下不明是大苦屈不可等閑又立 師云三
 祖大師道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又道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者箇言語便是教你如今人作
 功夫處也你見他道不用求真便道更不須
 求也此便是見不息是非絲然終不到無求
 心秋成見解今時學道例皆如此看一轉語
 向語下通箇見處便將一切言句云無不是
 此事也恁麼記在心下用為己有殊不知道
 起見解失心了也執而不肯捨大小大癡人
 要得無所求心廢但莫生種種諸見非是冥

然百不會喚作無求尋常十二時中目前不
 了蓋是見心取捨你又豈得知無分別心所
 以先聖曰有為無為有異耶答曰無異也天
 地河海風雲草木鳥獸人物生死變化目前
 皆名有為之相無為之道寂然不動無狀無
 名謂之無為如何得無異去永嘉大師道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兩者各
 別且如何明得即底道理須是證得無求心
 也便和融得無事十地中第五難勝地謂真
 智俗智極難得等入地時二皆平等故名難
 勝地學道兄弟二六時中了取教等好還知
 是你無不別心所畫出麼如畫師畫出種種

好醜盡出五陰盡出人天正蓋時不借他力
能盡所盡俱無分別以不了故而起諸見見
我見人自生好醜所以道盡師盡地獄醜狀
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若知是盡
出何所怖畏古人明得了一切屢現成玄沙
大師伐木次遇虎跳出侍者曰虎和尚沙叱
曰是你虎又有僧禮拜次沙云因我得禮你
此個方便深符佛意法眼大師指面前狗子
曰盡盡出諸人看時莫就狗子身上明應須
持耒向自己亦上看取始得方解他道纔有
是非紛然失心識取好久立 師云如今直
下信道是也已名不唧溜者况更不能直下

信得又堪作什麼也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唧
溜者從前許多時什麼家去未須知己失一
撇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却成外之見我
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
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有流布皆
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有流布
多皆十四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
甚多故不足道况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
九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
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越口說無迷無悟又何
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為你有疑在我今
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什麼物來你

未時並無一物祇有個心識又無形無見及至死時弃此五蘊擔子亦無一物祇有個心識如今行脚入衆中若個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為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豈不特一物來此個父母精血數時屬你又祇合長在百年依舊拋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不疎不下蓋為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十五十而

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為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曰此中有一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惟道多九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指前鬼曰是者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為我一言之證今尔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十五一補却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

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為二鬼所
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
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
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
知此身非有也乃為畧說法要遂得道果汝
等諸人祇說恭禪舉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
禪髓何不憊麼疑來恭取會得麼你身不是
有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
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個心亦不有亦
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
見解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多九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

多十

僧錄司右開教兼靈巖山靈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六

師到禪床前立云山僧立地待你諸人搆去
還搆得麼良久遂坐曰看見了也不易作個
主宰不見古人喚僧云上坐僧回首古人云

多十

擔板漢正當恁麼時如何作個主宰免他喚
作擔板漢此事也不易搆喚作業識忙忙不
見為山問仰山盡大地人業識忙忙子如何
辨仰山云某有個驗處為山云作麼生驗時
有僧從面前過仰山云上座上座其僧回首
仰山曰秋者個便是業識忙忙師云正當恁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麼時如何作个主宰免被他道業識忙忙去
有般禪僧家強作主宰道待他喚時但莫應
他便去應他作什麼你又不是木頭有底不
然豎一拳下一咄喚作強作主宰且問你者
裏喚時且從你豎拳下咄秋如前廊後架然
顧不到忽然被人問著又如何秋對不可更
下一咄豎一拳却須是實始得此事直是平
等不論貴賤你看陳操尚書是個俗官一日
與僚屬在樓上見教僧打包過有一官人云
教真禪客操云未信在待與勘過僧行到樓
前操喚云上座僧皆舉頭操顧謂僚屬云不
信道當恁麼時如何作得主宰免被他勘破

古人道檐板漢則且置袂如後來人又道者
 僧喚既回頭因什麼却成檐板漢又作麼生
 會佛法到此信知有深遠處頃久久淹浸不
 可強作主宰久立師云大凡脩行須是
 離念此个門中景是省力祇要離却情念明
 得三界無法方解脩行離此外脩較似辛苦
 不見古來有一持戒僧一生持戒忽因夜行
 踏著一物作聲謂是一蝦蟇腹中有子無數
 驚悔不已忽然睡著夢見數百蝦蟇來問索
 命其僧深懷怖懼及至天曉觀之乃一老茹
 耳其僧當下疑情頓息方知道三界無法始
 解履踐修行山僧問你諸人祇如夜間踏著

時為復是蝦蟇為復是老茹若是蝦蟇天曉
 看是老茹若是老茹天未曉時又有蝦蟇索
 命還斷得麼山僧試為諸人斷看蝦蟇情已
 脫茹解尚猶存要得無茹解日午打黃昏久
 立一日衆集師出來大眾前行兩匝長
 噓一教云山僧在你諸人肚裏走兩遭了也
 還知麼非但多十今日如此當在你諸人肚裏走
 來走去還知得麼喚作無瞞人之心實是如
 此山僧盡知得你是好是惡所以道諸人知
 履良遂恁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良遂坐主
 是个解義阿師却明得者个事不見一日去
 見麻谷谷見來不管他自將鋤入菜園裏良

遜亦隨後去谷亦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他
 於是定省精神忽然明得便道和尚莫瞞良
 逐好你諸人如今還得恁麼也無也不易搆
 更有百丈會下古靈和尚得法歸來接他受
 業師非但古人今人亦有不見四五十年前
 有茶陵郁和尚作山主時因廬山化士到言
 話問為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
 云恁由是每日叅詳至於喫粥喫飯時未嘗
 離念一日因赴外請騎驢子過橋橋損陷驢
 子脚倒不覺口中云噫忽然大悟乃有悟道
 頌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諸塵封裏今朝塵
 盡先生照破山河粉碎者个便是樣子喚作

實頭叅學今時人但恁麼學取若信言語解
 會要明者个事明不得也將合頭語合者个
 事合不得也須知有省悟之由若真實叅學
 但恁麼看據現定會些子言句便休也在諸
 人彼此行脚決擇生死大事不可據現定便
 休去也須是與他古人相似自詩个省發處
 始有真實叅學分久立師云本有之性
 因什麼不會佛法無多子祇要省徑也不教
 滅除妄想遏捺身心閉目合眼便道是此事
 不如斯也須看現定是何道理為什麼却迷
 去恁麼最是親切如老僧未說向你諸人
 未曾聽時還有往來底分塵正當恁麼時切

忌強作道理上至諸佛下至一切搃皆如是所以聖與凡等邪與正等生死與涅槃等且問諸人過去毘婆尸佛迦葉佛古今三世是什麼人分上事十方有漏刹土是什麼人分上事山僧道菟是你三十年後悟去始知龍門老僧說來切不得道是若恁麼此名外道見解久立 師云如今被人問着道不得過在什麼處蓋為於無色處見色無殼處聞殼無道理處強作道理無主宰中強作主宰者裏消遣不下喚作瞽眼猶存空花亂墜何故執為心存在便道不得佛法無多子祇要平白地道得一句子便了且道作麼生是平

白地一句子昔有人問山僧祇向伊道兩句了也還會麼古人道佛祖言外邊事一一分明說了也祇是到者裏多是錯亂昏醉不省此若不見便是立地瞌睡漢子也諸人常在光明中開眼見了而不知教山僧恁生奈何久立 師云恁麼與你東舉西舉便道與你說禪纔轉脚時便作世諦流布將去你但念念在其中便有省發底分看來多祇在眼耳見聞覺觸處蹉過了須是不離分別心識取無分別心不離見聞識取無見聞底不是長連床上閉目合眼喚作無見須是即見處便有無見所以道居見聞之境而見聞不到

居思議之地而思議不及久立。師云諸人上來要个什麼事須是當人自作活計莫聽他人說古人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你諸人須是解自作活計始得你道作个什麼活計但莫別求如今人多愛動脚動手者個不解作活計了也喚作拋家散宅漂流去分明不會多十祇管尋討學些子知解記些子言句此喚作運糞入到者裏須是行李正當日久月深淹浸得熟便會去古人道一切處是你東去也是你西去也是你你是阿誰若云某甲者个是情識須是透得過始得昔日天親問無著兄往內院見彌勒說什麼法著云說

者个法且道者个是什麼法須是揀得出始得不要認著者个多是被者个一句子聯住了也所以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久立。師云莫謂如今說底是未是在若有個是便有个不是所以道一切言句皆不與此事相應直須相應去此事不在別人還得相契也未且契契阿誰若道契於古人古人已往若道契他善知識善知識與你無交涉所以諸聖慈悲告報教契自心源且道那箇是自契底心源若有心可契決然契不得須是以無心之心則契矣久立。師云十二時中須有个契合處始得你豈不見靈雲一

見挑花便契合此事香嚴擊竹便乃息心去
 人道若不契合此事則山河大地瞞你也燈
 籠露柱欺你也如今四生六道浩浩地秋為
 此事不明奉勸諸兄弟且先去却底緣你十
 二時中思衣念食種種雜慮如燈燭相似未
 有一時停歇但除塵緣所有微細自然淨盡
 日久歲深自然會去也不著參喚作息意忘
 緣不與諸塵作對所以西來妙旨意在自明
 龍門長老也無禪與人叅也無法與你商量
 秋要諸人自契參學門中唯以忘緣息慮為
 要者不是從上宗旨祖不云乎以無念為宗
 無相為體若秋一唱一拍有什麼了期久立

師云知道而心常淡泊順事而意識奔馳但
 頭道富身貧情踈德厚山僧者裏日日恁麼
 時時恁麼且道恁麼是什麼離却分別心識
 意度言句外道將一句來此事無你解會處
 如今但是心慮覺觀者皆有个解會得及乎
 返窳已眼返思思慮之心為什麼人到者裏
 不知便認道從本已來非青黃赤白無相無
 狀我說向你道此喚作言語不是你本心本
 心如何思量已眼如何得見正當返觀時亦
 無能見之者有人去者裏一口吞盡慧眼豁
 開頓達本鄉也今時人若為到無見無聞處
 現定万法亘然見人見屋種種万象如湯滂

沸未有一時停住秋如作嬰兒時也聞殺也
 見色秋是不解分別曉事未便采聽分別
 自那時前後不披了也到者裏要人整理不
 妨難為他得道人行時不見行坐時不見坐
 所以如來道眼見色與盲等耳聞殺與響等
 作麼生說如盲如響聞殺時無殺可聞見色
 時無色可見所見所聞皆如響等又如夢時
 見種種境界覺來還有許多般也無若有床
 上秋是被與枕子若道無許多般又心中歷
 歷地記得說得如今白日所見所聞亦復如
 是所以道眼見耳聞底事經論可學唯有靈
 臺作麼生學久立 師去捧迎老子在什

麼象自去作麼作麼復去達磨大師在什麼
 處自云秋在作麼生說秋在成道理也不妨
 難明若於斯明得始知正法常住禪僧家多
 分秋道那攀屢便是你若身壞命盡時若病
 說不得時又作麼生須是證入始得不見僧
 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去作麼作
 麼莫是作麼便是訪聖麼你諸人若不持言
 語會便落他殼響流布縱饒不替他殼響言
 句便落他無言無說處此事實無你意解上
 度若存一絲毫便成趣向於己疎也饒你將
 玄機妙義去合他決定合不著若恁不思量
 亦不可須是親證始得明見無疑矣久立

師云今時人參學錯學不出二種病一北五
蘊窟宅無言無說無形無段湛然不動處便
道任他佛祖出來我也執恁麼此是一病次
認能言能語能聞運用施為行住坐臥者此
亦是一病你還知道動是苦本風力所持麼
若有人能離此二病解去體究者此人須有
個省發時節若不如是亦無整頓處又有二
種善知識為兩般學人方便苦口有一般學
人自作道理自吐个消息進前退後豎拳合
掌以為禪道善知識見他恁麼便苦口向伊
道你錯會了也你無事硬認著作麼此是一
種善知識又有一般學者去某甲不會不知

未審如何某甲並無個契入處是故善知識
見伊恁麼了便向伊道你無事用求會求入
作麼此亦是一種善知識前後兩般學者若
聞善知識恁麼道善能回光體究必然明得
若祇管道不會是自主退屈任是一千年也
祇恁麼幸在其中更道不會求契合有什麼
了日要會麼須是不立限量直下搆取始得
又立五千師云今夜與你諸人說個譬喻恰
似諸人有個眼能照見一切長短方圓等象
為什麼却不自見但識取長短方圓等象若
要見眼則不可你心亦如是其光照賜通徹
十方包容万有為什麼却不自知要會麼但

識取照觸等事若見心則不可也古人道刀不自割指不自觸心不自知眼不自見則真實矣又立師云諸人許多時在此立地還見一人真善知識麼不可空立去也山僧我喚作假長老先聖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佛是西天老比丘不勞仁者分別取相何者是釋迦老人阿那个是達磨大師祖師未來此時還有佛法麼作麼道無得若道無祇成自瞞在少林面壁時還有許多言教公案麼恁麼覷得破多少省徑你不上來時山僧亦不見你上座亦不見山僧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如何辨明若明得復有何事佛

未出世時也恁麼佛出世後也恁麼佛滅度後也恁麼若到恁麼田地實無一星事你諸人行住坐臥飢食渴飲怎生說個無事除非見到底人方解如是昔大迦葉在靈山會上禮佛見彼大衆儼然便有个見處道今此諸大衆如本未曾有你道此意如何諸人適來在下頭不見有許多人及乎上來分明見有許多入怎生說个如本未曾有老宿問僧近離什麼處去城中宿去如今在什麼處去山中宿去我有一問問你若道得即住若道不得即去上座誰城中城中少上座上座到山中山中剎上座城中若無上座則心法不周

山中刺上座則心外有法僧無語諸人苟能
 於此竊詐得所謂不落斷常二見六根怡然
 行住寐默一念不生万緣俱息如忽不然隨
 有隨無落斷落常譬如捨父逃走列者裏寧
 是不教你費一絲毫力便恁麼會取你若
 和合者事教無縫罅時早已離披了也山僧
 多十
 往日思惟此事將謂三生兩生始可得悟去
 後來祇聞什麼人打發什麼人有見處便覺
 今人也解悟得時寒省緣辨道明究已躬此
 是大小事久立 師去若有人問你作麼生
 道還道得麼你等思量管帶道得一句子來
 有什麼用處三更半夜作麼生道天明起來

作麼生道前廊後架作麼生道還道得麼須
 是眼明始得久立師云適來侍者報道雨不
 住若叅時恐大眾不聞如今雨住諸人還聞
 麼山僧道雨不住時最親切何故却為諸人
 無來聽底心祇如諸方示人道雨教為你說
 法了也還端的也無山僧即不然雨教是你
 說法了也還會得麼直下明得更有什麼一
 絲毫頭子也今時行脚人須待特一句子契
 他善知識恁麼自苦自屈作什麼我更問你
 契那个善知識若要契他善知識意但識取
 你心我更問你那个是你心作麼生識向者
 裏強會不得須是一回省發乃可古人不得

已向無言詮處假立言詮無方便中巧施方便
便玄沙一日入山逢虎侍者報云和尚虎玄
沙云是你虎現今山河相對剎土縱橫分別
思惟千差万別怎生說个是你底道理者裏
若不了一切處礙塞殺人祇為諸人麼劫循
塵為物所轉你試指出那個是物何者是你

今多

九

所以有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
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云聞沙云從者
裏入今時人不明了祇管道心性周徧更是
誰聞如此言論有何交涉直須是通身赤條
條地不掛寸絲始得且問諸人還著衣來麼
良久云得恁麼不識羞耻久立 師云纔作

道理便難會去須是不作道理始得有般聞
恁麼說了便道我都無言說亦無道理却不
知正是道理了也如今與你斷約一件事以
明見自心為極則此一句便是龍門山裏佛
法也古人道心不自知心不自見諸人作麼
生明見去自心也難見從上諸聖皆是明見
自心底人先師便是明見自心底人私如先
師會中有多少方來兄弟能有幾人明見自
心極是少也心不見心須是不見是心始得
此乃離念境界如今若與諸人說便道貶剥
諸方若不說此事亦難明曉有般宗師向人
道癡漢者一段事你因何不會先將自心做

个窠曰然後將心去取證喚作釘椿了透椿走便恁麼流傳去便恁麼承當去敲床堅拂用將去喚作將心用心又有般宗師向人道莫作計較道理開口便沒交涉了與他不相應也去空劫已前認取都無言說一似坐个氣毬相似有甚安樂處又似蝦蟇努氣相似你作恁麼見解面前一似黑霧罩定了也山僧至誠相勸不是妄說不是作道理籠罩人不肯人壓良人山僧都無如是道理若或你祇麼認將去也由你若道我也如此見得也由你若道據我見處揔得也由你若道某心下未穩在也由你須是不自欺始得世間多

少宗師說禪說道為自欺不自欺為欺人不欺人須是子細山僧昔日在先師會裏受廬刑化士行至熨斗寺前值泥雨忽然滑倒心中煩惱自言我行脚禪又叅不得自早至今飯又未喫更恁麼受辛苦聞有兩人相罵道你猶自煩惱在山僧聞得忽然歡喜却尋不煩惱處不得蓋為打疑情不破後來四五年方知得如今兄弟須是如此用心照顧始得今夏舉無情說法因緣祇是錯會者多你見無情便說無情若見有情便喚作有情你叅禪人不明無情說法如何了得行脚事做善知識不會無情說法如何接物利生相勸諸

人子細窺究今悟去如未有領覽處且緩緩
參取不要忙久立 師云先師常說个譬喻
如外國有二人來大朝探事初入界時兩人
商量了各自回首一人東去一人西去從一
州至一州從一縣至一縣行來行去忽然到
東京城裏兩人在朝門前相撞著因者个觀
那個那個觀者个並無言從前許多商量本
國中事歷歷地分明挨有便過無人知得奇
怪諸人且道恁麼撞著時如何恰似禪和家
做功夫相似今日體得此个明日究得此个
窮來窮去一日現前全似朝門撞著一般喚
作打發須得恁麼一回始得方謂之行脚事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辨又如失鄉多年或鬧市中逢見老爺相似
便乃識得無疑亦不須問人是爺不是爺兄
弟但恁麼管帶莫為等閒時不待人祖師道
先陰莫虛度各自宜努力久立 師云古
人道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鍾聲今時學者那
裏得到者般田地有時入室見兄弟下一轉
語及乎更與一投便祇管主張道適來已移
對了也不可別有也多少分明恁麼做功夫
有甚巴鼻癡漢豈不見先聖道言言見諦句
句歸宗你未會了祇管胡乱主張今後入室
不要如此乍可道不會却受整理久立
師云稱禪客須是信人說話始得若不信了

第一九八冊

教人千說萬說亦無用處呵呵不信了祇管聽人說爭名禪客夫禪客者風塵草動時悉皆曉會朕飛未生未落思量意路未動時便識取方名禪客何故者般事用敵生死也須是个不爭多底漢始得不見雲岩叅百丈二十年不明此事道吾為他直得咬斷指頭你看他古人雖不明亦不憂道我不會心亦不休亦不馳求言句又如雪峯和尚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在投子時一日揭簾入菴投子見來便下禪床立峯擬議子便托出峯直得哭後來到洞山又理會不得乃到德山問德上諸聖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

峯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及至鼇山尚去有疑在看他古人直以疑團子破也方始休便道事已了意亦休此个元來觸處周今時兄弟叅請多是依言起解亂作主宰不然將古人悟處喚作因緣去那裏看喚作過話有什麼交涉祇如雪峯三上投子九上洞山豈為言語兄弟直須退步體究如何退步且不是教你長連床上閉眼坐硬捺身心如土木相似百千萬劫也無用處若要退步時你有不會底語言不了底因緣便頓在面前退步自看因什麼不會去良久曰僧家道思量也不得不思量也不得却教人如何看我向你道但

退步看良久又長齋云好悶殺人好難會祇
你那悶殺人是什麼悶殺人是誰你恁麼退
步來看漸漸惺也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
又不得一向去者裏認了便道是了當也便
是挂定殺了也濟甚事須是者些智慧來觀
看古人許你管帶一路若如是休歇退步管
取有个道理此是為都不會無所知者又有
般胡說亂說如何若何底漢你但亦退步看
你那胡說亂說底是什麼但恁麼回光返照
看方是若一向如此做功夫畢竟亦有悟期
若不相信也無可奈何山僧初參勝和尚教
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又

多十

十二

令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參老和尚乃請問古
人聲色純真老和尚千說萬說祇是理會不
得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
遂却喜歡蓋為有个撮摸處遂常看云如何
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獨自思量云戒道什
麼來戒道奇特事又不見有奇特處看三年
不會遂去游浙中途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
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雲門道
露者公案一似熱鐵一團在中心中七年喫盡
辛苦眾中父叅方知更與你說晦堂初參禪
時自桂府來先見雲峯悅和尚三年不會他
說話又參南禪師二年不會却過去山主院

裏過夏因看傳燈錄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暎堂遂開悟今時
 人祇喚作問答語盖用功不子細不曉古人
 方便山僧相勸兄弟既在林下各自學道勿
 空過時以悟為則久立 師云親近善友
 先聖叮嚀付囑也今時學者須是依佛祖之

多十

十三

言尋師決擇始得若不恁麼何名學者若要
 明此事須是起疑參究你若深疑此事便是
 般若智現前何故行脚事只要疑情息你若
 不起疑爭得疑情息不見先師三十五方落
 髮便在成都聽習唯識百法因聞說菩薩入
 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

外道既難既不分能所證却以何為證時無
 能對者不鳴鍾鼓返披袈裟後來唐三藏至
 彼救此義云智與理冥境與神會時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遂自思惟冷暖則可矣作麼生
 是自知底事無不深疑因問講師不知自知
 之理如何講師不能對乃云座主要明此理

我却說不到南方有傳佛心宗尊宿却知此
 事汝須行脚始得先師便行脚遊京師兩浙
 凡是尊宿便問此事無不對者也有說底也
 有下語底只是疑情不破後來浮渡山見圓
 鑑看他陞堂入室所說者盡皆說著心下事
 遂住一年令看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之

語一日云子何不早來吾年老矣可往叅白
雲端和尚先師到白雲一日上法堂便大悟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果然果然智與理
實境與神會如人做水冷暖自知誠哉是言
也乃有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
呼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伶松竹引清
風端和尚覷了點頭諸人此豈不是深疑了
親近善知識然後明得只如先師行腳叅善
知識後來却道問祖翁是如何自賣了却自
買是如何須知無有剩也古人道捺是你又
道我未嘗有一句子到你若有一句子到你
堪作什麼諸人要疑情破麼亦須是似先師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一回始得又立師云你但看馬大師見
僧下塔乃召云大德僧回首大師云從生至
老只是者漢回頭轉腦作什麼共僧言下領
旨此理如何從生至老只是者漢你道是那
个漢你總起心要見者漢時便不見者漢者
漢難見千難萬難今時人只道是者个漢更
多十十四
是阿誰不可別有也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
如是會有甚巴鼻若恁麼如何明得從生至
老底事如何便見得只是者漢你若不見者
漢四大五蘊捺未知下落處且如只今說法
聽法是有說聽是無說聽若道你立我坐我
說你聽三家村裏人也解恁麼道焉敢稱禪

第一九八冊

客若謂無聽無說又道徒生至老只是者漢所以到此須是求一个了達底人決擇山僧向前未明得時恁不奈何了便請益先師終問者時先師只道我不知我不知我不知你又問禪畢竟是易參難參只向我道你無事問難問易作麼參禪喚作金屎法未會一似金會了一似屎山僧甚不肯此語如今思量了語雖龐其間旨趣不淺此盡是了達之士發一言半句皆不虛也凡為人時皆不胡乱指示亦不乱許人今時有諸方知識有時說得是有時說得無巴鼻此理如何蓋為他亦未了達有時許人道是有時却道不是若如

此爭明得從生至老只是者漢子細看來今時人也只是舊時人今時作用也只是舊時作用千變萬化也只是要你者裏自肯一肯方始得了當今時人不了當者只是不解決擇如何是不解決擇麼只是將古人言句作解會將自己來錐鑽只是如此到弥勒下生多十也不會何故向你道回頭轉腦便不是了也十五向者裏省力處更不用如何若何直下明取你諸人先將道理近前用古人言句自纏自縛一似淨淨潔潔一片地却將一手土撒在上面相似山僧前日入室垂示道你如今到者裏不可也似適來相似須有个會處始得

有者道適來也只恁麼如今也只恁麼你先
走入情識裏了爭恁得你古人多少慈悲向
你道行是佛行坐是佛坐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聲皆是佛聲你錯會了便道一切聲真
个是佛聲一切色真个是佛色既不許如此
會却如何即是向你道總涉朕兆時早支離
了也欲將智照顯他時早昏暗了也如今但
莫取戒口各自由你做功夫看古人因緣亦
得靜坐亦得一切處觀察亦得皆是你做功
夫處一切處是你證入處但一處精專日來
月往須被你打發去不見古靈和尚行脚歸
其師問云汝離吾行脚得何事業曰某見百

丈得个安樂處遂舉百丈頌云靈光獨耀迥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妄緣即如佛其師於言下省悟
又雪峰和尚見風吹竿葉動遂指似僧僧云
某甲甚生怕怖峯咄云是你屋裏事怕作什
麼其僧亦有省既一時是你屋裏事為什麼
却不會蓋為你隨處流浪不常在家但如今
對善知識時莫教忘却喚作順理而行就已
知歸復云後生至老只是者漢回頭轉腦作
什麼各自看取久立 師云如今明得了
向前明不得底在什麼處如今明不得到衆
時明得去只恁麼翻覆體究也須會去所以

道向前迷底便是即今悟底即今悟底便是
向前迷底若言從前迷即今悟也又言明來
暗謝智起惑忘恁麼還得麼那裏得如此則
有暗可滅有惑可除不見古人道不改舊時
人只改舊時行履處你禪和家道有什麼難
迷也只是者漢悟也只是者漢不可別有及

多十

十六

乎問着他那个是者漢便去不得不然胡說
蓋緣未曾諦當證入此是諸人入骨髓底病
謬底漢便認著一生休非但一生千生萬生
亦秋休去若是靈利底他須解體究那个是
者漢直求入路慶師乃噯一聲今時佛法淡
泊衆中也難得人諸人既在龍門學道不可

空過十二時管帶搆取覩見諸人也似不爭
多你不見臨際和尚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際下禪床把
住曰道道僧擬議際便拓開又道汝眼放光
照破山河也古人多少慈悲如今人不以為
事須是尋人決擇你不見崑頭雪峯欽山去
見臨際路上逢定上座頭問什麼處來定云
臨際來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化也
頭云某等特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不知和
尚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臨際
上堂亦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

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際下禪床擒住云道道
僧擬議際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
橛便歸方丈崑頤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
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寔便擒住云且道無
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欽山直得面青面黑崑頤雪峯同勸云者新
戒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寔云若不是者两个
老漢捏殺者尿林子你看他道非無位真人
寔何故不肯令時學者那裏到者般田地只
管認个五蘊身田強作主宰不能放下我今
舉幾則語教諸人看雪峯參投子問者裏還

多十

十七

有人參麼子擲下鋤頭峯云恁麼則當處掘
也子云不快添桶他道當處掘尚做添桶又
有南際長老見雪峯語論無不相契峯令見
玄沙沙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
生會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
喫許多辛苦作麼你道此理如何又先師在
海會端和尚會中時端和尚舉古人道如鏡
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會中有頭角
兄弟下語皆不契端和尚云須是道者子始
得先師時作街坊却從外歸端和尚舉前話
問之先師近前問訊云也不爭多端和尚撫
掌大笑人皆謂摩拏他教做化主什麼說話

山僧此中只要學道如要學道十二時中須
是先去却無明人我何故人我乃庸人之事
先師一生無人我山僧在他身畔作侍者見
多少不曾有一念煩惱曾說舊時有个上座
在海會做知客先師因送一个長老住四面
乃率知客相送不知如何者上座便劈面唾
先師你是甚人却教我送他惡言不止先師
遂休恁無人知得後來仍來太平先師請伊
知藏又做首座復自來作監院亦從之及先
師住海會乃舉住太平知州不肯又惡罵謂
不主張他先師方出言道者漢兩度罵我也
以此見伊無人我今人總有些言語便要理

會如此作麼生學道有時見初撰兄弟入室
祇是爭山僧覷他了也不奈何一似村裏人
把匾檐共上將軍鬪我者裏七事隨身手中
是鬪羽八十觔刀他便把匾檐劈頭打一棒
見人不動又連打數下去我不是怕他蓋不
是對手呵呵勸諸人不要覿心日夜行持做
个向上人第十縱然不悟亦是高上之士十一切須用
心久立師云你緣認著道是便被縛脚縛
手更動轉不得也則被你一認認了縱有千
般亦不是也你若不認著却有个救慶譬如
造得一隻船上面一一裝載了要千里外至
乎寶所總動手你先自釘下樁繫却船了却

用力搖擡你搖到弥勒下生也只在岸邊你
 見船東斂西斂將謂是轉動又何曾離得一
 步來又似磨茶漢子從早至夜團團旋轉極
 是好笑若眼目不分明底見你認著向你道
 是也被明眼人覷見點檢出來多少露拴索
 如今多分祇用个如今底道捨離如今不得
 祇被恁麼地釘下椿叅學不得旨趣一時把
 來錯會了做个主宰不知佛法不恁麼會不
 見麻谷持錫見章敬谷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敬曰是是又見南泉亦如前泉曰不是不是
 谷曰章敬道是和尚何得道不是泉曰章敬
 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谷

方省過你諸人看幾錯會一生爭得不就人
 决擇山僧初行脚時見先師偈句便信道此
 人似古聖說底事必有實證處便十年間叅
 扣先師頃道學道先須得旨歸聞聲見色不
 思議若憑言語論高下一似從前未悟時又
 曰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
 不生開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我後生時雖
 造道未得心中知此非常句也祇如聞聲見
 色皆可思議又何緣得不思議及乎論个證
 厥却云一似未悟時未悟時皆可思議如何
 見个證處此人得無所得至究竟地方解如
 此我後來十年外始領他事大凡行脚學道

忝尋莫凝坐就人决擇此法難了喚作隔宿
 不問道着得了便別也昨日也喫粥喫飯今
 日也喫粥喫飯豈昔人耶別也 不同也趙州
 向人道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
 盂去便是別也吾豈常人也 你道何處是別
 處久立

疎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

多十

○

○

○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五

多十一

僧錄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 淨戒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之七

師云山僧教人識取自己師僧家聞得了却云初機學人看底事有甚難會你且緩緩且子細你用何者名自己祇如古德對自己語

多十一

云遊山翫水你道我會也更是阿誰又對自已云是你自己你道我也會得是我自己且如對伊道山河大地又道噎飯時飯是你自己又怎生會又却去不得古德云盡大地是你自己又且如何消遣每常見人錯會了舉轉古人事問伊祇如鏡清問玄沙曰學人乍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入叢林乞師指个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清從是得旨我問你聞時聞个什麼个对曰聞水聲如此見解堪作何用據他所見聞處歷歷地一時領得離此聞外無聲可得盡從我者裏顯現者个是業識有底對云不是水聲是聞自己山僧向道自己了如何聞自己所謂認心認性佛法是个省力易會法門人自辛苦古人見不柰何了向人道你試一念靜思看好言語後人不明古人意了去那裏閉眉合眼捺伏身心堆堆地坐了等悟好癡好癡久立師云不見祖師道風鳴耶鈴鳴耶便好休歇

第一九八册

也更煩他道非風鈴鳴乃心鳴耳你更討什麼參請也及至此土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祖師恁麼印證因何不會祇為个能所所以道因能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今時人言決擇且如何決擇莫是道者个是入門底語者个是初機語那个是久叅語麼揔不如是元來一時放下正是決擇於一切時無異緣自早晨起披衣洗面歸寮等事你喚作雜想也祇要你見色時無能見所見那裏不是聞聲時無能聞所聞心裏思量時無能思所思佛法最易最省力自是你費力自作艱難若易處不見且究理而坐

既來龍門參禪莫將來比諸處妄想卜度但退步看須會去然有般兄弟受整理有不受整理有愚者有智者有可救有不可救且如不受整理者硬將生死業識來用將粥飯氣來用問着則瞠眼進前退後舉坐具在觸髅裏皮袋裏昏昏地認个識情此不可救你但放下了退步多十一來看方會又有般上座道我都不作道理都無計較不着聲色不依染淨聖凡迷悟一道清虛大光明中都無是事此又被智光蓋却着在智邊亦不可救有此兩般病前病猶淺後病更深你但肯拈放一邊退步看亦自然會去此事甚是省力古人道甚

是省要又道費力作麼有時見師僧來此間
費力吃許多辛苦作什麼須要求些言語向
皮袋裏有甚交涉然有一真實方便極好若
非久叅者不會疑着如玄沙一日欲說法大
衆立久都不說一言遂兩兩三三散去沙云
你看今日真實爲他也無一人搆得待我開
兩片皮一時近前來也你來龍門討方便討
法門討安樂龍門也無方便與人也無一法
與人也無安樂法與人何故若有方便却成
埋没上座籠罩上座趙州道你但究理而坐
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亦則要成
一片去豈不見二祖大師隨處說法聞者皆

得正念不立文字不論修證因果時有禪師
聞之遠高第潛說法不回禪師大怒因大
會次親語云我費許多力挑撥你你因何得
恁麼辜負耶彼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者个
是叅學樣子也後人問雪峯云我眼本正因
師故邪時如何峯云迷逢達磨僧云我眼何
在峯云不從師得須是恁麼始得古云道常
合人人自逐物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物且如何轉又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古人道若見諸相非相
即不見如來但退步絕機照子細看忽然覩
着怎生奈你何久立 師云無迷無悟到得

恁麼田地地方安樂最省力祇是个無迷無悟
底人十二時中有何法迷却上座應須衷私
自家裁断看三界二十五有迷心故有如今
如何得無去既無未得迷情决然不索何須
證取無迷無悟事方得灑落行脚人喚作袈
裟下事事若未了禍事也此是大苦馬鳴祖
師說个三細六塵動即有苦如何得不動去
不是說一句兩句便當得譚玄譚妙說義說
理坐禪入定當得自家無事獨自思量看平
生所作所為他人不知你自返照是合道理
不合道理到者裏自瞞不得也好時好日不
趁取究令徹去先師出世時道此大寶花王

座每日與諸人同起同坐自是諸人當面諱
却也好言語又道十餘年海上雲遊覓个寃
讎不曾遭遇及到龍舒果見其人方契憤憤
之心好言語恁麼說話少有人說得山僧行
脚三十有餘年也老僧得道時諸人未生在
後生家信取恁麼說底事逐日退省看教徹
去久立 師云禪門名迦葉大寂定門不
動一絲子無所不通不動一毛頭無所不達
非是祇恁麼不動便休去諸人十二時中但
不起心動念了一時會得通達一切名迦葉
門下人方入得大寂定且何法為緣為礙雖
許人參究許人學祇是不許人起心動念會

若逢緣遇境或一言半句轉念動心起作解
俱在散位也明上座大庾嶺上不思善惡了
方見得便道某甲雖在黃梅實不知得佛言
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南泉云不是佛不是
物正是你今人管帶處但恁麼學如秀才及
第一回從此是官人心要一回了是佛方無

多上

疑各自將為事莫越開過又立

師云諸

人分上各有一段事回頭方識得須是解回
頭且如何回頭不尋尋不尋者个便是人
難措入處也不尋如何尋尋如何不尋若但
尋何異尋聲逐色若一向不尋又何異土木
瓦石須是尋而不尋不尋而尋若入得也始

和會得尋與不尋所以道不尋不尋法身圓
寂尋尋應用不差尋不尋不尋尋境智冥會
体用一如故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從是開
明學道人解恁麼回頭尋究始得豈不見僧
問仰山和尚別有何徑截願乞指示山云別
有別無轉令汝昏昧汝是甚處人云幽州人

山云汝還思彼中不云常思山云所思者樓
臺殿閣市井人煙有許多般你返思思底還
有許多般麼云無許多般山云據汝見處祇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大眾者僧道所
思有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見解有偏致令
仰山道祇得一玄道眼不正若據山僧所思

樓臺殿閣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可驗現今目前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亦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見無量世界微塵數諸佛仙人放手宛然依舊好大眾放下手了宛然依舊且作麼生會會取好久

多上

五

立 師云先聖道法法本來法好雲門拈拄杖云不是本來法良久曰若如是則三毒四倒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不是本來法何不恁麼會取多少省力佛法是了最省力底事何嘗不現前自是你不會又向你道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

法祇為馳求不息了一切處皆是馳求思惟道理也是馳求看古人公案也是馳求看禪冊子也是馳求假饒靜坐念念不佳亦是馳求要會麼則你那馳求便是不馳求个中極難信入難做功夫不安樂者蓋為你等不沉則掉所以道不會去如今如何得不沉不掉則你那一念起是生滅流轉為是業識耶為是不動耶恁麼翻覆看來便有此子道理久立 師云同牀共被夢各不同先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且如生死一法中入得生死而不被生死縛者在生死被生死縛者同共一法中一人縛一人脫豈不是夢各

不同你尋常生死作一邊無生死作一邊思量作一邊不思量作一邊有言說作一邊無言說作一邊山僧此中也無衲僧事及向上事祇論出生死事不祇恁麼說一句了休須是即生死中見無生死事豈不見永嘉大師見六祖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云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乎嘉云体即無生了本無速又如曹山辞洞山洞山云什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豈不是了得底人你思量為一邊不思量為一邊於言說外做个無言說縱饒你會得个無言說處分明絕有言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說便碍着你也終日行住坐卧不曾行住坐卧何不恁麼參究有時師僧來此下一句拍一拍那裏當得見解不出二邊你須是去思量看我分明在生死中如何得無生死去莫道便是也我本來無生死不由你說者一句子便了有底聞人說無生死便道是也本來無生死若恁麼作解便難會也既不許人作道理起會解又不許人說却如何作功夫你不見古人道我祇把你將來底示你个入處珍重 師云看見今時叢林中兄弟似揔不說此事相似祇如天下到處叢林知識說禪說道入室陸堂無不是說此事何故道不曾

第一九八册

說着說則說也則是說不着不惟說不着亦不解覷不解恁麼作功夫祇管道正令全提十方坐斷佛來也打魔來也打一向說禪元來緊要處不曾說着山僧者裏所說者是諸方掉下不要者等閑地糞掃堆頭拈將來問人又却道不得祇如今早入室問道明得底人見香臺時是香臺不是香臺若道是香臺與尋常人一般若不是香臺香臺却分付與誰輕輕將來問着便七花八裂蓋緣尋常摠去閑處做功夫我且問你不說入衆來未行脚未入衆時見香臺時喚作什麼曰喚作香臺又曰大家喚作香臺何不思量因什麼喚

作香臺禪須是恁麼叅要明你無始時來事修山主道不見本來法障礙是從來若人有障礙顛倒幾千回先師道如人睡着將一點糞着在鼻端上初不覺知及至起來或聞臭氣嗅褊衫謂是褊衫臭遂脫却褊衫拈得物來一切皆臭不知道臭在他鼻上忽有智人向伊道不干別物事剛自不信智人云你但將手向鼻上揩看則是不肯若肯揩一揩方知早較些子遂以水洗去之全無臭氣若嗅一切物元來皆無臭氣叅禪亦然不肯自休歇向己看者下尋會解那下尋會解覓道理做計較皆摠不是若肯回光就已看之無所

不了不見道一根既返源六用皆不行但如此觀却有悟明分久立 師總坐呵呵笑曰猶自不會良久又曰我恁麼說向你猶自不會若到別處更作麼生會也諸方不是走作你便坐定你我者裏也不走作你亦不坐定你直是省力易會因何却不會祇為你千方方便巧作道理所以難會去佛法是个易會安樂底法雖然易會祇是難入難做功夫若是諸方坐定你便有个做功夫處走作你便有个咬嚼處兄弟家來說道不敢道是則你那不敢道是却如何何不恁麼去看祇恐你向者裏亂會亂有領覽祇要教你不動一念

便明得去又有道據我見處千是万是也此正是如焦谷芽如敗種子永不發生你已道是了也更如何救須是深疑着此事所以道凡夫有返覆又有者會了却說不得縱說得亦不成道理不要草草子細体究山僧與你同叅我若會時你也須會始得你若不會山僧亦不會也不見玄沙指面前一點白問僧見麼僧云見沙云我也見你也見因甚却不曾有同叅禮上座見先師得一年半凡入室祇向伊道上座也分些緇素麼度度去度度如此似恁麼說話如何解會如何做功夫今之時也無恁麼尊宿為人也亦無恁麼上

座叅請也若是別人則煩悶去了一日聞先師上堂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憊然地心下如落拜龜相似從前已解如去空中花相似從此見諦須是如此做功夫如此證悟禪須是恁麼叅今夏已一月也殊不見兄弟有覺觸處直須^{多十二}省精神若是無人說着無人開示便難做功夫也既是遇人便好做功夫須是分縷素始得久立 師云而今行脚兄弟可信道有頓悟底事也諸方亦可說有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如何却名叢林蓋為從來相傳祇是看古人公案或看一則或兩則略有一知一解若有理會不得處亦尋縫罅

鑽研求會既會得了道此事祇如此也便在叢林中流布將去皆不說着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則三界二十五有如何消遣疑情如何消落去今早有介師僧來說道見聞不昧一向去認見聞便道是也則是不見那不昧處問他方世界事又不知問根塵下事又不破如何却以凡夫情量便同頓悟底事山僧今日普告大眾但信取有頓悟底事譬如村夫於耕田處拾得一粒金丹服後渾家上昇又似白衣拜相相似教中說你那凡夫情量如似土坯未曾經大火中煨過都用不得須是經大火中煨過始得却似得一回頓悟

相似山僧自川中來祇叅一人知道此人說話與古人一般嘗問先師道聞禪門中有悟道果否先師云是若無悟那裏得你但緩緩地叅山僧便寬心叅究有復首座見地明白山僧常去詢問祇向山僧道須是自家做活計莫來問我一日舉趙州夾火示僧云不得

卷十一

九

書閣中燒香了將傳燈錄白先師某雖俗人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一一望和尚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悟處無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提刑云吾師說得是又山僧平生事因作知客在火爐上會得自後無有不會底事衆中兄弟須是見頓悟底事始得今時叢林中例皆不說着也久立 師云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若有一絲毫不是處爭敢說向人爭敢指示人山僧分上是時無能是底心又無所是底法所以方敢說向人若約諸人分上明知有不是處所

以來就人決擇若已是了更幾時去問人也然而山僧者裏祇指你是處你若不是終不敢道你是等你是也山僧肯你也祇賭是大衆山僧無有不識者或曾見人來或有悟處或無悟處有無會解皆知得伊如世良醫一見便識病或冷或熱可醫不可若一一問候方知此乃庸醫如前日舉法眼指簾子有二僧去捲法眼云一得一失你等事須不得道有什麼得失又道一人會來去卷是得一人不會來去捲是失若恁麼怎生會醫如今明未得蓋為悟心未諦如不識病稱醫者他人會也不識不會也不識有無見處揔辨別不

得却如何為人如何說向人須是剋骨究竟始得若肯去剋骨究竟無有不會者不見古人道你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作尿鉢子僧家有時道是也却到剋骨究竟却走作不定如隔牕看馬騎相似忽尔便過直須似三二萬斤鐵相似牽不前推不後方知是實你等緣被人撼着早動也更着力推一下便倒了也須是洞明頓見三百六十骨節八万四千毛竅一時開張內身外器法法皆是本來法無有不是始得而今師僧依倚方能道得若一時去却則無湊泊處又謂空過了諸人無過此時好也既在其

多十一

十

中定省精神努力究取珍重 師云若論平等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若道我會你不會不是佛法也你會我不會亦不是佛法也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名阿耨菩提山僧見處與諸人齊等諸人見處亦與山僧齊等又古人道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因何却不知去良由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遂見此土石諸山穢惡充滿須依佛慧始得他聖人說底便是平等法也道邠胎濕化四生九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豈不是平等法古人道涅槃名廣度

無餘一味收邠胎并濕化空有及沉浮薩埵能降住菩提道自周倏然纖芥在此岸永淹留終有纖毫不盡便是此岸也又道刹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根栽豈可乱有所證妄生解會耶古有尊宿向人道各各有初心在最初發心行脚必為生死故發心或厭苦故發心十一或為事緣逼迫不獲已發心皆名發心何故令人看初發底心謂你最初發底一念不易轉頭來最有力此是你叅底禪也若得現前時祇是此心明淨也中間求訪宗師日夜推究祇是養育此心乃至悟得了便見未發心時亦則不失馬鳴祖師謂之始覺即本覺

本覺即不覺本始不二名究竟覺又道初發心時即成正覺謂先證得果頭佛六度萬行成熟之事也所以令你但推究初發底心且山僧見處與諸人一般何不恁麼會去久立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你尋常搆不及者祇是眼不明眼若明却搆得也所以說道明眼人難得你總道是恁麼便是窠臼也若是明眼人即不恁麼不見德山示衆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若不是明眼漢怎生搆得總搆不得便落意思即成朕兆故德山平生則崑頭一人搆得所以道須是明眼漢始得久立師良久告衆曰祖師真實好知音呵呵

笑了又云也祇得恁麼說也若明得者親得受用便有履踐處若涉道理涉計較涉言說則不會也亦不親得受用也你在廊下東行西行時寮舍裏洗衣擇服時還見得祖師真實好知音麼良由不見問着便脚忙手乱病在什麼處病在你尋常祇是思量計較中來不親得受用皆是去長連床上閉目藏睛擘劃思量得盡上窮銀漢下徹黃泉方說得一两句却到閑處時又不知下落也目前盡是礙人之物輕輕問着便去不得如今據實理論不要乱說我且問你不與粥飯吃三日時還動得麼定是動不得也總方吃得些粥飯

方能動得若恁麼盡是粥飯氣到者裏便要
得人也須是見得非粥飯氣底事始得禪須
是恁麼叅如此方名決擇既喫粥飯了須扶
持你者事把來叅取恁麼一件事你却恁不
知却去閑處用了也說是非管閑事或思量
或擘劃可惜許盡把來胡乱用了你不知終

多十一

十二

擬心早是後世也刹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
根栽也又五蘊身存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
覓近日有者一向祇恁坐地初時惺惺地餉
間便瞌睡十個九個坐地睡着苦苦不會做
功夫那裏硬坐要會不是此理怎生見得用
霞豎起拂子龐居士舉起槌子丹霞擲下拂

子居士放下槌子又云昨日公案作麼生毋
霞放身卧居士便出去此豈不是真實知音
豈容你乱說容你下注脚又崑頭道夫沙門
者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那
裏是靜坐思量來先師道你睡時睡時叅取
喫飯時喫飯時叅取又古人道坐時有坐時
道理立時有立時道理豈不見投子問翠微
西來密旨可得聞乎翠微竝立顧視投子云
未曉玄言乞師再指翠微云更要第二杓惡
水潑在投子便悟諸人不得受用在十二時
中蹉過多少好事所以我道祖師真實好知
音良久又道祖師之道如青天白日相似為

什麼有人迷路久立 師云你諸人會不得
過在何處你都盧是不會根本是不會了更
求覓會處古人道莫棄者邊着那邊若如此
轉難會也向你道根本是不會何不恁麼看
如法眼行脚時地藏問何往去曰行脚去曰
還會行脚事麼曰不會曰要知行脚事不會

多十一
者是法眼從此省悟我問你既不會又如何
是得須有入路方知不是強會底事巧會干
般你根本不會了堪作何用須着用意究你
看不會從何處得來你要知麼你者不會本
無來處既無來處此不會却如何及乎明得
者不會無去處恁麼地看時你管取須明得

祇被你不解做佛法中人一向祇在世間用
心未曾片時究此事如何得便會去及乎被
人問着胡道亂說不是恁麼事舊日曾聞一
人老僧說香林和尚見僧來曰你說得不無
你你下塔兩三步早不恁麼也莫亂說好你
看古人根窮人是如何將為事佛法無虛棄

底道理會取會取珍重 師云雲門大師曰
汝若實未搆且順朱識取叢林中叅學人亦
須順理而進不敢望有超過底事大凡今之
學人事作一邊理作一邊所以致令身心不
得安樂何不且教事常順理去未說無始劫
來事祇據一念入母胎頓變根身器界自是

已來莫不皆是事一報身中種種何常有一法不是事者如今如何消遣此个事得順理去且事有形段理無相狀古人一得其理了事便如理融通去豈不見昔人聞板鳴乃撫掌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此豈不是順理而學何不且去十二時中恁地觀究做得者般功夫久久成熟自然與理相應祖師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祇說了便了要得相應始得馮山道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多見不能順朱把來一時顛倒了空理會古人言語公案差別問難節記門庭以為叅學苦哉苦哉學道不如此後生兄弟更是不知空腹高心十

年五歲過却光陰並無所得無明人我客氣殊不念出家事將來如何去各各究取莫久立為李舍人普說師云實無一法為緣為對若有一絲頭便是一絲頭你諸人如何見得無一法為緣為對底道理若向者裏明得現前何處更有身心可求若實無个證入處都來祇是生死流注如今問諸人你現今種種分別念慮作麼生都無法為緣現前我見你你見我作麼生無法為對道人家須是恁麼說覆体究始得山僧道佛法便是諸上座諸上座便是佛法是有語路來体解無語路來体解是有可趣向處無可趣向處從上古

佛先德現前在此盡大地凡夫四生六趣現前在此向者裏直下了得實無一絲毫子豈是取一邊捨一邊豈有一段本來事有一分今時妄想則為馳求取捨至今不得現前既有許多流轉法可厭可棄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使汝尋師訪道祖師邊事透不過時直下如銀山鐵壁相似且如何是銀山鐵壁元來是自家屋裏事思量來者般事我未會已前如銀山鐵壁如今會了元來我是鐵壁噫鐵壁鐵壁所以道祖師常在世間祇如世間如何了先聖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須是你自家踏着始得方知道佛

祖常時垂手須一一從自己智中流出自然明得諸聖出世善巧方便祇如諸人每日說底話還有方便善巧麼乃至動轉去來種種施為有善巧方便無善巧方便豈不見洞山參見雲門門見來便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者一句語如何是會來恁麼說是不會來恁麼說多十一是肯了恁麼道是未肯了恁麼道雲門又問夏在什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山云八月二十五日門云放你三頓鉢洞山一夜不安明日上去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某甲三頓鉢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也山於言下見道

且有過無過合吃棒不合吃棒即且置你道者僧悟處是如何古人為人作麼生或若者裏明得自從無始劫來事實無一絲毫為解礙方從是出生便了他諸聖行履處未能如此莫道是諸聖行履處十二時中行履處何嘗分明祇為無始劫來顛倒迷亂六趣何曾見還猶如蠅子透窻相似不見端師翁有頌云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瞞如今既在此門中不可中塗困躓縱然學道得旨後閨閣中物礙不下明得此事還被此事留滯不見道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到得

恁麼田地方可為人師如今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尋常說正法像法末法山僧道法無正像末佛法常在世間得時便是正法失時便是像末法諸人決然要辦此事緊要是出生死然本無生死可得何故三際求之不可及先佛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祇如歷歷分明听法者是誰是過去耶現在耶未來耶須知是一個無始時來無知覺者如此看來豈是與一法為緣為對如今天下禪僧盡道祇是者箇漢是定有者箇漢是定無者箇漢道橫也是者箇漢豎也是者箇漢他道六十二見諸外道種盡從佛

法中來所以貧道頃在舒之龍門時常勸人
 如此做功夫後到褒山亦不忘此旨非時愛
 與兄弟東說西說喚作非時語緊要處却在
 當人不見昔日滿山和尚在百丈作典座一
 日司馬頭陀問云野狐話作麼生會滿山撼
 門扇司馬云是則是太麁生滿山曰佛法說
 什麼鹿多十一細你道問他野狐話他却撼門扇且
 道緊要在什麼處要會麼盡是金毛師子子
 莫於中路却輪迴久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五

卷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六

多十二

僧錄司右闍黎兼鍾山靈巖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頌古

外道問佛 杲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逝坐

跏趺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猶來在半途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頌曰

多十二

法王法令若為酬老倒文殊強出頭負累釋

迦猶可事至今千古啾啾 世尊拈花

迦葉微笑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笑

大乘張幾多業識忙忙者問着勞生沸似湯

二祖請達磨安心 若有絲毫付與人

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兩元

來是半斤 六祖風幡 非風幡動唯

心動大海波瀾常涵湧魚龍出沒任昇沉生

死聖凡無別共無別共底怎模樣祖佛傍觀

空合掌 國師三喚侍者 老倒江湖

上竿頭事可咍一四浮子動又是上鈎來

百丈野鴨子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

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

穿 百丈歸與同事坐次忽然哭事問曰

憶父母耶丈云無事曰被人罵耶丈云無事

曰哭作什麼丈云問取和尚事往問大師大

師曰你去問取他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

大笑事曰適來為什麼哭而今為什麼却笑

丈曰適來哭而今笑同事惘然 一回思

想一傷神不覺蹶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開不

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馬祖陞堂百丈捲

簾 挂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

臨門上岸逢妻子歡喜情懷不可當

百丈再參馬祖 挂拂遭呵耳便聾衲僧

奚若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

卓空 黃蘗一日問百丈曰和尚在大師

處有甚奇特言句乞師不恡丈遂舉再參馬

祖因緣乃曰我當時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

耳聾黃蘗不覺縮項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

嗣馬祖麼蘗曰不然今因和尚得見馬祖大

機大用要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恐已後

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 家肥生孝子

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

百丈開田說大義 開田說大義後人莫

容易百丈惣持門淡而還有味 黃蘗問

百丈從上宗乘苗裔此間如何商量百丈默

然蘗曰教後人如何委悉丈云我將謂你是

箇人便起去蘗後入方丈云某甲得得而來

祇要箇印信足矣丈曰若恁麼他後不得辜

負老僧 打麴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

人現成財本成家者多見飢寒在子孫

百丈一日問黃蘗何處去來蘗曰大雄山下

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磨藥便作虎聲丈
便抽斧作斫勢藥約住便與一掌丈便休至
晚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
好看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大雄山下斑
斑虎觸着傷人誰敢顧親遭一口老婆心何
曾用着腰間斧 百丈問黃藥甚處來藥

云開田來丈云辛苦不易藥云隨衆作務丈
云有勞道用藥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
田藥遂鏝地數下丈便喝藥掩耳而去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開轉面便相揮畢竟水
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黃藥示衆
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大唐國裏無

禪師不許會今祇許知着肉汗衫如脫了方
知捧喝誑愚癡 黃藥一日在南泉位中
坐南泉遂問長老是甚年中行道藥云威音
王佛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孫在藥遂歸本
位坐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
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第十二
南泉問黃藥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藥云某甲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是
長老見處麼藥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
鞋錢教什麼人還藥不對 問答分明是
切磋幾人於此見說訛少年俱決龍蛇陣老
倒同吟稚子歌 南泉門送黃藥泉曰如

許大身材戴椰子大笠子藥云三千大千世界揔在裏許泉曰玉老師你黃蘗戴笠子便行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賢選少病知分不多愁
 百丈問南泉何處來泉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師真來麼泉曰秋這是丈曰背後底你泉拂袖便出
 八面

生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南泉坐次一僧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對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繫如相似鼻孔遼天不着窠
 洞山謂雲居曰昔南泉問座主講何經論主

云弥勒下生經泉云弥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時雲居遂問洞山祇如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他安名着字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梨
 禪床驚震被茶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

知道赤鬚胡
 南泉示衆云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老僧即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趙州出禮拜歸衆僧問趙州適來禮拜歸衆意作麼生州云却問取和尚僧上問南泉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祖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談訛道奉不
傳天子令時清林唱太平歌 南泉斬猫
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揔生盲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晚趙州從外歸泉舉前詰問之州脫草鞋戴
頭上而出泉云子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

第十二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
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南泉歸宗
麻谷三人去禮忠國師 同氣相求事可
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開文字一隊
誰家好弟兄 大隋蓋龜 骨裏皮兮
皮裏骨大隋老子無窠窟止士聞之笑未休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中流特地生疑惑 俱胝豎指 老大
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
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德山參見龍潭
吹紙燭 黃金為骨玉為稜莫把他家此
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未
魯祖面壁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

商量苦也無古人剛地成多事故問如今會
也麼 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上座相見
了也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上
座相見了也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
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
題 米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

第一九八册

也無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米間
深肯之 悟人千箇道無憂肯信遭他第

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於僧堂前作舞

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長連床上

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

多十二

月明照見夜行人 玄沙三種病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

子走來樹上懸身 破竈隨和尚居嵩嶽

山塢有一廟甚靈廟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

不歇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者入廟以

拄杖敲竈數下云汝本埽瓦泥土合成靈從

五

何來聖從何起又敲數下竈乃墮破墮落師
云破也墮也須臾有一青衣戕冠忽然設拜
師前師曰是什麼人神云我本廟神久受業
報今日蒙和尚說無生法忍遂得生天特來
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
而沒 禍福威嚴不自靈殘盃冷角享何

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大衆遂曰如其等久在和尚左右不蒙示誨

適來竈神說何法便得解脫師曰我也別無

道理祇向伊道元是一堆泥土合成靈從何

來聖從何起你等諸人何不禮拜衆遂作禮

師云破也墮也大衆一時悟入 春寒料

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但頭信去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趙州勘婆
 趙州言勘破笑殺老禪和院主眉鬚落南泉
 打粥鍋趙州勘破却成罪過大地衆生千箇
 禹箇 百丈野狐 醉眠醒卧不歸家
 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
 舊宿蘆花 黃蘗問百丈古人錯答一轉
 話隨在野狐身今人轉轉不錯時如何丈曰
 近前來向汝道蔡近前打師一掌丈呵呵大
 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一問當
 機絕異同定乾坤箭驗勳功轟轟一掌胙腮
 下笑殺雄山者老翁 司馬頭陀問為山

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為山以手撼門扇
 三下司馬云太麁生為山云佛法說甚麁細
 春至是花開朱頰安在哉可憐園裏色
 不入鏡中來 靈雲見桃花 春來依
 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
 問令余特地笑嘻嘻 臨濟叅黃蘗首座
 今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問三度被
 打 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
 瞎驢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雲門三頓棒 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 雲門胡餅 雲門答餠餅言前句

後領驢鞍爺下領到了終不省塞却你咽喉
把將餠餅來速道速道 蜀賓國王自將

紉至師子尊者處問師得蘊空否尊者云已
得王云既得蘊空可施我頭尊者云身非
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白乳高數丈王臂
遂落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

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滿湘我向秦

仰山插鉢 數目分明舉即難袖僧無不

膽毛寒須知更有壺中路但向須彌頂外看

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 萬象之中

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噴東西南北吾皇化

莫向江頭苦問津 雪峯鼇山成道

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不圓賴有玄
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子胡狗

老大宗師没巴鼻養狗之緣大兒戲奪牌禪

客如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烏窠吹布

毛 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

山花滿地雖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玄沙虎 宗師方便太慈悲是汝之言寄

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五洩叅石頭 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

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邊無體

體 藥山一句子 犢牛生子頗相諳

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共

請一時余

趙州喫茶

趙州一椀茶

驗盡當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事如麻

盤山臨入滅垂示云還有人貌得吾真麼衆

人競寫呈師師皆不納時普化出衆云某甲

貌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看普化乃打筋斗

而出 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

人彼中莫覓絲頭意白鼻崐崙賀新正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

者起凡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

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峯靜

良遂叅見麻谷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

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煙斜日又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黃昏

黃龍三闍

佛手駢脚生緣草

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亦未相許

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晦堂拳頭

着眼看來寧免瞎全身何用佩金魚黃

龍意氣雄豪甚祇為他家不識書 五祖

老和尚凡見僧來便云屈屈僧云屈作什麼

師云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盡力不奈何

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又每見僧來展手問云何故喚作手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顛預可憐

大蒙斗 又每遇僧請益祇云無這開工

夫 彼此 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鈎錐

第一九八册

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室中垂示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
若知得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人底道
理 師云上座未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
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是一人上座為

多十二

八

什麼成有成無 師云正恁麼時作麼生
辦 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
師云真佛住在何處 師云盡十方世界
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人 師云古
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知
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

師云昨夜山前虎咬大蟲 師云無目仙
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麼辨貴賤

師從東過西碩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碩
謂衆曰不是不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
舉魯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
甚人會得 師云離却三界還見香甚

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說法難聞祇如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 師云瀉山接仰山

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 師云
有人問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
師云芥子納須弥且問你諸人即今在芥子
外芥子內若道在芥子外如何納得須弥若

道在芥子內許多大身材如何却在芥子內
 師云隔宿不問道今朝事作麼生 師云山
 僧問你諸人尋常一件事諸人舊時曾到處
 忽然思量着一在目前為將眼見耶將心
 見耶若道將眼見諸人思量舊時到處如何
 是眼見若道是心見心豈有見也現今目前
 燈籠露柱多十二是心見耶是眼見耶九世尊道從本
 已來非心非眼且道是个什麼 舉古人
 道一堆火兩人坐我是你你是我師云你自
 是你向火我自是我向火為什麼却道我是
 你你是我 師云無舌人解說說則說了
 也師却吐舌云爭奈者一片子何 師云

明來暗謝智起惑亡正當明時暗向什麼處
 去祖師道祇者明便是暗明暗觀體不可得
 師云黑地裏行時為什麼脚高脚低
 師云古人道世間法便是出世間法露柱是
 世間法如何明得知是出世間法去
 師云一切眾生眼見耳聞先聖去者裏有个
 指示人處道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諸人正
 當見聞時作麼生見得非見聞 師云忽
 然被人稱名道姓喚你一聲時你去者裏還
 入得麼 師云山僧與諸人摠在者裏其
 間有了者不了者你麼生辨得者个是了者
 这个是不了者作麼生辨 師云諸人還

會古人說底話麼。那個是古人作麼。生是誑底話。若不恁麼。明得祖教。佛教俱為刺語。作麼。生是古人說底話。
師云。十二時中作麼。生是你相應底句。
師云。不是山僧瞞你。却是你瞞我。作麼。生是你瞞我處。
師云。中夜間。忽然會得。去今朝。起來所見。所聞。別也。作麼。生是別處。
師云。此事易見。難曉。你等諸人。還見狗子麼。見生客。則吠。見熟客。則搖尾。且道。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吠則咬人。搖尾則求食。若道是二。來生也是客。熟也是客。所以道。易見難曉。須是向不一不二處。會取。山僧不誑。諄你子。細檢點看。

師云。山僧齋時。見个蠚蠚子。在聖僧鼻孔裏。出來入去。得大無畏。你諸人。十二時中。出來入去。在什麼處。
師云。古來有个禪客。依栖一人。尊宿。每日上去。問訊。纔見來。便道。且去。未。在。如是。數年。忽一日。省得。便上去。宿。纔見來。便云。惡是也。師云。作麼。生見得。便知道是也。
師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久習之人。有何過。不重。初學之人。有何能。不輕。正當撞着此二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諸人大似開眼尿床。還見開眼處麼。
師云。須得作。衲僧家。說話。且道。衲僧家。如何說話。
師云。你上來時。早是分外也。更口吧。吧。堪作。

什麼 師去曹溪大師道繁興永慶那伽

定祖師在你背後還見麼

垂代 師一日問侍者三人中那箇不在

數代云和尚問不着又云某甲祇得緘口又

云慙愧且得和尚委悉 因病臂示衆云

我一隻左臂因你諸人教我動不得因你諸

人教我受無限辛苦代云和尚要如此分疎

作麼又云不敢辜負和尚一隻左臂又云學

人聞得不安不樂又云此是和尚成褫某甲

祇恐某甲不到者田地 舉古人云飛猿

嶺峻你好看問僧你如何代云恁麼則不去

也又云為什麼不去代云祇者便是飛猿嶺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代云你却會得
好又云你適來披袈裟麼又云依樣畫葫蘆

聞書閣門開云無風自動好與三十棒

舉古云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什麼

礙古云被眼礙問僧祇如眼如何礙代云早

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多十二

十一

師問僧你許多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代云

少人知問南泉牽牛巡堂如何代云你尋常

東行西行有佛法道理無佛法道理又云錯

行此路問高麗淨餅為什麼在者裏 代云

非但在者裏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為萬法

為侶者是甚麼人代云某甲已答和尚了也

第一九八册

一日聞茶版声又聞浴鼓声問僧去赴那處
即是代云聞時雖普不妨應處成偏應處雖
偏不礙聞時常普問僧如鏡鑄像像成後鏡
光向什麼處去代云老僧出家三十年也問
如何是你受胎處代云和尚甚處去來問念
念攀緣心心永寂時如何代云復有何事問

我与釋迦老子同參釋迦老子具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如何說同參底事代云莫來汚我
耳目問久嚮千佛到來為甚廢一佛也不見
代云已見千佛問識情不到處如何代云大
蟲看水磨問識情不到處還聞兩声廢代云
將為某甲落他情識裏問大安樂底人還見

有春夏秋冬廢代云若不恁麼爭喚作大安
樂底人問衲僧家如何商量代云寒時言寒
熱時言熱問如何是古人田地代云豈有異
耶問飯袋子如何代云正道着因遊白蓮峯
至半山亭有僧後到云和尚尚在這裏師云
我到了來也僧無語代云也是齋後鐘呂少

馮入室問和尚有何提誨師云若有提誨即
埋没足下又問請和尚徑直指示師云太迂
曲生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
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代云有
什麼過謂僧云我為你着尽氣力如何着力
代云早朝有粥齋時有飯問會佛法人為什

麼病代云也知和尚心切師插一隻火筋在
爐中云此意如何代云頂門上著一隻金剛
箭又云刺破你眼睛穿過你心肝又云莫向
虛空裏釘樞有一屠兒身上常出乳香舍利
此意如何代云恐人不信又問別底屠兒為
甚却無代云他得大闡提問虛空還有變異
也無代云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師豎起拂子
問僧從什麼處得來代云也祇是某甲底夢
中僧問和尚因什麼得悟代云莫茶糊我見
蓋兔子相咬師云咬殺也又云我也知你親
示衆云會佛法底人不得龍門飯吃不曾佛
法底人亦不得龍門飯吃恁不恁麼人亦不

多士

十二

得龍門飯吃且道什麼人得吃代云無慙媿
底人又云似我者得吃遊山次問僧竹密不
妨流水過如何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
僧癩狗為什麼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了也
又云直得恁麼因僧問病師云我身在這裏
為什麼心不在這裏代云身在這裏你疑个
什麼又云泊合空過一生問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代云你問我又云深領和尚一問一
日吃粥了白衆云許多人吃粥也無一人搵
得便起去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白云
請和尚赴堂德云我今日在莊裏吃油糍來
也者云和尚不曾出入為什麼却道在莊裏

吃油糍來德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才出莊
 主歸謝和尚莊中吃油糍代云事實如此聞
 廳鼠声侍僧問古人道即此物非他物意旨
 如何師云這老漢不識好惡與人說作甚麼
 又云你尋常察舍裏東語西話還有吉凶麼
 問廣額屠兒手中屠刀如何放下代云不須
 放下問面前是什麼代云無物問六祖不識
 字為什麼墜腰石上題云龍朔二年老盧記
 代云更須子細問侍僧汝恁麼供養老僧老
 僧將什麼報答你代云謝和尚報答因看月
 問侍僧那一半在什麼處去代以手指月問
 大地衆生如何度得代云有乍度處僧云

多十二

十三

和尚度師云莫管他因僧亡問衆云齊後
 你也你如何云事不徒然又云非但某又云
 深領此問師謂侍僧云我尋常向你說却成
 罪過代云也知和尚小心呂少馮再至褒禪
 見師師尋常以六隻骰子示禪人遂將三隻
 令侍者送與少馮傳語云此是老僧平生用
 不盡底少馮接得復令回語云謝和尚見惠
 祇得一半在師復令侍者傳語云一半留與
 老僧師一日到寶公塔前忽云雲光好法師
 安角在頭上既是雲光法師為什麼安角在
 頭上代云陌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着破襪
 衫師在方丈坐見僧上來師云入室未到你

次在代云恁麼則某甲伏惟謹退師因吃藥
次問僧云適來曾中似有一物且道是何之
物代云肺氣又云猶有者个在又云者个是
什麼乃驟步而去師謂僧云開鋪席了也東
買西賣僧云好茶師云賤貨自收師問僧你
忽然死去時如何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僧問
如何是朕兆未生時事師云你何不早問師
一日謂僧云扶不起設使一萬人也扶不起
良久云祇有一人扶得起僧云未審是什麼
人師云無力者師問僧燈籠什麼處得來代
云驗在目前問僧忽遇虎狼刀劍時如何代
云是虎狼刀劍問僧子已後如何代云一似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今日問僧從緣得者永無退失者裏見得自
已亦是生冤家還會麼僧云自己亦不見時
如何師云時教阿誰叙僧無語師代云孟春
猶寒師舉僧問雪峯知有向上事始有語話
分時如何峯提起僧手云作麼生僧無語代
云引得者老和尚到恁麼田地 舉僧問
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問僧下得
什麼語代云平地神仙 舉藥山謂高沙
彌云見說長安甚鬧高云我國宴然師問僧
如何是我國代云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
處管絃樓 五祖老和尚常展手問人云
因何喚作手代云瞞我太煞

多十二

十四

第一九八册

示禪人心要

不應於無際空中立無分限若立無分限是

無際空乃自負墮所以解空者無空想

若人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

狀心亦不得心語言本是心名狀之故不得

也無語言本是心不名狀之故不得也種種

會當皆不與自心契上祖曰默契而已為若

此道若未達但無妄念尔若人知是妄

念作意止之者見有妄念故也知有妄念作

意觀察令是正理亦見有妄念也知妄元是

道乃無妄焉故達道者無所得也

發意求道道即得之不別求知無迷妄謂之

見道近世皆曰無不是道譬如飯籬邊坐說
食終不能飽為不親下口也 證者絕能

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常日用處如見色時

是證時聞声時是證時飲水食粥是證時一

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薰煉蓋現成之事

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

多十二

十五

學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長疑蓋

信未極疑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真是

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乱不知由緒因躡

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

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也

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

方便道用尔省悟者亦暫時岐路也或因說而證或因示而入或自覺觸以歸終無異事別得至心源而止也 人言悟了方修此屬對治門雖然禪門亦許以正知見治之若論當人即不須若是也 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者綿亘三世凡聖一如故曰佛道長遠不起異見未始遺棄故曰久受勤苦畢竟無別法故曰乃可得成此大丈夫事人不識問遂依來而答不知乃自問尔欲答誰耶人不識答遂依言起見不知乃自答尔何有旨趣耶故曰恁是你好看看 或人曰從上古聖佛祖指示言教流布世間

一一分明何故都是自己深負上古先聖苦口垂慈也今對之曰吾順佛祖宗趣尔自負吾不負也若言有所說即是謗佛祖曰莫作最後斷佛種人若不就已知歸所作皆成造偽縱記得河沙會盡塵墨於己何益故曰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尊宿云我今對你一句子亦不難你若一言下薦去猶較些子若不會老僧却成妄語去夫今時學者競以問答為禪宗中關要不知是取捨作想心嗚呼 就理就事之學蓋是近家語縱有少領覽未可休息豈不聞說涅槃之道箇度絕矣直須解自點檢始

得人以迷心故進道乃來山林中見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不返徒尔為也迷處極易而難入故先德曰難信難解又曰此是頓宗說道返照向來已是走作語況不尔耶後世遂用此語為平常無事一

多十二

十六

味實頭此又後學之不明服食之不審也從上來有二種方便有真實方便所謂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妙應群機若從真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省自神解永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始得未足將為究竟此二種方便皆

一法也不可須更有失學者思之

雪峯示人曰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堪作什麼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後者不了古人意便謂自己分上無許多言談所以錯會也今時人多將目前鑒覺用為極則玄沙所以向人道

深山迥絕無人處你道還有否 悟心見

性當如雪峯玄沙履實踐真當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方便為禪道不能與古人同參也 譬如有力人負一百二十斤擔過獨木橋不傾不側何物扶持得如此耶其精緻無雜而已為道亦亦經中稱譬如師

子挺象亦全其力挺兔亦全其力人問全什
磨力曰不欺之力若見一毛髮異於心者則
是喪身命故達道人無有不是者此力甚大
但為無邊惡覺侵蝕致令力用有虧若無如
許多異法異狀異緣異念則隨心轉變自在
無礙 道不用苦求求之即道失事不在

多十二

十七

苦融融之即事有不求不融道與事會也則
何事而非道耶 譬如目明之士入寶聚
中而不知方便為無火燭光明所照也入矣
即被觸擊自損身首謂是毒穴非寶聚也有
智入中持燈燭光照見種種寶任意採擇得
寶而出十二時中須用智光勿令六塵自傷

觸也 昔日末首座與慈明同辟汾陽而
末未盡其妙相從慈明二十年終不脫灑一
夕圍爐深夜慈明以火筋敲炭曰末首座末
首座末乃吐之曰野狐精慈明遂指末而謂
曰訝郎當又恁麼去也未由是方得究竟然
畢命相隨凡慈明居常差別激問衆不能酬
對唯末至慈明即點頭許可此所謂無病之
藥學者罕得其要況後世知見會解之徒何
由領是事哉得之當若末發藥當若慈明庶
幾可也 關中得靜則井邑成山林煩惱
即菩提衆生成正覺此語初心學人例道得
會得作一種平等知見及其放心凡聖依前

兩般靜躁殊用明知是解會須是安穩處始
 得一味不可強會 近世多以問答為禪
 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何逐末不反可怪可
 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
 句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乱問
 趁口答取笑達者 十二時中學道無頃

刻棄捨此人縱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尋
 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清淨禪門更不必
 如是何故禪定之門念念與智波羅密平等
 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
 前並得滿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力
 後不開智眼所有機緣語句祇成諍論生滅

心行夫禪學不是小小未用起佛越祖得了
 要起亦不難高郵孫承務作書問不落意想
 不在有無如何則可師答云若問如何則不
 可不問如何亦不可醉客豁醒神珠自瑩豈
 可預為之計然後領耶第一等靈利人尋討
 不着此一念難得自見見之即是無別有歧

多十二

十八

路也尋常例以前念為是以後念照之前後
 追逐以心用心心則成境率初已成心境了
 展轉更不堪如今後念不取自無起滅處當
 處解脫念本不生何更有有無意想為留礙
 一念悟心成正覺此之謂也念念無生念念
 無相與虛空等觸物遇緣皆佛之妙用無絲

頭許對待衣珠獨耀十方世界事目擊可了
不俟舉意然後如之此蓋大丈夫事業不可
不成就取 欲要是蓋有不是法為礙欲
要得念良由前後皆失念故也晝夜不自在
要與道合然無少許合處愈急愈不合病在
取一捨一不善用心不得要術茫然不知日

與道遠若安坐寧神不勞自辦故達磨大師
謂揚街之曰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
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
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不着棄一邊就一邊
當知明明顯着明明作用柱定會取轉凡成
聖點鐵成金要徑不可不知此究祇恐人兩

頭走一既不成就二又不是不識玄旨徒勞念
靜二乘斷煩惱得證名為偏修不若應念化
成無上知覺之速也 修道人若遇煩惱
起時如何古人云但以正知見治之余則不
然祇以煩惱治之如此看來即不見有煩惱
也何故煩惱不可更治煩惱如火不更燒火

多十三

十九

水更不濕水体性一同無可得露現此了煩
惱本空不着除遣若起智斷治捺伏却成別
用心有對待被他二境回換縱得亦迂曲有
分限須行徑直路為上古人云劫火曾將無
氣吹不勞功力當時萎此之謂也 有時
靜坐則心念馳散或然臨事又全失却却緣

未得親證落二落三致有錯謬展轉之失古人云動靜不二真妄不二維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門若領此要不動自寂滅也且如眼不至色色不至眼聲不至耳耳不至聲法法皆尔元是自心功德藏無可得取捨契者何徃不利此正是那伽大定也 今生出來

自肯學道者蓋夙生曾種善根素有根本便解發心亦解疑着就已尋究又煩惱障薄有因有緣此人易可化度若未薰得此心正信不生縱聞之亦不生疑但如風過耳勸之又生瞋加誹謗此又何緣得顯露所以十人萬人中但一二人而已若自解作活計收拾得

上生生從此去展轉明利更不退失功德一生勝一生入他諸佛間域常與此事相應人間天上亦祇如此設對五欲八風一切境界與理符合不行三塗道一味平等正知見復有何事 生死不可不畏須了此一段死生情偽始得安樂無過身心為累耳身如桎梏當知身去來處心如猿猴當知心起滅處此二自何處去來起滅則身心圓明內外一如而已且心為內身則為外身為內物為外國師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不見有生死當情可謂解脫大道也故能令人見聞不得不脫意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復莫疑

我 龍門心法終

三自省察

一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二道業未辦去聖時逼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多十二

二十末

三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豈儉若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媿自悔

誠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知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為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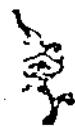
尚如何言論並是出眾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負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眾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味

俗子也

龍門佛眼禪師語錄終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六

多十二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七

北卷三

士一

曾侯司台閣教授連山靈巖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大隋禪師諱法真梓州工氏子 問佛法

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

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云肚上不帖榜師問僧向什麼處去僧云

西山住菴去我向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麼僧

云不然師云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

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進云誰受供菴

師云合取鉢盂 有婆令人送錢請師轉藏

經師下繩床轉一匝云傳語婆婆轉藏已竟

其人歸舉似婆婆云比來請轉全藏如何只

轉半藏 上堂云你不見道一塵含法界

所以道有一智人破塵出經卷量等三千大

千世界你欲破不破我今舉起大家求此事

三千世界收在一微塵四大海水歸一滴須

彌納芥子中若求自己祇在一毫毛你若一

毫毛處見得三千大千搵成經卷祇是自己

動這箇境界不得所以真境不現說什麼纖

毫竟處搵是猥刁避箭懼境蔽形你喚這箇

作什麼兄弟如石壓草相似或然捨却石依

舊習氣抵在須是隨處了却始得與境為主

免塵境使喚始得大難大難千難萬難祇是

殼解地後將鐵負鞍阿誰苦總有些子覺觸

處便擬望與人為師大錯須說凡了却凡須說聖了却聖舉一例諸無非恁麼不易不易珍重珍重下座 問如何是大隋一面事師云無東西南北問如何是生死中事師云水上浮漚內外不見問如何是中理一句師云表裏不從進云師決志事如何師云言下

知音問如何是道用心處師云莫自謾問陀那微細識到此如何分師云你眼祇解觀色還解聽聲否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萬法元不歸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臣交功進云直得君臣道合時如何師云不見有君臣問如何是自在師云不自在進云不自在

時如何師云却自在問中雪瑤塔時如何師云不狀世境問曹溪一路事如何師云老僧道如不淨坑進云何以如此師云佛祖兩路了不相干問久處寒崑何以日不照師云不照寒歲寒歲終不出來就你日光問離光影如何是師性師云和光吐出進云莫鬼語師

便打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是末是本問如何是大隋境師云不似學人進云何故不道師云不然問如何是最初處師云莫妄想問隱隱不停波時如何師云敬礼常住三寶進云息浪停波為什麼沙石轉多師云為你斷伊問學人祇如浮雲以鏡捉光何處安排

師云與雲為主問寸草未生時如何師云老
僧無米喫終不下大隋山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云不究始不顧未問路逢古佛時如
何師云你或逢駝驢象馬喚作什麼師云夫
上代諸德莫非求寔不自瞞昧豈比飛蛾投
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救生死輪回拘障不
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迦掩
室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
聽此事大難大難珍重 聖座問萬法從
心起未審心從何起師云石牛泐江走水底
火燒天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耳不聞眼不
見進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千人衆裏萬人

衆裏不向一人不背一人問掘一丈見一丈
空將一丈土填一丈空未審空歸何處師云
莫將這箇道理為佛法出去出去問佛法徧
一切處未審教學人什麼處駐足師云大海
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撲碎驪龍珠請師明
活寶師云明活寶且置作麼生是你撲碎底
珠十一僧無語問法報化三身佛亦非說如何是
本來身師云海底如意珠始終無不應問如
何是一切智空師云心空即是進云更有來
時作麼生師云不是空進云還稱向上事也
無師云不限問和尚百年後付法與何人師
云露柱火爐進云還受也無師云火爐露柱

問但有一法耳不聞眼不見皆是光影如何
是光影中人師云莫無禮莫無禮問理不
言詮時如何師云言詮即理問遠聞大隋水
到來祇見箇漚麻池師云汝只見漚麻池阿
裏見大隋水進云如何是大隋水師云苦澁
難下嘴進云還喫得否師云喫著便死師因
燒山次見一蛇以杖掩向火中咄云這箇形
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遂有
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云石虎叫
時山谷響木人孔處鐵牛驚僧因馳書辭師
問曰學人此去未審師將何言到彼中師云
好為通達再問臨歧參晚請師垂示師云無

事早歸僧從五臺山來師問云五臺山何似
大隋山僧問云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老僧耳
背高聲問來僧高聲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
若千山與萬山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云劫
不曲處是閻梨所貴進云却下碧潭時如何
師云立足事難明師勘僧云從什麼處來僧
云從蜀中來師云未入蜀時在什麼處泊僧
云無處所師云莫是處所有過耶僧云若有
處所鈍置人眼師云天堂地獄有一坐具分
似落坑鼓相似不鼓而自鳴堪作什麼問生
死到來時還免得否師云飢時喫飯寒則著
衣 上堂云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

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
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問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
無常吞還有吞不得者也無師云汝喚什麼
作無常進云不究竟為無常師云無常却究
竟自是汝不究竟其僧不肯師便打師勘居
士云此身是什麼服制士云父母俱亡師云
喫茶去居士應喏出去師喚回咄云你對老
僧謾語父母只在你莫說學無上道自己父
母尚乃不知出去出去問如何是玄旨師云
直須玄去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返去
問古人立雪斷臂為求何法師云古人不

臂進云古人斷臂因什麼道却不斷臂師云
自是向雪堆裏樂問金鷄未啼時如何師云
失却威音王進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笑問
柴裏虱柴裏死水裏虱合作麼生師云 切
尋常問金鴈附書為什麼不露翼師云不通
虛信問道場獻寶誰人能辨師云虛空能辨
師忽示微疾不見客時有僧隔簾問咫尺之
間為什麼不相覩師云如今相覩何不問來
僧便問如何是相覩底事師云老僧不安有
什麼心情對你 上堂云閑即遊天寂即
歸地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云汝
即今在什麼處居止問無常迅速不與人期

忽若到來時如何師云速問速問進云便問
 師云太不道速生問啐啄同時如何瞻觀師
 云是動是靜問出殼時如何師云是未是本
 又云見麻問普雨為什麼不潤師云普雨問
 滴水成水古人為什麼不許師云古人即如
 此若是老僧道向虛空裏挂破琉璃鉢問既
 是師子為什麼被文殊騎師云調伏自在問
 孤巖無紋繡特達事如何師云孤巖有紋繡
 特達事頭現問處水之魚為什麼渴死師云
 祇為魚不親下口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
 如何師云為有父子俗士施師鉢孟問未施
 鉢時師用什麼師云使最末後者一僧欲下

山為衆化緣師師云汝若道得一句即放
 汝去若未然且歸堂休歇辦取自己事去師
 問盡十方空界是王老師檀越未審化什瓌
 人去僧云但請和尚疏頭來便與師道師云
 汝且辦自己事去問毀佛謗僧時如何師云
 僧有何過佛辜負你箇什麼你毀謗他僧無
 語 上堂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
 辨因始得僧便問有一人不屬因果時如何
 師近前捉定云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
 裏辨因汝云一人不屬因果別道別道僧無
 語師便打出 上堂僧問過去未來即不
 問如何是現在師云虛空還著得碾研石麼

問來時無阻隔去時無滯礙正當恁麼乞師
 一句師云虛空無遺際大海平如掌般若性
 等等 上堂普告大眾云汝等還知有三
 處不立質礙有緣二際無分豈知來去三身
 四智非聖不無八解六通非凡不有雖則衆
 生盡有佛性不可得蠢蠢而對佛邪然則高
 下無偏爭奈途中有異此身難得胎卵易成
 況是釋子之徒又乃祖宗苗裔三衣覆體囊
 劫修來四事供瀕非從今日人前行相惚似
 高僧乃至語言不如俗子稱名便是傳法沙
 門子細尋思還傳箇什麼一向毀他經教有
 目如盲純乃謗於祖宗有心也祇如木石不

解付已德行終日恣縱無明以無慚愧之心
 兀兀何曾覺悟此身若失永劫沉淪非但却
 復人身有福底畜生也難得問孤峯頂上玩
 月輪時如何師云何不了却孤峯事玩他月
 輪作什麼進云豈無內外明徹事耶師云內
 外明徹事作麼生進云無有不照師呵曰這
 鈍驢也擬學馬走僧無語師復云問你諸方
 雲水閑梨莫遣老僧這裏有佛法與你諸人
 說向諸方行脚忝尋知識詭箇什麼汝又領
 箇什麼莫道禮三拜後便起近前問若也言
 下便契時猶未是了底人莫向口頭取俊他
 時人天眼目者非是一生兩生修來盡是恒

沙劫功成果滿始得如是所以向你叢林裏
示現下來祇圖你今時人勤苦修行祇恐你
出家人失却人身莫等閑過日老僧這裏有
什麼佛法與你諸人說自是你諸人上得山
采云我修行學道是佛向上人且問你佛向
下人作什麼模樣不可老僧這裏有佛向上
人有佛向下人來向諸人說邪你若不言我
不可知你肚皮裏事也你若問老僧也則
隨汝根機與汝說不可教老僧亂道得麼祇
如老僧行脚時不揀叢林有供養無供養處
祇要着他眼目稍似根性有些些器量方欲
過一夏或一冬若是根性鄙劣者三朝兩日

便行算來忝六十餘負大知識有大眼目者
那無一二餘者豈有真寔知見祇是圖你諸
人供養欲望福報你又有什麼福報與伊不
可出家來空趁眾頭喫飯耶雖然如是四大
之身誰免得直饒心超聖境身是凡夫又乃
假借增修今時人便去向裏許埋没却人身
諸人莫謾向口頭裏無礙却成謗佛毀法見
須寔見聞須寔聞始得假饒說似斬釘截鐵
直須時中不謾自己始得一車芥子猶未點
著在來時便道我是不思議底人縱然除得
身邊塵重猶餘微細不知塵重尚乃不知豈
可說於解脫之法細中之細佛尚不知微惡

凡夫豈能測得但是世間有者並從顛倒所
生欲得解脫塵勞無過心中自省摩訶般若
是解脫法身子細尋思復是誰有誰無老僧
也不是醉凡詐聖祇是習氣不除上合諸佛
心印中合一切人天下合蠢動含靈師僧家
披如來法服湏求出離時不待人光陰頃刻

珍重珍重 上堂僧問真如法界以三昧
為香花廓周沙界亦同一家龍門為什麼無
宿客濃水為什麼足蝦蟆師云真如法界不
以三昧為香花廓周沙界亦無家目前問者
豈不是智淵座主耶主云是師云祇這便是
滾水足蝦蟆師復云拋却從前活計認本源

生涯主無語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
律師你十二時中合談何事還因箇什麼做
得模樣不可三箇作隊五箇成群趁衣劫食
邪到處不免挽他施主坐卧心頭難勝於檀
越直饒你踣跳向虛空裏行也是國王管界
不可將持齋奉戒隨時轉一卷經用荅四恩

三有也又爭報荅得自是諸人時中事修行
到辟支佛地方能消得人天供奉博地凡夫
祇是異俗之形喫了不知慚愧空自趁說已
是他非出言欲斷人命根吐氣便作毒蛇之
行說著自己三界無過毀挫他人祇如虫蟻
若是古佛有此標榜如今欲微微做些些從上

已來或無此則因何所起如此容縱豈言清
 德若也不達本源未免滴瀝選他改皮換骨
 泥犁苦海誰人替得諸人大須竭力不得因
 循過日學禪學道則不無你諸人且道禪有
 可叅道有可學否若言有學者無有是處若
 言無學者亦無有是處不可顯然去也八回地

還從此去直須打底分明了却生死根本縱
 饒異類中受生也終不昧己靈始得四大合
 成祇是汝之窟宅這邊脫去那邊早生那邊
 脫來這裏早別作箇模樣汝不思量看阿那
 箇是汝本來之身須向彼中窺取莫謾走南
 州北州終無了日光陰迅速珍重珍重

上堂云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隨染
 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
 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
 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時
 僧遂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性壞
 不壞師云壞進云恁麼則隨他去也師云隨

他隨他去也僧無語時會中三百餘僧盡皆
 不肯皆云從上已來祇說不壞之性和尚何
 故却云壞邪衆各惶然時有一僧上堂遽白
 師云適來僧問和尚話和尚荅他其僧似不
 肯和尚荅底語師云只有此一僧不肯為如
 更有人不肯邪僧云只是一僧師云直得五

十大千世界人恁不肯老僧猶較些些子非
 但這一僧其僧後至投子和尚處投子云閣
 梨近離甚處僧云遠離西川大隨投子問云
 彼中還有尊宿也無僧云有一禪師住大隋
 山見有三百餘衆子云有何言句接人試與
 老僧舉看僧云某甲昨問大隋却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此箇壞不壞子云大隋如何答
 僧云大隋答道壞僧云某甲更問恁麼則隨他
 去也大隋又答道隨他隨他去也子云汝作
 麼生會大隋語僧云某甲不肯此語子云閣
 梨早錯了也大隋恁麼道隨他隨他去汝又
 如何僧云至今未決子遂呼侍者令裝香大

展坐具望西川大隋山遙禮三拜已嘆曰不
 是大隋和尚伊是箇古佛此乃真善知識汝
 速往彼懺悔參取老僧無如是法與汝說速
 去速去於是僧便回大隋和尚已歸寂復回
 投子投子和尚亦乃歸寂 蜀主賜師紫
 衣師號并遣內侍朱廷溥侍奉師師不受師
 復云山僧偶住未經多時限歲傍水養道存
 真何人虛譽致令王者如斯異恩謝使遠來
 勞煩却送還王老僧我可不布衣遮體不須名
 服向身王恩雖重老 巧何堪於是天使遂回
 奏凡三次送來不受 師又云老僧不為
 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趣

你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與多
 少金毛師子問著便作驢鳴馬噉諸人者似
 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
 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
 向馮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
 三年重慶即便先去我足了得自己干他人

甚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
 輪寶位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所愛之物不可
 算數所以始得名為佛似諸闍梨還曾捨得
 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更道我會出世間
 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
 目怒目俏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

王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
 修行修道德果如是合消得祇是謾自己如
 百丈和尚置於堂宇祇要辦事底人諸闍梨
 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
 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
 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

士

十

為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祇
 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秘密汝口
 裏念將來揔成魔語豈得了為什麼不了若
 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祇如達磨未來此土
 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
 寶墜在於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

人善知寶所直後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
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
天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私是老僧是善
知識邪遍地衆生摠是善知識私是見覺未
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齋
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
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
在三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
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回六趣去也若是得
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劍樹四
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
此報一失人身載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

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
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祇是無明擔重乍
可為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却乃無業如今
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
著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
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祇如
老僧不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
誰言定得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
假言句如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
無語禮拜
投子禪師諱大同舒州懷寧劉氏子僧問如
何是密密不傳師云你與麼問有什麼益問

如何是不點汚師云啞 師示衆云上祖
 周行七步目視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今諸方道向上更有
 事在若言道有道無即是走作諸人未有了
 期若道有言有句即同夢幻無如許多名目
 為你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者漢向什
 麼處道若有一法與你即是誑諱你所以古
 人圓滿十方無一法可是可非有事請道
 問請師說法師云教我說箇什麼問一剎那
 頃珠在什麼處師云啞問如何是露地白牛
 師云叱叱學云飲噉何物師云喫喫問國師
 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賺殺人問和尚講

什麼經師云搥鐘著問如何是佛語師云對
 衆生說問如何是佛法師云佛法問如何是
 法中法師云法中法問還鄉曲子什麼人唱
 得師撫掌問如何是無相佛師云錯著名字
 問總問便知時如何師云遲也問如何是沙
 門立足處師云若有立足處不名沙門學云
 如何是沙門師云沙門沙門問切急相投乞
 師指示師云緩緩問來 師示衆云你與麼
 問了也大好莫問處脫不得相稱無量却來
 閑處著急向自己處却閑所以難得相稱蓋
 緣日夕一切處路熟恰到自己緊急處便懶
 怠去便不欲得去所以辛苦過在阿誰切莫

因循各自辦事作麼生辦向一切處辦今後
不得取次過日莫待臨脫衣裳時忙不及也
事多之際各自取靜莫說閑語去問三身如
何分師云一二三問請師一句塞斷衆人口
師放下拂子問如何是量外事師云無你下
口處學云者策事如何師云不喚量外事問

十一

十二

如何是投子實頭為人愛師被學人向前却
推向後問如何是大吏崩頭提不起底師提
起衲衣學云不問者箇師云看你提不起問
和尚如何接人師云你也近前問最省心力
處請師一言師召學人名學云典麼則牛生
馬却不忘和尚也師云費力問如何是投子

一源水師云一滴也無學云飲者如何師云
絕飢渴問如何是語中骨師云無可露學云
無可露是骨是語師云據你者一問毛也摸
不着在問不遂境緣請師一句師云好問趙
州和尚出桐城縣見師乃問云莫是投子庵
主麼師云茶盃錢布施我趙州先歸庵內坐

師後携一瓶油歸趙州云久嚮投子到來只
見箇賣油翁師云汝只識賣油翁不識投子
趙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拈起油瓶云油油問
出門不見佛時如何師云佛亦奚山刈草次
師送一盞茶與奚山云森羅萬像盡在裏許
奚山接得茶潑却云森羅萬像在什麼處師

云可惜一盞茶問大作業底人來師如何接
 師云你有什么麼蓋覆處學云正與麼時合作
 麼生師云不合一切不共一切問如何是露
 及矧師云殺一切人活一切人學云忽遇師
 來又作麼生師云鈍屢生問如何是入室則
 爺娘師云無所生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

十一

十三

無迂曲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每日向
 你道學云如何道師云拈却口著問如何是
 相佛未經歷處師云名邈不得學云正與麼
 時如何師云不是佛祖經歷處問盡軋坤是
 箇什麼人師云不持名字學云不持名字如
 何體會師云體會即問問如何是末後一句

師云最初明不得問如何是寂住實頭事師
 云幸不向前推不向後問十二時中如何行
 履師云一念萬年學云警起時如何師云覺
 即失問只者箇什麼劫中有師云不隨時學
 云誰是不隨時者師云汝與麼問不得學云
 請師道師云不從千劫萬劫得學云與麼則

天上人間覓不得也師云切忌作與麼知解
 問古琴無絃時如何師云無絃琴最妙學云
 請師彈師云無音響問道人相見合談何事
 師云我者裏無道人問不將一物來時如何
 師云者箇什麼處得來問如何是火焰裏轉
 法輪師云處處了却學云了後如何師云無

法輪可轉問暫時不在時如何師云阿誰向
 你道問萬像未臻即不疑未審特立四天下
 是什麼人師云現佛現祖問祖佛如何辨師
 云嘔吐未詳問如何是法祖師云閑言語問
 如何是大善知識師云毗盧也喻不及問學
 人欠闕請師接師云不現無盡歲問萬法從
 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生師云你聽着問喚
 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
 如何是異類師云恰似你與麼問我學云古
 人意旨如何師云不與麼問我問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如何是旨師云旨學云如何是失
 師云失問如何是伽藍師云已有名字問虛

空喻不及時如何師云恰是恰是問念念不
 錯時如何師云謾語問如何是孤峯頂上即
 撐松師云平地上著不得學云請師著師云
 唧問如何是無語師云不與麼問問世間名
 言即不問如何出世事師云聽學云莫便是
 否師云幾曾向你道是不是問三身那身說
 法師乃彈指問學人不明請師燭師云啞學
 云爭柰學人不會師云會即冰生問萬法從
 何生師云佛法僧學云法從何起師云聽着
 問舉目是犯如何是不犯師云大有人真過
 覓過不得學云豈無指示也師云不可更悖
 過與你也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不作模

十一

十四

問承古有言唯言不二不二事如何師云你好問我便道學云如何道師云唯言不二問明暗不掛時如何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碍一句師云與麼學云此猶是碍師云是是問如何是死人舌師云你道不得問如何是活人眼師云無暖氣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云你有什么麼蓋覆處問如何是不起模畫樣師云不誑諄你學云師意如何師云不可教你起模畫樣也學云與麼則誑諄人也師便打問能所俱忘時如何師云無與麼事莫作與麼知解問在問什麼物最先師云你問底司不作罪不作業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喚

伊出來學人擬議次師云去不干你事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云聽問妙觀察智誰是當者師云不是你分上事學云雖然如此要分明師云不妙也問大衆雲臻和尚如何祇待師撫掌三下問和尚有什麼力抵當得許多人師云水性雖柔軟能乘萬斛舟學云^{十一}遇大力者來時如何師云不消一盞水問^{十五}言長語即不問適來問底和尚道什麼師云閑言長語問十二分教是有是無師云無與麼惡言語問共語不知音時如何師云與麼學云與麼時如何師云共語不知音問三乘教外別傳箇什麼師云一二三學云不會乞

師指示師云你問我不可將別語對你也學
 云不將別語對請師道師云道道問學人有
 一問未曾有人答時如何師云你見者烏龜
 子縮頭縮尾爭奈者一塊子何問請師耳
 道師云道道問貧子還家時如何師云無寶
 藏與你學云為什麼向外馳走師云誰遣你
 問毫釐不分時如何師云什麼處得者箇來
 問親手分付一去不來如何師云不可得學
 云却返時如何師云正好供養問如何是法
 王主師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問大庾嶺
 得及為什麼提不起師云不可向你道祖
 遺下一隻履問針頭不露時如何師云露也

學云何以師云不喚作針頭問一息未分時
 如何師云即今是幾息問不犯目前請師道
 師云早是犯了也學云者箇是犯不犯目前
 請師道師云不識好惡問貧子入門時如何
 師云不教汝除糞掃學云見師後如何師云
 不向你道衣中有寶問請師一劔師蒸口摑
 問墮落三途底人如何師云深達罪福相問
 如何是一句子師云兩句也問如何是不薦
 慶師云汝與麼問不得問如何是動師云恰
 似你與麼問學云如何是靜師云也不爇鬧
 問如何是不道師云合取口問曙色未分時
 如何師云無與麼言語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云法華維摩楞伽思益問祖意與教意同
 別師云疎不得親不得學云親疎不得請師
 道師云祖意教意問如何是逆行師云叱叱
 問不有不空時如何師云說有說空問一人
 辦心諸天辦供未審辦什麼心師云今日請
 供養主了也問木人誦什麼人和師云今人
 和學云莫是和尚意旨也無師云是什麼曲
 調問不凡不聖時如何師云立凡立聖學云
 摠不與麼時如何師云你問箇什麼問如何
 是道師云道道學云如何用師云用用師在
 京日往檀越家投齋檀越將一盤草出師前
 師以兩手作拳少頭上檀越便將飯來後有

僧問師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師云觀世音菩
 薩問一問便休時如何師云不了問如何是
 佛法綱宗師云今日無錢借長官問古澗寒
 泉時如何師云不流於海學云飲者如何師
 云口也無問如何是一色師云不似銀盤裏
 盛白玉問照燭不破時如何師云習盡不是
 道問佛用工得不得師云大有人定當定當
 不得學云請師定當師云終不向你道用工
 得用工不得問石筍未抽條時如何師云爭
 合與麼問學云還解抽條也無師云雖然不
 是石筍抽條葉更多問密室內事如何師云
 無人知學云和尚還知也無師云爭肯你亂

道 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云何生何死
 問破戒比丘什麼處著師云不為罪福為主
 門一句子無人道得時如何師云屋子蓋了
 也 問覲面事如何師云莫諛曲 問七僧
 向什麼處去也師彈指云與麼去也 問文
 彩未生時如何師云虛空合喚多少捧 又
 問古人拈提豎拂還當不當 師云不當
 學云為什麼不當 師拈起拂子云只為者
 箇 問未問已前事如何 師云爭解開
 口 問古人拈提豎拂意旨如何 師云只
 為你問學云不問時如何 師豎起拂子
 問忘却將來時如何 師云者箇咏舒州

太守尹建峯送茶挽子與師云者箇是某甲
 自將來底茶挽子師接得了召太守建峯應
 喏師云喫茶問不從萬有如何覓心師云你
 從我覓箇什麼問者裏是什麼所在是人爭
 師云不知學云為什麼不知師云爭箇什麼
 問放下不明時如何師云誰教你執學云不
 敢執師云放下不明箇什麼問終日驅驅為
 什麼不得成就師云無你用工處學云用工
 不得請師接師云終日驅驅問默默無言請
 師答語師云不是無言不同默默學云不同
 默默底事作麼生師云不與麼學云不與麼
 時如何師云苦哉問言不干舌時如何師云

詹頭大滴滴地問和尚每日上堂供養什麼
 人師云不可說不可說問不可以智知不可
 以識識時如何師云不與麼學云不會乞師
 指示師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問未達
 道座人如何接師云飢即喫飯渴即飲水問
 三寸明不得句下不從師時如何師云高盤

問老僧耳聾學云請師指示師云鈍屢生問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
 將知你誑譯多少人來問萬法從一法生未
 審一法從何生師云迴首看問如何是沙門
 最苦處師乃皺眉問未有言句已前如何辨
 其尊貴師云已有句是尊是貴問靈松無異

色時如何師云不是靈松標不出問三拜已
 前事如何師云不知學云現問次師云三拜
 已前事作麼生問學人不別問請師不別答
 師云奇怪問古人齊用如何師云不從踈處
 起學云合從什麼處起師云踈也有座主叅
 師師云近前來座主便近前師云去問未有

七

十八

此身作箇什麼來師云無所不經無所不歷
 問如何是千年石上古人跋師云碑碣上著
 不得問二祖斷臂當為何事師云鉢骨碎身
 問收攝不得時如何師云無可拋撒問劫火
 洞然時如何師云寒威威地問累劫來來無
 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時如何師云累劫來

來無盡燈不會挑剔鎮長明問頭頭不到時
 如何師云你問什麼事問一問便休時如何
 師云太多也問暗裏得時如何師云不向你
 道煩惱山是菩提學云與麼則雲遊採報也
 師云雲遊則伶俜辛苦塚報則禍患俱生問
 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不從一法學云如
 何報得四恩三有師云莫受一法問玄中認
 得時如何師云得即失問曹谿一路闍國知
 聞未審投子意旨如何師撫掌三下問萬仞
 峯頭時如何師云什麼處不是問如何是法
 身主師撫掌三下問徑截一路乞師指示師
 云會麼問如何是空主殿師云建立不得問

句句相投請師接師云不接學云為什麼不
 接師云句句相投問如何是和尚師師云莫
 造次問有言有句皆有所歸無言無句事作
 麼生師舉起拄杖云者箇是什麼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問古人
 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如何是境師敲禪床
 學云與麼則觸目是也師云是什麼問塵劫
 未誰為主師召僧名僧應喏師云是什麼問
 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隱隱地學云出水
 後如何師云蓋覆不得問諸佛師學人不識
 乞師指示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問如何
 是和尚活計師提起衲衣云盡底呈似你學

云為復只是者箇別更有在師云不識好惡
問六國未寧時什麼人作主師云自有本來
者學云如何是本來者師以拂子為口打問
雷聲振地為什麼百草不抽芽師云芭蕉只
麼長問僧繇為什麼摸諸公真不得師云只
為看他面孔學云不看他面孔時如何師云
是什麼師不安時有李司徒令人送藥到傳
語師云若斷得人間來往生彌勒內院若未
斷人間來往却向弟子家中結緣師廻傳語
云不如具正法眼好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
云莫惡口 師上堂示衆云他古人組出
來便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十方世界無有過者如今更被諸方出
來道向上別有事在若言道無道無即是走
作學家未有休時有什麼了期但莫著名言
數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位次不同你一
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
名目不可強與他安立誑諱你諸人得麼為
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我向你道
什麼即得若有一法與你老僧罪過你若道
無你諸人又問我箇什麼所以道早不屬你
巧言妙句若與麼會去即第一不得擔帶你
諸人幸是可憐生擔帶負物作什麼見即便
見你若不見一切不得作巧言妙句問老僧

巧來妙去即轉轉勿交涉賺殺人所以我儂
 尋常問你諸人佛前佛後不說別事你諸人
 道看是什麼見什麼問如何是無生曲師云
 無人唱得學云忽有人唱得時如何師云生
 也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云莫費力師問翠
 微二祖見達磨有何所得微云你今見吾有
 何所得師又問如何是佛理微云佛即不理
 師云莫落空否微云真空不空 翠微有頌
 送師其有識矣 佛理何曾理 真空有不
 空 大同居寐住 敷演我師宗
 投子和尚語錄終
 古尊宿語卷第三十七

卷

十一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八

士二

僧錄司右蘭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大梁李氏子上堂垂
 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
 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上堂欲
 知此事如^{二三}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
 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啼僧堂結
 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与拄杖
 東禪齊云這僧若不冒鼓山有甚過若冒何
 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
 試商量看 問凌上宗乘如何體會師叱

之間攢撲將未皆不相但單刀直入時如何
 師云失命漢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親躬事師
 云還返及麼學云即今事如何師云不可暗
 去也問如何是本參底事師云目什麼得到
 與麼地 師云若是猛利底撩著便休去
 大至著角相似有什麼近處更有一格人脚
 不跨石門怪他得麼不可事湏踏前踏後納
 箇如何醉人相似且宗門中事作麼生降茲
 已下根性遲迴事湏送人決擇方定紀綱且
 作麼生決不可問一句答一句喚作決也若
 與麼驢年去到這裡也湏是箇漢始得大不
 容易兄弟決擇之次如履輕水將為等閒句

裡相聞道我解問話貴轉數多合殺成得箇
 什麼遼事只是箇識路中人且無自由亦兄
 弟事本因人因人立事人達即事渾事渾即
 無成無成須得無成句有人道得麼出來無
 事莫立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寔不敢欺
 足弟亦不敢昧兄弟然且没人辨時有李人
 問和尚與麼道還盡師本意也未師云放汝
 殘生問送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葛口打
 學人禮拜起緣問有問有會師云老兄不是
 這脚手問承師有言送門入者非寔黃梅行
 者傳何事師云道什麼學人再問師云去不
 為汝有僧總禮拜起師云道什麼李云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云合取口問如何是送上來
 不昧底事師云是什麼問總施方便蓋為今
 時向上宗乘復何言論師云拽出著問如何
 是正宗師云別日來商量問若將寐默為宗
 維摩一生受屈如何道即得不屈於維摩師
 云合取翫鬻著 師云諸和尚盡道向諸
 方參學未委參什麼學什麼還有參得者無
 有即出來對眾驗者諸和尚為復參禪參道
 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上事涅
 槃後句若寔參此句得為大妄喚作望上心
 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李人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云吐却著問凡有言句盡是

觸犯宗風未審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合取
口問衆星攢簇時如何師云覓什麼
師云大事未辦宗脉不通切忌記持言句意
識裡作活計不見道意為賊識為浪盡被漂
淪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
不如休去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

著事却易得露這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
古人換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他与麼道如
同竅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教
還用得一字麼諸方老宿語還用得一句麼
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老
宿語當得兄弟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

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
句該不得與麼話蓋為刺頭入在教門裡且
與伊拚開若有箇漢恁未通這箇消息向他
與麼道被伊驀口摑尿涕作麼不可恠得他
也兄弟大須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者出来
對衆驗看時寒久立珍重師別時上堂

云兄弟有什麼近前商量若待這裡說無好
事及兄弟牽經引論得麼若有人問但向宗
乘中致一問未待今日與兄弟答宗乘中話
時有學人纒禮拜師云大眾看有与麼
不識羞漢其僧問措師便唱出師云若也宗
脉未靈記著一字如飲毒藥喪身失命為什

麼故如此却未是不具眼如今更有一般底
大作群隊聚頭念經念論說圓說頓披這衣
服作箇與麼語話還羞麼還返仄麼還有些
些子衲僧氣息麼且問圓為什麼人施頓為
什麼人設還辨得端由麼相共魯論不識好
惡還知道十二个教唱不起麼且唱什麼不
起不可只與麼道便休去也豈不見古來丹
霞石鞏石室高僧熏天炙地登時端由衆皆
具委道他在什麼徑裏披尋於阿耶論中討
得古人道西天一段事掘被今時人埋沒却
覓個出頭處不得更有老宿道大唐國內不
是一隊滅胡種賊即者便是人家男女乍入

叢林何處會得聞舉經舉論便刺頭入裡許
念言念句便遇著這般底便是殺人賊是法
一人半人由可在茲賺他多少人家男女千
生累劫披枷帶鎖於自己事轉疎轉遠如今
奉勸諸兄弟大丈夫漢一尋是離鄉涉井訪
道尋師為自己事也須眨上眉毛著些子精
氣於親躬事有辨明處確乎不投莫受人謗
莫受人惑如今且不受謗不受惑底事作麼
生到這裡也須是個惡漢殺人不眨眼漢沒
意智漢始得切不得略虛亂呈解數被向脚
跟下尋著就己築著沒去處二十柳標棒搥
脊揸鼓山打這般略虛底尋常人難得喫別

處即放過鼓山即不得若放過到處轉見虛
頭曾打著一兩個亂与底聲鍾集衆勘過一
下下交到所在不是行棒箇逞威風同這行
戶有什麼惡心悲他僧相圓俗只是事持略
虛業次輕傷上流與他整頓插脊梁骨箇他
改悔別換身心遇著鼓山与麼鋌鍛也須麼
幸始得有一兩處將向頭頂上擎著敢把指
頭指著怕伊發去無如是理不是立兄弟說
這葛藤然且理要區小事須甄別莫滅胡種
各歸堂珍重 師上堂大衆雲集衆人盡
皆周測於師師乃云南泉在日亦有人奉南
泉時事要且不識南泉還有識者麼試出未

驗者時有學人總禮拜起師云作麼生學人
咨和尚師云不才謹退 師云若是靈利
底撥著便休去似這般漢千里万里去也有
什麼救處進前退後納個如何醉人相似有
什麼衲僧氣息既然如此且宗門中事作麼
生諸和尚到這裡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
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做記
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
大坐著便紹却去諸和尚且道紹什麼為復
紹佛紹法紹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句
若紹此句得為大矣喚作望上心不息与諸
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不上作麼生紹普請

驗看是什麼為復是凡是聖是毗盧師法身
主在什麼處居住什麼年月有渠方圓闊狹
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
麼還有分毫許間隔得麼向阿那裡抄向阿
那裡寫諸和尚與麼顯露與麼節要何不直
下便承當取又更刺頭入他言句裡意識中

十二

五

學有什麼交涉不見道意為賊識為浪走作
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弁卷子
裡抄冊子裡寫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
時吞納盡是他人不干自己亦喚作識學依
通猶如水母倩蝦為眼無自由分亦如盲者
辨色依他語故寔不能弁色之正相若是空

經律論他自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道經有
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有
帙白日明窓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
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者時有幸
人問如何是目前顯現底機師云道什麼學
人再問師喝出問四十九年前即不問四十

九年後事如何師云句超方外千聖難追問
常辦無念者如何云閑閑梨什麼事幸人常
辦於此師云莫受屈學云不屈者如何師云
有什麼救處問擬心即差不擬心如何體會
師云待汝好心問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
即今是什麼路學人無對師云去着沒不是

這脚手問如何得不辜負於師師云汝有什麼罪過師云諸和尚與麼問還會麼還識辨維摩意作麼生他便眼孔定動地恰似個涅槃聖僧相侶有什麼交涉還當得本衆底事麼若言當去何不立取維摩傳大士為祖師問取露柱聖僧即休何故更用達磨與麼來所以鼓山道凡聖不到今古那退不唱言前寧談句後他家諸聖與來蓋為人心不平等遂展多門為病不同處方各異在有斥有居空破空二患既除中道湏直道釋迦掩室居士毗耶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

盡有也是袖僧分上事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者不可說君說臣說父說子得麼諸和尚古人是事不得已立個君臣父子外進內紹是功紹得了非功合是功合得了非功蓋為中下之流權施此句所以鼓山道君臣父子蓋為成持立事立功以明六紹素既十一隨中下湏合湏同得合得同無人辨識當與麼時還有有重者麼有當荷者麼有這邊那邊麼若有還是托開去也更有一句作麼生敢道托開麼莫錯會好到這裡湏是個沒意智漢殺人_不眨眼漢始得若是鈍根底只向言句上脫去爭能會得時有學人問得句忘

言時如何師云即今得什麼句學云不是西
 來亦非自己師云吐却著問峭絕無依時如
 何師云病鳥栖蘆孝云直得醒醒還有紹處
 也無師云亦不閑閑梨事問如何是真人
 躡師云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問未到玄源如
 何究理師云相去多少 師云更有作家

解問者出來良久無人師云入到石門何處
 得如許多疑來歸堂珍重 師別日上堂
 云諸和尚古人道佛之與法是建立化儀權
 道兩名是止啼之說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
 執滯名於他玄隔所以鼓山魯向兄弟說句
 不當機言非及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得魚

心筌得意忘言借網求魚魚非網也所以道
 教排不到祖不西來盡乾坤人口到這裡百
 雜碎直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
 古流不得言句談不得與麼道也只為他向
 化門裡作活計事須與伊拆開若是箇漢恁
 禾通這消息向伊與麼道被伊鶩口捫尿沸

十二

作麼不可恠他也雖然如此據什麼道理所
 以鼓山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不跨石門事
 作麼生諸和尚衆中上有江西湖南慈燕魏
 府三千五千一萬里地豎山涉嶺既到這裡
 高山頂上終不為着山玩水無非決擇万劫
 千生事故委萬劫千生事也只在如今如今

安即如今便安徹只如今便徹忽若衆中有
一人大有去大安樂去是不虛食人之施不
畢於己不負於彼去住自由出入無難盡乾
坤無敵宗風不隊後進有依所以古聖道若
有一人悟道地神報虛空神虛空神報非想
非非想天迤相告報云下界有人得道有濟
人之分天上人間迤相慶賀盡是諸和尚分
上更弱於阿誰既然未得如此便須兢兢惕
惕如臨深泉如履薄冰時不可延命不可待
似個當風燭子隨時脫去也如今且不如休
去歇去身心淳朴去似一且長空去時中莫
間但且典麼去鼓山所以道明道為之德不

間為之行德行俱備今時稱斷稱斷是今時
更有一人作麼生到這裡也須自有自由始
得莫記他人言句就人揀辨終無自由分於
諸和尚作麼生出來商量時有李人總禮拜
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云吽學人云輪中不轉
時如何師云珍重 師云諸和尚更有什
麼事出來問良久無人師乃去搥不出來蓋
為把他稍瞌不相共扶持致令如此有江西
湖南諸處參學師僧好織造底出來莫道鼓
山口似桶擔只處理沒宗風走作兄弟但出
來待與捏些子時有學人問心珠不曉已事
未明請師一照師云乾坤不掩尔自徒迷問

作何方便得紹師宗師云岸谷無風徒勞展
 掌學云如何即是師云錯也問萬機不湊本
 事何采師云傷機之患千聖難除問四面松
 林如何是直路師云岳秀千枝育龍不辨問
 即今如何唱師云洪雷一震蟄戶無私仁者
 作麼生問已事未明如何明得師云鏡中無
 影演若自迷問如何是鼓山師云聚岳難借
 學云還許李人躡也無師云汝試下是看問
 如何是諦寔一路師云一句迢然古今難辯
 問彼無消息如何知音師云汝自罪過我不
 將來學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与麼即戒
 鼓無擊問巨海驪珠如何取得師云來言雞

重不賞鋒珪問十二時中不涉緣塵如何據
 驗師云浪息千江孤輪不昧問如何是鼓山
 丑主師云岳不明根迷人自重問如何是目
 前一路師云耶舍掌不得問如何合得諸聖
 位師云玄直渠不踐千聖位在什麼處問步
 步進前如何得達祖意師云臭地人難奉問
 古人却贊當為何事師云方外之說仁者難
 知 師云諸和尚鼓山與麼東道西道亦
 不奉兄弟只是教緩然即如此奉勸諸和尚
 莫奉言句走作兄弟昧却兄弟直饒通得也
 只是箇識路中人不見古人喚作食瘡膿鬼
 喫涕瀝鬼喫不淨鬼未喚作人在諸和尚莫

與切不得乱呈解數若乱与被鼓山聲鍾集
衆向脚跟下尋著勘著無去處二十柳探棒
擲脊摧莫道不道更有什麼事出來無事各
歸堂珍重 師上堂云諸和尚上來為什
麼有什麼苦屈底事有什麼不了處還有疑
者麼若有即出來與兄弟定當時有杀人問
承古人有言橫說豎說未知有向上一重關
換如何是向上関換師便打一棒問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便側掌問如何是鼓山一路師
云即今是什麼路問承古人有言妙旨迅速
師側掌云住住學云和尚為什麼不道師云
且行脚去問目前一句如何曉得師云什麼

處不曉學云争奈這箇何師云這個是什麼
問如何得成道去師云客顛作麼客云不害
顛如何得成道師云這鈍漢問報性遲迴如
何用功師云功即不得客云為什麼不得
師云向什麼處功問送宗乘以何為的師
云無的學者憑何師云汝曾學得多少來客
云與麼即不送今日去師云送什麼處去客
云待有去處即送和尚師云有什麼交涉問
如一燈燃百千燈如何是一燈師云是什麼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莫少去就問古路
無踪如何進步師云不是途中客進什麼客
云向去者如何師云無關梨下是處客云捨

不與麼時如河師云莫自眩問自古相傳窮
 其際師今妙有示何人師云岳秀靈芝異舉
 云異底事如何師云過也問如何是直下事
 師云莫自欺孝云不自欺事如何師云還還
 及麼師云諸和尚還會麼此事不露蓋為塵
 沙刮來多游異徑所以於自己事却成盡皆
 如今若欲得易會麼但是淺前記持食噉之
 事一時瀉却著身心純靜去一片去忽被道
 伴觸撥著此事便發明去所以鼓山曾向兄
 弟道譬如一池沼眾人共臨但把杖攪其水
 覓見形影了不可得轉渾轉濁所以術邊有
 一人便問汝与麼攪作麼云我要見形影便

被与一咄這癡漢汝与麼攪驢年去任經塵
 沙刮無有見期汝但一時放下杖著各自休
 歇去良久中間波澄浪靜沙土自沉非但形
 影森羅万像悉現其中這裡便須問得這水
 始得咄這水還照也無若道照亦是汝与麼
 造若道不照亦是汝与麼道水道什麼雖然
 如此須問得水有水句若問不得問者無功
 這箇便是驗兄弟處還有人道得麼出未良
 久無人師乃云今日說這多多無事久立珍
 重師上堂大衆已集時有孝人問承古
 人有言寐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
 王師云是什麼問承和尚有言直下猶難會

李言轉更賒如何是直下事師云賒也李云
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便喝出問學人在座
還有出身處也無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李
云与麼即任運隨流也師云莫鬼語問進者
不明請師一撥師云近前來与汝撥學云謝
和尚指示師云碗鳴聲作麼問如何是大悟
座人師云不囑學云為什麼不囑師云不向
悟中收問不起千座請師掣電之機師云醉
作麼問如何是無價珍師云莫妄想問如何
是不假言說第一義師云放汝殘生問不辨
古機如何建立師云不立學云如何即是師
云是即非學云為什麼如此師云虧關梨什

麼處問生死海廣如何得渡師云汝即今在
阿那邊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如何不妙旨問
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這暗漢李云与麼即
李人得問力師云畫篋不曾呈 師云汝
莫一向於途路上走無有了時一等行脚直
須身心淳朴日夜懇苦收取徹始得莫只是
問得一言半句便將當自己胸襟十一賺汝只如
兄弟行脚來還曾遇什麼老宿發覺目什麼
道伴得入還得頃地大省也未若有出來便
定得兄弟虛之与寔向這裡下得一句尽軌
坤撼不動這個便是諸兄弟不虛行脚底事
只如畫軌坤撼不動向作麼生下試出來道

者若也未得如此奉勸兄弟直不得念言念語明朝後日覓個歇處不得有事近前無事掃堂珍重師有時上堂云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為什麼不承當取又更上來覓什麼近日多見師僧入叢林只是奉經奉論於自己事有什麼交涉時有學人問既不許看經又不許讀外書如何是大曉一句師便打一棒問已事不明乞師指示師云什麼劫中曾昧問目前一路如何指的師云目前是什麼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不嗎李云為什麼不嗎師云不是源中事問古人道但得本不愁末如何是本師云是什麼問波澄浪息

為什麼摩尼不現師云汝且喚什麼作摩尼學云与麼學人退一步師云汝無端進前退後作麼問凡有言句盡是手蛇盡足如何是不盡足師云放汝二十棒學云今日得遇和尚師云莫鬼語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如何師云闍梨分上作麼生李云却請和尚道師云屈汝什麼處問如何得不徇諸有師云問汝什麼事問欲出輪迴如何得出師云即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佛法大意即且置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如今是什麼心問如何是直下事師云尋言轉更賒問寐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師

云聞問禁什麼事學云為什麼不開師云根
 苗俱不得問無風為什麼往往波生師云什
 麼處得來學云即今有師云把將來問十二
 時中如何行履即得決定師云我道乾坤不
 跨足學云如何進向師云若進向即跨足本
 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口中不踐十二 師云誅
 和尚問得百千句亦不干自己十二只如仁者自
 已事作麼生莫只向這邊那邊經冬過夏日
 樞度日無有了時塵沙劫來流浪生死如汲
 井輪略無停息今生既得人身又是男子又
 得出家僧相圓備不窮講肆擁毳入叢林這
 個便是昇騰之時除疑滅惑之時得大無畏

之時得大自在之時各自清白取更弱阿誰
 各自努力歸堂珍重師別日上堂云諸
 和尚有什麼病敗什麼處欠少亘古亘今恒
 然如是何須向長連牀上癡兀兀地便當得
 去汝但於一切處驗還出得汝去處麼不見
 古聖道如人在空如魚在水或行或坐不離
 於空遂流順流不離於水既然如此且合作
 麼生兄弟莫自受屈莫自淪自溺既到這裡
 不奈何也只成一場妄想有什麼事出來時
 有學人問如何學即得不昧真機師云什麼
 劫中曾昧問已事未明請師直指師云瞎却
 汝得麼問生死沉淪如何得出師云在裡許

多少時問及令提綱猶是野干嗎如何是師
 子吼師便擗口打問六圍不寧如何整葦師
 云古殿不曾坐什麼處不寧學云如何領會
 師云是汝不會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不曾
 照李云辨者如何師云不曾照辨什麼問於
 當人分上如何發言師云不是途中客發什

十二

十三

麼言學云還與麼道也無師云是汝与麼道
 問此座高廣吾不能昇未審什麼人昇得師
 云得此病來多少時李云便請和尚藥師云
 這鈍漢問已事未明如何明得師云彼常不
 隱鏡指頰開問送諸聖還有不依師者無
 師云開梨目什麼人師云兄弟諸聖與來蓋

為人多錯會言佛演法祖唱玄微只為夙味
 天機致使迷倒所以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仁
 者分上作麼生各自有与麼事莫自退屈莫
 只踏步向前覓若覓即失若親即踈塵沙劫
 來未曾有一捻土解蓋覆得兄弟各自努力
 歸堂珍重師於佛殿前上堂大衆雲集

師登座顧視大衆乃却起立頃間便歸法堂
 僧泛師到法堂後師問僧投機不辨隔岸難
 明仁者作麼生其僧無對便問如何是不假
 言說第一義師云駟年會得麼問強弱即不
 問如何是平常之道師云目什麼得到与麼
 地李云還得平常也無師云莫破鳴聲問宗

乘中事乞和尚提撕師云是什麼師却喚近前這個是提撕汝喚作宗乘中事即不得答云未審宗乘中事如何師便打一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石人笔下看問如何是作家師云你行脚為什麼學云与麼即某甲不疑師云何處得作家問如何是家初一句師云什麼處收拾得來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自鈍致作麼問如何是鼓山切急為人處師云謾汝得麼問臨行之際乞師一言師云終不敢鈍致汝問千年松樹尚有偃枝學人雖披入衆衣未曉出塵路乞師方便師云九霄雖異世碧逕香難同問堂堂地來時如何師

云堂堂不奈何問己事未明如何為驗師云乾坤不掩時人自迷問如何是學人立足處師云不從諸聖得學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進向處學云不落進向事如何師云還返不麼 諸和尚大凡行脚須識辨宗風莫只是尋言逐句無有了時十一雪峯和尚道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十二載不起所以鼓山道有一人與麼來捻未曾通這個消息向伊與麼道被伊把黃泥蘸口塞還恠得他也無恐人乱塞人口所以道鼓山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道到這裏須是其人莫乱道時有學人問如何是不跨底事師以拂子十三蓋

口打師却問還會麼學云不會師便咄云不
 是這脚手 師云若己事未露就人揀得
 卷子裏抄冊子裏寫有什麼用處不如明取
 自己事明道為之德不問為之行德行俱備
 今時稱斷更有一人作麼生諸和尚也莫泥
 水不分清濁不辨末法時代天下交馳兄弟
 得共林泉與道伴一處啣嚼此事也須慶幸
 始得直須曉夜懇苦莫虛度光陰各歸珍重
 師於三門前上堂問僧有一人從水塘
 頭來便轉去汝作麼生學云和尚也須許他
 始得師便擗脊棒汝作麼生學無對師云不
 才謹退也是略虛漢問如何是不假言說第

一句師云放汝三十棒問不起于座如何是
 掣電之機師云醉作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標
 指如何是月師云還識著麼問據何眼目消
 得人天應供師云瞎漢問未達本源如何履
 踐師云相去多少學云爭奈學人疑何師云
 阿誰罪過問只在途中請師指示師云在途
 中多少十五時學云謝和尚指示師云莫塗汚人
 好問苦澁處請師道師云收取好問十二時
 中如何履踐即得不辜於自己師云直須不
 辜於自己問澄源浪靜為什麼真形不現師
 云什麼處收拾得學云究竟如何師云非究
 竟不與閑黎通學云豈無方便師云方便是

什麼人分上問承和尚有言不許學人揀話
又不許擇話如何行履即得不違和尚所囑
師云還自耻麼問九霄峯外月室內一輪燈
如何是一輪燈師云岸谷無風徒勞瞪目問
名言妙句教細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
云肘後不曾傳問十二時中如何究竟生死
師云將生死來學云與麼即無究竟處師云
似你與麼語話問叅禪學道須是其人學人
與麼來請師直道師云瞎顛作麼學云謝和
尚指示師云放你二十棒問人人盡言請益
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云鼻地人難肯問作
何准則即得不背於古師云不可諱去也學

云謝師指示師云便被吃棒問千手千眼阿
那個是正眼師云用正眼作麼問如何是目
前機師云即今是什麼機學云不會乞師指
示師云殼地人不踐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存
是如何師云即今在什麼處學云豈無和尚
為人處師云教我為阿誰學人屈什麼處師
乃与杖問古人道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
如何是舉意便知有師云阿誰舉問如何是
學人最親家切處師云妄想作什麼學云還
得嘗也無師云收取好什麼語話問作麼生
是木馬石人騎不背空王印師云泥牛步處
盲者徒施問作麼生是動容揚古路師云不

欲得商量問作麼生是別傳底事師云取蝦蟆口不得師云諸和尚各自有与麼事莫受屈未會欠少未會有寸土鮮蓋覆得汝為什麼却不會去更踏步向前覓途中踐士不曉室中且室中事作麼生只欲得人說是汝自己事為什麼却不會唯是他人屋裡
士二事拈會得只是箇家吃老師涕唾向意識裡作解有什麼交涉行脚不過其人所以道苦士六屈在初記著一字歷刻作野狐精若靈利底不假老師多久久立各自努力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時時与麼打鐘打鼓上來覓什麼有什麼苦屈底事不見古人道拈是一

隊吃酒糟漢把棒一時趁下鼓山如今直下老婆心有疑者出來問時有學人問近入菴林不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師云我不敢誑誑汝李云不誑誑事作麼生師打一棒問如何是徑截之言師云家徑李云如何是不假言詮師云即今有多少問承古人有言有相身中無相身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即今是什麼身李云如何是無明路上無生路師云即今是什麼路問李人單貧請師拯濟師云有什麼事學云爭奈單貧何師云論劫受苦問承古人有言巧說不得只用心傳如何是心傳師云道什麼李云不會師便喝出

問投機便轉是如何師云作麼生轉幸人緣
 進前師便唱出問大事未辯時中以何為驗
 師云時中不得步學云如何得相應師云不
 相應學云為什麼不相應師云不為汝問急
 切處乞師一言師云調達不得有問承古人
 有言大體寬無際小心塵不容如何是大體
 寬無際師云大小學云如何是小心塵不容
 師云目什麼到与麼地問承古人有言一切
 眾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事師云這個
 是什麼人語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珠
 在什麼處問承古人有言一卷開五葉結果
 然成如何是自然成底某師云即今是什

十七

十七

麼問透上宗乘請師直示師乃叱之問諸聖
 未興以何為眼師云闍梨眼在什麼處問和
 尚慈悲如何體會師打一棒問只如僧問洞
 山云三身中阿那身不隨於諸數洞山云吾
 常於此切只如洞山云吾常於此切是隨是
 不隨師云汝又向這裡弄性命問終日動靜
 為什麼不明自己師云只為終日動靜所以
 不明學云不動靜時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山
 中和尚終見師僧禮拜便吃棒惹作麼師云
 目什麼不行脚去問南泉以手打膝云這裡
 即易又云這裡即難僧問云只如却手豈不
 是舉唱宗乘師便以手打膝云此不是舉唱

宗乘作麼李云只如却手意作麼生師云汝
 自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把杖作藹口刺
 勢問深深無底淺淺無源時如何師云得此
 病來多少時也師云近來師僧只愛奉經奉
 論說圓說頓所以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
 有律師有函有号有却有帙白日明窓夜附
 燈燭自有人傳持在闍汝衲僧什麼事汝且
 道圓為什麼人施頓為什麼人設目偏說圓
 得成圓頓本自圓成不因偏說這箇是圓頓
 教於衲僧分上作麼生各有區分莫滅胡種
 各歸堂珎重 師勘僧語問古人道嚙鐵擬
 開口驢年亦不會師云古人与麼道有損有

益師問新羅僧上山來作什麼對云禮拜和
 尚師云盡世不標向什麼處禮對云向不標
 處禮師云念汝是新羅人放汝二十棒問涇
 山小師云涇山偈道回首還家不得歸師云
 歸是時人歸豈不是對云是師云他不得你
 箇歸豈不是對云是師喚云巖閣梨對云地
 師云是歸士二是不歸有僧製得雪峯十八實錄云師
 每至上堂良久顧視大眾遂云是什麼師云
 雪峯只有此語為當別更有僧云別更有師
 云案圓也下山去問學人總施三拜便知有
 二十下鉄棒未審送上宗乘諱當不課本恭
 乞師方便願垂決擇師便与一下棒其僧歸

堂不肖師云今打鐘喚上勘師云汝道總施
 三拜便知有二十下鉄棒豈不是汝与麼道
 對云是師云還有過否對云有過師云有過
 不打作麼便与棒趁下山師問修訥維摩座
 主云文殊讚淨名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名
 真入不二法門与麼讚还合得維摩意也無

對云作麼不得師云維摩意作麼生對云語
 默平等師云道個是座主与麼道維摩意作
 麼生座主道不得方乃札拜問箇上座泛什
 麼處來對云泛西院來師云西院还接上座
 也無對云接師云西院作麼生接上座對云
 問專甲道是什麼師云西院与麼問上座對

云是師云識得上座也對云与麼即不得未
 審西院意作麼生師云是什麼問淨道者云
 古人道這裡即易這裡即難這裡即不問這
 裡事作麼生對云還有這裡那裡也無師云
 此猶是這裡事也道不得吃棒趁下山師云
 這漢向後覓個死處不得先問諾院

老宿語師与困山上雪峯困山問共和尚問
 行師云輪也歸時下船問共和尚問船師云
 若道開船也是輪也困山云重重失利師与
 長慶入佛殿見佛前鉢盂捻起云家常師云
 何得又更無厭師却捻起問長慶長慶云飯
 未熟師云太恪惜生長慶云穩便即收取師

云恰是師問保福古人道是不是非非是
 即龍女頰成佛非即善星生陷隊与麼道還
 留是非不留是非保福云未却是非師云与
 麼是非有什麼了時師見保福共僧在茶堂
 說話師云莫葛藤保福云葛藤即不得商量
 佛法還得也無師作相勢保福云過在什麼
 處師又行一相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滿山
 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麼師
 云兄真箇與麼作麼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
 熱披師攔臂與一托問翠巖古人道無端起
 佛見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間
 作麼生是二鐵圍翠巖云起佛見聞法想

師云起什麼佛見聞什麼法想無對問大普
 云於万像中還有自己否老宿云有師云這
 箇豈不是燈籠云是師云識得老兄也師共
 長慶因山在道場院見托真即君來長慶問
 見說即君是中塔還是否即君只在面前也
 長慶云何曾是中塔師云正是中塔因山云
 不是中塔保福指雪峯上院主山問長慶教
 中云妙峯頂莫只這便是否長慶云是即是
 可惜許問師只如長慶與麼道意作麼生師
 云若不与麼紅旗遍野白骨連山 前溪
 帝王問訊語 忠懿王入万歲寺見佛像
 指問師云是什麼佛師云請大王鑒王云鑒

即不是佛師云鑿即不是佛是什麼惠宗見
 師不安問莫是時師至否師云即今是什麼
 時惠宗云與麼即無來去也師云亦是聖躬
 與麼道又目志上座說云昨夜見天王面前
 現惠宗問因什麼不向尊甲面前現師云却
 是陛下見 少帝遣內臣送書上山只乃

封題而已師覽而神之尋內臣拜辭師云聖
十二
 人若問如何祇對師云但道尽乾坤有所依
賴
師在雲峯日往來州門盤龍侍中疾其時
賴手司徒聞到司徒令傳語云數日四大不
安風勞發動師傳語云此是 司徒句即今
司徒在阿那大中五對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
 什麼處回避院主云這裡回避太尉不肖自

代云不回避進云為什麼不回避太尉云他
 不出頭回避什麼師云什麼處見他道不出
 頭師目与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是世間一
 切雜學底事尽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
 也無師云太尉亦太尉乃辰手云即今有什
 麼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太尉舉南陽喚侍
 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敕
 已彰師云只如與麼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
 太尉云宗与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趙州
 意旨作麼生太尉云不辜負趙州師云此是
 句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也
 趙州意作麼生太尉無對

偈頌七首

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踰擬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有曲無絃索官商調

不同若人終和得拍拍為龍 綵筆除裝

色更濃針耗瘡患理難同維摩昔日稱何事

迷漫西土却還東 何事寂堪依岩中獨坐

時路險人難到巒高鳥不飛白雲長滿洞論

劫未會虧不話曹溪旨馬干道者機 石室

周圍慶已多有人不到復如何待封此樣呈

諸友開時只好咲呵呵 十八郎殿下送

綵毬上於方丈頂挂便請偈 眾綵裁成已

工多妙寂殊收歸方丈裡長翫一明珠

十八郎殿下又送偈上國師燕請和 無形

無本亦無名日用驅驅不暫停對面向人多

不識縱橫自在轉分明權時來寄君家宅万

種千般是事能認取當來真本性一時拋矣

事皆行 國師會 建化開遮假立名無

名之說亦難停其中薦得非干識朗月當空

不自明北京秀長稱為澤南沁傳宗祖諱能

黃卷暫詮呼作性須參教外有別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八

士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九

士三

僧錄司右闍黎兼鐘寧容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洞山禪師大盤下七世洞雲門

洞山第二代初禪師鳳翔良原傳氏于兒聞
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年十六依渭州
崆峒沙門志齡剃髮受具遊律寺執卷坐騷坐

三

一

夏長沙詣雲門契機後住洞山上堂云楚山
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舉宗風明
祖道若以揚眉瞬目堅拳豎指營炊咳嗽是
廚中找鉢帛道什麼會也無也是衲僧破草
鞋者瞎漢者漆桶是个弄精鬼鬼德與麼搵
不與麼是東司頭廁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

事盡是邪魔所作誇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
懸殊且道衲僧據什麼道理出來對眾道看
折脚鎚子各出一隻手貴得宗乘不断亦表
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著藤
去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万像森羅乾坤大
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途起心動念
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向這裏體當
尋覓看甚然覩得個儻分明不虛行脚也自
得个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據
明眼衲僧將草鞋葛口望還恠得他也無恠
即不恠你道恠个什麼捉得將來脚跟下推
尋毫末差起折你脚莫籠心好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問列祖昇堂人天堅請不昧
 宗乘乞師指示師云頭鬚髻耳卓朔僧云一
 句流通人天聳耳師云墨緣欄衫日裏晒進
 云師唱維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重言不當
 吃問赤水求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猶
 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云夜聞
 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起象表青霄外出
 語幽玄事若何師云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
 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師云鈎長線短
 問從上來事未有人當頭道得請師當頭道
 師云八十翁翁不拄杖問師引出潭中意
 直透青霄事若何師云甲己之年丙作首云

今日事若何師云大好雪晴問道本無言如
 何理論師云十里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
 巢知風穴知兩問佛法兩字即不問如何是
 從上來事師云眼裏瞳人吹木笛問百尺竿
 頭須進步如何是進底步師云炎裏放木盆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寒山不語拾得
 笑問緣生便死時如何師云鍾馗解舞十八
 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紙撚無油問智不
 落千差請師通不犯師云饒餅捏錫問不當
 之言請師不發師云水流霧下云誠如是言
 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云與麼則因地而
 倒因地而起師云不當之言不發問佛及涅槃

繫並為增語理既如此事又作麼生師云經
邊老子誠實之言問如何禪不禪師云胡孫
摘仙果問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居士默
然意旨如何師云無目不盡眉問如何是學
人入理之門師云陽烏啼時西嶺上問如何
是學人本源師云山高雲峻問心非意想直
絕功勳如何是心師云燕子不入楚云如何
是道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幻與非幻未是學
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師云八十翁翁
牙不動問見境不動時如何師云眉長三尺
二云如何是見境不動底事師云鼻孔占却
三畝地師乃云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萬法同

塵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
章句別有商量且道離却作麼生商量還有
委悉者麼明明地揀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
舉唱明明地誦詠更無囊藏被蓋純說乾爆
爆地禪若是靈利禪僧纔聞舉著便合眼卓
朔地知个落處豈不是自家具眼其奈罕遇
奇人十三蓋綠洞山這裏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
無味之句塞斷人口凡弟到這裏難為湊泊
若向這裏覷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徹
與不徹惹被你驗破何故蓋智有邪正道有
虛偽多只與麼心機意識認得門前屋後底
學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蓋在胃襟道我會

揮會道還夢見揮道也未喚作打頭不過作
 家到老只成惛惛待到明朝後日葛筍地踏
 著正脉省前所行履處方始羞見本命元辰
 下座問隘路不通風如何通得信 師云翻
 著襴衫戴席帽問如何是道 師云啄云如
 何是道中人 師云失啄問平常心是道如
 何是平常心 師云路不捨遺問和尚百年
 後向什麼處去 師云從上孔丘甲乙己
 云此意如何 師云不會即問人問如何是
 和尚撲不破底句 師云親 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師云天降蒲薄
 帝方圓一尺餘問大通徹底人作何語話即

得不傷物義 師云道士登醮壇 問登而
 木清混而不濁時如何 師云額裂幪頭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 師豎兩指 云如
 何得歸一去 師云學語之流 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 師云烏龜不入水陸地弄塵行
 問如何是洞山圓鏡 師云人將語試水
 將杖試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達得祖
 師言 師云六脚蜘蛛上板床 問動轉無
 私如何施設 師云撈 問根本智中如何
 趣向 師云把火照魚行 問如何是正法
 眼 師云郭郎鼻孔 云還鑒照也無 師
 云纖毫忽見 問言不投機請師提撕 師

云六七對夜月 問言無朕跡如何理論
 師云鐘馗不讀書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
 即不問如何是心 師云泥裏蝦蟆裏走
 旱地地師水底行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云兩箇布針三箇眼 問如何是出家師
 云剃頭不持鉢

師乃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
 方能鑿辯緇素切緣真要一源水乳同器到
 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
 又觀乃辨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者夫
 善知識者馭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名善
 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真善知識諸德然得

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觀
 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
 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
 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
 明眼衲僧也好擗脊捧便下座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向上一路請師便道

師云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問如何是道師
 云竹竿頭上禮西方問如何是洞山水師云
 雲裏電子 云飲者如何 師云大小問朕
 北未生以何為證 師云烏龜背上紋 問
 金鱗不點額時如何 師云左眼半斤右眼
 八兩 問如何是免生死底人 師云措大

席帽 問絕功勳處如何趣向 師云鐵子
 不食鐵 問如何是摩尼珠 師云手携針
 筒 問如何是大通徹人 師云
 漢高大王 問佛法無形從何建立 師云
 神前木虎子 問諸方盡落繯模請師出窠
 道 師云十八女兒不繫裙 云與麼則平
 地起骨堆 師云自領出去問奔流渡刃疾
 焰過風時如何 師云平常心是道僧問如
 何是透法身句 師云土星犯牛宿 問忘
 言事不到開口理相乖未審如何即是 師
 云釋迦老子頭白 問承教有言如人含一
 口水自不能言萬法不出於心各各皆住本

位當與麼時請師接 師云六隻骰子不成
 雙云畢竟如何 師云插標嫌水淺問石門
 遷化向什麼處去 師云麝香不合藥 問
 學人未達本源時如何 師云脚底毛生問
 遠遠投師時如何 師云爭恠得老僧 云
 終不敢造次 師云恰似不齋來 問如何
 是頭頭物物盡底句 師云三歲孩兒入戲
 場 問路逢達磨時如何 師云鼻孔大小
 問四海無浪月輪孤時如何 師云眼裏眉
 鬚長二尺 問不落心機意識乞師一句
 師云楚山入漢水 云未會請師更道 師
 云湖南揸子 問不惜時機用如何話祖宗

師云三箇胡批兩塊錫 問如何是不動底
 心 師云賜紫金魚袋 問生死海中以何
 為津梁 師云年盡不燒錢 問祖師西來
 唯傳一心 諸方為什麼各說異端 師云貪觀
 白浪失却手 挽問龍庭金口 問如何對玉機
 師云海底紅塵起 石裏瑞花生 問智隔千重
 鐮如何擘得開 師云波斯不戴帽 問三乘十
 二分教 即不問祖師西來意 請師直指 師云
 小兒不著鞋 問如何是扣尚臨機 為人一句
 師云官差不自由 云典麼則得一失一也 師
 云自知較多少 問大用現前時如何 師云天
 不長惡問文殊 問維摩以何為入不二法門

維摩默然未審意旨 如何 師云六隻骰子一
 時赤問如何是當處常湛然 師云淨手蒙香
 云如何是覓即知君不可見 師云觸手拈經
 問如何是竺土大僊心 師云草鞋不入市 問
 鐵石之心如何去得 師云張良下殿走 問如
 何是入不二法門 師云眉長三尺二
 上堂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 語中無語名為
 活句 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 到者裏寔難得
 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撒一境 見事便道 答話
 長老下脚不得 東西南北莫知多少 要得去
 離泥水活人眼目 舉唱宗風 激揚大事 不道
 全無其奈 運少即緣 未達其源 落在第八魔

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
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九
有扣擊問難即便敲床豎拂更不惜便施便
說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
尾糊捺到騰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糊捺又走
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你若是
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着你鶻臭布衫
便下座問不犯一切請師提綱師云瘞子得
夢問如何履踐即得無誑訛師云見之不取
思之千里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什麼
人為主師云陳平不舉令問如何是和尚擘
不破底句師云孫臏不入市問如何是真出

家師云剃除鬚髮云只者莫便是也無師云
因什麼五戒不持問言無展事意旨如何師
云漢江不渡船問不落是非請師道師云責
云慈悲何在師云苦口是良藥問如何是禪
師云熊耳山下問實際本無憑何建立師云
新豐老人八十八問真源無朕兆如何話祖
宗師云起席不謝坐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云嶽土裏雀兒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二
日風五日雨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針劄
不入云飲散何物師云一任東西問如何是
通身一句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
是道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云三山帽子大袖布衫云見後如何師云市食齋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吉凶不上卦問月不當戶時如何師云矮子騎馬問如何是真空妙用師云契書鐵券權為用妙句無私也是開問絕無蹤時如何師云尖斗量不盡問如何是學人佛性師云

時拈來手內在眼睛裏亦無來往等相不礙見聞覺知舉起一足乾坤一時震動行若一步海水盡皆波濤湧沸提起一足須弥山百雜碎唾一唾虛空撲落地諸德每日受用還自知也無洞山不獲已且作死馬醫對上撥兄弟面前渾成一場笑具向他上撥人前說箇什麼即得挨一挨拶一拶喝一喝棒一棒得麼指天指地五言七字得麼好風好雨得麼如斯舉唱過大地攪不轉把掃帚掃作一堆將火燒把筏縛掉放江裏從他流下去且作麼生去也珍重問如何是洞山境師云村裏人油葫蘆問身手作罪橫羅口舌時如何

師云看錮鏹着生鐵云知過後如何師云望
 烟尋食地錯入燒皮家問將何指示令學人
 得透金塵師云天子馬蹄鳴問心若無事萬
 法不生時如何師云風鈴有韻真堪聽聽得
 猶未曲不成問如何是學人本來眼師云旋
 風不左轉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

在什麼處士三師云在閻梨後底云為什麼在學
 人後底師云還我話頭來問法無羈鎖為什
 麼透入却難師云波斯讀梵書問便典麼去
 猶涉程途省力處乞師一言師云腰帶不着
 袴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天寬地窄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什

麼處出師云一字不着點云如何是一字不
 着點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何誰却生
 死底句師云掃地添瓶問長蛇偃月即不問
 疋馬單鎗事如何師云線大鼻孔小問口欲
 談而詞喪心歆緣而慮忘猶是生死邊事如
 何是向上事師云阿難不持梵夾問但得本

莫愁未如何是本師云手纖脚大云如何是
 末師云量不着 上堂云洞山者裏尋常
 方丈內不似諸方一个上来一个下去啾啾
 唧唧地袁私說底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
 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藥揀無
 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出諸德作麼生

委志汝試對象道看譬如太末至處處泊得
不能泊於火焰上披他諸方老禿甜唇美舌
說作配當道這個是禪這個是道這個是吾
提捏繫這個是真如解脫披丈二釘八尺楔
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這裏不知是
何說話會得麼直饒會得真如涅槃菩提解
脫十三毫末無差也被條繩子於腳眼下繫却不
得出離若是靈利衲僧一咬咬斫作个脫九衲
衲僧豈不快哉若三咬兩咬不斷准前打入
骨體杜裏有什麼出頭時洞山事不獲已傍
地裏為你著力珍重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
句師云雞啼不着時隣人半夜行云如何領

會師云一任東西問只與麼便請益時如何
師云千斤秤不住云烏道不存也師云錯數
定盤星問說者聽者二俱如幻無說無聽時
如何師云馬趁不上云與麼則信受奉行師
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理論即得不昧師宗
師云天地玄黃問不變不動是何境界師云
騰月三十日問如何是一真境界師云衲僧
破草鞋問離却有無請師端的師云三脚鐘
子無耳採問兩處俱亡時如何師云把針失
却線問不歷古今句請師還音師云措大
騎驢云與麼則學人側聆也師云手提巾子
問即今心即不問如何本來心師云腰長脚

短問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悲菩薩無
 手眼問面前三事變背後萬般形如何師云
 那吒不識父云如何是那吒不識父師云眼
 裏腫人築氣球問匝地普天即不問應機不
 失事若何師云三白大衆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云六祖愛喫和羅飯問未曾開口道十方
 佛已知時如何師云不來諸比丘說欲及清
 淨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云三家村人失
 却火問承古有言刹說衆生說三世一時說
 即不無未審為什麼人說師云三頭兩面者
 云為即不無還嘗也無師云蝦跳不出蚌問
 如何是不從師邊得底事師云夜觀乾象問

釋迦以何為師即得無上菩提師云三千條
 罪莫大於不孝問知有亦不立妄有亦不生
 正當與麼時如何話道師云六耳不同謀問
 如何是大道本源師云赤脚上船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云三番羯磨云羯磨後如何師
 云為什麼五戒不持問只者猶不是如何即
 是師云天性不喫酒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
 六祖黃梅夜聞何事師云志公拄杖云得用
 時如何師云用那曲尺作什麼問如何是毛
 吞巨鯨師云六祖口唇大問如何是會佛法
 底人師云兩道行纏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此理如何師云朝遊山水暮宿草菴問已自

肯已常人知見已不見已時如何師云看錮
 銘着生鐵問總伸一問悔思不及請師方便
 師云兩得便宜問如何是學人本今事師云
 三脚蝦蟆無後脚問目前無朕兆如何顯真
 宗師云八十婆娑手擎扇問如何是無心鏡
 師云水深三尺云還照學人心也無師云微
 膽見問一塵繞舉大地全收如何是一塵師
 云波斯上席問只見龜毛長不見兔角生請
 師現兔角師云目裏瞳人禁氣毬問然盡停
 機是諸佛權行之義向上事請師直道師云
 多毋失愛問諸方印心印佛未審和尚此間
 如何師云無底標子七八片問如何是趙昆

盧越釋迦之談師云迦葉目視佛 上堂
 法鼓總動大地全收諸德在鼓聲裏來往還
 知也無對衆道看若道不得被洞山熱瞞下
 座 上堂即心即佛破執二疑非心非佛
 止宿草庵且居門外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寫
 藤言語作麼生是袖僧分上事良久云拈得
 出來也是破草鞋便下座 問天堂地獄
 是什麼人居止師云洞山問如何是法身師
 云穿靴水上行云莫便是否師云水上烏龜
 頭赫赤問作止任滅猶是禪那之病如何免
 得師云梵僧不担有問未問未答如何商量
 師云持鉢不得撲破鉢孟問金烏出海耀天

地真此光陰事若何師云崑崙渡海誇玳寶
波斯門下騁鬚多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
不隔於毫端洞山魚鼓聲動延慶白馬驚嶺
谷隱師僧盡隊隊入僧堂裏喫鉢諸德識得
幾箇對衆道看若向這裏道得即有可良善
不無行脚若道不得闍老徵你草鞋錢有日
在便下座 問超佛超祖人難得請師一
句顯根源師云栽杉錯却領問古寺清幽如
何辯主師云責云作何方便得觀慈悲師云
焚香胡跪問不斷佛種請師一言師云犯着
太白星問遠地黃金便典麼用時如何師云
滿天列宿白日兩下 上堂諸德提將鉢

囊柱杖千鄉萬里行脚蓋為生死不明要得
達法悟道到處豈無親親尊宿善知識若為
你解粘去縛道眼分明孰別是非堪為師匠
即便拗折拄杖高掛鉢囊取个徹頭莫愁不
成辦或若開口動舌說向上向下這邊那邊
玄會妙會道出道入君臣父子明體明用盡
是謗般君埋沒宗風不識好惡屎床鬼子帶
累後人無有了日我下繩床落春棒趁出三
門再教行脚與伊為增上緣也與宗門出得
氣更向其口又手並脚唱喏撮他野狐涎唾
自肯自重云得和尚為我採為我說得个安
樂處還睡覺也未還洒洒也未喚作病不遇

良醫誤服他毒藥認得个驢鞍橋喚作阿爺
 下領與你本分事有什麼交涉持知你一生
 行脚只是踏破草鞋始終成得个不即溜漢
 下去問尅已求真是修行人之大錯能辯邪
 正猶幸道體未審如何修證師云六隻骰子
 一時赤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
 什麼處師云禡衫不蓋體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云親人不著便問万緣俱罷六戶齊寧
 時如何師云天晴不肯去云便與麼去時如
 何師云須待雨霖頭問盡大地人來如何指
 示師云舌頭柱上脰問請師出桶師云七顛
 八倒問心境未明時如何師云吐舌至頂相

問大藏教是一場是非學人親切請師道師
 云有手不彈指問天皇打典座意如何師云
 喫酒不謝座問如何是學人究竟事師云說
 云未審說个什麼師云泥裏撼椿問如何趣
 向即得至理無差師云垂釣水上云與麼則
 認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較一半問但得
 本莫愁未如何是學人本師云草鞋無底問
 如何是塵劫不昧成事師云脫衣不渡水問
 添一截一理歸何所師云三年一閏問其條
 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世間有什麼過師云
 兩人著非一人著早問烟雲不到處喚作什
 麼師云燒錢不及時云與麼則割地作佛像

去也師云自尿不覺是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親言出親口問如何是說底口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撥塵見佛底句師云楚山頭上搯紅旗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過也無師云知他大小問生死根源請師指个入路師云頭破額裂云學人不會乞師

指示師云天上天下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治天下林僧得一時如何師云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戶問佛禪道是同是別師云梳頭不洗面問明月當空如何鑿照師云量之不足問久淘砂磧未覩真金請師指示師云入水不濕脚云與麼

則學人得用去也師云爭奈脚板潤云一言可以喪邦師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問諸方盡在繩墨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云蒿箭射須弥問扶籬摸壁時人盡知諸佛正法眼請師直指師云夢裏打三更問十二時中行住坐卧自省覺時如何師云看人喫飯

云爭奈樹影不斜何云親言出親口問一法若有昆盧隨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如何即是師云眼裏瞳人築氣毬問森羅及萬象皆從一法所印如何是一法師云要你眼作什麼云還許學人受用也無師云可惜許問金鑰現前請師辨師云兩脚蚊

麼吞却月問的言無證時如何師云牙疼灸
左耳云甘苦常言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問如何是不歷巨海獲驪珠底人師云四手
八臂問久昧衣珠請師指示師云磁石不攝
針問寥寥似月廓落三星西土即無此間事
如何師云東南西北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
道相應去師云拈東摸西問從上宗乘請師
垂示師云老鴉線斷問一念未生為什麼不
見自己師云割地成牢問盡未來際過法界
中盡此一句時如何師云有錢千里通無錢
隔壁鄰 上堂還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
一言轉凡成聖世間法亦復如是洞山且問

諸德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試對衆道
看雖然不出頭肚裏道了也作麼生是轉凡
成聖底道理且道轉个什麼莫瞞瞞作麼生
莫是一喝一棒麼如此見解是街頭巷尾打
鐵器輪木棹數珠念喝囉但那行者輩見解
在你衲僧家合作麼生須是具眼方能辯邪
正莫只與麼過諸德時不待人切須努力賺
一覺起來看取是什麼道理久立珞重問不
與萬法為侶底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
士頭戴冠問如何是佛師云灼然諦當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管窺裏蛆兒問一箭便
中時如何師云過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著

上堂且知禪師者須是己事分明具擇法眼
 遍叅知識方辨祖宗法胤水乳岐分若不然
 者何名拘僧行脚不遇師匠最苦莫過於此
 可惜許大丈夫兒莫限限催催地禪德洞山
 尋常道待我家園麥熟事持磨麵作个餛飩
 屈取東西南北善知識同共一筵破除了盡

與伊出却釘披却楮拈却炙脂帽子脫却繭
 是布衫作个洒洒地禪師後代學人有可依
 倚豈不俊哉問如何是古佛衲師云何不問
 云用者如何師云鋤刀子問承古有言諸旋
 示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意旨如何師云盡
 空擲骰子 上堂莫捏目妄想恁不如是

道本無機豈留心法諸德且作麼生領會莫
 錯會好珍重問承古有言其中長者子个个
 盡無棍如何是長者子師云只你是云是个
 什麼師云猫兒打筋斗問如何是洞山師云
 動則傾湫倒岳不動即天黑地暗問李人欲
 殺父殺母如何下手師云急問風不鳴條雨

十三

十五

不破塊是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要道即道云
 便請道師云分付不著人却令道者恁問久
 居洞中為什麼一物全無師云脚大木履小
 云如何領會師云直觀步問如何是室中人
 云不在外問壁上有一高僧至時還說法也
 無師云來去不住問洞山蘄茂為什麼無味

師云驗在目前問朗月當空是什麼人境界
師云關隸境畧云為什麼日用不知師云非
洞山過問如何是籠中鳥師云在籠中多少
時云只為籠中鳥師云却飛去問學人欲伸
一問為自己不見時如何師云無背面問朗
月當空為什麼不見自己師云近後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云不損人問雲水是人遊是什
麼人能到峯頂頭師云無是人能行無手人
能執問佛即不問如何是法師云你為什麼
不出家問無佛無人處法從何生師云你在
什麼處出家云現在目前和尚自看師云五
戒也不持問目覩瞿曇猶如黃葉意有如何

師云袁州土宜不出別物問量開無邊為什
麼不容自己師云窄問普溪一句即不問如
何是雲門一句師云天下人喚不著云還當
得生死也無師云是何生死問佛佛相應祖
祖相傳未審相傳底事如何師云此去韶州
八百五十云與麼則有口不如無聲師云速
須懺悔問壁破成狼藉潭菴又不成藥病俱
消處便請師商量師云雲生嶺上水出高原
云與麼則師子吼也師云還我師子吼來問
無心道人還有法示人也無師云黑地入漆
甕云既是無法緣何得入師云到老惺惺問
如何動乳坤底人師云須弥山上打筋斗問

乍可永劫受沈淪誓不將身求半偈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云與麼則和尚容許也師云且領前話問大藏教是个切脚如何是字母師云啞子上刀梯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椀裏有太保太保茶椀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將此

十三

十六

話問尊宿谷隱云不落無言說延慶云喚什麼作三昧師問僧莫便是新到否僧云是師云夜來投栖處今朝事如何僧云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師云不是更道僧云珍重師便打問如何趣向即得至理無差師云垂釣水上云與麼則謬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

者少問鼓聲絕罷大衆雲臻學人與麼來請師連道師云撥雲看日暈坐水看山行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猶是中下之機向上一路請師說破師云玄玄無倚靠迥迥勿人知問輪王寶劔常露現前輪王即不問如何是寶劔師云水裏無魚人皆信空裏行船笑殺人問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云接上打鼓聽聲在外問父母非我親誰走最親者師云瘋子買甜瓜問真即幻幻即真離此二途如何道師云臨河照影云與麼別义丰當曾退身三步師云若不同床卧具知被裏穿罔衆魔到來如何支遣師云鍾馗

辭舞十八拍云還受厭穰也無師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問自知當作佛未審什麼人證明師云耆婆賣針筒問窈窕無惺惺時如何師云波斯不過江問藤蘿高萬丈身與白雲齊時如何師云昔時東海曾相識却向西山弄日頭問擬問和尚有煩尊重擬欲不問己

十三

十七

事未明今日上來問即是不問即是師云今日敗闕云為什麼如此師云虛空灿烂赫無涯岸海月圓時無別天問如何是遺法身句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問學人擬歸鄉請師指路頭師云楚山頭向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衣衫不整問以字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云波斯入市問大海有珠驪龍守護時如何師云因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楚山頭問心外無法不可所求法內無心不可所得離此二途如何是道師云紙上畫鐘馗問真空得之不可空妙有得之不有衲僧得之如何師云拈匙不把筍云與麼則一切法常也師云只為不常問承師有言禪子相投西山月落未審露在什麼處師云手裏把釣問心外觀法法不際心內觀法法源不達如何是本源師云面上眉長三尺二問停真罷想時如何師云水底弄傀儡云誰是看覩者師云停真罷想

第一九八册

者云與麼則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也師云你見什麼道理云某甲合與和尚痛棒問知而不悟時如何師云草鞋縷子新問處空無口憑何說師云木履嘴長三尺二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幡竿頭上不插標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云尖斗量不盡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頭戴天脚履地上堂洞山普樂無言便托終日現前誰知適真無遮無障不知不覺更有一言乾乾爆爆歌頌隨物通真頌并序至大莫若於道至廣莫若於法無言表而不顯於道無

物象而不出於法且夫衆生浩浩窮本末以何歸處處茫茫撮生死而何托洞山聊述一頌提舉大經号隨物通真頌曰現在目前何易何難將何指陳表法無言物之有物言之有言明明無礙了了無邊見之成道不用再三物物是我河沙體全法法無法言無可言眼見耳聞白日青天東西南北竺土大仙印之可印燈之燈傳著衣喫飯文殊普賢手提巾子赤脚上船是水是火本絕諸緣禪僧座主庶民大官寬衣大袖窄領布衫接延賓客對卷語言高之與下不在詐言上徹天界下透黃泉不是別物古聖皆傳得之可保

見之安然。今之浪說。出自無端。更有一言。好看好看。明道頌曰。大道坦然。廓落無邊。了了塵微。寂然何安。含容妙用。隨物方圓。自本心法。衆生迷源。道無別道。玄無別玄。向說不信。須要攀緣。識心是佛。了即是安。心將何識。識者何心。心識兩亡。見道在先。從古至今。躅自如然。凡聖共有。沙界同源。前賢後哲。悟此而傳。著衣喫飯。語默言詮。不是別物。是个癡頑。快須提取。勿放狂顛。巧施妙句。廣引多般。揚眉瞬目。閃爍機關。以此為解。千山萬山人。迷逐物。切要自看。自看得力。諸聖唯則。行住坐卧。皆承恩力。成佛作祖。越此不得。不得。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伊何。要你消磨。坐看北斗。立觀黃河。天南海北。於我於何。明明了了。你何不曉。惺惺故故。於何不照。世界根源。衆生祖老。終日現在。名名善巧。說之已說。聽亦甚好。會與不會。任自長保。真讚。一巧一拙。誰許甄別。青山白雲。兒孫皆說。窈窕邪身。頭尖鼻缺。斫額看魚。焚香祭纒。空生幻身。滅幻空存。谷傳其聲。鐘受其音。取之寫。邈号之曰神。一言纒發。四驥難尋。月之有水。鏡之有塵。不可虛傳。洞山之真。身不奇号。良不揚。語不異号。法不載。滿天星宿号。月中月。白日金烏号。海岳彰。我教不寫。又被寫。我教不圖。又被圖。可惜半

第一九八册

天青絲絹。畫了令人笑一場。月兔走入海。
日鳥飛上山。見此若不會。虛度幾千年。
色空頌。眼病生。色空病仍存。真空真色。日
月乾坤。白日買賣。夜裏屈人。東西南北。碧眼
胡僧。示徒頌。洞山寂寞。無可依托。禪子
相投。西山月落。提起來頌。洞山月冷。雪漫
漫。綠竹清風。刮骨寒。言談語句。無滋味。擇迦
達磨海東邊。投機頌。向你道。泄天機。我
不會。汝惺惺。過法界。何不明。開眼睡。悟即驚。
好問伊。是阿誰。共商量。莫相悞。快道取者。象
生。剪商量。見非言。說知真語。即是非。盡
龍頭似馬。那個得便宜。指話會頌。洞山

語孤孤。言淡人難措。舉目會宗風。喜負西來
祖。指通機頌。洞山寂寞。一無可有。無味
之句。塞斷人口。明心頌。禪不擇律。不律
赤脚著鞋。水上立。大洋海底黑雲生。回頭西
山日初出。因事頌。五臺山上雲蒸飯。佛
殿塔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餛飩。三个朝
夜數錢。牛兒頌。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攔
圈。放在芳草中。毛色方能顯。朝去無人趁。暮
歸無人喚。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緒。不使任
從伊。使著隨人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
有人若覓伊。走去天涯畔。牽來似諸人。問汝
見不見。隨牛狗兒。家有一狗兒。駭小人

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
 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
 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靈利人。不覺為死
 漢。法身頌。法身寥廓過河沙。萬象森羅
 共一家。法法盡含真妙用。莫將眼病見空花。
 報身頌。報身具足無窮跡。現用分明勿是
 非。悟了始知言無異。休將巧妙用心機。^{十三}
 化身頌。化身來往任縱橫。隱顯諸緣應萬
 機。只這見心非不見。剛須見外強生疑。
 洞山有一語。道得無用處。對面共商量。脫衫
 著却袴。道本無言詮。言詮非本妙。對面共
 商量。誰人能得了。洞山有一言。對答須提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舉。瞪目若思量者。漢去去去。彭殿直問和
 尚年多少。師乃有頌。一腸更一腸。相續已
 年高。住持無別物。化導勿劬勞。勸人常有語。
 不用苦切切。只為他不信。佛大即泥多。
 十心頌。心是春。普雨山河及大地。滋酸鹹
 淡甘。與苦盡。受春功。滋助力。心是水。任器
 方圓。與寬窄。或直隨人得。濁惡諸般。皆盡法
 王法。心是火。熱得衆生。煩惱果。枝葉葉
 皆皆。茶開得。心蓮花。一朵。心是秤。萬戶千
 門。同共用。纖毫輕重。自低昂。便合自知。不高
 穩。心是尺。示典世。人生條。直莫教。指下
 有。推那地。獄三途。難得出。心是斗。量盡天

第一九八册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九

十三

涯是非口堆山積岳在心思死後波叱親自
交心是燈照見人間黑暗心指教直行不
能行須作欺瞞地獄因心是鏡照破人間
邪真正對面言談恰似直背後猶來黑似漆
心是道凡聖同居月皓皓只於開處證菩提
便合如來真正道心是師備貫六賊不暫

二十一末

離時時呼喚在目前總使出門不奈伊

廓書狀上頌 十載學玄微今朝方息撥洞
山一句子落處少人知師却問作麼生是洞
山一句子書云逼塞虛空師云大好少人知
善却問作麼生是洞山一句子師云峴山亭
上無字碑

發

心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

士四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裏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智門禪師大鑑下八世嗣香林

智門禪師諱光祚師上堂良久師顧視左右云莫有作家戰將出來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時有僧問十地菩薩見性如隔羅縠抵士四如初地菩薩又隔什麼師云須彌山進云如何透得師云三生六十劫問一機未發如何辨其語脉師云大眾可驗僧云學人如何進向師云退後三步問格外稱提請師舉唱師云你合作麼生進云與麼則承指示也師云莫妄想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云六

祖是盧行者因舉僧問香林雲門親的旨今夜囑何人林云涅槃經僧云與麼則親的林云末後品時有僧問師涅槃經意旨如何師云大喻八百小喻三千進云末後品意旨如何師云雞足三峯頭倒卓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直待彌勒下生來問師子返躑即不問虎頭生角時如何師云生得幾箇進云潛麼則學人退身三步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大乘修行師云擔枷帶鎖問既是龍居未審龍在什麼處師云眼下一帶青僧云學人未曉此意如何師云瞎 上堂云汝若進一步即迷其理若退一步又失其事若也寂

然地又同無性作麼生免得此過所以古人道明知與麼故合不犯正當與麼時切忌傾倒著便下座問古人拈起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看樓打樓進云放下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百雜碎問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云不錯問如何是離却藥忌一句師云口是禍門又云叉手當曾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云取死不遲進云却下碧潭時如何師云鑽泥刺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寬地窄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地窄天寬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際入門便喝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還有人委悉麼不如歸堂向火

珠重 上堂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露霏九夫人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什麼你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天人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濁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線雖然如此又須實到者裏始得若未到者田地且莫掠虛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時如何師云好箇問頭進云滑麼則市地普天

師云更是一堆問處音王已前是什麼人先
悟師云何不問露柱僧云便湑麼會時如何
師云二頭三手問威音一響妙色已彰時如
何師云兩重公案問既是普眼為什麼不見
普賢師云弄巧成拙問學人有龜毛拂子將
奉師時如何師云老僧有鬼角拄杖與關黎
進云與麼則進貢得賞也師云三十年後此
話大行上堂云諸上座且得秋涼正好進
道法擇還有疑情出來對衆大家共你商量
理長處就所以趙州八十尚自行脚祇是要
飽叢林又且不擔板若有作者但請對衆施
呈忽有騎牆察辨呈中藏鋒忽捧忽喝或施

圓相忽象王迴旋忽獅子返躑忽大作師子
吼忽拗折拄杖忽掀倒禪牀但請施設還有
麼衆無對又云若是宗門中兒孫須瞻祖師
機方可是祖師苗裔不可喫却祖師飯著却
祖師衣趁讀過日便道我是行脚僧者箇祇
喚作名字比丘徒消信施闍羅王父後徵你
草鞋錢有日在莫道我得便宜忽然一日眼
光落地入地獄如箭射又箇箇甚麼各自著
便空又不是愁漢也久立因歲朝上堂
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人人盡加一歲你道
露柱年多少還有人道得麼對衆道看若道
不得山僧與你註破也祇是甲子會時有僧

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你為什
麼趨破脚指頭問日用而不知常用事如何
師云兩重公案進云溜麼則更不運步也師
云草鞋底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問底
是誰僧云學人請益師云也是作賊人心虛
問絕功勳處如何履踐師云更買兩綱草鞋
進云溜麼則退步也師云太少在問如何是
如來禪師云橫擔拄杖緊繫草鞋問如何是
祖師禪師云上大人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師
云不會且順朱問衆生有難炭庫裏藏身諸
佛有難火燄裏藏身衲僧有難甚處藏身師
云你不是衲僧問既是龍居為什麼不降甘

雨云疎田不貯水進云溜麼則衆生無賴也師
云悲龍爭奈何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師云憐兒不覓醜進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
如何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食進云侍者辜負
國師意旨如何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問三
身中那身說法師云闍黎鼻孔塌進云因什
麼如此師云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既是諸
法寂滅相為什麼却有真說師云話墮也進
云寂滅相又何在師云不在你口裏問如何
是一大事因緣師云問取目捷連進云學人
不會乞師再指師云舍利弗當知進云未審
如何領會師云大伴不齋來問作麼生是和

尚歇人一句師云待聞黎不涓麼來即得僧
 云祇如涓麼未還得休歇也未師云豔年問
 盡大地人各置一問問問各別未審和尚如
 何祇對師彈指一下進云未審還副得他問
 也無師云隋州紙貴問如何是一合相師云
 明鏡當臺進云如何是貪著底事師云胡是
 胡漢是漢問從上古德以何酬効於師承師
 云驗在目前進云涓麼則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師云你為什麼辜負我僧云和尚也須領
 話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承教中有言辭如摩
 尼寶殿三角常隱一角常現如何是常現底
 一角師云險 上堂云數日好雨且道雨

從什麼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
 地出喚什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
 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
 安錐 上堂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
 兒是丈夫且道男兒與丈夫是同是別所以
 古人道佛法無多子其中難得人且道難得
 什麼人祇是難得不會佛法底人眾中還有
 不會佛法人麼若有吐露箇消息來看所以
 黃梅七百眾却被行者傳衣得法去且道行
 者還會佛法麼故知籌盈石室童子悟道又
 何關多口衲僧之事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
 師云言無再響進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師

云搗不單行進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師云
 金屑雖貴進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師云眼
 裏著不得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蘿蔔不
 生根進云既是久雨為什麼不生根師云一
 任叫皇天問如何是形山寶師云你有幾條
 袈裟進云請師指示師云一任亂走問如何

是不變異十四句師云變也進云畢竟如何師云
 鳧脚長鶴脚短 上堂云若欲多求恐妨
 於道紙如諸上座還得道業成辦也未若也
 未辦千般巧說不益其心萬種思量是何道
 理所以古人道你若無心我也休精乾不肯
 去須待雨霖頭問三春已去九夏又臨學人

未明乞師直指師云打你頭破作七分僧云
 也知師為迷徒切爭柰學人未曉何師云非
 日月終問經有方便學人情學人上來乞師
 直指師云見成公案進云未審學人過在什
 麼處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未有世界時還有
 佛法也無師云少一時不生剎一時不死問

拈槌豎拂揚眉瞬目即不問向上一路請師
 舉唱師云你為什麼擔枷過狀進云與麼則
 謝師方便師云罪不重科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今日一會
 又奚為師云對牛彈琴問真源無朕兆如何
 話祖宗師云句裏明人進云溜麼則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師云楊花得暖風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云猢猻繫露柱 上堂云千人
 排門不如一人拔關僧便問如何是千人排
 門師云守株待兔進云如何是一人拔關師
 云你不是者手脚問如何是禪師云最苦是
 黃連進云如何是道甜底是甘草 上堂
 云鼓聲纔罷罕遇作家僧出禮拜師云打鼓
 為三軍僧云長蛇偃月休施展匹馬單鎗護
 立功師云冰消瓦解僧云諾師云蘇嚕蘇嚕
 問空王殿中以何為侍者師云樓至佛
 上堂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
 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谿西放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惣不見
 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
 棘林是好手直饒你截斷九聖及盡有無也
 祇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有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將
 一坩屎蘸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
 議師便起 吉 上堂云神方秘術子父不傳
 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醬便下座問如何
 是色空師云薤園裏賣葱問應化非真佛亦
 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云露柱口脣
 缺問如何是無底鉢孟師云挂向壁上進云
 未審將何齋粥云尾梳竹筋問如何是佛云

抱賊叫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雲
 野雉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空劫無閑人僧
 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火星入牛斗進云如
 何是然燈後師云袖僧天下走問學人有一
 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云南地鵠北地狐進
 云意旨如何師云三月裏看問善財入樓閣
 是何時節師云末後殷勤進云畢竟如何折
 倒師云不如退後三步僧云恁麼則古人不
 先今人不後師云秦王擊缶問終日切切祇
 為庭前殘雪如何得雪消去師云相次春來
 進云恁麼則紅輪起處底穿盞盡師云雪上
 更加霜問閉門造車時如何師云還得成就

也未進云出門合轍時如何師云魯般門下
 問承教有言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銷殞既是虛空云何銷殞師云歸源者合知
 進云恁麼則一漚生處衆波同師云細看前
 話 因李都尉奏師紫衣到日上堂僧問
 皇恩達降紫服新披未審師今將何報答師
 云頭戴天脚踏地進云恁麼則知恩報恩也
 師云你也是老鼠喫鹽問照日絲綸自天而
 降皇恩極大師將何報師云大好天涼進云
 與麼則雲龍會合日月重明師云閑言語師
 乃云問話且止斯日皇恩且道自何而降老
 僧本志弊衣遮幻質糲食捕飢瘡無何都尉

聞天蔡頌紫服著即又遠本志不著又負天心挂不挂且致你道祖師挂什麼衣若也委悉許上座終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縷絲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若不委悉看老僧今日披衣去也遂乃披衣或云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正當涓麼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或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還有人拔得關麼試對衆道看若道不得且在門外或云日來月往瘡痕轉多你將什麼醫得你若醫不得作麼生柰者瘡痕何或云三十年前即不問你三十年後不用將來正當即今還道得麼若道不得一處不通兩處失功或云荆

棘叢林則不問你出身一句作麼生道或云頭上霹靂則不問你雲開雨散道將一句來或云天下行脚道我叅禪你道禪是什麼義或云日裏來徃總不疑著半夜裏道將一句來或云橫擔拄杖則不問你針筒鼻孔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鉢盂無底成得箇什麼或云狂象無鈎將何制勒若制勒不住莫教犯他苗稼或云天降時雨為什麼枯木不生花或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作麼生是透脫一句或云出身一句則不問你三家村裏道將一句來或云衲僧須是透得名身句身方可具得衲僧一隻眼還有道得底麼或云滿

口道不著底句還道得麼或云仰面看天爲
 什麼不識月或云低頭拾芥爲什麼不見地
 或云初秋夏末遊山翫水且從你蕎劄一問
 快道將來或云出門一句不問你萬里無雲
 道將一句來或云險峻路上則不問你平田
 莊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黃卷赤軸則不問你
 衲僧分上一句作麼生道或云直得八凡聖情
 盡未是衲僧本分事且作麼生是衲僧本分
 事試通箇消息來若也道不得莫道龍居相
 埋沒好綱宗歌 昆明池裏失却綉曲
 江池內撈得鋸齧齧齧且過時莽莽鹵鹵
 河沙數糶竭節拽路布剎利衲僧通一路師

子不捉麒麟兒猛獸那堪牀下顧摩斯吒入
 水去者迴休吐黑雲霧俊鷹俊鷄搏天飛鉤
 鳥籬根捱不去佛祖言休更舉直饒格外猶
 未許見成公案早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夜
 烏鷄誰捉去天明戴雪遭指注胡蜂不戀舊
 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 三巴鼻 座主
 巴鼻休誇不二維摩一默文殊失利衲僧巴
 鼻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豈容香氣禪師巴鼻
 師子遊戲水漲船高蒲牢鼻負 示衆
 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
 槌打不破何物夜合而晝開若人不會山僧
 意琉璃寶殿生青苔 因事二首 左轉

後右轉身被摩訶衍放下撐深泉不論深與
 淺猛醜爐中看月輪急須着眼莫因循若未
 垂得勞生手如何出得醜光身世尊陞
 座文殊白槌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
 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不用眉間毫相輝
 汾州莫妄想馬祖出得一汾州妄想
 如雷播九州參禪若無衲子眼多於海上覓
 浮漚雪峯鸞鼻蛇 鸞鼻事難提當陽
 薦者迷舉頭錯入草嶺上鷓鴣啼雪峯
 輓毬象骨輓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
 眨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曹問
 雲門如何是吹毛劍門云祖吹毛寶劍問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既
 人攜首向南奔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
 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在處叢林有家
 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
 顏回亦不通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門云日裏看山日裏看山也是常西
 來祖意謾商量金毛獅子稀違有多是狐狸
 喚作狼雲門抽顏 雲門抽顏笑嘻嘻
 擬議遭他顧鑑嘆任是張良多計策到頭於
 此亦難施大隨劫火洞然 切忌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總一念
 早是千差與萬差大隨烏龜 如龜藏

第一九八册

六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皮鞋都蓋
 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麻三斤 麻皮三
 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繩一念總生筋骨
 露徒勞更覓史盤星 僧問雲門如何是
 沙門行門云會不得僧云為什麼會不得門
 云祇守會不得 若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

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本無星水急游魚不易停橋上紙
 觀驢馬跡誰人敢向御街行 離四句絕
 百非 離却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
 跳下禪床便歸去從他鷓子搏天飛 中
 原一寶 君王之寶實難酬與化形言下一

籌兩手展開幞頭脚勅書挂在鳳皇樓
 南泉齋次自將生盤去首座前云出生杉山
 時為首座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未便過杉
 山乃召長老長老泉回首云作麼杉云莫道
 是未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
 莫道無生猶是未纖毫不了亂縱橫 僧

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
 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
 心遠瞞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 衆手淘
 金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為洪
 波浩渺黃金遠一事無成空手歸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

士四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一

士五

僧錄司右副教兼鐘山靈巖禪寺住持 淨戒 重校

雲峯禪師語大鑑下士世嗣大愚

雲峯禪師諱文悅南昌徐氏子在同安受翠巖請陞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新長老不答話進云恁麼則大愚的子汾

十五

陽親孫師云放你二十棒師乃云山僧今日平地喚交了也你等諸人還知敗闕麼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拍禪床下座 次夜小叅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今日意如何師云天高誰側首進云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翠巖也師云地闊少知音學人喝師便打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進云為什麼不雕琢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僧問佛不化本國和尚為什麼歸鄉住持師云放過一着僧擬議師便打 乃云莫更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何妨出來共相證據有麼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來也大好大九扶豎宗乘亦須是箇人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石火電光底眼不勞拈出臨際大師與德山坐次德山云今日因濟云老漢竊語作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床師云奇怪諸禪德看此二負作家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然雖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

者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離同安衆請上
 堂僧問今離鳳嶺將屆龍沙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天寒雨至進云特地上來伸此問師為
 如何不指南師云緊峭草鞋乃云山僧道慚
 荒薄德揣無堪豈謂使命避飛僧徒雲請此
 蓋堂頭和尚交于情深發揮道廣但勵屨冰
 之志敢忘報德之誠而又翠巖一行專使俯
 近四十餘人數日之間頗多喧聒其於感愧
 併集山懷兼此者一行叅隨高德既蘊成人
 之美更敦尅志之心其如跋涉長途各希愛
 護然出家達士以利人為己任勤若行雲止
 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哉既

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所以絃紃自彼
 於我何為如是則真諸上人高橫金錫輕卷
 雲袍明日遂行胡往弗利 在上藍開堂
 宜疏罷師指法座云還有不受人謾底麼有
 即出來推倒禪床喝散大衆然未是作家也
 且救得一半還有麼良久云既無人出來山
 僧今日不惜眉毛不免指鹿為馬十五日作月
 去也三十年後莫錯恠人好便陞座祝
 聖畢又拈香云大衆此一辦香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塵沙諸佛天下老師未敢正眼觀着
 諸人向什麼處摸索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奉為先翠巖芝禪師乃加跌而坐維那白槌

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祖稱不了
殃及子孫事到如斯寧容分雪所謂出世利
生之事呼爲第一義門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諸人若也委悉山僧出世事畢其或未然有
疑請問僧問承教有言若有聞法者無一不
成佛此日朝蓋臨筵如何是法師云劔過遠

矣尔方刻舟進云大愚山上曾施力豫章今
日正宣揚師云臨崖看潁眼特地一場愁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識法者懼進
云一言纔出駟馬難追師云放過一著僧撫
掌師云自領出去問朝蓋已伸三請禮乞師
一句露尖新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慈麼則

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斫額望扶桑
問師有衝天之略學人有入地之謀兩陣交
鋒如何即是師云山僧打退鼓僧擬議師便
喝學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師云拖出去乃云問詰且止佛法正論非競
辨而可求擊揚鏗鏘以摧異學諸祖之道豈

十五

三

其然乎所以一大藏教不能自詮十方諸佛
不能提唱輝騰今古迥絕見知圓滿十虛寧
有方所只爲情生智備想變體殊雖終日行
而不自覺是以勞他先聖廻首塵勞曲開方
便方便即有遠證明得麼若也證明得便能
隨機利物應化無方出沒卷舒人間天上然

雖如是即不得向衲僧門下何故笑破他口

師入山大衆出接首座問德山宗乘即

不問作麼生是臨際大用師云你甚處去來

首座擬議師便掌首座云勝王閣又作麼生

師喝云領衆歸去入院陞座僧問鼓聲絕名

香爇臨際德山請師決師云頭戴天脚踏地

進云學人今日失利去也師云錢唐去國三

千里進云真善知識師云放你一頓問知師

久蘊囊中寶今日當撥事若何師云何不高

聲問進云恁麼則學人退身去也師云還我

話頭來學云喏師云杜撰衲僧乃云山僧昔

年曾到今日重來非唯人事增歡抑亦林泉

加秀且道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下座上堂僧問師

登寶座舉唱宗乘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

楚石不當玉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師云朽木不可雕復云此是普光明殿華藏

師子之座人天普集九聖共居今日曲順人

情如何剖露若以宗乘舉唱直湏大地荒涼

就下平高未免遭他笑恠且道不落化門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惜取眉毛好便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平地陷人祖師西來承塵

接響一大藏教誑譚問闍明眼袖僧自救不

了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云為衆竭力

獨出私門擊禪床下座 上堂寶劍已失

虛舟待刻買帽相頭江南江北擊禪床下座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

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翠巖今

日失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三轉

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毗婆尸佛在

十五

你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看

看見諸人不會却向翠巖拂子頭上般涅槃

去也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名喧宇宙

知師久翠巖家風略借看師云滑石不打連

底凍僧便喝師云作什麼僧擬議師便打問

鴻門未踏時如何師云擗進云踏後如何師

云裂進云恁麼則天下歸漢去也師噀一聲

乃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踏開一人踏開千

人萬人得到無疑安樂之地豈不快哉如今

還有踏開者麼良久云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擊禪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金鱗不

現虛勞力收取絲輪歸去來擲拄杖下座

上堂觸骨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著拈

起拄杖云玄沙老子穿過了也會麼復云無

人過僧打與三百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匣裏進云出

匣後如何師云京三汴四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云大木大皮裏進云忽遇客來將何抵

待師云小木小皮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解纜放船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天
 長地久進云恁麼則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
 九師云釋迦老子為什麼失却鼻孔僧無語
 師云脫空設語漢復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現在可驗因是設人眼不得且作麼生是諸
 人眼十五還驗得麼若也驗得翠巖无解冰銷若
 驗不得分付德山和尚便下座四月八
 日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寸釘入木進云
 意旨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復云教中道四
 月八是佛生之日放大光明照耀十方地湧
 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

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來雲門大師舉了云老僧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且圍天下太平
 師曰奇性諸禪德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
 出身之路若也辯得許你頂門具一隻眼便
 下座上堂翠巖今日不惜眉毛向你諸
 人道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天下老和尚橫說
 豎說並不是衲僧分上事且你麼生是衲僧
 分上事驀拈起拄杖云這一隊漆桶便下座
上堂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師云一
言纔出駟馬難追進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
師云口是禍門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

師云有年有德後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凡情盡喚作體真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即如如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止宿草庵且居門外三十年後鼻孔捺天莫錯恠人好擊禪床下座
 上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不惜身命與大衆舉箇古人話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便下座
 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樞機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看風使帆諸方共用斬釘

截鐵翠巖不然光吞萬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龍頭蛇尾漢下座
 上堂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途頃知向上更有一竅
 在便下座
 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雲在巖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下座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未曾挂著一條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

長者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
 要見在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
 人為驗和尚此間以何為驗云鐵彈子進云
 學人無用功處也云學語之流問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云十字街頭進云豈無方便云千
 重百匝復云日月易流光陰條忽始見安居
 又當自恣此夏喜得大眾各各道體康安然
 出家之流曠達無礙初秋夏末或東去或西
 去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忽有人問上座翠巖
 和尚今夏如何為人被他一問如何祇對莫
 道九九八十一莫道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
 來莫道日出東方夜落西莫道合取狗口莫

道下一喝撫一掌坐具蓋口撼拂袖便行諸
 禪德如斯布露深屈翠崑既不然者別作麼
 生披露試對衆道看還有道得底麼衆無語
 師云若到諸方莫道我從翠崑來便下座
 師復云老儒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
 矣十五肇法師亦謂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
 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諸禪德故知先
 聖垂範理契必同你等諸人如何委悉良久
 云穿僧堂入佛殿北斗裏藏身三門頭合掌
 阿呵呵是什麼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
 學人心眼未通乞師方便師云十字街頭石

幢子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豈不是洪州人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流沙浪闊進云來後如何師云熊耳山高問如何是禪師云軍期急速進云有什麼交涉師云日馳五百復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袖僧就箇什麼豎起拂子云揔在這裏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良久喝一喝云王令稍嚴下座 寒食日上堂諸上座還會麼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翻思拾得与寒山南北東西太莽鹵南泉不打益官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州長粳米飯下座因

入城衆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豫章境師云樹色遠分仙尉宅湖光寒浸昔賢亭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如何是名無翼而長飛師云天上星進云如何是道無根而永固師云地下木有俗弟子問如何是佛師云著衣喫飯量家道進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留去也師云醉後添盃不如無復云語不投機承言者喪直饒你說得天兩四花地搖六震袖僧門下恁是與棒數然事無一向理出多門曲順機緣豈無方便所以古者道鬧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拘留孫佛在你諸人脚跟下放光動

地轉大法輪乃豎起拂子云看看見你諸人
 不會却向翠嵒拂子頭上入火光三昧去也
 擊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衆生畢古人與麼道只見錐頭
 利不見鑿頭方下座 上堂僧問承教有
 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如何是此一事

師云鼻孔大頭向下進云與麼則晨朝有粥
 齋時有飯也師云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云四稜著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香
 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云皮裹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
 庵內人不知庵外事見後如何師云水流澗

下任縱橫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橫
 三豎四進云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師云七
 通八達復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
 九年間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
 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且作麼生是不
 睡底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天下
 祖師總向上座眼裏百雜碎若驗不得翠巖
 今日死中得活 上堂道是常道法是常
 法汝等諸人切莫枉用身心馳求語句所以
 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境挽且道
 不涉廉纖一句作麼生道蒼拈起拄杖云放
 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看窟籠著楔罕過

當人通襲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得春
 風花不開花開又披風吹落以拄杖卓一卓
 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解問說訛句請師
 不答訝人機師云髮長僧兒醜進云恁麼則
 日日香煙夜夜燈師云腦後合掌問承教有
 言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如何是真
 月十五師云瞎驢趁大隊進云恁麼則早知今日
 事悔不悔當初師云脚頭脚尾乃拈起拄杖
 示衆云我喚這箇作拄杖子你諸人喚作什
 麼若喚作拄杖子蝦跳不出斗若不喚作拄
 杖子平地上喚交還有道得底麼良久云翠
 嵩今日失利擲拄杖下座 上堂有佛處

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
 向什麼處行脚良久云東勝身洲持鉢西瞿
 耶尼喫飯下座 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
 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
 云烏龜鑽破壁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諸禪德頭上走天脚下是地口裏有舌面
 上有鼻竇在什麼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
 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
 睡忽然須弥山跣跳入鼻孔裏摩竭魚穿你
 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叅堂去

上堂北鬱正中宵閭浮即當畫輪廻如未惺
 蒼苟何曾親諸上座還會麼有智不假年高
 無智徒勞百歲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蛇穿
 鼠穴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狷獠上樹如何是
 第三要師云村裏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師
 云箭穿揚葉進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李唐
 隋番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紫枝菽樹云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
 事師云風吹日炙復顧視左右云放憨作什
 麼便下座 上堂謹白參玄人是何言歎
 光陰莫虛度雪上加霜下座 歲旦上
 堂僧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花須連夜

發進云與麼則草偃風行也師云萬里望雲
 開進云入水見長人師云速禮三拜復云三
 十六句竟今朝還復起刹那不相知諸法何
 曾尔尊卑叙禮儀歡感同居止廓哉摠持門
 而人不能答玉 兔金烏藏頭露尾以拂子擊
 禪床下座 冬至上堂畧運推後日南長
 至大家知有何勞特地日落三更騎驢入市
 參 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
 知路錯下名言諸上座翠巖今日將錯就錯
 你等諸人見色有眼聞聲有耳親香有鼻了
 味有舌因什麼却不會去良父云武帝求仙
 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以拂子擊禪床下

座 上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冬行
 春令即且置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云渾家送上釣魚船便下座 上堂普賢
 行文殊智捕陀巖上清風起將驢趁隊過新
 羅吉練舌頭三十里 上堂觀色即空成
 大智而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
 涅槃諸禪穩還會麼東勝身洲走馬西瞿耶
 尼著撲看看不審維摩老子喝一喝擊禪床
 下座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旱地遭釘以拂
 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師云古人與麼放開了也還跳得出

麼直饒你跳得出鼻孔也在翠嵒手裏且道
 翠巖鼻孔在什麼人處良久云得人一牛還
 人一馬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
 入門便喝看這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
 不孤起起必有因翠嵒不著便蓋是為衆竭
 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在阿誰良久云當
 斷不斷反遭其亂蕩拈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摩竭掩室已不及初毗耶杜詞至今話
 榻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是什麼熱要當衲僧
 門下壁立千仞也是賊過後張弓是你諸人
 心憤憤口排排皮下還有血麼搥在這裏通
 相埋沒有什麼了期以拄杖趁下 上堂

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
向言語上作解會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
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况被人喚去方
丈裏塗糊指注舉擗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
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
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

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苔西
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通相訟襲從此混
傷宗教誰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
是刀摠若似與麼行脚清風月下守株人涼
瓦漸遥芳草綠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與
麼上來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大九

行脚人十二時中也須管帶些子始得豈可
只與麼隨行逐隊虛生浪死看他先聖百般
不奈何了向人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
虛也你等諸人還信麼直饒向這裏信得及
也是聽事不真喚鐘作甕以拂子擊禪床下
座 到南嶽承天陞座僧問二師相見時

如何師云石橋通大路進云恁麼則千里同
風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
謝師云鈍置殺人問寶座既登於此日翠嶺
家風略借看師云兩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
和尚家風也無師云鐵山南面三千里師乃
云承天師兄早是瞞你諸人了也翠嶺乍到

不可雪上更加霜然則一言纔出駟馬難追
事到如斯不免塗灰抹土蓋為祖榻不了殃
及兒孫三十年後鼻孔遶天莫錯恠人好下
座 師住法輪入寺陞座僧問法席久虛
師子吼乞師方便震雷音師云好生聽取進
云與麼則一音纔剖大衆沾恩師云雲綻不
湏藏九尾^{十五}恕君殘壽速歸丘僧便禮拜師乃
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
然通方之士舉必知歸游涉之徒何妨進步
有麼良久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
便休 開堂陞座僧問善法堂開於此日
第一義諦請師宣師云何不早問進云學人

未曉師深旨乞師方便再垂慈師云去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如何是法輪境師云岫
嶺峯高雲半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五
湖來徃任縱橫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
云雨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云你眼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
且住且住大象既消希音杳絕旁通實化開
拓權門於是三藏五乘對機設教猶國家兵
器不得已而用之爾後達磨西來單傳心印
一花五葉分布家中大似持齋作啞何故况
你諸人各有一段事耀古騰今通廊等於太
虛明淨同乎皎鏡現在可驗因是瞞人眼不

得且何者是諸人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
 沙諸佛三乘十二分教六代祖師天下老和
 尚盡向諸人眼裏百雜碎者驗不得前是案
 山後是主山良久復拈香云此日一會固非
 小緣匝地普天孰不欣慶更不敢祝贊皇風
 回向諸僚何故古人道吾禱父矣豈况當今

十五

十三

聖主賢臣者哉久立大衆伏惟珍重
 上堂一道直如絃家家當戶前有人爭共進
 至竟忽論先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
 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
 大悲故不證涅槃慕拈拄杖云豎窮三際橫
 遍十方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盡在拄杖頭上

縱橫十字轉大法輪見麼見麼見你諸人不
 會走入新羅國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春日雨滋露溥逐根苗得門戶甜者甜
 為苦者苦便下座 上堂相逢不擊出舉
 意便知有也是萬里望鄉關所以保福有言
 擊石火閃電光透得透不得未免喪身失命

而今還有透得底麼良久云為衆竭力禍出
 私門下座 上堂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
 固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所以雲從龍風
 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衲僧就箇什麼良
 久云千箇作團萬箇作隊因則一處睡覺則
 各自做便下座 上堂僧問久戰沙場為

什麼功名不就師云誰遣你進云道泰不傳
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誰遣你復云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
萬民安有什麼事但能隨順世緣自然合於
正理不見祖師道入得世間出世無餘諸禪
德還會麼良久云三邊若得渾無事四海何
愁不太平下座 上堂直得地推六震天
兩四花祖師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下座
上堂叮嚀損君德無言最有功任從滄海變
終不為君通諸禪德還會麼口是禍門擊繩
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掌鉢孟向香
積世界為什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

上為什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
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是不交
爭底法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教
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道林
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音恠
諸禪德古聖與麼說話喚作回首塵勞曲開
十五
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
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為
荅話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
浩浩之中如何辨主師云波斯入關市進云
與麼則不假披沙也師云學語之流僧便禮
拜師云語不離葉道焉能出蓋經片雲橫谷

口迷却幾人源下座 上堂拂子吞却須

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關市裏作麼生商

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下座

上堂僧問金烏未必常當午玉兔半夜不曾

昏時如何師云點即到僧無語師云會麼

僧云不會師云到即不點問如何是心地法

門師云莫從人覓進云不從人覓如何得師

云此去衡陽不遠乃云諸禪德既入叢林善

叅知識知識非他非他謾覓法性偏圓心源

湛寂避尚無門求之何益君不見黃檗掩耳

百丈卷席直下分明無別消息得失是非一

時冰釋喝一喝下座 上堂玄沙不出嶺

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負慧速結

黑白一十八士靈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

談法華且道這箇漢是野干嗎師子吼喝一

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

官未出母胎度衆生畢法輪到這裏有口無

用屢你等諸人還相委麼若相委悉天下

老和尚鼻孔總在你手裏若也不會啼得血

流無用憂不如緘口過殘春下座 上堂

舉不顧即差年擬思量何却悟乃竖起拂子

云如今舉了也你作麼生顧良久云擬思量

何却悟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於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

涅槃師便喝云當時若有人出來下得這一喝塞却老胡咽喉豈不天下肅靜四夷蕩蕩而今放開了也是你諸人還皮下有血麼良久云爲衆竭力搗出私門拍禪床下座上堂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諸禪德會麼心明諸法胡性昧衆緣昏日

月不到處特地好乾坤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古人一期與麼道衲僧家還甘也無若甘去行脚眼在什麼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喝一喝拍禪床下座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

在唇吻離却咽喉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坐却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下座上堂便與麼會也是雪上加霜更待鼓兩片皮白雲千里萬里擊禪床下座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日迷却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你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上堂舉教中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又道鐘鳴鼓響宜真實水綠山青爲舉揚諸禪德還會麼若有箇衲僧出來道話墮也且

作麼驅遣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麼不如絨口過殘春上堂舉古者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曹闕快龍舟雖然奮開閑田地一度羸來方肯休古人與麼道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撓般中還有檢點得出底麼若檢點得出救取古人若檢點不出法輪今日失利去

十五

十六

也擊禪床下座師住雲峯上堂古者道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今日事且置作麼生是本來人良久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珎重冬日上堂節令屆書雲山家何所論一輪繞出海萬類盡沾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明教大師示衆云初秋夏末其道我不向你諸人道大家看火燭師云明教老人憐兒不覺醜蓋由土曠人稀是你諸人今夏在這裏老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便下座上堂古者道古路若爲登金僊道可憑不勞平有物不物未全稱且道全稱一句作麼生道雲峰打退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堪嗟帶下鐘離末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古人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還會麼古人與麼和底禪了也有般漢聞之如風過樹有什

麼救麼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與化
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師克賓云我
不入這保杜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
克賓云我憇不憇麼化便打遂罰錢五貫設
饋飯了趣出院後來却法嗣興化師云還會
麼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以拂子擊禪床
下座 十五 上堂古人道言多去道轉速抵如未
言道在什麼麼乃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教
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
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云

荷葉團團圓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子
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法眼云秋風纔
動貧者何依法眼云若能知恩即解報恩師
乃云還會麼一葉颺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
秋吹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以
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房閑寂夏修持
閉戶疎人惟亦知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
來却肯伊且作麼生是同風事還會麼餠餅
蒸作家常茶飯一言半句古人蒼藤雲峯與
你兩無交涉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歸源性
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
還會麼所以道不浪階隨功涉位經有經師

論有論主你道初僧門下還有這箇消息麼
良久云一言纔出駟馬難追下座 上堂聲
色不到處痛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
離却咽喉脣吻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
麼若也道得坐却天下老師三安諸佛舌頭
若道不得但知墮例餓餓子也得三文買草
鞋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知幻即離不作方
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大衆還會麼須彌踰
跳入你鼻孔裏即且從你道婆竭龍王年多
少肉重千斤智無鉢兩下座 大末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一
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二

士六

僧錄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 淳戒重葺

靈谷禪師語

舉古

師一日謂侍者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答云不會師云過這邊立侍者便過

五六

師云無端無端 舉僧問雪峯如何是佛峯云寐語作什麼師云古人與麼道喚作應病與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你這裏下得什麼語僧擬議師以拂子蒿口打 舉法燈輝師初開堂日示衆云山僧本欲踰樓巖竇隨衆過時又象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出來爲他分拚時有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祖稱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這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 舉教中道法身流轉於五道是故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乃豎起拂子云這箇是拂子那箇是法身又云這箇是法身那箇是拂子會麼法身吞却拂子拂子吞却法身於此若不會十月仲陽春舉黃蘗一日問百丈云從上相承底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據坐禪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百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第一九八册

師云伶兒不覺醜然雖如是盡法無民
舉玄沙和尚一日見長生乃作一圓相云一
切人出此不得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
計生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沙云一切
人出此不得生云某甲適來與麼道爲什麼
不得和尚便道得沙云我道得你道不得師
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續裏如今還有
出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趙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
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大悟後雲門拈云且
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伊道什麼
若道無指示其僧因什麼悟去師云雲門不

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與黃門栽
鬚翠巖則不然這僧與麼悟去入地獄如箭
射 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大地採來如一
粒粟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云雖然匹上不足翠崑更與葛藤拈拄杖
云還見雪峯麼 舉黃蘗在南泉會裏爲首
座一日捧鉢盂向南泉位上坐南泉入堂見
乃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藥云威音王已前
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藥便過第二
位坐泉便休師云從來叢林極有商量或有
道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又道須知南泉有
殺虎之威若據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

這般老賊有年無德一箇喫飯坐處也不依
本分若在翠崑門下說什麼威音王已前王
老師更大直須喫棒了越出 舉雲門大師
示衆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雲門
大師與麼道也是秦州來僧云和尚作麼生
師便打 舉祖師道泡幻同無礙云何不了
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師薦拈拄杖云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衲僧鼻孔忽在這
裏又打香臺一下云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舉汾州和尚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師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拄杖子阿那箇
是你行脚事復云柳標橫磨不顧人直入千

峯萬峯去 舉古者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
物又云水長船高 舉古者道過去諸如來
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
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師云停囚長智養病喪
軀薦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古者道禪
非意想道絕功勳汝等諸人作麼生三
舉祖師道如來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
切心何用一切法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止
宿草庵且居門外若信不及長連床上有粥
有飯 舉葉法師道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
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古人與麼道也

大殺費力爭如諸上座寒即圍爐向火熱即竹林溪畔坐然雖如是我且問你畢竟事作麼生 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你道這漢還自效得也未又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古者道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草瞻風迷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舉瑞巖空寂禪師尋常方丈內自召主人公自云喏又云怪怪著師云鬼窟裏作活計却問傍僧云你還識瑞巖老漢麼僧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教

中云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未失師云釋迦老子壓良爲賤你還甘麼若甘去行脚眼在什麼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麼生道 舉智門和尚道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推打不破何物晝合而夜開若人會得山僧意琉璃殿上長青苔師云會麼穿破你觸膝摸破你鼻孔 師一日僧侍立次師忽召云某甲僧應喏師云過去諸佛也與麼未來諸佛也與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後云來來僧近前師云我早是無端入屎坑裏是你屎臭氣也不知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師云這老漢生來莽
箇學處顛預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什麼處得
這消息來 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
妙淨明體祖師亦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
云會麼直饒你向這裏參見祖師了更買草
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翠崑換却眼睛了也
還有不甘底麼 舉睦州見僧來云見成公
案放你三十棒師云作賊人心虛 舉古者
道虛堂開寂夏修持閉戶疎人恠亦知儂家
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師云說什麼
千里無來直得萬里無來鼻孔也在翠崑手
裏僧云和尚只見雞頭利不見鑿頭方師呵

呵大笑云道什麼僧擬議師以拄杖趨出
舉盤山道心若無事萬法不生師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云賴遇你不會山僧拾得口喫飯
舉睦州示衆云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師
云負入不負出 舉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
眼光師云作麼生是眼又拈起拄杖打禪床
一下云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竭
羅龍王年多少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
說般若波羅密與覺時是同是別師遂喝云
當時若下這一喝免見落三落四須菩提云
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弥勒大士當往
問之師云果然舍利弗遂迴首問弥勒弥勒

云誰名弥勒誰是弥勒者師云什麼處去也
 舉五洩初參石頭纔到門便問一言相契即
 住一言不契即去石頭據坐五洩拂袖便行
 石頭遂召閻梨閻梨五洩迴首石頭云從生
 至死只是這箇迴頭轉腦作什麼五洩因而
 有省師云石頭老坐不定把不住似這般擔
 板漢教去便休又喚迴頭來却被他塗糊一
 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未夢見在
 舉古德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
 東徒經累劫終難會得還歸六道中僧云
 某甲不會師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舉木平叅洛浦問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

舟請水脉舉棹別波瀾木平不契後叅盤龍
 亦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木
 平於是大省師云這漢當初於洛浦言下悟
 去猶校些子却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來有
 人問如何是木平荅云不勞斤斧師云果然
 只在這裏諸禪德大九發足超方也頃甄別
 邪正識辯真偽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
 過後張弓 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
 麼處去泉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
 和尚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憲師云若不
 是南泉泊乎打破蔡州 舉法眼示衆云識
 得橙于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橙于天地懸

殊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舉僧問葉縣
省和尚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常今施設省云
有你這驢漢問僧云恁麼則打鼓弄琵琶去
也省云捺胃放屁聲師云然則倚勢欺人爭
柰事不孤起葉縣失却一隻眼還有檢點得
出麼若也檢點得出翠巖分坐與你若檢點
不出橫案鏤錡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舉祖師示衆云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
等相汝等諸人還識麼師云當時忽有箇漢
出來爲衆竭力不惜身命便與掀倒禪床喝
散大衆子孫也未到斷絕却有沙弥出來道
某甲識祖云你既識喚作什麼云是諸佛之

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云吾喚作一物尚
不中你更喚作本源佛性此子已後設有把
茅蓋頭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便喝云祖禰
不了殃及兒孫如今還有不甘底麼 舉僧
問汾州如何是接初機句州云你是行脚僧
如何是驗衲僧句州云西方日出郊如何是
正令行底句州云千里馳來呈舊面如何是
定乾坤底句州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飯食若
無貪亦無嗔州云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
師云將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勘破 舉保
壽開堂三聖爲請主繞坐聖推出一僧保
壽便打聖云似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

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臨濟一
 宗掃地而盡因什麼到這裏著拈起拄杖云
 什麼處去也 舉興化一日與同光帝坐次
 帝云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
 興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開幘頭
 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會麼真不
 掩偽曲不藏直有眼者辨取 舉睦州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那邊剡州云老僧屈僧云和
 尚即得州云權加過狀擗脊便打師云睦州
 何用繁詞那邊剡擗脊便打 舉先地藏問
 修山主甚處來主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
 佛法如何主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

裏挿田博飯喫師云會麼挿田博飯喫言中
 誰辨的午後打齋鐘金剛曾失色 舉睦州
 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
 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蓋子落地椽子成
 七片師云會麼相罵餽你接背相唾餽你潑
 水 舉雪竇示衆云要知真實相為但以上
 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
 千仞師云雪竇與麼為人入地獄如箭
 舉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
 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

你問我師云大小羅壘被這外道勘破了也
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如何是那一通
舉古人道牽牛向水東不免官中徭役牽牛
向水西不免官中徭役不如隨分納些子師
云說什麼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
與無情惣在翠崑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
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 舉僧
叅南院繞入方丈以手指云敗也院乃拈起
拄杖度與僧繞接院便打師云這僧雖然
頂上有光爭奈脚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
打三千暮打八百 舉古人道無邊刹境自
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念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師云手擎日月背負須彌即不問你新羅國
裏一句作麼生道 舉古人道鬧市裏識取
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門道蝦蟆入你
鼻孔裏毒蛇穿你眼睛中且向葛藤處會取
師云雲門大師恁麼道大似和泥脫墜若無
後語疑殺天下人翠岩今日因行不妨掉臂
乃豎起拂子云還見雲門麼 舉世尊一日
於涅槃會上人天普集以手摩曾告大眾云
汝等善當觀我紫磨黃金身瞻仰令足莫令
後悔若言吾滅非吾弟子若言吾不滅亦非
吾弟子于時百千萬衆一時悟道師云然則
背脊之門不足以發藥翠岩且作死馬醫你

第一九八冊

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舉南泉一日問黃
 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云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是長老見處
 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致革鞋錢教什麼人
 還蘗便休師云若不同床卧焉知被裏穿
 舉古者道露棵棵赤洒洒四維無遮障上下

沒可把師云朝游羅浮暮歸檀特即不問你
 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 舉龐居士問馬祖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上覩士云一
 等無弦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下覩士禮拜祖
 便歸方丈士隨後云今日弄巧成拙師云且
 道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

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
 揀不出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舉教中云有諍則生死無諍則涅槃師云直
 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不求諸聖不重己靈
 無纖芥可留猶是爭諍法且作麼生是無諍
 底法 舉古者道三世諸佛不知有師云如

虫蝕木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雪上加霜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
 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便休師云
 你識龍潭老麼僧擬議師以拂子蕎口打
 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
 便喝僧茫然師却問趙州道什麼僧擬議師

以拂子蓋口打 舉僧問智門柞和尚如何
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
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乃問僧會麼僧
云不會師乃以頌示之鞋穿赤脚走袖僧休
大口日月杖頭挑面南看北斗僧便禮拜出
師云來來僧乃迴頭師云莫教撞著露柱
舉滿山祐和尚方丈頌云滿山方丈峭峻難
上若人踏著氣如幾將師云作家宗師天然
有在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有頌示之翠岩方
丈曾無遮障袖子入來便見和尚僧便禮拜
起師云還見翠岩這箇老漢麼僧擬議師以
拂子蓋口撼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

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乃問僧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你爲什麼設老僧其僧良久云某甲
也有箇會麼師云香林亦須喫棒 小叅舉
先百丈因歲暮示衆云你一隊後生經律論
固是不知也入衆衆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
日且作麼生折去師云灼然諸禪德去聖
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
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
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也中間孜孜爲道
者無一人認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
黃會即惣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孰
肯知非泊乎換投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

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嚴嶺洞無明荒草
 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
 拱手受他別人供奉到慶萊不擇一莖柴不
 般一束十指不露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朝
 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
 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
 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
 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也未爲分外若也
 禾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
 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
 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
 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苗田

無一算之功鐵圍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
 重。偈頌 原居二首挂錫西原上。玄徒苦
 問津。千峯銷積雪。萬木自迴春。谷暖泉聲遠。
 林幽鳥語新。翻思遺隻履。深笑洛陽人。挂
 錫西原上。誰同振此風。卷簾千障日。坐石一
 枝筇。雪嶺書無說。衡陽信不通。迴觀清景外。
 雲鳥自憧憧。^去 三印 一印印泥賢愚共知
 揆轉鼻孔頂上金槌 一印印水徒張唇
 未涉流沙洪濤競起 一印印空明月清風
 燦迦羅眼齊後之鐘 春日閑居四首林下
 春時節融融萬物新。睦茲和煦力執不謂通
 津 抹下春時節幽居境。倍清曉雲分岳色

流水帶鶯聲 林下春時節 遲日漸暄不
知訝有道泉石自相便 林下春時節 誰同
押此心野花開不盡 巖檜冷森森 布袋和
尚五首散誕不拘儀軌 終日拖泥帶水 茫茫
竟未知歸教伊從誰 雪耻困來抱囊無語
傍觀盡生疑慮 未免開猷諸人是甚閑家破
具 貧道本無遮護舉目知君因措可憐二
月三月是處蜂狂蝶舞 莫訝衣裳破碎入
屋且無忌諱 橫身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團續
日暮愛游貧里豈是圖他小利分明報你諸
人臘水冰霜滿地 和泥合水五首余有一
道千聖不到此走南奔相頭買帽是何之道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雲橫碧嶠 余有一辨風生嶽而舉目千差
知君不薦是何之辨 僧堂佛殿 余有一說
善知時節 若人會得眼裏添眉 是何之說 春
寒秋熱 余有一劔寒光若練 虎嘯風生 飛
霞走電 是何之劔 交頭土面 余有一機 聖
凡共知拈却鼻孔 舉起須弥 是何之機 淵明
士六
皺眉 示學者三首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
事 堂堂入荒草 擔簦負笈 苦勞心從門入者
非家寶 演宗乘提祖教 千年枯骨 何堪咬南
北 東西歸去來 拈得鼻孔 失却口 經不看
禪 不會終日 攤煙長瞋 睡五湖 禪子競頭來
取上眉毛 三門外 翠嵩不會 禪仰面看青

第一九八冊

天打破大唐國笑殺老南泉 因雪示衆二
 首 雪雪片片交飛無暫歇 萬里江山一樣
 平 晏津把斷底時節 文殊印普賢訣 杲日當
 空 還漏泄無言童子念摩訶憍梵鉢 提長吐
 舌 宗本義 宗本機彰義已賒 徒將心識
 話周遮 漁人夜唱歸煙島 樵父春行踏落花

六相義 成壞忽別同 異帝網交參 六義
 拈起大地山河 透出過現未世文殊夢裏揚
 眉 普賢空中彈指三十年後自看且恁和泥
 合水 頌古十二首 灌水不滿卮 運雪不
 填井 吁哉碧眼人 迢迢涉葱嶺 絕粒既無功
 負春寧有省 一花五葉開 秣嘯諸峯頂

入門何必辨來機 潦倒禪和不自知 栢樹庭
 前 剛指注繇令平地 下針錐 抱拙少林已
 九年 趙州忽長亭前栢可憐 無限守株人 寧
 冪坐對千峯色 平常心是道 舉步入荒草
 翻嗔王老師到底不能曉 玉兔金烏任飛走
 糝花見後謂無疑 壯志由來本是伊 若問玄
 沙言未徹 現前賊物自家知 趙州有語與茶
 去 明眼衲僧皆賺舉 不賺舉未相許 堪笑未
 山解打鼓 杖林山下竹筋鞭 頭尾拈來惹
 一般 莫恠玄沙不出嶺 他家元是釣漁缸
 言中辨的老禪和 鷲直臺山路不蹉 勘破却
 回人 莫問嶽陽船子 洞庭波 踏著秤槌硬

似鐵矇矓禪和猶未管三冬嶺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餠餅無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洞山有詔麻三筋袖子擎拳要問津因憶舊年看草字張頭頭後更無人休問藏身北斗捺他露柱煩惱跨跳撞入燈籠穿却湖南

上六

十二

長老因僧舉泐潭頌乃有頌示之北斗藏身事不孤韶陽由是喪殘軀而今澤國垂綸者猶把鯉鯉証惺夫留僧侍余函丈二三日損由來道未訓何事解衣輕取別鉢囊猶挂樹梢頭數珠落落循環在手茫茫未知出跳雖然本自圓成爭奈其中一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寂放行恒薩舒光把住毗沙匿曜有時捉向手中貴與衲僧取笑南峯師子山狀奪西河類雄雄鎮此峯爪牙終不露狐兔自潛蹤雲門上卷草堂危構若耶西九夏幽居景物奇簾卷亂峯初雨後白雲流水自相隨送化士化門舒卷豈同時出塞還須

斬萬機道忝却旋林下日卷簾開看岳雲歸送文禪者禪人別我訪南宗吳楚山川去幾重莫謂臨岐無可贈萬年松在祝融峯送寧首座一語通諸密開檀涉化門當機如有路北斗坐南坤送就維那振錫歸韶石重來欵竹非無自宜祖意湛目太陽輝

第一九八册

送華禪者 一字不出頭十字不挑脚可惜

少林人端坐無斟酌孰云錯金錫高擎返故

御清風浩浩生寥廓 送聰山主 故國曾

不住他鄉無暫留肩橫一枝錫何處問蹤由

寄慈濟大師 凜凜冰風臨晚景環爐獨坐

雙峯頂茫茫六合曾未知月駕千江萬江影

寄福嚴禪師二首 跡遁寒岩雲鳥絕陰崖

流水花微發昨夜天風掃石床寥寥坐對三

生月 一葉落兮天下秋古今人事謾悠悠

皇恩三讓名還大千載真風誅莫休 寄雲

蓋鵬禪師 情忘應許道相交肯謂川途有

所選月皎五峯湘水白雲蒸石廩露偏饒

寄南華慈濟禪師 曹溪何幸示來書忽憶

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

葫蘆 握草為金未足奇韶陽風骨與誰知

年來老大渾無用應對盧公獨歛眉 寄木

山長老 刊石休誇自點頭武陵法道欲誰

醉年來應是慵開眼獨坐龍門見九州

寄龍王進長老 南北山居道不殊不殊猶

未得通途龍峯地暖花應秀石廩雲寒萬仞

孤 與李君行者 辭家日久慕叅禪不憚

崎嶇甚可憐報汝速須歸故里闌冬耕取昔

年田 暮冬旅懷 雪壓惟松枝欲折衰病

長寒長擁爐添薪坐久眼忽瞑偃卧不知山

月。晡。瞻。木。平。道。人。嶽。頂。雲。披。清。風。兒。古。
 一。漚。未。形。萬。機。起。綫。道。極。致。淳。行。救。亡。矩。稽。
 首。木。平。不。勞。斤。斧。禪。人。寫。余。真。固。命。余。贊。
 頂。高。頰。拳。祖。佛。之。怨。唇。尖。鼻。缺。禪。庭。之。孽。天。
 下。人。憎。這。箇。老。傑。十五。十六。天。輪。地。軸。日。
 面。月。面。神。嗔。鬼。哭。少。室。從。風。竹。馬。年。而。今。莫。
 問。胡。家。曲。自。詒。一。首。壞。袖。曾。披。蒙。雪。頂。
 逸。軒。松。竹。冷。相。侵。虛。堂。夜。未。坐。將。半。花。落。崑。
 前。知。幾。深。山。居。四。首。一。片。片。殘。紅。隨。速。水。
 依。依。煙。樹。帶。斜。陽。橫。筇。石。上。誰。相。問。猿。嘯。一。
 聲。天。外。長。靜。聽。涼。颿。遠。洞。溪。漸。看。秋。色。入。
 冲。微。漁。人。撥。破。湘。江。月。樵。父。踏。開。松。子。歸。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瓏。岑。重。重。覆。紫。煙。太。平。時。節。見。豐。年。野。雲。忽。
 散。孤。峯。出。列。派。橫。飛。落。澗。泉。凍。把。巖。根。雪。
 尚。稠。暮。雲。開。鑠。速。峯。頭。地。爐。骨。拙。高。燒。起。石。
 銑。烹。茶。時。一。甌。蒼。雲。峯。正。大。師。二。首。溢。
 目。江。山。雪。正。深。旒。庭。寒。色。尚。沉。沉。尤。忻。象。外。
 有。良。契。時。以。嘉。言。慰。此。心。竹。齋。歌。挑。病。方。
 迴。春。餽。梅。花。忽。寄。來。珍。重。此。思。何。以。報。搆。筇。
 時。上。石。樓。臺。寄。道。友。散。盡。浮。雲。落。盡。花。
 到。頭。明。月。是。生。涯。天。垂。六。幕。千。山。外。何。處。清。
 風。不。舊。家。對。菊。澹。然。金。菊。映。秋。光。底。事。
 無。人。泛。玉。觴。靜。憶。陶。潛。舊。池。上。肯。教。和。草。過。
 重。陽。退。居。寄。承。天。偶。作。五。首。道。薄。常。慙。

第一九八册

繼祖歎。退居崑谷任春秋。齊時自有孟羨飯。六合清風卒未休。道薄常慙繼祖天。瞬眸金色已虛傳。而今猶舉僧伽眼。端坐鷄峯誑後賢。道薄常慙繼祖燈。老來林下笑盧能。抱腰持石長三尺。不愧黃梅會裏僧。道薄常慙繼祖心。九年何事絕知音。到頭無賴空迴首。皮髓分拏直至今。道薄常慙繼祖門。隨家豐儉且安貧。掌間日月須弥走。把住南星對北辰。十二時歌。鷄鳴丑。朕兆之前。還乱走。裏論量幾萬般。天明無是虛開口。平旦寅山河大地掌中擎。金剛焰裏空彈指。若眼胡僧來未能。日出卯。烜赫威光無刺

少茫茫宇宙未知歸。競向途中闕機巧。食時辰南北東西誰是親。鉢裏不逢香積飯。深慙狂作出家人。禹中已信手拈來無不是。迷却南街走北街。草鞋踏破因誰置。日南午。龔出囊中無一縷。銅頭鐵額知未知。草偃風行立千古。日昃未休話真如。論實義官家不許夜行人。誰教醉酒街頭睡。晡時申遊子前來問。要津鉢盂打破渾閑事。茶盞少了却生嗔。日入酉。朝參暮請何曾有。不如靜坐念金剛。從他笑破袖僧口。黃昏戌一點。寒燈照幽室。鐘鼓喧轟鬧一場。摩訶般若波羅密。人定亥。啐啄之機。遣西恠自徒胡

亂知幾年不曾少人一文債 夜半子開眼
承床到如此老胡猶自涉崎嶇石塔空留鎮
熊耳 師嘉祐七年七月將示寂上堂有頌
住廿六十五年爲僧五十七夏玄徒休問指
歸鼻孔大頭向下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二

士六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三

七七

僧錄司右闍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大鑑下十一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靈

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瀉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

七七

無透路師乃領解徃見黃龍久而得旨其後化道大行初住瑞州聖壽開堂日白槌罷

師乃召大眾云當須自觀若此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列祖陞堂賢侯堅請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常憶江南三月裏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鷓鴣啼處百花香師云好箇消息進云今日即中承此善退身三拜謝師恩師云深僧禮拜問語默二途皆易辨師令得法嗣何人師云早來向你道了也進云恁麼則黃龍的子臨際親孫去也師云猶自卜度在進云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師云速禮三拜問世尊出世梵釋相隨即中請師將何報荅師云一兩普及萬物咸滋進云一言生筆下萬古落人問師云人間事又作麼生進云浪盡還歸水月落不離天師云閑言語行者問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百姓為芻狗未審和尚以何為芻狗師云點進云禍入僧

第一九八冊

門師云交行者擬議師便喝行者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問此日人天普集太守臨遊祖意西來乞師端的師云的進云一句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向下底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過進云四眾沾恩學人禮謝師云猶欠一著在進云傍觀者醜師云放有僧出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好好問著且莫虛頭問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這虛頭漢僧無語師便喝僧擬進語師云鈍置然人進云真善知識師云你是不得也師於熙寧八年在洞山受請於法座前拈帖示眾云最初一句子便要眾人

知還管歷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起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聲師云暗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施主慙慙伸三請今日當遊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

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 復云更有問話者歷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爲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透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初入院陞座僧問天地亢陽願垂一雨師云自有清涼者進云與麼則群生有賴也師云知恩者少進云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不易念得來問如何是聖壽境師云參差舊屋宇到者始應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似不

相識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喝問昔日世尊出世坐斷乾坤今朝和尚出世意旨如何師云四衆圍繞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云何不更問 復云青山渌水不能住白日紅塵却自歸而今避不得也且混俗和光士七 灰頭土面笑他林下人也要笑若解笑甚奇妙十字街頭拈得箇破布衲襖抖擻塵埃示眾人好不好曉不曉從他肉案頭歌叫喝一喝云回頭轉腦 晚來上堂僧問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見即不問如何是不離底事師云傾心吐膽進云若不登樓

望焉知滄海深師云祇如湛然底事又作麼
生進云三門佛殿長相對翠竹松風滿院寒
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進云也須檢點過師便
喝復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
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拈拄杖云還識麼千箇
萬箇但識取這箇擲下拄杖下座因請

首座維那典座上堂問流水下山非有意片
雲歸洞本無心如何是無心一句師云你是
有心耶無心耶進云疊石峯高嶮白雲出故
閣師云莫道無心好僧禮拜師云三十年後
醒去在復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香積
厨中善調在手三世諸佛向砧槌上聲聲相

應且道相應箇什麼良久云問取堂中第一
座上堂僧問曉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
曉意如何師云你見麼進云城隍雖淡薄林
下道相親師云這裏是什麼處所復云
有進有退有急有緩道在變通事乃成就監
院荷擔竭力街坊善巧化人知客臨時接引
長老據款結案還有不涉斯義者麼良久云
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真則是幻幻則是真真幻既除道
歸何處師云若有處所堪作什麼進云千江
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師云却不如
是進云江上漁人空點頭師云適來向你道

什麼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又喝師云兩喝
後又作麼生僧禮拜云猶嫌少在師乃噓噓
復云大衆宿來萬福數日人事相煩更不一
一陳謝禮繁則亂知是般事便休且道是什
麼事驀拈拄杖云風不鳴條兩不破塊堯風
蕩蕩行人讓路萬姓歌歡筠陽城中誰家竈
窟裏無煙張公喫酒李公醉拈拄杖云寒山
拾得 上堂昨日有僧從泐潭來却往仰
山去驀拈拄杖云筠陽城中聖壽院裏打鼓
普請喫茶 上堂有化主問承古有言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未嘗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善爲化導進云

恁麼則紅塵路上無閑客也 師云家家觀世
音僧禮拜師云更須著力 復云我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驀拈拄杖云穿却你諸人
鼻孔換却你諸人眼睛還我法王法來乃喝
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
一乘法師云百尺幡竿尾指天進云學人退
身三步去也師云脚跟下七縱八橫進云月
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師便喝僧亦喝師云
這野狐精 復云宿來大衆萬福方期首
夏已是初秋今朝改旦七月一日嗟乎流光
電速四序推移是事不常人亦漸老還有不

涉老少者糜良久云八十翁翁着繡靴因道
 暹長老來上堂僧問一句了然超百億一句
 即不問如何是百億師云道士繫腰帶進云
 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番人頭戴冠
 進云大眾證明且禮三拜師喝云瞎漢

十七

五

復云青山深處人來我紅塵裏紅塵偶不見
 白雲與流水耳目何所分浮名與浮利為是
 紅塵非為復青山是是非兩途間幾多殊未
 已幸遇道遙人可述道遙理下座 上堂
 開雲門門七通八達却須知有開換子去著
 若也不知雖活如死現黃龍龍千變萬化更
 須到伊窟宅潛處若不到有眼如盲諸德我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有眼者辨取
 因清凉長老到上堂熱惱既盡清凉現前分
 別不生虛明自照然後我當按拍海印發光
 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乃喝云三世諸佛一棒
 打殺填溝塞壑拋東擲西一任諸人看葛拈
 拄杖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

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云看 上堂僧
 問如何是珠師云烜赫光明在目前進云滿
 城盡是知音者吟出新詩與眾看師云誰是
 知音者僧云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云虛頭
 漢 復云一葉落天下秋老僧慵剝雪霜
 頭風浩浩水潺潺忙者自忙閑者閑終南山

色翠相倚湘岸橘朵紅鈎攀諸禪德會即途
中受用不會且世諦流傳拈拄杖云不是途
中受用又作麼生傳良久乃喝云夜靜水寒
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謝月化主上
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聖壽今朝謝月且道
與古人誰親誰疎莫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若辨不
得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笑殺
栽松道者參 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已是
八月中秋徒知暑往寒來人老區區未休休
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眾丹霞老道底百骸
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乃喝云無端騎聖僧上

室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
焉拈拄杖云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
佛一一為君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
足下足無非道場不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
地是藥觸途成滯遂擲下云祇在諸人面前
便下座 上堂有時灰頭土面橫身荒草
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其奈飢逢王饑不
能食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
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黃龍佛手驢脚
見黃龍者眾善其機者稀焉拈拄杖云欲得
見德山麼遂左邊卓云看要知佛手驢脚麼
復右邊卓云看乃橫云佛手驢脚我宗恢廓

迦山披毛黃龍戴角萬化目前磊磊落落乃
 喝云眼空定動總是著縛下座 因等慈
 長老到上堂以平等慈度一切生洒一法兩
 潤一切物良由根機不平等所受不同互有得
 失又爭怪老僧下座 上堂因城中失火
 僧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正當立國安邦為
 什麼各生退志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進
 云忽遇軍旗急速又作麼生師云自有安邦
 者進云與麼則汗馬不施功勞不著也師云
 你是什麼人僧便喝師云敗將不斬
 復云歎然火起焚燒舍宅及至煙消火滅萬
 事成空冷地裏一場懨懨遂喝云轉凡成聖

又是什麼人 永固長老至上堂幽固深
 遠無人能到到則山青水綠別是人間好諸
 禪德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却怪
 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箇不來不
 去該天括地亘今亘古雖則全彰要且^七不露
 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十七十八早是
 漏泄若也不會守繫驢橛上堂聖壽有時壁
 立千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來你擬心
 早是蹉過了也何故此事非汝思心注意常
 情之所能諸禪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
 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崋鹵開却雲門門

德山罵佛祖下座

上堂以字不成八字

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蒿拈拄杖云寰中

天子塞外將軍擊禪床下座 晚參上堂

十月二十三天寒下暖蕉黃昏一覺睡南海

出榆甘 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

祇會解粘去縛應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

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作不如歸去來

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

警晃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群生自

家省覺來來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

乃得自己昆廬心印明廓乃喝云大丈夫兒

莫錯莫錯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

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把針人參

檀越散巖經請上堂奉佛至孝四郎及孝

寺為先考二郎終七追薦乃請真如聖壽一

禪眾開轉大巖經一遍供僧一千負斯晨開

郭齋以用表懺上件龍藏琅函靈文聖教然

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諸佛之秘詮頓也漸

也半也滿也中也邊也權也實也種種法門

智慧海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脩行願海

種種教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

融攝入海不可說不可說法門功德光明海

薦嚴先考二即超生淨界然異四即及孝眷

等生生世世獲大善慶居諸佛法會中共證

善提乃召大眾今日與諸人在什麼會中慕
拈拄杖敲香卓云大眾還聞麼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諸佛於此得之成一
切種智具正遍知菩薩於此得之獲無生忍
法眼清淨獨覺於此得之現神通光明出無
佛世聲聞於此得之證寂滅樂永斷後有天
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世人於此得之永盡
三業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阿耨羅餓鬼
畜生於此得之永除癡業四生六類一切有
情於此得之各隨根性一一解脫且道長老
於此得之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聖壽有時戴寶冠挂纓絡出來十人有

九人一時驚怖毀謗罵詈避走遠去見伊不
識遂更著垢弊衣與伊相見百人千人一時
讚歎歡喜信知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
生之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
可度以拄杖擊香卓下座 因快山長老
至上堂快然大道祇在目前縱橫十字擬即
留連乃顧大眾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
舉僧問古德云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德云
有進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德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忽有人問聖壽云十字街頭還有
佛法也無但向伊道無為什麼無貪名逐利
大眾聖壽道無古人道有是同是別試斷看

新得出也大奇

在洞山受請衆請小參

師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真宗千林竟
蕪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
有時提唱唯有佛菩提是真皈仗處復喝一
喝云猶有這箇去就在諸德祇如大師道猶
作者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

十七

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
冤家况更有皈依處故遭悟本大師檢點有
底道悟本祇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祇見
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與麼匹配又何曾夢
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德此箇事
大須子細不可籠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

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茲
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
潔毳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
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
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
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
乎張起濟岸帆樅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
浪堆中出沒去來逍遙自在乃喝云從他誇
任他非雨中燕簷笠蓑衣而今暫別海門月
携魚且向市鄼歸下座
師住洞山在聖壽受請開堂宣疏白桂竟師
良久乃云會麼少室峯前曾示此高安灘上

復誰傳會中若有僊陞客莫學神光廢九年
 遂唱云有疑請問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
 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在先師云多少
 疑著進云不許夜行師云虹子雖鐵牛進云
 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云長
 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進云春日華山青師
 云者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問新豐勝刹
 古佛道場侯伯請師願垂方便師云耀古騰
 今進云此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將謂
 是古佛道中人進云洞山境色重添翠悟本
 玄風復振清師云有甚了期 復云問話
 且止言多道遠然則通人分上無不可問

答縱橫何是何非不二門開一道清淨所以
 古人云道無不在觸事而真心若不邪所為
 目正正覺之道得在手心不在手言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非去來今今日一會法法本然
 心心本佛官也私也僧也俗也智也愚也凡
 也聖也士七地也悟則事同一家迷乃萬別
 十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遂拈拂子召大眾
 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施主袷法
 衣上堂僧問久晴無雨時如何師云點進云
 學人有賴也師云赫日燦破闍黎面門僧回
 首召云大眾高著眼師云三十年後有人笑
 你 復云諸佛出世咸披此衣說法度人

洞山今日亦被北衣說法度人遂拈起衣角
 召大眾云還有不受惡水澀者麼良久云月
 到天心白波歸海上清 上堂久晴忽雨
 久雨又晴天機莫測吾道可明乃喝云具頂
 門眼者看 目請知事上堂至道無難唯
 憍揀擇豈可以親踈好醜擇而然後用之要
 用使用入到手中土作黃金拋來擲去滿目
 光輝也要眾人見諸德又作麼生不揀擇好
 醜而用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不順
 人情諸方長老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
 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瞞神誑鬼似
 這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什麼過又

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抓魅殊不自
 知慕頭著屎洗亦不厭惡召云大眾彼此丈
 夫爭受與麼自己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
 欲雨不雨使我伸舉半陰半晴要汝惺惺果
 惺惺也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乃喝云
 切忌拖泥帶水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
 忌道著道者則頭角生諸裨德古人一期唱道則
 無不可不可若是洞山即不然智不到處正好
 道道不若時無所生無生大道開縱橫縱橫
 任運人難測新羅日午打三更參 上堂今
 朝八月一漸熱既消漸涼復至調燮人間育
 養萬類成就四時無思焉無為焉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祖師門下豈孤然哉是以真機無
定祖道難思有時熱有時涼生也殺也撈籠
萬有提掇四生破妄想塵出大經卷而無心
焉而無為焉緣感乃應豈預接而待瘳乎諸
禪德且作麼生是各各當人一卷大經會麼
垢盡則明現也三千大千世界遐邇在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乃喝云不
信自殊勝甘為下劣人 上堂摩尼珠人
不識如來藏裏親叔得既叔得不護惜也要
衆人見蒸拈拄杖擲下云還識麼若識燒沉
水香供養諸禪德明月照見夜行人良由不
是他家事參 上堂佛法現前僧俗儼然

八月初五冷落秋天 晚參上堂有相身
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志公和尚歎我
等愚迷墜良為賊然則敢問諸人而今四大
五蘊是有相之身那箇是當人無相之躰良
久啞欲報先聖護念息粉骨碎身又安得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出入好看玄沙云用南山作麼師云奇哉善
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蒸拈拄杖召大眾云
南山鼈鼻蛇却在者裏便擲下云擬即喪身
失命 上堂昔有五伯羅漢以六神通降
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衆謂
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

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
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眾盡其神力皆曰
不能比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既有優劣
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箇出格道人動靜去
來五眼不能覩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
日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
養羅漢且隨隊長連床上開單展鉢下座
上堂祇知今日明日不知前秋後秋諸禪德
休得也未便好休而今更有什麼事見麼四
大海水灌入你諸人鼻孔裏須彌山突出額
角邊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洞山長老
上堂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遂拍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禪床左邊云不是師子吼又拍禪床右邊云
不是無畏說你擬心早是腦裂也更擬如何
若何一隊野狐精喝一喝下座 上堂平
旦寅狂機中有道人身乃喝云不是狂機又
唾云不是狂機若作狂機會又爭得行住坐
卧山河大地不是狂機且道作麼生是道人
身良久云各自歸堂喫茶 晚參上堂此
箇事學不得教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悟始
得悟得也可可地閑閑地了了明明地歷歷
落落一切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用外求
乃拈拄杖橫按云橫按鏤卸全正令太平寢
宇斬癡頑遂擲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第一九八册

上堂撫掌左右顧大眾云歸堂喫茶去曰發
 化主上堂出家沙門當清淨自活以乞食為
 正命食不過分離僑慢故以乞法為正念增
 長智慧不滯礙故募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
 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牽却你拄杖子於
 此為得增汝智慧破汝僑慢火熾裏藏身游

十七

十三

泥中出現千手千眼大悲菩薩一任神通變
 化於此不為有清泉兮恣汝飲有碧岩兮徒
 汝栖切忌寒猿深夜啼謝主首上堂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拈拄杖云
 不是一法又捨箇什麼佛事也三德六味施
 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受供養則不無

還知滋味也無若不知分付與首座復敲香
 臺云五千餘軸言言異 一一龍宮海藏來
 遂擲下云實際理地不用安排分付與藏主
 上堂九日無白醪飽飧黃粟饌十日有黃菊
 催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鷄已數聲相逢
 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參 上堂昨日風氣

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下
 座 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
 你麼生是家珍募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
 遂敲香臺復乃噓嗟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
 殊普賢喚不回頭休休虛費力且隨流待伊
 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謝黃檗先

馳云分枝列派共闡宗猷祖令全提各隨機
變洒黃龍之一雨枯木重榮繼斷際之遺蹤
真燈再燭光我先覺以進後昆不任歡慶某
無似之者何承先馳上人遠離鷲嶺深入洞
山得得馳書叙某法乳過沐周勤仰荷弗已
後拈拄杖召大衆云實謂雖與我同條生不
與我同條死阿喇喇也大奇筭來彼此丈夫
見睡則同床各自夢古今此理少人知少人
知付先馳傳歸鷲嶺分明舉向師 上堂
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
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參 出縣回上
堂云三日不相見不得故眼相看是何言歟

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祇是舊時人乃合堂
云不審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參退
喫茶 謝監院上堂僧問用之則行捨之
則藏時如何師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進云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靈師云且
得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道泰不傳天子令
師云老僧被你鈍置一場 復云身是光
明幢心是神通藏大衆各自無顛抖擻精神
而今現定僧也如是俗也如是釋迦也如是彌
勒也如是還有人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為
分外若信不及亦不虧欠信與不信光明幢
神通藏各自參堂去下座 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
 諸德千聞不如一見又作麼生見良久云秋
 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逢 上堂洞山門下
 八凹九凸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嶇
 嶇岷岷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截觀者
 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
 莫有不迷者麼乃唱云且道洞山路頭在什
 麼處 上堂舉昔日天台國濟寺因炙茄
 次有拾得以竹帚向維那并上打一下維那
 叫直歲你看這風顛漢拾得云蒼天蒼天寒
 山問你打伊作什麼拾得云費却多少鹽醬
 諸禪德拾得打維那實謂費鹽醬多也為當

別有道理明眼衲僧試出來斷看一為眾決
 疑已晚未悟二表自己參學辨其是非冷地
 裏說葛藤貶剥古今不為好手有麼若無老
 僧為你決疑去也直歲苦苦告退再三留得
 寒山拾得惣分付却掃地底教掃地燒火底
 教燒火諸寮兒子莫令空過饒古豐干到來
 老僧為伊勸過監院維那典座直歲更須要
 知寒山拾得姓箇什麼若也不知異日他時
 總遭伊把鼻孔領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光剃頭淨洗鉢好便住思便脫好諸禪
 德莫將世俗見埋沒道人心 上堂洞山
 深幽且固十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

枝左攀右惹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
 住阿呵呵將謂洞山多葛藤元來却是參同
 契乃唱云明眼袖僧莫容易 上堂但知
 隨例食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祇如新婦騎
 驢阿家牽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
 孔長多少在下座 上堂但離虛妄名為
 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作麼生是一切解
 脫 葛拈拄杖云閑又云雲門大師在拄杖頭
 上踣跳還見翠岩看毛麼若也不見洞山為
 你注破長慶來也遂擲下云吹笛打鼓普請
 看 上堂謝莊主監收云參玄上士味道
 高人於動靜日用間百事成現受用具是一

一要知來處所以古人云譬如大地何物不
 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
 所立洞山分野地之所生或麥或麻或豆或
 稻然非其人則不能成辦安立既有安立得
 不勞乎神用然神用雖勞粒粒不落別處且
 道落在什麼處遂拈拄杖擲下召大眾云見
 麼阿誰無分知來處麼若知可謂不風流處
 也風流 上堂久參先德不在此限後進
 初機不用妄想更依倚箇什麼何不撥開自
 己心地靈源放出神通光明滔滔流注成辨
 佛事豈不快哉葛拈拄杖云不是神通光明
 又擊香卓云不是佛事遂擲下良久喝一喝

云夜半烏鷄誰捉去天明帶雪遭指註

上堂識情安排工夫造作一白攀緣已事荒

却不信吾家正遍知論劫莫能成正覺喝一

喝下座 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

即不為人與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

人師云看者兩箇老古錐竊得臨際些子活

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

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什麼還知落處麼

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與化

葛藤裏咬嚼下座 除夜小參云一年將

盡夜萬里未歸人今夜一衆盡是他鄉之子

回何不歸阿呵呵直饒便歸得歸得亦無家

正是諸人歸處歸得麼君不聞龐居士云十

方同業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塲心空及

第歸以拂子敲禪床便起 歲旦上堂不

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諸禪德今

日人人添一歲還見麼若不見又道人人添

一歲若見在什麼處安著既見著處便見出

處既明方能世出世間於法自在觀自在菩

薩拈錢買餠餅放下却是餛飩好諸禪德一

年添一歲一歲一如來拈拄杖云拄杖子亦

成佛也看 上堂佛法二字不用道普道

著則頭角生古人祇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

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禪德欲知佛麼祇

諸人是欲知法麼祇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
 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
 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出州
 回上堂山中城裏事不相知有一句子未敢
 泄機供遍到寮中一一當面分付直是臨時
 各自著精彩莫教蹉過發化主後上堂

十七
 丐者月餘朝束裝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一動
 一靜寧不有勞然則勞動若是道人分上無
 非佛事所謂徃復無際動靜一源苟契神於
 動靜則無滯於徃還心迹不生順逆何欲此
 則於心無心於事無事又何妨於動靜徃還
 之勤其或得之者正乎心失之者亂乎性蓋

得失之自殊非動靜之有異乃拈拄杖擲下
 喝一喝下座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仲春漸暄景色明媚一衆高人起居輕利莫
 有不涉春緣底麼良久云遠道擎空鉢深山
 踏落花上堂相拋有十日歸來山水中
 眼開如夢覺是事半成空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人無端
 向虛空裏釘橛誑惑後人今日四月一初夏
 時節久雨不晴伏惟知事首座大衆道躰萬
 福更討什麼佛性義你諸人各自有眼有鼻
 有口有耳何不散去莫妨我東行西行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劄久雨不晴師云雲門雖善

此時變豹東割西割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
 水即且止祇如雲門云割是那箇割字莫有
 明眼衲僧識麼若識雲門有甚氣息若不識
 衲僧有甚氣息祇者氣息有鼻孔者辨下座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
 轉按不活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麼各自
 歸堂喫茶 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髓且
 諸人說適來擊鼓重為宣揚更待長老開口
 動舌又堪作什麼老僧恁麼道也是為蛇盡
 足 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
 狂妄心除苦惱熱獲勝清涼證大寂滅到波
 羅岸出生死轍以此聖制故不虛設聲聞錄

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祇可自知衲僧跳不
 出打在纏續裏動即開眼屎床夢中說夢且
 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箇活路 上堂盛
 昔日藍官常教僧看見性法門聞大瀉亦西
 密遣二僧往探之既至座下凡百提唱俱不
 識乃生慢意一日會小釋迦曰你莫麓心小
 釋迦遂作一圓相以手捧向前二僧又不識
 小釋迦云你莫麓心便起去師云小釋迦三
 昧二僧不知洞山門下莫有知者麼是什麼
 三昧良久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
 鄉人 上堂槌鐘復擊鼓日輪正當午拾
 得語寒山蓋龍却得虎下座 上堂臘月

二十新豐一泉衲僧巴鼻滴水滴凍

上堂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趙州云我青州做
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有年無德洞山見兔
放鷹知生不知其死大衆欲出生死不涉有
無大用現前勿隨言語請首座典座及道遠
和尚未上堂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昨日監

匠名今朝首座號緣應百千般立處頭頭妙
典座把杓柄一一臨時料衆口若能調道遠
同一道諸法立處今已彰作麼生說箇不動
真際底道理唱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門
中有縱有奪縱也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
所管絃接奪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離不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奪又作麼生良久云長把一聲啼去笛夜深
吹過汨羅灣下座 目華嚴座主到上堂

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躰也乃拈拄杖
云不是法界是諸人無始以來靈明廓徹廣
大虛寂之妙躰故此土他界天堂地獄六凡
四聖情與無情同一無異無壞無雜猶帝網

十七

十九

之明珠互相融通更相涉入可謂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拄
杖頭上若爾則何啻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
於芥中而今百億日月百億須彌百億世界
都在拄杖子裏許乃擲下云擲在諸人面前
還見麼信得及麼不思議解脫力神通遊戲

第一九八册

妙用現前非假於他術皆吾心之常分耳喝
一喝下座 出州回上堂古人道去去實
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
古人見不透脫強生節目惑於後人洞山即
不然來但言來去但言去有什麼過老僧入
州途中晚便住晚便行又善爲箇什麼歸來
路上因便歇飢便飯又有什麼虧危今復林
下與諸道人相見又有什麼事參退喫茶
上堂季冬極寒伏惟知事首座大眾尊躰萬
福仲冬已過孟春未季冬現前過去已過
去未來實未來現在當無住三世既不留四
時何處去若爾則衲僧門下是是非非長長

短短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入州
僅十日出縣又兩朝此心苟無爲動靜皆遣
選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不逍遙良久云莫
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晚參上堂舉
僧問古德覲面來時如何荅云分付與典座
又云如何是有漏荅云眾籬如何是無漏荅
云木杓師云眾籬木杓一時分付與典座更
莫外求一一現成物雖常式妙在乎人有底
祇在面前拽不來推不去縱拽得來有千疑
萬慮不敢用有底信手拽來超今越古所以
諸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諸禪
德好省力是即是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

無試新看新得出僧堂裏一任橫咬豎咬若
 新不出有煩新舊二典座上堂舉古有僧
 半夜大叫云我悟也傍僧把住云你悟箇什
 麼其僧云師姑元是女人做師云善即甚善
 賺然多少人却須知有賺人處洞山也有箇
 悟處悟箇什麼化主元是徒弟做羨即甚羨
 笑然十七多少人却須知有笑人處賺人笑人兩
 語雙陳飽參袖子試辨疎親復云僧問
 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
 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曲又是臘
 月二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
 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云且緩

緩為不肯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
 法從人妙兩處請說試斷看歲旦上堂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
 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師云香嚴與麼道
 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
 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
 富唯有一領黑黠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
 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裨眾寶謂風流
 出當家諸禪德洞山與麼為復是不肯古人
 耶為復扶古人耶試辨看立春日因雪
 上堂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
 成佛作祖難洞山則不然而今坐立一一成

佛作祖何更有難有易遂拈拄杖云不可不成佛所以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拄杖子喚作成佛不是空聲擇迦彌勒文殊普賢不是空聲而今觸目遇緣萬別千差不是空聲都無實事佛法到者裏也要人有麼有麼乃擊香臺下座 上堂發化主舉王大玉向

雪峯會裏請吳監院住鼓山雪峯謂衆曰有一隻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建立佛事去也有乎上座去中路截住問云承聞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去是否吳云是乎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吳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乎云與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吳云何處不稱尊乎遂回謂

雪峯云聖箭子途中折了也峯云他道什麼乎舉前話峯云奴奴他語也得乎云和尚脰膊終不向外曲師云雪峯雖為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則不然云和尚聖箭子途中折了也云他道什麼師云待伊舉了拽拄杖打將出去一使乎上座於後作箇本色衲僧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鏗三與禪門作箇真正宗匠為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也不是有眼者辨取良久云洞山也有三隻聖箭子各往一方作大佛事莫有作家戰將向途中截住將聖箭子總與摺折却來洞山手裏請捧契有

麼有麼若無明日普請向新豈亭上隨例喫
茶相送 上堂舉悟本大師云古路坦然
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
涼兔漸暹春草綠乃拈拄杖云不是古路豈
不坦然我措足也海印發光只是少人信得
學香卓云不是還鄉曲且作麼生唱若唱得
五音六律應難比步步道還遠本鄉唱未得
也守株月下潭開事却恐蹉跎過一生喝一
喝下座 施主捨大藏經函上堂僧問施
主入山崇勝事琅函星布意如何師云天無
私蓋地無私載進云恁麼則佛法得人未鎮
龍宮師云日月昭彰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師云者僧却善知時節進云施主沾恩學
人禮拜 復云世出世間法立處皆相參
舉天便有地舉地便知南舉僧便見俗舉聖
便明凡以新當見舊以經方顯函宜哉一一
法所立皆雙兼雙兼不涉二所立無不堪此
大解脫門智者乃深諳故石頭禪師云當明
中有暗勿以暗相親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
遇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乃拈拄杖云且
道是明是暗跳得出也大奇跳不出且在明
暗裏只這明暗也大難明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又教中云未
見自作他受他作自受若爾則禪門與教乘

敵鉢相違故丹霞自燒木佛傍僧受殃未審
 此理如何莫有人明得麼良久云若無人唯
 澄公首座深明此理希諸高德旦暮親而扣
 之就而明之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
 主眉鬚墮落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
 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
 遂高聲叫行者拈起拄杖下座僧云大眾證
 明學人禮謝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
 掠虛漢僧又喝師云一任踣跳僧云也不得
 放過師却喝 復云五月六月飛霜散雲
 水中火中藕白蓮紅參 解夏日小參師
 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

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
 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墜有決明
 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
 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
 月十五十方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
 子左邊敲云從者裏一時結舉拂子云總在
 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日
 十方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
 敲云從者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
 上還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
 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總
 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諸高德此三喝

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
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
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策雖
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子然後大開不
二妙門搯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
頽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
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者
裏須是具燦迦羅眼向未病已前薦提得去
諸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因檲越入山小參師云衆中還有具頂門上
眼底衲子出來照天照地看問鋪席既開當
路畔行人爭忍不相過師云我這裏釣鰲魚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跛鼈出來作什麼進云未審招賢事若何
師云你不是賢者進云欲觀深閣內更打一
重関師云笑煞傍觀問昔日龍女獻珠得成
佛道未審施主設齋還成佛也無師云善惡
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
不帶雲師云却是閻黎會得好

問荅了後云還更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
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巖
累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
獄盡乃停酸見麼若者裏見得釋迦拱手彌
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
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

第一九八册

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
 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
 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者一隊掠虛漢

二十四未

總只一期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
 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
 僧問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什麼處乾峯拈拄杖云在者裏祇如
 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
 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

擗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
 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
 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踈跳上三十三天
 采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
 似者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
 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
 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
 拘束大眾休瞋睡好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三



七七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四

士八

僧錄司右闡教兼蓮花臺禪寺住持 淨戒重授
真淨禪師語

住報寧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歲伏願充風
永扇同日月之盛明湯德弥新共乾坤而久

士八

七

固此一瓣香恭為報寧大檀越主特進相公
判府左丞伏願舉族享於百祥小大增乎善
慶更異特進相公判府左丞兄弟第長為
佛法之壑墻子子孫孫永作皇家之梁棟此
一瓣香奉為提刑大夫運判朝奉洎文武官
僚常居祿位然提刑衆官夙承佛記示作王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臣佛法長與外護斯在以因向果皆成佛道
於是跌坐白提竟師乃垂一足云大衆為是
一耶是二耶良久云上士一訣一切了中下
多聞多不信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
蓋為群迷今朝相公請師當為何事師云看
進云與麼則靈山一會今日親閉師云聞底
事作麼生進云大衆證明師云錯問遠離洞
山丈室已坐報寧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
東西南北進云一言已布王官耳吾道今朝
得再昌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相公證明學
人禮謝問昔日李公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
瓶今日臣相請師未審有何言句師云金瓶

第一九八冊

帶葉摘綠李和衣嚼 進云與麼則法不
 孤起仗境方生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洎乎
 蹉過師云不少也僧問曹溪一路關國人聞
 報寧一路什麼人聞師云天下人聞進云莫
 是和尚為人慶也無師云且得你承當進云
 作家宗師師云一任闍黎小度

復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
 因緣自會大眾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眾成
 佛時節淨緣際會大丞相荆國公及判府左
 丞施宅舍園林為佛刹禪門固請大善知識
 開演西來祖道所以教外別傳直指大眾即
 心見性成佛大眾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

知自性本來作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茲
 迷來日久一乍聞說誠難取信以至古今天
 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
 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
 本近代佛法可傷多棄本逐末皆正投邪但
 認古人一切言句為禪為道有甚干涉直是

達磨西來亦無禪可傳士八唯只要大眾自悟自
 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况神通變化眾生本
 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
 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人珍寶都是虛妄
 終不免生死流轉大眾今二相公特建此道
 場作大佛事出大眾生死流轉復大眾本來

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正法
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
言多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
眼道人麼今時佛法渾濫要分邪正使大衆
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良久云我終不
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堂

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乃
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又來也只為子孫不了
大衆若喚作釋迦又是拄杖子若喚作拄杖
子又是釋迦於此莫有人斷得麼若無報空
潑惡水去也良久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
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遂擲下下座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因請主事上堂祖師門下燈燈相續心心相
印一燈滅而一燈然一心隱而一心照故萬
般之事須藉心明心若不明是事失準諸禪
德要不失準麼僧堂裏大家著力 上堂

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
有乾坤直饒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廓徹十方

十八

三

自性境界觸事全真若透不過眼不開俱屬
勝量已見愚故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
就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若論此事實謂止止
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
信乃喝云向下文長 上堂臘月二十八
一年符合煞孟春又到來萬事從頭活遂拈

第一九八册

拄杖擲下召大眾云拄杖子已活也見麼爲
 他無佛法禪道知見所以不被四時八節聲
 色所轉諸禪德莫也要活麼但是事一時放
 下當人一大事全軀出現自然活聖著磕著
 齧齧齧齧如虎戴角阿呵呵下座 上堂
 好諸禪德若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法王法
 道恢廓無涯威德自在勝伏群邪一心空寂
 妙用河沙 上堂七分八分百億妙門黃
 龍老傑累及兒孫然則知息方解報恩莫有
 解報恩底麼你是箇漢纔聞報寧說汝只道
 得七八分便好拽倒地上蕎面唾槌煞擲與
 狗喫豈不快哉亦未爲分外阿呵呵空將未

歸意說向欲行人 上堂舉臨濟一日與
 晉化在施主家齋際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
 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便踏倒卓子
 際云得即得太龕生化云若裏是什麼所在
 說龕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際又問昨日
 供養何似今日化又踏倒卓子際云得即得
 太龕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龕細師云古人
 一等參禪悟得脫洒見處明白得用便用不
 在擬議之間何也爲他無佛法知見爲礙而
 令莫有無佛法爲礙者麼良久喝云設有又
 打在無事甲裏 請首座上堂一番新一
 番舊新舊相資要成就諸禪德且道成就箇

什麼爲成就佛事耶成就道場耶成就叢林耶若與麼成就豈有教外別傳乃拈拄杖云此爲復是教內教外是新是舊不得喚作拄杖子便成就取好遂擲下下座 上堂好大衆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竅一竅不明愁煞人動即依他和屎合屎參 上六 上堂法無定旨深淺隨機通人分上抵可自知莫有通人麼點則不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令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云大衆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是何指法僧捉起坐具師云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進云

且喜無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米惹嶺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却焦桐進云在者裏師云放下著 復云適來一曲諸人問措再爲一彈快須聽取暮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甚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劉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際小厮兒祇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顛耐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 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真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好諸禪德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

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須菩提好與三十
 棒下座 上堂僧問聲前薦得未是作家
 喝下承當猶為鈍漢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
 云家富小兒嬌進云也是說道理師云與你
 一文錢進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養子之緣僧
 便喝師云不要哭不要哭問昔日相國之家

今朝佛僧之舍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白鷺灘
 頭月進云不曉師撥頭垂方便師云紫峭草
 鞋僧擬議師云重疊關山路 復云萬般
 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好諸禪德古
 人道處今人行履可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
 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良久云祇恐

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舉三聖問雪
 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爾出得網來
 即向你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
 鷓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
 食待你出得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
 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
 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
 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
 拽不住 上堂僧問焚香煙上騰集四眾
 座下為復是神通法爾為復是終不與麼師

云一時披開穆道了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儻侗禪和僧又喝師擲下拂子云何不更打一棒僧擬議師云棒上不成龍真淨界中終一念閻浮早是八千年許學人稱真淨之名也無師云許進云若然者永劫飄流無時解脫師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進云恁麼則小出大過去也師云且莫錯認好僧禮拜師云果然復云佛法二字也大難明三世諸佛向你諸人脚跟下走過你擬要見他早是眼睛落地蔞拈拄杖擲下云你且道三世諸佛與拄杖子相去幾何良久喝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鱉鼻蛇你等諸人出入好看師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箇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師云為蛇盡足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緊報窠門下莫有天然氣緊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惠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鼻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上堂舉起拄杖云舉起也靈光洞耀迥脫根塵復斜亞云放下也躡露真常不拘文字不舉不放復名

第一九八册

何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拈起黑漆

盆却是白茺盆大唐天子笑不休火裏唧唧

三隻眼參

住歸宗開堂日拈香乃跌坐揅賢長老白槌

了便有僧出問草庵孤坐誰知出格家風拄

杖橫空未審是何宗旨師云雲開五老水滸

雙溪進云若然者劔為不平離寶匣藥回救

病出金瓶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進云忽遇

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又且如何師云却

被闌黎道著進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問光照夜師云靈利衲僧問飛錫一聲天地

動炉煙起處遍乾坤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

何法報皇恩師云耶舍塔前消息在進云

皇恩答處蒙師指朝宰臨筵事若何師云已

有隨車兩何須動地雷進云若然者虎出渡

河皆此日珠還合浦賀今朝師云知恩有幾

人七復云諸佛心印祖祖傳授所謂教外

別傳者蓋取其要妙也其要妙之道在人七不

在教乘所以歸宗長老得之以明妙心印印

僧俗大眾彼我無差同成佛道還信得及麼

權郡大夫得之以妙明心印印一郡千里之

事則自然殊途同歸一毛頭一一明了一一

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

分非假於他術提刑都官得之以妙明心印
印十方華藏世界海祇在一毛頭於中或行
或坐或去或來遊山翫水選勝尋幽法喜禪
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衆官得之各
以妙明心印印之則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
一無差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皆吾心之
常分非假於他術諸山禪師得之三世諸佛
一切法門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法法明了
一一無差然後應機接物通變臨時或日面
月面佛手馱脚或豎拂拈槌或呵佛罵祖作
大佛事皆吾心之常分也遂拈拂子劃云劃
斷葛藤便擲下云是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
然為復亦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
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
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
便了後進初機却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
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
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
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
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
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
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印不

第一九八册

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眾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

要妙良久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為新舊化主云舊者已還新者復作新舊相資放過一著遂拈拂子云不可作新舊

會十八既不作新舊會又落在甚麼處若知落處受用無窮若不知落處亦受用無窮知落處受用無窮則可知不知落處因甚麼受用無窮明眼衲僧試斷看

上堂舉赤眼因見蛇便與斬斷傍僧曰久嚮歸宗元來只是箇鹿行沙門眼曰你鹿我鹿師云大眾只如赤

眼斬蛇向其僧道你鹿我鹿且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天車仰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

上堂今日乃是第二箇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雖然第二未免祇是前來孟夏漸熱乃呵呵大笑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漏籃子一文錢三箇五箇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且不知庠陵米作麼價

上堂師乃到法座前顧視大眾便歸方丈上堂云南泉斬猫兒與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

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帶鞞鞋出去
 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
 什麼過於此不明卍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
 所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
 子奪却你拄杖子大衆見錢真莫受人謾
 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阿呵呵却憶趙州
 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
 月二十五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歸宗一曲
 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
 作麼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

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
 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
 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却是非裏薦取
 上堂擲下拂子云歸宗擲下拂子大衆一時
 覩見任是鶻眼龍睛也須遭伊繫絆喝一喝
 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二十秋風涼冷相
 及一切佛法現前自是常情不入遂舉拂子
 云拂子已入也為伊無佛法知見解會汝諸
 人見道無佛法知見便道大盡三十日小盡
 二十九作箇無事商董喝一喝云瞎屢生
 上堂舉僧問悟本大師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本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什麼處是無

寒暑屢本云寒時寒寂閉熱時熱然閉黎
 師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
 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
 過夏喝一喝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涼風
 蕭索衲僧去來如雲似鶴山北山南有路通
 一條拄杖橫擔却是即是覺不覺切忌隨他
 老盧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淵上座
 設道吾鑽飯點趙州茶拈出如來一大經卷
 為諸人徹困蕎拈拄杖擲下云道吾飯趙州
 茶如來一大經卷此三種法門盡在拄杖頭
 上撒開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任變通目
 在受用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淵上座若也不

知數日兩寒秋風漸冷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法衣上堂大衆諸佛法衣得之者出
 三界離五欲成大道度衆生遂舉衣云舉起
 也地獄停醜脩羅息戰放下也帝釋拄頭諸
 天罷樂不舉不放十方方法界情與無情同成
 佛道未嘗捨法衣者成得箇甚麼良久云自
 從盧老^{七八}收婦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長安
 化主婦上堂大衆一兩絲一疋絹一一盡從
 蚕口現口中吐出濟人間衲僧如何處不薦
 若也薦家家門裏舍元殿喝一喝下座
 開炉日上堂凡夫色礙二乘空碍菩薩色空
 無礙目前萬象森羅理事融通自在僧堂又

添燬火十方高人共會不必更分彼此同是
 一真法界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十
 月二十五須知有法離言句本明本妙不假
 備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冬後一陽生
 乾坤解通變衲僧莫守株彼此丈夫漢日用
 天真活人人自可見如何都不顧隨他物所
 轉喝一喝下座 啓聖節上堂舜日共佛
 日長明堯風與祖風並扇所謂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祝延 聖壽今正是時乃呼萬歲
 萬萬歲下座 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山即不問如何是
 寶師云割象終日騎牛不識牛進云恁麼則

從今日歸家去世師云如何是那一寶僧便
 喝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進云謝師
 指示師却喝云不識雲門闕楔子等閑動著
 眼眈眈 復云那一寶非今非古非僧非
 俗非男非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還有人著
 得價麼若有人著得價三十年後不得辜負
 歸宗莫有人著價麼這一隊漢十二時中是
 箇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半
 天上月初圓遂拈拂子云拂子豈不是圓又
 敲禪床云何曾偏來大眾只這偏圓道聲色
 闍浩浩眼耳但見聞莫問歸宗老 上堂
 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

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聲咳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阿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好雪大衆米麩柴炭之屬一切成現寒則圍爐向煖火困來拽被蓋頭眠好大衆適從僧堂來却向僧堂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休得也無了期共來林下學無為袈裟同肩一佛子相逢能得幾多時喝一喝下座 化城大師來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得火宅未到寶所且在化城今日相逢化城不見寶所何在元來只是舊時係上座大衆元來一時總是舊時人伏惟珍重 上堂大衆古人道盡大地是

箇解脫法門枉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歸宗則不然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時見水不喚作水大衆彼此丈夫莫受人謾上堂大衆歸宗不是無禪可談無法可說正值雪寒不且久立乃喝一喝云歸堂阿也上堂云今朝正月初五未免為君重舉斬新日月分明禪家且莫莽鹵還有不莽鹵底麼且道是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初十晴暖春風襲襲觸目無碍法門大家一時證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大衆佛法兩字彼此不著便衆中莫有師子兒麼不

敢望你哮吼一聲使大衆一時頂門上眼開
 且莫嚼他古人殘羹餽飯也難得歸宗今日
 謾你諸人去也蓋拈拄杖擲下云南山鼈鼻
 蛇解弄者收取喝一喝下座上堂二月
 仲春漸喧時來萬物爭妍莫待桃花悟道出
 門芳草芊芊喝一喝下座上堂舉教中

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十一乃喝一喝云有什麼
 過蓋拈拄杖卓云有什麼患復橫按云德山
 捧臨濟喝舉世何人解提掇天高地迥萬象
 閑松是僧家好時節遂擲下云是什麼時節
 喝一喝下座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
 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為淺深有

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
 首座三昧大衆不知目甚不知對面不相識
 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各不相知因
 甚不知阿呵呵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
 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古人道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拈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
 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喏
 燕與麼拈宗不與麼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
 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即龍女頓成
 佛非即善星生陷墜上堂山門今日供

養羅漢為十方檀越酬還心願亡者生天見
 存獲福召云大衆但祇隨例養餽子莫問人
 間短與長復拈起拄杖云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
 人天供奉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拄
 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彼我雖殊根

十八

十三

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平等尚無
 况有不平等者焉拈拄杖云情與無情共一
 躰處處皆同真法界遂擲下云撲落非他物
 且道是什麼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
 翠上堂大衆教中道佛滅度後為善知識者
 總是見佛來然則其為善知識者亦不可容

易親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隆慶禪師斯之
 謂也老僧與知事首座大衆同增歡慶乃喝
 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
 禪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玆拈起
 拄杖云為是家玆為是外物大衆却請隆慶
 禪師決斷擲下拄杖下座 因開福專使

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來乃得潭州信却說
 廬陵米價高焉拈起拄杖云風行草偃擲下
 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徃月來
 大盡小盡光陰已去生死漸近大衆總是祖
 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闕且道歸宗與麼
 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

家 上堂舉昔日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
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蕎直去僧
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師云遊臺山
者懂懂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謾
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
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謾若點檢來也好
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麼處若知趙
州過方解不受人謾婦宗門下莫有不受人
謾底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大師云
不能了自心如何知正道又寒山菩薩云一
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大衆是什麼直下了
取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知知見分明

又擊禪床云阿誰不聞阿誰不了了心平等
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卓
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船子下揚州大
地無寸土蛇咬蝦蟆聲更有衆生苦蕎拈拄
杖拂下云今朝二十五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旦萬物隨特變地肥茄子多
雨足甜瓜賤紅桃大似拳綠李圓如彈誰識
婦宗大道心拈來一人難辨蕎拈拄杖云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
奪却你拄杖子又作麼生辨若辨得出不虛
在婦宗過夏若辨不出禪床且替他喫棒乃
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道不假雕鑄人心

何須造作但知一切臨時拈來無非妙藥蒸
拈拄杖云豈不是妙又擲下云拋來擲去有
什麼過乃喝云終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古人有大智慧隨宜自在無可不可故
僧問古德如何是古佛心荅云墻壁瓦礫是
僧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德云是僧云無

情還解說法否德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其
僧於言下大悟證無情說法師云古佛身心
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奇特甚奇特安樂則不
妨安樂若是德山臨濟坦嚇兒孫他亦不與
這般茶飯何也不是他所食之物且道德山
臨濟兒孫所食何物良久乃噓噓佛法門中

可謂刁刁莫辨魚魯難分下座 上堂今

朝六月二十五莫問起佛及越祖但祇粥飯

飽便休日月朝昏自回至暮拈拄杖云回牙

不回平佛殿走出三門僧堂起過厨庫拄杖

子穿却諸人鼻孔迴而更相涉乃擲下良久

云不尔依位住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葉

落天下秋庐山山北到江州慕拈拄杖擲下

云若知撲落非他物須信縱橫得自由

解夏日上堂四月十五結夏七月十五解夏

世俗諺中有秋有夏有解有結佛法門中無

是無非無得無失莫非妙用有時結也九十

日內水泄不通聖凡路絕誰敢咳嗽若咳嗽

也須是你解咳嗽始得有時解也十方通微
去来自在亦須知有路頭去處始得且道不
解不結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昨日撞鐘
送法眼入塔今朝擊鼓集禪衆陞堂千般時
節萬種因緣總不出這箇大衆且道這箇是

什麼乃喝云異生見解我執不同又爭恠得
老僧

上堂今朝八月中秋正是月圓當
戶所謂盲者不見非日月之欲故經云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迷者自迷悟者自悟大衆當
知不得莽鹵 上堂一切衆生總一般妙
明日用更無偏等閑却被邪師指剛道西來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別有禪藁拈拄杖云且道是西來是妙明心
地復擲下云試斷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

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
一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州丐士

經年去次第歸來復納疏打鼓普請共證明
今朝九月二十五大衆證明則不無須知鉢

盂飯粒粒皆辛苦鉢裏飯滋味大衆總知歸
宗道今朝九月二十五又且如何良久乃呼
侍者參退請諸郡化主喫茶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天下暖煖開神僧頂門眼
依舊蒙塵埃歲月既已往死生還到來床添
新葉薦一任雪成堆遂拈袈裟角云大衆人

第一九八册

人有分須是頂門眼開始得唱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所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師云不

妨簡要只如開單展鉢拈起把筋揚眉瞬目

有什麼妨處行住坐卧動靜去來又有何異

鶻拈拄杖敲香卓云妨箇什麼復擲下云不

可喚作忙也敢問大衆那事作麼生良久喝

一喝下座十八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十六

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為樂是

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神悅為樂是為真

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是為

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

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

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神悅

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

之樂除此三種樂不為樂也且道歸宗一衆

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饋飯

儀觀錢參退僧堂內普請喫茶去喝一喝下

座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

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好大衆修山主見處與

大衆見處日用無差上衆見處與歸宗長老

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峯山主日用

無差雲峯見處與深首座日用無差乃喝云

莫分彼我彼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誇蓋

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

誰不聞後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總是選佛之

人既到端宗門下須是一箇箇心空及第歸

不可作長行粥飯僧彼此出家離世俗誰言

祖獨有南能 上堂今朝臘月初五有事

士八

士七

為君直舉靈湯禪師到來救濟大開府庫若

玆異寶不慳所好臨時揀取雖然一一歸宗

不妨却分賓主乃唱云且道是賓是主復唱

云賓主歷然久參到此也須恭爾 上堂

獨樹不成林人人認知有梵剎一繩與大家

出隻手蓋拈拄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後擲

下云各自看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

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為重舉 馱脚佛手總

現前明眼衲僧多恭爾喝一喝下座

上堂滿目文殊普賢境界直下分明道無不

在恭拈拄杖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喝

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

化可憐到處挑紅柳綠石頭也生暖煙蓋拈

拄杖擲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靈光洞耀迥脫

根塵跡露真常不拘文字此是百丈大智禪

師舉揚大眾作麼生良久云在家疑是客別

因却為親喝一喝下座 上堂南閩浮提衆

生以音聲為佛事所謂此方真教跡清淨在
 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
 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
 種種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遮前栢樹比
 斗藏身德山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
 演出何況世間所有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
 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盡見聞無盡利
 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旋陀羅三昧自在海
 良久喝云十方羅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
 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景序豈獨遊人往
 采更兼蜂狂蝶舞須信自在神通彼此性真
 妙具萬物總非斷滅衲僧別求禪悟弃本逐

末喝一喝云駟年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
 初十刮夕雨不晴船子下揚州東海鯉魚打
 一棒洞庭湖裏浪滔天須知大道本無偏唱
 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又是月
 圓當戶祖意教意同別但看鷄寒上樹鷲拈
 拄杖云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雨後擲下云
 慶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喝一喝
 下座 上堂如來世尊云菩薩覺成就故
 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
 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究竟覺彼此
 成佛故如是則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凡也如
 是聖也如是賢也如是愚也如是蠢拈拄杖

云挂杖子亦如是擲下云如是如是

上堂舉西天昔有七女遊屍陀林見一死屍
妹問姊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姊曰妹妹
妹應喏姊曰在什麼處於是空中散花女曰
空中散花者誰應曰我是帝釋見聖者善說
般若感我天宮特來散花聖者欲何所須我
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箇無根樹子帝
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即無
女曰帝釋帝釋應喏女曰這箇是什麼帝釋
遂隱去大眾且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
隱去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
樹子大眾且作麼生明得不辜負聖女若也

不會不得辜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真人
憨憨癡癡跛跛挈挈且恁麼過時喝一喝下
座
王主簿到上堂僧問雲門大師欲一
棒打煞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裏置殺
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檢點也無師
云且莫造次學云和尚坐斷廬山為什麼不
識某甲這話師云三十棒學云開師云點學
云劉師云念汝做街坊
復云憶在報寧
日彼彼各年少而今住山來各各已衰老休
話人間短與長相逢把手呵呵笑呵呵笑道
還自合無為道驀拈拄杖敲香臺云不可不
自在復擲下云不可不道還喝一喝下座

役云一切禪與道觸目無非妙貴賤但臨時不要生機巧慕拈拄杖云三世諸佛說不到諸代祖師傳不及遂擡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師住寶峯開堂日接得左司手中疏乃示眾云左司傳授烜熾現前泐潭把呈分明薦取薦與不薦却付與表白表白擬接復却迴云不見道權柄在手縱奪臨時非但泐潭如是左司眾官神通變化各具足却度與表白宣罷於是訖應問話畢師乃云適來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且道何名第一義如何所觀大眾當知欲得分明現前可以直

截自觀若能自觀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而今莫有能自觀者麼既能自觀即能他觀且道即今左司眾官僧俗大眾一一是一箇什麼意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可謂一一圓妙一一本靈一一神通變化總不欠少了無生死可相閑若不能自觀者為迷真覺性還却受輪迴然洪州乃江西大都督府古今已來人傑地靈佛事興盛昔有馬祖以禪道化人亮座主乃教法救世亮一日來參馬祖祖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又爭講得經亮乃抗聲云

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
講得亮不肯便出去祖召云座主亮迴音豁
然大悟師云而今聞却是虛空講得多便向
虛空裏釘樛殊不知馬大師神通光明解黏
去縛又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
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師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玄妙解會又
不見馬大師威光自在裁長補短又大梅初
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如
今徃徃向即心裏喪身失命須還他馬大師
觀機設法應病與藥一切臨時無不可不其
大梅蒙馬師開示豁悟本心一得永得更不

他觀直入深山庵居岩穴後因有僧遊山見
之問曰庵主住此山多少時梅曰只見四山
青又黃僧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
流去祖聞之令一僧去問云和尚見馬師得
箇什麼便住此山梅曰馬師向我道即心是
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
梅云作麼生別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且
道馬大師還有為人底意也無梅云這老漢
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汝非心非佛我祇即
心是佛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僧迴舉似祖祖
召大眾云梅子熟也龐居士遂去問梅曰久
爲梅子熟還許學人摘喫也無梅云你向什

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曰還我杖子來師
 云且道此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梅臨遷
 化時閑庵鼠聾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善
 護持之吾今逝矣師云大眾既非他物是什
 麼物復云近有無盡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
 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士袖^士子多是爭南宗
 北宗雲門臨濟却被箇俗漢子點破雲門臨
 濟兒孫不勝懍懍久立諸官伏惟珍重
 入院上堂馬祖傳心石門泐潭乾師惣師前
 三後三老僧到來如何指南遂拈拄杖云你
 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
 却你拄杖子良久云我雖與你同條生不與

你同條死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云寶山不易到既
 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云
 是什麼良久云不見雙林釋迦老又問弥勒
 下生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二
 十五孟春猶寒人共舉分明佛法不二門甜
 者自甜苦者苦喝一喝下座 開馬祖塔
 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
 行市家家門外綠楊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
 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
 歸去來良久云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
 罷僧堂裏喫茶 施主看藏經請上堂云

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含真空而體寂鏡妙色
 以圓明薦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盡
 在裏許阿誰不見阿誰不聞聞見分明是箇
 什麼喝一喝下座 出外婦上堂歸來問
 二月閑寂寶山中城隍耳目盡塵勞萬事空
 香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道莫窮信手拈來
 一枝草臨機生煞任西東 上堂舉僧問
 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馬大師
 也是看孔著楔然現前一衆雖不受馬駒所
 踏是不可忌古人大慈悲故誰教從來今日
 清明良久云與大衆同到塔上燒香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野草闌花相共舉信

手拈來一一玄癡人莫認遮前樹衆中莫有
 不受惡水激者麼遂拈拄杖擲下云祇這拄
 杖子亦不辜負大衆喝一喝下座 上堂
 時光迅速那事如何雖然如是我不敢輕於
 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故先覺云一切障礙即
 究竟覺薦拈拄杖云不是究竟覺遂擲下拄
 杖云拋來擲去有何障礙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
 福良久云山前大小麥穗也未直歲照顧牛
 馬莫教踐踏秧苗與座厨中調和衆口監院
 庫下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諸寮舍各各照顧
 火燭勝上座設饋飯供養馬祖大寂禪師大

眾總飽老僧亦飽葛拈拄杖云拄杖子亦飽
 山河大地亦飽遂卓云參退堂中喫茶
 上堂擲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
 物縱橫不是塵既不是塵是箇什麼山河及
 大地全露法王身山河大地諸人想見那箇
 是法王身良久云只為分明極都緣日用親
 上堂一夏九十日看看將欲畢為報求佛人
 今朝七月一教中道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且
 道如何是無為佛身於此薦得不逐四時之
 所遷萬物之所變若也不薦人漸老又經秋
 等閑白却少年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
 朝八月勿丘俾家安閑園土甜則甘草元甜

苦則黃檗元苦若也得意忘言自然超今越
 古 上堂古人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且
 道毫釐不差又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月不照
 人人不問月彼此不相干趙官家國土不如
 婦去來田中晚稻近日好兩喝一喝下座
 化主迴上堂演上人今日作齋供養羅漢為
 供養過去耶現在耶未來耶若供養過去已
 過去未來未至見在無住三世既不有一心
 何所依乃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過去亦如
 是見在亦如是未來亦如是彼亦如是此亦
 如是一切諸法亦如是復召云演上座正好

供養供養亦如是如是如是 上堂道德
經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師云達人到此身
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法界只在目前
上堂一年十二月倏忽又臨頭人漸老水長
流世有何人便肯休休休不如歸去來自
無繩水牯牛喝一喝下座 上堂方上人

今日為施主供養羅漢且道羅漢來也無若
來在什麼處若不來又供養他作什麼乃顧
謂大眾云要識真羅漢麼元來總在這裏徧
召云方上座還見麼正好供養來無所從去
無所至一一不生一一不滅性真妙明常住
世間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若也如是萬兩苦

金亦消得若不如是滴水難消老僧隨例沆
髓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聖節上堂率土
之土皆屬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民今朝臘
月八日當釋迦如來成道之辰是
今上皇帝降誕之日所謂前聖後聖聖德共
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應千年之慶運統萬
國之歡心伏惟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歲復召
眾云大殿上念佛祝延聖壽下座 上堂
舉佛在之日有一女人禮佛乃於座前入定
佛遂勅文殊出之文殊入百千金剛三昧出
女子定了不可得時有罔明亦入三昧唯彈
指三下女子從定便起師云且道文殊何故

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擊動法鼓大眾齊
 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為是同是別不見
 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眾總
 是祖師門下參玄上士試觀看若見得出家
 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閑觀喝一喝
 下座 上堂數日出入或風或雨或陰或
 晴或霽或散或鄉或村或縣或邑及至歸來
 三門依舊向南開復云大眾歸堂喫茶
 上堂出家沙門清淨佛子莫於袈裟下失却
 人身所以古人道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
 須償夙債且道袈裟下了箇什麼便業障本
 來空未了箇什麼還須償夙債出家門中也

須子細不得莽鹵一等行脚離鄉別井出一
 叢林入一叢林訪尋善知識決擇生死直須
 子細假饒了得我更問你只如僧問雲門二
 祖是了未了雲門云確衆中作麼生商量時
 中如何受用大眾要會麼良久云昨日化主
 歸山一年在外化導不易有利無利不離行
 市喝一喝下座 上堂西瞿耶尼北鬱單
 越家家門前長安道到處通徹蔞拈拄杖云
 拄杖頭上千老萬別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
 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四

士八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五

士九

僧錄司右闍教兼鍾山靈容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真淨禪師語

上堂今朝欲入室侍者報言參提鐘并擊鼓
分明為指南非但鍾鳴鼓響飛禽走獸草木
叢林森羅萬象昨日仁上人設齋一一為諸

士九

人徹困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老僧亦在其間
良久云欲知端的意盡在不言中下座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金銀琉璃握成土禪
家如意自在心妙用縱橫無不是彼此男兒
大丈夫勸君莫咬他人語 上堂三月本
不生二月何曾滅不滅與不生人心自分別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分別既不生一切皆寂滅山河大地不可不
寂滅如今一一現前不可不寂滅大眾還入
此境界麼即今又總在何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天地不晴久雨雲門割
意分明衲僧如何伸吐驀拈拄杖云雲門大
師來也割久雨不晴臨時變化不涉途程遂
擲下云切忌隨他拄杖子去下座 上堂
今日三月十朝衲僧知見雄豪步步直須有
主擬議打折駟腰 上堂先上座煮栗黃
粥供養禪衆喫了總飽餉地掛起鉢盂知
恩方解報恩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趙州老直
饒當下見得個儻分明不隨古人言語所轉

第一九八册

各證無生法忍得大解脫須知三年一閏九月重陽是何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本朝九月初五佛法未嘗間阻開單心印發光何况上來下去大眾了然生死不相干快樂共住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十納僧門風壁立不是宗乘強為欲破禪家法執遂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子翳汝眼睛不喚作拄杖子避色逃聲乃擲下云還我師子兒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月色十分顯露人心終有是非便被浮雲點污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大道本無拘執放開把住自由還要人人悟入

喝一喝下座 因施主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僧俗男女平等心一皆同證法界 上堂今朝十月初十滴水滴凍禪眾上來長老說夢忽然夢裏覺來顯發人人佛之妙用乃垂一足云不是佛之妙用又喝一喝云不是佛之妙用大眾上來二九下去不是佛之妙用復召云大眾分明是夢師一日到法座前乃提起數珠復顧視云大眾數珠一百八便歸方丈 上堂茲日夏首眾僧結制之辰泐潭山比丘克文與清淨大眾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本際涅槃自性無繫屬故

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離諸垢染清淨梵行若能如是所謂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 上堂清大師則上人數年在浙中緣化石覓供具等比者迴山不勝欣喜然於道人分上一切所作而無作意既無作意則是無切用大解脫法門所謂無為而無所不為信手拈來不勞心力種種聖像種種經卷種種莊嚴種種供具種種佛事焉拈拄杖云總在拄杖頭上東涌西沒南涌北沒撒開也堂上庫下佛殿僧堂及諸寮舍種種莊嚴種種清淨法喜禪悅遂擲下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云撲亦撲不破蕩亦蕩不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無成無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信不及華嚴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現法界寶光化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刹自在却還清公大師伏惟珍重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為報禪家莫莽鹵淶水青山在目前一三分明佛淨土擬心早不淨了也不擬心又作麼生歸堂喫茶 上堂倏忽又是五月時節交參總別同異成壞重重一一融通皎潔焉拈拄杖云一切時分總在拄杖頭上不見有一塵一衆生不成佛者且道泐潭山一衆有不成佛者也無乃擲下云是成是壞喝

第一九八册

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復端午隨眾
生心解分布搜子雖然應所知要須一一知
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薦拈拄杖云若知拄
杖子來處即知一切法來處所以道隨眾生
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只如大眾從甚麼處
發現一一分明在目前若知發現不妨奇特

若也不知何名出家遂擲下云只者末後一
著也大難會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
月半為眾決定新普請共成佛不須恠老漢
下座 出外峰上堂古人所謂有物流動
人之常情情若不生則老僧出入動靜無去
來之作自然人事周徧又何妨遊戲神通歲

法善禪悅樂則與大眾同住如來寂滅海究
竟覺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又初一
為報諸人莫自屈日用無非大智門摩訶般
若波羅密 上堂般若靈智接二親而歸
佛國沙門誠信設一飯以飽禪僧因緣既在
功德何窮薦拈拄杖云所謂靈源明皎潔枝
派開流注乃擲下云參同不二心 歸堂喫茶
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却
歎時光催急看看解夏到來拂拭拄杖與笠
無非妙用神通盡是心心證入不須向外馳
求拋却自家城邑 上堂今朝又是七月
一夏去秋來自相失各悟自己性無生人人

當下成佛訖大衆莫道我不受者惡水潑如
今業林多作此解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
是什麼聲云蛇咬蝦蟆聲德云將謂衆生苦
更有苦衆生又有古德問僧曰是什麼聲曰
兩滴芭蕉聲德云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云有
一轉語可以安邦定國主聖臣賢有一轉語
十九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若是辨得出許你
於十字路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
往來真善知識若辨不出炙脂帽子鶻臭布
衫且與麼東過西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
但以禪門了却心頭入無生知見力驀拈拄
杖云不是無生壑著你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兩似盆傾不是知見誰不明了誰不具足
阿誰無分不是頓入關老子呵呵大笑云泐
潭山裏一衆若於者裏薦得去盡作雲門烜
赫兒孫若薦不得總屬閻羅老子所管遂擲
下拄杖下座 上堂昨日有人從袁州來
却得洪州信說道長安米價高福建路荔枝
熟前三三後三三泐潭山裏五日一參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九月一暑往寒來春復秋須
信人人一段事不同時節逐遷流既是人人
一段事為什麼有信者有不信者不見世尊
云一雨所潤三草二木 上堂舉古人云
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

拈起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為又何假人撥
而後轉乃至雲門糊餅趙州栢樹德山捧臨
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應自是諸人不悟
後錯會又干他糊餅栢樹捧喝甚麼事豈不
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
常顯現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盡大地是

上九

五

個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
水是水師云大小雲門錯下名言好與三十
棒如今既不喚作山不喚作水又喚作什麼
若有明眼袖僧辨得出三十棒却還泐潭若
辨不出三十棒分付闍黎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

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令師云若道是教外別
傳又說道即如今况此一心知見為復是諸
人即令一心知見為復是諸佛知見若道是
諸人即令一心知見有底又不肯說心說性
若道是諸佛知見又有何甚別試為泐潭定
當看若定當不出虛消息施 上堂今朝

十一月節候又嚴寒候忽光陰過死生君自
看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須知人人赤肉團上有一物能隨萬事變不
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
山說水師云且道雲門答這僧不答這僧莫

謗雲門好若道不答這僧什麼屢是不答虜
 衆中多是師承學解承言者喪縱不在文字
 語言上又打在無事裏所謂滯句者迷若識
 得雲門大師即識得自己可謂不見一法即
 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上堂祖師西來
 教外別傳所謂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
 是打牛即是大衆人各有一頭水牯牛駕個
 車子即是毛色有異心相不同有赤者白者
 青者黃者黑者如今莫待下痛鞭各自拽個
 車子歸堂喫茶去下座 元旦日上堂問
 話畢師云一問一答皆是當人各各神通光
 明清淨妙心一一從自己運將出來烜赫現

前自是衆生迷情不覺不知改旦新元伏惟
 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福良久云昨日今朝
 事不同人人依舊主人翁雖然平等添新歲
 夢覺元來總是空是空却不空二十空門元
 不著一性如來躰共同喝一喝下座
 供養羅漢上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有
 法不從心之所生心若滅也一切法滅所以
 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
 得三際既不有一心何所生大衆但盡淨想
 盡證阿羅漢淨想不盡總屬流浪生死喝一
 喝下座 上堂古人云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

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又拈起扇子云
 跣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
 打一棒兩似盆傾好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佛手開脚步東西生緣
 別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
 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一遍大眾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
 了也乃喝一喝云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
 法身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遮前栢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
 是起佛越祖之談糊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
 僧俗大眾一一清淨光明住持豈不是安樂

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
 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謂安樂行也大衆唯
 有髻中寶珠不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
 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阿誰欠少還會麼
 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衲僧門下
 有賓有主有時賓也和其光同其塵四五百

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有時主也奪賊
 馬然乎賊披毛戴角入鄆來優鉢羅花火裏
 開大眾只如賓主未分時如何今朝三月十
 五 章江長老來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泐潭即不
 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伊道

遠離洪井深入寶山大衆且道是同是別忽
有個衲僧出來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
別也難得須是實到這田地始得若未到且
不得草草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
人自己門云遊山翫水而今多作自己會承
言者喪既不作自己會又作麼生會滯句者
迷德山入門便棒其僧擬議山云不得作棒
會既不作棒會又作麼生會臨濟一喝不作
喝用既是一喝何故不作一喝用宗旨如何
其宗旨者諸佛諸祖教外別傳不屬文字言
句其文字言句是心外戲論之法既不屬戲
論直須自悟若自悟也事同一家苟不然者

彼我途轍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
二十五栽秧漸漸徧南畝半飢半飽淡飯羹
泥裏雨裏可憐許惟有高僧總不知各自歸
堂喫茶去 上堂衲僧門下有春有冬有
秋有夏有陰有陽有晝有夜天地蓋載日月
運行成就四時長養萬物善知識者觀機設
教應病與藥成就衆生種種方便亦復如是
然則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
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慧用諸妄想此想不
真故有輪轉大衆要得生死不相續妄想心
滅但直下識取自己常住真心性淨明慧則

自然生死不相關共生慶快所謂一得永得
若信不及不聽受則沉在業識無明海喝一
喝下座 供養羅漢上堂大眾一切法即
諸佛法一切心即諸佛心一切語即諸佛語
一切道即羅漢道法也心也語也道也且道
是一也是二也是同別也二白一有一亦莫

士九

八

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上堂二月復三
月一一應時節柳絲弄春風梨花白如雪門
門法界門法法離言說葛拈拄杖云欲知交
參屢杖頭諸佛刹乃擲下云不妨拋來擲去
總在諸人眼睛裏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
普天之下好雨非但百姓歌謠老僧不勝手

舞何也豈不見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舞直
得須彌岌業海水騰波葛拈拄杖云大眾一
波絛動眾波隨萬法皆從一法歸衲子大家
同會取七顛八倒總光輝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半離念身心登彼岸泯
其所以歸自然兩個五百作一貫喝一喝下

座 上堂舉世尊問波斯匿王曰汝以何
相觀佛王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寔相
觀法亦然法界眾生界根根塵塵一切清淨
大眾欲識如來大寂滅汝但盡攀緣喝一喝
下座 閉馬祖塔上堂祖宗門下總有開
楔子應接物有開有閉苟開而不能閉喪

家失計開而不能開誰辨往來或開而能閉也
不妨遊戲閉而能開也重重善財或不開不閉時
又作麼生大衆僧堂裏隨例軟餅餤頭橫咬豎咬
喝一喝下座上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喚什麼作釋迦老子蕎拈起拄杖云假名三十二八十也空聲一切人間
總強名卓拄杖下座上九上堂云天心得自在
盛熱後清涼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言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難元來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復難如
今學道者如恒河沙見性者未有一二佛又言性成無上道永嘉云自性天真佛雲門

云如今諺方多是說心說性教裏少哩師云雲門又不許說心說性佛言性成無上道且道佛說底是雲門說底是大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上堂知事首座大衆出入相拋歸來依舊南山對北山忙者自忙閑者閑閑忙彼此不相關依舊水雲間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春來草自青又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忽有人問泐潭如何是佛法大意向伊道久雨不晴此三轉語有一轉語可以作諸佛之法藥治一切衆生病有一轉語可以作諸祖之秘闕菩薩直截之要道有一

轉語可以作袖僧解脫大道場是禪者放身
命處大眾若擇得出如久客歸家若擇不出
若行人失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如
來說一切眾生身中有三大何者為三身大
相大用大又古德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
門露髑髏赤灑灑沒可把既沒可把與什麼
作三大莫有人擇得出麼若擇得出不好好
手若擇不出眾生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眾好兩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
麼處莫是落在法堂前麼莫是落在田野中
麼莫是落在山林間若是通達底人神通妙
用無可不可有一般人更不求妙悟但作平

常一路實頭見解又與做不走作人此之見
解未出常流若妙悟明眼底人他一一知來
處一一知落處更不顛預大眾且道落在什
麼處久參先德一舉便了後進初機更宜子
細 因雪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師
云全禪客當斷不斷返遭其亂且道全禪客
當時合下得什麼語免被龐公折挫如今莫
有扶持佛事者麼出來開發大眾眼目亦表
自己參學身心如無老僧為你說破今日臘
月初十山門街坊丐者入寮打疊忽有人問
諸丐者已在寮中時又作麼生良久乃喝云
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上堂今朝又

是三月一大道何曾有得失。搥花屢屢靈雲心却笑玄沙弄不出。只這弄不出罕遇知音。上堂今朝七月初一時節。循環夏又畢。衲僧活計拄杖頭去。兮住兮無固必。去住自由。且道祖意是同是別。只如古人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意旨如何。喝一喝下座。上堂

雲門云久雨不晴。割大眾且道雲門一割與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若道別。祖宗門下豈有兩般。若道同。爭奈德山臨濟。雲門家風有異。衲僧到這裏如何。割判若判。判得出可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割。今朝二月二十五各自歸堂。

喫茶去。上堂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為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盧曰。况是二法。皆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師云。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為。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去。有遠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迤。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即行。可

十九

十一

止即止大衆還識泐澤老僧麼良久云將此
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師首座時在仰山結夏小參云莫有真師子
兒試出來對衆哮吼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云
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僧問鍾聲總動大
衆雲豨禁足已臨如何指示師云大家在這
裏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多是
向言句中轉却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
明師云且莫亂道僧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
而不知未審不知個什麼師云道進云忽然
知後如何師云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
奈者個何師便喝僧云好一喝未有斷在師

云哮吼且待別時 復云更有問語者麼
良久云洎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取取盡
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
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
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云知
音者少所以此個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
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
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
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
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炷去冷湫湫
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
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

露或有執個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
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
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
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以佛手
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以驢脚便道是和尚
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便
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十二凡百
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
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
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
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
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

縱八橫東西南北無不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
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
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
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摸子裏脫出當
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
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使用立
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者語得
那語不得那裏是虛者裏是實你與我拈出
然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
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
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
是棺木裏睜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

與萬法為侶者烜赫底丈夫漢麟麟齧齧千
 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齧口
 相拽下椅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
 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
 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可佛罵祖去也
 喝一喝下座師到崇勝眾請小參僧問

木明心地印難過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関師
 云過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你
 作麼生會僧作一圓相師云且喜勿交涉進
 云也不得整良為賤師便喝復云更有問話
 者麼良久無人出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說事亦不妨說理亦無礙為報學道人莫作

理事會阿呵呵欲求長須入水是非中聲色
 裏放一個扶一起是何宗囉囉哩慕拈拄杖
 畫一畫云適來許多葛藤向什麼處去也復
 舉拄杖云拄杖子變作觀音菩薩以甘露水
 灌入你諸人頂門裏還有眼開心悟神清氣
 爽底麼乃喝云莫妄想活落落須彌山把便
 撲擲下拄杖云耶耶三十三天不知不覺帝
 釋居善法堂為諸天說法勸喻云汝等諸仙
 盜止闍浮提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不殺不
 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食肉布施持戒
 廣作善業末生此間受種種勝妙快樂汝等
 諸仙不得一向迷於妙樂須知無常念念不

停念念遷謝速疾速疾便是到來相將墜隨
 汝等當求不來不去不生不滅究竟解脫清
 淨涅槃之樂師乃噓噓今日為衆竭力禍出
 私門笑破袖僧口然雖如是也不得草草乃
 撫膝下座師到九峯山衆請小參僧問
 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前三三即不問如何
 是後三三師云的進云恁麼進前三步也師
 云闕進云大衆證明真善知識師云杜撰初
 僧師云大衆此事若全提也便須荒却院散
 却衆奉倒須彌山踏翻四大海三世諸佛諸
 佛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填其溝壑其
 凝雖然如此盡法無民且向世諦流布建化

門中即不可乃拈拂子云三世諸佛諸大祖
 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總在拂子頭上分
 開也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
 灸猪左膊上以拂子左邊敲云太虛為鼓須
 弥作起遊唱云鼗鼗鬧市裏識取天子持錯
 就錯以拂子右邊敲云大地作床長天為幕
 蹶倒打睡百草頭上薦取祖師病鳥拙十噫
 九年空面壁撫掌不回頭笑煞傍觀如今莫
 有傍觀底麼良久乃唱云泊合停因長智又
 舉拂子云穿却你鼻孔却向脚跟下走出東
 西南北土曠人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阿喇
 喇遂擲下拂子云是什麼下座師問僧

了也未云未了師云你突粥了也未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麼声云兩声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麼云屏風師云又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 師到大愚衆請小參師云二三

月來天氣和暖萬物生長百鳥和鳴桃花紅李花白到處園林翠連野色誰家年少賞勝踏青唯有古寺老僧坐對連栢遂以掃子敲禪床云敲枷打鎖出釘拔楔大有癡頑怕吞熱鉄醍醐上味候伊時節趙州石橋倚途守徹百丈野狐為君一决狐疑淨盡眼光電掣

南北東西有誰辨別還有辨別底麼試出來撫掌呵呵大笑打個筋斗供養大眾一著麼快平生二與天下人作標榜有麼有麼祇為情生智隔想變殊我者裏不免拆東籬補西壁去也以拂子盡云十方世界百雜碎何處更有山河大地耶看看四大海水在諸人

面前滔滔地氣象萬端魚龍变化還見麼見則不無忽然有個巡海夜叉出來道禪和子如何是脫生死底句向他道什麼即得若不向他道被他一舌捺棒打煞饒魚鼈喫當此之際以何為身以何為心以何為人以何為我以何為佛以何為祖以何為禪以何為道

會麼良久云五更優平起更有夜行人乃拂
子擊禪床下座

偈頌 僧請問三聖問雪峯云透網金鱗

以何為食峯云待你透出網來即向你道聖

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以頌

示之 潦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

來海門空闊總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雪峯云老僧住持事大 放去收來得自

由不堪優處亦堪優可憐滯句承言者爭是

爭非空白頭 僧請問丹霞騎聖僧意旨

如何 千變萬化七朝八倒騎却聖僧皆倒

水潦釋迦起身比丘悟道若會此意寒來著

襖 僧請問雪峯斃鼻蛇因緣 打鼓

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

那古曲非音律南山鼉鼻蛇何人知妙訣的

子是玄沙 僧問南臺圓和尚大隨龜話

圓以手翻覆示之其僧不肯乃質於師師以

頌釋之 少室之妙訣觀根而察付大隨

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

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鍾鞞鉢鼓

水東流日西去 僧請問馬大師日面佛

月面佛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

萬化千變 僧請益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

眼門云普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僧請問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日前有路誰解通方東山水上求者茫茫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徧現

然分明日西月西過佛手馱脚呈皆承此個

力言外度迷情 僧曰衆中多以無事商

董師復成頌 七九 多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 十

有無俱勿念自可剖靈音落落雖殊應寥寥

不在尋宜哉萬化首都抵屬于今 僧請

問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云楚

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

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後更無人解

道油油 僧舉趙州遮前栢樹子話或云

有此語或云無此語師以頌決之 遮前

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

許遮前栢樹子趙州有此語為報同道流觀

面如何舉 僧舉雲門北斗裏藏身

東涌西沒北斗藏身法玉法令德非有隣

趙州勘破婆子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

或聖人難曉是非長短任君裁老婆被伊勘

破了 婆子云好箇阿師又與麼去

臨岐有水復有火遇賤即貴全可可莖山一

路去無差幾個人脫羈鎖 遮前栢樹子

遮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著

去年樓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
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頌黃龍和尚垂示佛手馱脚生緣 我手

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

干謾為開口 我脚何似馱脚隱顯千差

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十七

十七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遞失路長空雲

破日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鳥窠和尚

吹布毛 鳥窠吹布毛 日午方高趙王

因好劍滿國人帶刀 僧問雲門如何是

啐啄之機門云響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

云響昨日雷轟天夜來山水長 寶壽開

案三聖推出僧 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

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

太平 石火光中電影分怒雷隨震動乾

坤耳聾眼瞎人無數誰是知思解報恩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丈林山下竹根邊

丈林山下竹根邊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

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靈雲見桃

花悟道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

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個是男兒

昔日靈雲見悟時香苞紅萼一枝枝如今到

處還開也陌上相逢說向誰 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上至諸佛下

至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州云有業
 識在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
 底人死不知心 僧問雲門如何是吹毛劍
 門云 誰謂吹毛利雲門語可知一朝權
 在手看取令行時 僧問龍牙古人得個什
 麼道理便休去歇去牙云如賊入空室
 買帽扣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僧問長沙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
 債抵如二祖是了不了沙云空 臨機無巧
 妙得意不勞功其如人不曾聞空便謂空
 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移高純下總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

王真妙訣動隨声色被勾牽 僧問雲門如
 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 超佛越祖
 之談觀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關
 爭餠餅 雲門問袂子 雲門問袂子消息
 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瞇瞇 雲門
 抽顧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
 休休 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被
 打 黃檗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
 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芦花 臨濟到
 大愚處悟 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
 目乖臨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新婦騎馱

阮家牽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
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眼若為傳

新婦騎馱阿家牽低頭拈得一文錢十字街

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雲門云火裏

蜘蛛吞大虫 秦時轆轤鑽頭通大施門開

妙莫窮火裏蜘蛛依舊活拈來誰解恣英雄

火裏蜘蛛吞大虫去年不似今年窮直得黃

茅瘴氣發雪壓桃花處處紅 臨濟鋤茶園

次見黃檗來遂拄鋤頭而立檗云著漢因那

際云鋤也未鋤困個什麼檗以拄杖便打際

接住一送檗便倒叫云維那相救維那近前

扶云爭容得這風顛漢與麼無禮檗以拄杖

却打維那際乃連鋤地數下云諸方火葬這

裏一時活埋 奪旗擊鼓著精神父子雖親

法不親為報四方禪者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

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

面 興化打克賓維那 丈夫當斷不辭斷

與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

錢趁出院 雲門臘月二十五 臘月二十

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弥

山 不起一念海裏須弥把來使用休別針

錐 百丈野狐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

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

○

○

古尊宿語卷第四十五

七九

○

○

○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六

士十

僧錄司右闡教兼靈山靈岩禪寺住持 凍戒 重菽

真淨禪師語之餘

偈頌 寄百丈瑤首座 百丈雄峯倚碧

虛其間今古道非孤不知一句墮狐事借問
當時有也無 有無聞說笑哈哈不是知音

不問來莫把祖機容易泄待伊孤眼自醒開
潛能展事客投機落草之談信有之言下罕
逢師子子成群作隊野狐兒 和酬運使蔣
公頌古八絕句 仰山 為仰法幢摧已久
從頭提起又重新誰知斷臂傳來事光顯須
憑大智人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相知喚回業識忙忙者笑倒滿山老古錐
踈山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
緞向明拈言下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因茲
自抱無絃琴歸隱踈山烟翠深有箇荆溪蔣
居士曾聞得得訪知音 末山 末山不露
凌雲頂今古昭嘵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
非君莫辨火中蓮 非色非心非行業成男
成女辭隨緣而今僧俗并群有一一昭然總
不偏 洞山 掩耳重開眼果寬廓然無法
不同觀山林瓦石縱橫說若到常情取信難
按部不妨閑訪道新豐一宿話皮膚水聲山
色紅塵外軒蓋重來得也無 宵雲居長老

第一九八冊

五頌 絕頂雲居北斗齊雲門知見便高提
 莫將透脫常情解須是當機離水泥 絕頂
 雲居北斗齊截身北斗最難提叢林總作平
 常解無限高僧沒在泥 絕頂雲居北斗
 齊出群消息要人提其中未善宗乘者奇特
 商量滿眼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

差光裏關中提擎頭戴角誇能解一一重教
 上細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橫三豎四目
 前提空中鵲眼殊無碍還笑狸地不離泥
 雪朝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復頌其意
 示諸禪者 龐翁境界滴水滴凍藥山關
 黎兩目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真

阿誰解用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
 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
 未了復云門外什麼聲僧云兩聲師云又道
 未了復云面前是什麼僧云屏風師云又道
 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
 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
 不顛倒 見僧未以火筯敲火爐僧云不
 會師乃頌曰 火筯敲火爐日用更無餘
 開單并展鉢何處有親疎 僧又問達磨
 西來單傳心印又如何復乃成頌 火筯
 敲火爐直指更無餘開單并展鉢一一晃心
 珠 師室中問僧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偈

無語僧却問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師云廬陵
米作麼價又云面前是屏風 一一超然
一一玄莫將情計自留連從來大道無文字
不要安排喚作禪 僧云洞山禪難參師
乃有頌 洞山禪也不為難與君時復且
閑閑柳標迸開天地眼一重山後一重山

示眾二頌 了無一法祇在臨時把來便
用更莫遲疑 於法應自由更莫向餘求
殺活劍在手到處得風流 法界三觀六
頌 色空無碍如意自在萬像森羅影現中
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
洪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碍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
涌西決千差萬怪火裏蜻蜓吞却螃蟹共三
事事無碍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趣
出娑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共四
事事無碍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
念遍入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共五
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
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鎧鎗魔軍膽碎共六
讀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意非傳大
士頌指南則異說者多矣故水陸同真際飛
行體一如則佛佛道同信斯也因成一頌用

第一九八册

示諸禪者 平等群生類。迷為七趣因。悠
 悠終莫覺。擾擾但隨塵。賴我從凡質。何緣獲
 法身。神通雖未具。作佛亦天真。 短歌寄
 端上人 鷲峰深黃蘗。苦一來知味。便回
 去去去。不回頭。大地何曾有寸土。廓然胷臆
 寰宇寬。東涌西沒。胡為難。早言云。徃道遙山
 又聞已在袁城間。因思孤坐雪寒夜。松風瑟瑟
 添蕭洒。端師端師聽我言。玉鑰在手須牢
 把 寄人 一三三四五。清平打鼓道
 吾舞脚踏金船海。月高無根樹下蹲。龍虎優
 鉢羅花火裏開。軒轅寶鑑埋糞土。為報潁川
 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 送和禪者南

雄作丐 見不見逢不逢。千里萬里圓光
 中。左顧右眄華嚴海。輕提重按開盲聾。此箇
 妙窮不窮是處。園林落花紅乾坤。造化有時
 節莫比。仁者無間風。忽釋迦慢彌勒。彼既丈
 夫我亦爾。都來祇在一毛頭也。解分身千百
 億。臨機一一不思量。好笑時人識不識
 送清禪者石城丐 菩提數珠一百八。攝
 標拄杖六七尺。象王蹴踏潤無邊。達磨唯留
 履一隻。至今天下重黃金。笑殺寒山與拾得
 觀音慈布袋。慈維摩問疾。文殊堪千奇。萬怪
 狀無盡。皎然此理誰相諳。石城人物多賢善
 仁者一到皆和南。有人問着新豐老。切忌承

言落二三 送生禪者袁州丐 箭穿

紅日影山鬼把住麒麟兒竇八破布衫海神
捧出珊瑚枝臨際三閑透不透雲門一字知
不知開恩昔日同參者笑倒新豐老古錐小
釋迦大禪佛集雲峯下有窠窠相逢須辨是
與非莫順人情剛負屈鼈鼻蛇遼天鵲徧問

知音是底物奇哉高步下層巒好向前途恣

輕忽 送從禪者廬陵丐 鼓山頭上

雲成蓋石霜霜水清如鏡新豐洞裏伸脚眠
眼開起來天地迥拍手呵呵笑不休堂上老
胡俗姓鄭廬陵米價高復低免角拄杖須親
劈欲度門門一切境當知密室爛如泥

送長上人袁州丐 集雲峰下四藤條誰

復得道遙祝融峯頂萬年松天下名標新豐
五位拄杖頭挑橫三豎四東西南北徧中來
正中去遇賤即貴逢低且高撞着三家村裏
老婆掣斷裙腰十字街頭醉翁子扶起來與
伊繫條或是或非胡抄亂抄休話祖師密意

莫問世俗塵勞道人活計舉措堪褒咄將此

深心奉塵刹諸子不同袍海裏須弥日月高

送雅禪者石城丐 雞不鷓無功之食水

長船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佛大德山呵
佛罵祖曾遭巖頭僧堂前領過臺山路上老
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破獨有雲門古錐有

口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
 然也非言道不通非事理不果理事通達人
 利生無不可既然也有却解臨時建立又不
 喜逐旋包裹但可以直用好心殊不知返遭
 惡禍末法衆生知恩者能有幾箇雅禪者為
 尔老婆葛藤會麼寄南康魏處士寄茶南康
 有箇魏處士生來心淨開蓮華蓮華妙心空
 無物能為佛事如塵沙衆生佛種不自發莫
 不親相生道茅觀音勢至自可仰文殊普賢
 人共誇豈唯慈善佛菩薩不獨怨恚惡那吒
 有時人頭及鬼面有時虎豹諸龍蛇一一臨
 時能變化一一所應曾無差當知皆承此箇

力不知處士自知耶此也從來最靈物當頭
 一著輸丹霞誰言僧俗有南北我道聖凡同
 一家音通不問識不識逢人便寄趙州茶助
 我日用作佛事啜者唯嫌苦遊加苦也遊也
 益何盡泥也水也與無涯人間萬事即佛事
 正者自正邪者邪因思昔日洞山老問佛解
 道三斤麻 寄吉州清平跨牛庵
 庵內不知庵外事跨牛誰識樂生緣或舒驢
 脚步荒草又把佛手開人前頭頭應現頭頭
 別元與跨者曾不偏肥苗嫩稼觸途秀飽亦
 不食牛可憐青煙萬戶大和邑白雪一曲清
 平禪客來欲辨牛毛色唯見長老庵中眠世

人有牛自可識毛色分明頭角全跨行一一
 來他力莫問清平別有玄 送淨禪者巧
 南康 逢人便出有理但伸一錘一劄要
 見通人三頭兩面任起情塵道不屬禪法何
 有因心既無住道乃通津南康教化平等為
 人富亦不富貧元不貧男之與女佛也天真
 賢之與愚性也法身執為彼我誰為疎親一
 一明妙一一精神臨事活發應機妙陳不自
 覺悟逐樂因循從頭指出無使漂淪海淨禪
 者莫憚苦辛 送言陸二禪者之南華禮
 六祖真 曾聞菩提本無樹又云一花開
 五葉是非有限分不分可使吾道生啼啼曹

溪分派共入海寶林人間翠相接其中塔廟
 居真身同往瞻禮不可輒又聞彼既丈夫我
 亦尔不應自營生退怯又不見古人己靈尚
 不重况來諸祖解脫乎大丈夫大丈夫靈光
 烜赫阿誰無當機大用脫知解舉措何曾法
 道途本非文字不屬教亦非禪道莫昧渠明
 明一^十離諸相剛把迷頭顛麵糊二禪者^六是
 不是若是不妨南去見老盧 送十一禪
 者往諸方緣化 身是光明寶幢心是神
 通法藏多虛不如少實千語終歸一當欲知
 教外別傳便是西來勝樣神通利物昭昭光
 明到處晃晃不屬諸方語言豈聞森羅萬象

大機大用天真或是或非過量一得永絕攀
緣無法更堪比况唯此一事真實其餘總是
虛妄可使法界有情同悟此心無上十一禪
者化行雄雄法王大將 後又添一人之
禹載緣化 元是十一人添子成十二有
利及無利終不離行市木塔老妻禪河陽新
婦子普化解風顛我今故直指 上高李
居士求頌 李翁李翁惠性自通知身幻
妄處世皆空尊卑貴賤暫且相逢共若朝露
總如春紅倏忽變滅誰是我儂唯心即佛靈
妙難窮長生不死人性皆同明明日用不自
信崇悟無彼此迷有西東李翁李翁宿植善

功一家蒙庇吉慶常隆兒孫樂善齋心融融
正信清淨諸佛法中或讚或毀如盲如聾一
切魔惱自然銷路道心堅固有始有終
送照禪者 齷齪齷齪人謂我惡是非
非我謂人莫不莫不作不惡不樂法喜禪悅
去黏解縛黃龍家風佛手驢蹄後代兒孫須
自開拓大啓三闍末後一著雖涉語言不在
糟粕皎潔靈源此彼何若神通光明圓滿大
覺切忌思量應病與藥 方禪人求師親
書偈送 字要親手書偈不悉人作彼此
有如意應病即與藥開裏何妨佛手開擬議
之前出驢脚任是碧眼胡兒也須路頭迷却

不是持地要辨清濁活衮衮明落落本自天
 然何須自縛還鄉曲調和者稀干木逢場但
 戲樂 送諸郡丐者 諸郡丐者道無
 此彼直截根源更何擬議性本一源用無有
 二但盡凡情別無勝義觸目遇緣無非佛事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或
 逆或順或非或是一主一賓一坐一起照用
 臨時縱奪有以臨際兒孫衲僧已鼻教化衆
 生成就根器家家觀音門門勢至兒女大小
 神通活計通人不疑法王已矣 送德禪
 者丐平江 平江一泓東流穿過千門萬
 戶佛法大意分明自是時人不顧直到大海

方休浩浩無今無古滔滔自有靈源亦似叅
 禪大悟若也心地洞然正法眼藏發露何妨
 運出家珍所在觀機救度明年是日歸來不
 尔却依位住 南臺和福嚴長老結夏
 今夏南嶽南臺晚飯不通水泄杉松空引寒
 風田地莓苔不繫又道禁足九旬人人口中
 一舌去夏蠟人消盡今後渾鑄成鐵殊不知
 有佛有法豈更解移凹就凸祇待置箇葛村
 准備來年夏熱 送葉道人 一葉落
 天下秋夕陽西去水東流黃河澄清聖人出
 二千年事何悠悠稀復稀少復少使我虛生
 幾迴老如今共喜居太平何妨學佛閑訪道

歸去來歸去來老盧得不在黃梅普光心印
 神通藏日用分明眼自開 送琪道者作
 巧 衲僧門下絕奪臨時靈蛇在手猛虎
 當騎有鬚便將無尾莫退放去防渴把住知
 飢宿主易見隱顯難思禪家大道法眼慈悲
 送閑上人之黃龍觀老師 閑閑一片祥

雲別海山卷舒出沒自有信豈同薄霧縈漁
 灣閑閑情恁態西南還黃龍久約待為雨
 我今目送胡高攀 和黃蘗老和尚送李
 居士 踏新秤槌兩截分明為君直說黃
 蘗苦口多嫌三冬何處無雪難翻憶龐公
 與兒女不婚不娉共頭活 送吉州魯居

士昆季 來從山下來去從山下去行也
 曉便行住也晚便住在路同弟兄到家會兒
 女莫嫌言語太尋常最是為君省要處省要
 處三四五須彌踔跳迦葉舞 寄福嚴謹
 上人時在南臺 白雲籠高峰明月照淺
 水誰云與日同方曰為知己北嶺壞邊人南

臺石上子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
 送一禪者袁州丐 佛子之心絲毫不掛
 無底籃子驪珠滿濕袁州城裏任人著價異
 日歸來倒騎鐵馬 送儼禪者吉州丐
 佛子之心大喜大捨喚龜作鼈指鹿為馬偃
 溪水聲廬陵米價一一法門死蛇活把

送慶揮者崇陽丐 佛子之心無非利樂

衆生界中應病與藥或呈佛手或出驢脚我

宗赫然莫錯莫錯 送泰禪者乞米

佛子之心能施惠澤山前穀熟人間米白十

升一斗大翁二伯但盡凡情錢不露陌

送際修造 佛子之心逢場作戲遇緣即

興常可如意佛殿三門觀音勢至彈指乃成

九峯山寺 過義井莊猛才上入求頌

古佛家風在尋常已自知不勞心力處忽逆

電光時既作韶陽客當爲師子兒目前凡與

聖一一莫存伊 又滿莊主求頌

智者能孤立開花自有春不爲萬法侶肯作

半途人快臆乾坤大威光日月新尋常拋擲

裏誰識是天真 寄饒守鄒幾聖

此身穢惡聚無佗又不得智者知是幻飲食

聊滋益中有淨法身精明妙誰識君與我無

差一得即永得 寄葉推官 此心難

是便忘機况屬衣冠富貴時終日素飡甘自

得浮生虛幻許誰知能特悟意唯書偈不把

吟情更作詩一種家居超俗類西天摩詰亦

如斯 近想道彌著前來所得深虛遠真

法性皎潔淨名心玉事何妨及塵勞已不侵

妙靈居日用誰古復誰今 和宜春張簿

見寄 萬類紛然居有爲一一天真本無

住豈是明公獨妙明我亦從中獲靈悟情與
 無情及聖凡解脫門開同一路王也臣也自
 可知此是如來親付囑 卿上人禮師乞
 頌 有僧近從廬山來輒然問我求禪偈
 我既臨時解變適神頭鬼面趨言義而况佛
 法無定機宗門自有通人至子應久歷叢林
 師潦倒所說是也不是 張道人寂庵
 離念性虛明居此常寂照萬象圓光中清淨
 同一妙開池養白蓮門當市井道我無人事
 心人事不相到 寄塘浦張道人
 世俗塵勞今已徹如淨琉璃含寶月鍊磨不
 易到如今寶月身心莫教別死生倏忽便到

來。幻化身心若春雪。唯有道人明月心。日用
 廓然長皎潔。靖安令程筠推一日遊山
 以諸堂寮舊名猥冗各隨事易之揭為熏修
 精進廓然證宗性空實際不二了義法忍妙
 用和集雲鶴老拙乃一一頌之又作通人偈
 共十三首寄呈 熏修 圓滿菩提道
 熏修乃得成。理雖頓悟勝。事要漸除輕。鏡藉
 重磨瑩。金頂再煉精。勸令先自利。然後利群
 生。精進 六種波羅岸。先乘般若舟。
 自然無所住。何更有蹤由。勇猛能成佛。踈慵
 不到頭。蒙君共著力。禪者總精修。廓然
 每來常默坐。却洞廓然襟。廣大乾坤量。包含

日月心。龐公雖去世。程老復知音。別聽為霖雨。當期外護深。
證宗 達佛心宗也。
 寸無差。平時相應存解行。瞻敬見師資。琢玉當成器。磨埽莫問伊。西來諸祖令。一一總如斯。
性空 佛及衆生性。圓明躰本同。
 見聞皆共有。取捨總非空。在事能潛隱。當機解變通。談禪并治俗。一一見全功。
實際。
 妙湛總持際。光明覺性身。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為親。漸誘終難信。高提復倍真。如今法末世。教我若為人。
不二 平等觀諸子。
 家門不二開。客程無是處。浪迹總歸來。法寶名如意。禪朋號善財。共遊華藏界。寰宇一塵

該。
了義 迷頭曾認影。了悟總成非。
 唯有道心在。更無禪病依。靜中聞水過。閑裏見蜂飛。一天真事。何人共所歸。
法忍。
 對境心常寂。靈源本不生。事隨高下應。機逐溪深評。剗判彰神用。觀瞻洞覺明。無非法忍力。更莫外求聲。
妙用 神通并妙用。
 迎送及攀陪。更不假人教。自然隨事來。幻身同草木。淨性出塵埃。多謝程居士。迷頭總喚迴。
和集 法門元不二。所到便為家。
 圓頂旃檀樹。方袍菡萏花。六和儀有伴。四攝道無涯。豈獨携禪者。俱登大寶車。
雲鶴。
 旦過晚應宿。山堂任去留。孤雲能自在。隻鶴

更優游。柳樛開青眼。袈裟伴白頭。未明西祖意。萍迹謾悠悠。寄通人。通人何揀擇。一一道無偏。擬欲分優劣。還應落蓋纏。心同作佛。法法共談禪。但盡常情也。東流水滿川。禪定軒十偈。攝心名淨戒。禪定號波羅。到岸仍留筏。行慈復度他。悟懷生極樂。見性識弥陀。即此明軒下。菩提薩摩訶其一。雖然迷悟別。平等一禪心。莫向雲門覓。休從林際尋。瑕銷成白玉。鑛盡得黃金。無比不思議。靈源最甚深。其二。本來同作佛。妄想共留連。此日不為道。何時能去纏。便宜歸寶所。休更認空拳。一天真

性。花開火裏蓮。其三。西來元不二。天下所傳差。佛法無多子。門庭有幾家。主賓分兔馬。棒喝辨龍蛇。學者宜詳審。如今正可嗟。其四。諸祖傳心印。何曾別有禪。宗乘迷有異。佛法悟無偏。寶覺人人大。靈機事事圓。莫求奇特說。荒却自家田。其五。小乘不見性。心外別有禪。妄現涅槃樂。迷遭煩惱纏。豈知潭底月。元在屋頭天。更把古人語。將為奇特傳。其六。神通遊戲力。一一本無生。菩薩能親證。如來更妙明。聲聞聞未信。緣覺覺猶驚。唯有大乘器。靈源發便清。其七。佛性天其事。誰言別有師。男兒

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口
 忌。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其八。學道
 先須明有悟。法王法印無偏。枯來事事皆
 過量。把出心心總離緣。由是衆生顛倒解。不
 觀諸祖上來傳。蓮花世界同遊戲。主伴交參
 影像前。其九。龍象朝昏。揮悅處。幽深難
 勝此軒窓。心為遊戲神通藏。身是光明智照
 幢。徇物高佞。雖有二歸。源本末且無雙。但能
 知見同真正。外道天魔稽首降。其大義察
 大義無文字。誰云達磨傳。此心元淨妙。是法
 本明圓。有據人人佛。無生念念禪。開單兼展
 鉢。一一火中蓮。其一。大義即為察。包容

起一朝。聖凡同寂滅。主伴共逍遙。少語工夫
 大。多聞慧解饒。禪餘遊覺苑。朋友好相邀。其
 照軒。本性本明妙。如何却妄緣。常光常寂
 照。淨智淨空圓。舉衆皆平等。臨機總見前。唯
 除不信者。教外豈虛傳。其一。西來教外
 傳。開悟却憑言。心是神通藏。身為智照軒。法
 空平等座。善巧揔持門。大義靈無盡。禪家各
 有源。其二。法會寮蘭軒。晚應清涼候。花苞吐
 國香。謝庭家世短。孔子教風長。有德更誰並
 無人亦自芳。蘭軒禪者衆。佛性戒冰霜。
 其一。無人亦自秀。况植梵王家。僧衆共白
 業。禪庭開素花。對談為法會。長養壅溪沙。正

似修行者。常將戒定加。其春秋皆有箇復作。偈以原之。鶴白兼烏黑。心為造化元。二儀雖有象。一氣本無言。萬物遂其性。四時歸所存。秋花與春艷。香每滿蘭軒。寄荆南高司戶五偈。若把心無却。教誰辨主賓。不知妄想性。便是聰明人。我我自覺了。頓忘能所親。但觀佛與祖。一一洞天真。其一。知見無上力。禪門已了心。不從達磨得。豈向釋迦尋。莫被無言溺。須妙有語沉。現成常現在。唯悟始知深。其二。小乘修小法。妄現寂寥禪。務靜欣無念。嫌喧怖有緣。不知佛世界。即是己心田。起坐明如日。眾生共皎然。其三。

學道多涉數。阿誰能自尋。二人禪悅性。千里月明心。瑩徹同僧俗。靈通共古今。莫將閑藝解。可惜枉埋沉。其四。男兒丈夫志。開鑿自家田。莫逐雲門語。休依臨濟禪。人人元具足。法法本周圓。但作主中主。門門日月天。其和開福長老送強禪者七偈。迷行順行皆青春。或是或非不動神。往往總隨聲色轉。頭又昧本來人。一氣纔和萬物春。不勞功力豈勞神。非言非句非文字。快活當機有主人。多執平常夢裏春。依他妄計自傷神。更傳臨濟雲門語。奇特商量惹殺人。雲門臨濟百花春。一一靈機總有神。到底不關言語。

事。錯傳錯解誤他人。直截根源教外春。阿
誰不聖不通神。雖然向道離蛇舍。又作無心
常醉人。言句清新便謂春。平常為實用安
神。希望成道不求悟。更把糟糠教授人。
悟來無物不為春。荆棘林中解養神。常與不
常虛對實。臨機提出超由人。寄浮山巖中

淚達二上人。若是全毛那守窟。奮迅東西
警群物。有時踞地吼一聲。突然驚起遼天鷗。
所食不食鷗之殘。戲來還是弄活物。翻嗟疥
狗一何癡。到處荒園咬枯骨。送宣上人。
落落空門子。心空法亦空。有橫榔標杖。南北
異西東。寄瑤首座時在大愚。高安灘上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古禪閑。吾祖曾開微困顏。經幾百年真迹在。
長應留待子孫還。和荅筠守錢郎中圓相
頌送住洞山。未有難名既形可措圓滿現
前群迷得路。迷藥上人往黃蘗禮積翠庵
老和尚。了然逆順皆方便。往往宗師昧者
多君欲決明心地。印驚拳問取老禪和

到日應須次弟攀入方境界。妙堪觀重重無
盡重重異一一。憑君子細看。和真首座施
茶。從苗辨地知音少。獨有吾師鑒最靈。烹
出異常還音花。幾人於味得全醒。留真首
座。名山靈迹遍。優游賞勝心。應近已休好
住新豐古洞裏。共揚佛事老春秋。回事

第一九八冊

祖師心印鐵牛機直要當鋒決是非掣電未
 收轟霹靂相逢誰是丈夫兒 南臺石頭真
 堂 南臺石上檉樹子今古何人道可齊昔
 日住菴真斧在夜來明月落前溪 寄信上
 人時在般若臺 要行便行住便住去住尋
 常與誰語而今又在般若臺無錢娶妻衣自

補 和香巖和尚石磬 乱山深處雲巖久
 不是知音辨也難一日禪堂高掛著時時響
 應萬機寒 玳瑁報曉會茶晨直下無私喚
 起人各各慙慙煮喫了可伶幽韻又虛陳
 送道巖沙弥南康丐 步步登高鳥道玄心
 心開發火中蓮沙彌品格沙門行始解南康

化有緣 送則上人 困魚上滌鳥樓蓋空
 奮雙拳大丈夫一一盡從胃臆裏蓋天蓋地
 洒醍醐 送全禪者廣南作丐 遠磨遠下
 一隻履老盧把住諸祖衣家家門前赫日月
 太平不用將軍威 送文禪人之吉州丐
 自心隨色摩尼寶莫問廬陵米價高更欲徧

遊華嚴界都歸仁者一眉毛 滁州全辨塔
 院鑿上人邀宿草庵 未能直到覺元妙且
 向途中息草庵勿謂無心便休去前三三有
 後三三 庵內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
 全黑龍山寺掛城外踏入青林隱翠煙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通玄士應念

群迷復現身時向庵中開舊論還隨法界在
微塵 按行雖是江西漕藥杖分明長者身
須信此心能自在為官作論總非塵詩云是
者之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為布施况聞
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識元是仁慈古
佛心 竹炬點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
故知般若靈光妙行震輝華到履通 和泐
潭軋長老見寄 泐潭軋老真淨翁白頭彼
此雪霜蒙道人不必重相見千里長同月下
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來無用更深藏人
間是事只如此岩穴誰同一炷香 荅新昌
簿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

用不空王事更繁皆自了未聞裴措獨清通
送昭禪者 馬駒踏屢水雲深問道無非特
訪尋別我又投三祖去取魚不在一清潯
和揚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來
祖道更能親雖然頭戴烏紗帽心是蓮花社
裏人 龍湫 參天四面碧崔嵬中有龍湫
偃石堆往往山前為雨雹正應從此起風雷
別江西漕王正言 滌盡塵勞破盡疑廓然
還得本心時荒田不揀拈來草生殺臨風自
在花 和人歲旦 剃髮因驚雪滿刀年華
須信不相饒逃生脫死勤為佛莫謂明前真
後朝 送華禪者 此心本是法中王南北

東西豈有方若遇風雲霹靂任教群鴈不成行 寄程承事 老也須知不老身同行 同坐有精神雖然無相無容貌能為群生作主人 筠洪中路有驛名大通其傍 精舍曰竹下因投宿題之 有寺路傍名竹下去 洪一驛大通前偶來投宿滿窓月伴我家寒 永夜禪 送曉化主 藤王閣上江山勝 洪开城中萬事閑 祖意西來本清淨不須更要離人間 仙遊觀愚溪閣 濟用古今流不盡 閣中誰是不言人 此心若似愚溪水天下悠悠總任真 觀彭學士會黃蘗老宿覺林院頌遂乃誅之 性覺瑩無垢廓然圓滿心

發生功若地長養行如林居士從元大禪師復本深相逢一家內僧俗世殊欽 雪朝陞座僧問雪上蹤由事若何師云片片色無別高僧因雪問長老令當行片片色無別紛紛性共明一陽曾告報萬物待生成不獨資禪悅臨機要盡情 弔黃龍和尚塔 示滅師何遠空遺塔此中僧開四海錫誰復九年風鳥外千峰遠人間一徑通寥寥朝興暮唯有白雲同 新荷示徒 濁泥終不染况在梵宮生潔性一池碧幽香滿座清團團初映水短短漸分莖更待蓮華出禪心妙可明 投老庵示衆 九峯山色裏拙者草庵深

老遂踈懶問禪徒訪尋欲知諸祖道不越衆
人心彼此同成佛耶為直指吟 題清居栢
樹 昔人曾指出今古道傳聲祖意憑君悟
禪心使我惺故知非俗物還長在僧庭凡木
幾回老高標依舊青 呈筠守徐朝議辭九
峯命二首 捨家從學道無用樂天真豈謂

至愚者仍慚老病身不堪為度世止合作閑
人乞放歸山去備然老百春六十四年期歸
閑已是遲一身終有限萬事畢無時學道當
求靜為僧亦合宜蜀江賢太守外護却應知
張文結再任洪州 洪都王者府復鎮見君
臣不責辭南越唯佳奉老親江山千里舊宿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主一時新曾對談禪客慚非下榻人 大寧
山堂 禪家能自靜住處是深山門外事雖
擾座中人亦閑漁歌聞別浦鴈陣下前灣即
此非他物何妨洪府間 散珠亭 一一分
龍口當軒號散珠若教收拾得却恐久長無
合浦圓相似隋庭夜不殊豈唯能善利萬物

有工夫 擬王元澤題鳳凰臺 鳳去臺長
在園林別嶼連因傷故國事願學老盧禪淨
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六朝人不見極目舊
山川 寄西庵法眼安師 不聞庵外事此
意有誰知林壑路窮處世途心盡時鐘聲來
舊寺月色下新池却笑承風者區區老若為

第一九八冊

穿軒 本來心自寂不必更論禪我欲辭多
 事誰來共少緣萬杉青靄裏五老碧峰邊第
 一幽蒨廬廬山小洞天 留題天水居士靜
 宴閣 收心安養處靜不在山中冬暖一爐
 火夏涼三面風遣時緣既薄樂道意何窮莫
 問人間事勞生總是空 洞山訥庵 寂寐
 坐無語何人知此心別傳來自昔密付到如
 今胡氏田園上 雷家洞府深高僧養舍在誰
 為訥相尋 留題東軒 佛子異行蒨開軒
 亦有方故因迎夜月仍得待朝陽群木煙初
 暖幽蘭花正芳坐來禪性澹蜂蝶自輕狂
 寄香城順禪師 靈觀地頭後名山護有神

道場千古舊法席幾番新廢去何由物興來
 故在人况師先達者不與眾同塵 寄程承
 事 七十六七八時來又共新青煙池上柳
 白髮鏡中人但逐年華轉焉知佛性真寄言
 程老子有酒且歌春 荅靖安黃尉問疾二
 首 書來蒙慰問外護力何偏槌鼓會雲侶
 焚香開雪牋滿池蓮出水迥漢月生天又似
 新裁錦文章少比肩老病連綿發寤忘苦惱
 紫百散雖朽敗一物却精明古屋縱傾倒開
 心亦坦平但知行大道懶更問前程 宿彬
 上人房 人事少相干亦由居處偏不隨流
 過日常得自安禪野色郊原接雞聲市井連

此身仍老矣風暖杏花天 退洞山上毛大
 夫 名山不到屢開欲通追尋擬把新豐月
 將還悟本心禪門無著性仙府有知音乃釋
八山昔思 聞說寒巖在天台第一深 遊東
七地也 鼓寺 東鼓與西鼓聞先瀑布前廬山圍不
 匝勢更近南邊 遊景福訪省長老 人生
 倏忽間春色又東還方丈新宗匠禪門舊竹
 關嶺雲飛片片溪水瀉瀉溝溝總是天真物高
 僧心共閑 寄績溪蘇子由 達人居處樂
 誰謂績溪荒但得雲山在從教塵世忙文章
 三父子德行二賢良却恐新 天子無容老
 石房 蘇子由開東軒有頽子西卷之說因

而寄之 才淹居亦弊道在不為貧未洒
 巖雨止紫頰巷塵曠懷隨處樂大器任天真
 半夜東軒月勞生屬幾人 訪寶雲長老
 相見呵呵笑園林落葉多青松色尚在仁者
 道如何世態期朝暮風光逐綺羅居山禪寂
 子無厭我頻過 經宣梵院延亭 積善一
十
 方人延祥日益新共當千百載長若二三春
 塵客心心靜環簷物物真院頌宣梵號天子
 福黎民 寄無為居士 世俗事無盡養高
 心自閑蔬園通綠野林塢帶青山丹竈慵添
 火雲菴懶著閑別應修有街七十見朱顏
 快亭 門徑杉松老悠悠日月閑法王真境

界禪者舊家山祖意傳來久人情自別攀如
 何快我臆滿座水聲還 清涼軒 夏間逃
 暑屢軒戶對嶽阿溪水漱無盡竹風來更多
 百散煩既謝諸祖意如何坐久聞魚戲時時
 動涑波 師在雙嶺清旦維那問訊乃曰寂
 寞師曰寂寞僧家事遂成其偈 迥然生計
 別輒向少知音寂寞僧家事誼諱世俗心長
 遭兒女累真厭水雲深但樂西來意塵勞久
 自沈 途中逢建州三秀才 桃紅蕪柳綠
 天地兩初澄琴劍三才子瓶盂一老僧文章
 投北闕道業繼南能邂逅征途上生平識未
 曾 送周道士 歸去重溪觀巨廬碧嶂深

澗松多偃蓋岩溜盡鳴琴不死徒食藥長生
 可練心地年如有道飛錫一相尋 送張僉
 判遊開先 步入青松裏迢迢一徑通漸分
 葦葦界深隱法王宮道與神仙別人非世俗
 同欲知西祖意庭栢老春風 謝新昌權宰
 見訪 秋試舉人迴戰峨嵋將相材過橋分路
 慶勒馬入山來邑佐開空望林僧靜可陪何
 雷布霖雨天下活枯芟 送然上人化導
 曾聽新豐曲簷頭雨滴聲還吹無孔笛用度
 有綠生欲破他迷暗當開已悟明春風活萬
 物天道美何評 清公默庵 久息遊方念
 庵居道可親依依雖有主寂寂似無人池裏

運從老門前事自新此心誰會得庭栢對長
 春 留題瑤公寂照軒 幽軒名寂照四海
 坐中開景物有遜色主人無異類野泉澄檻
 外香靄起簷間涼夜誰相問寥寥月滿山
 送人之南嶽 境幽南嶽寺一一碧巖分遠
 近松相接高低鍾共聞靈禽時奏樂香石日
 龍雲想到經行處超然趣不群 雷秀才顯
 閣 靜攝南池上群芳益我曹蘭仍露雨露
 松下隱蓬蒿環坐山川秀開懷意氣豪為儒
 斯有業何慮桂枝高 上藍清涼軒 觀機
 唯說法一聽一清涼欲盡衆生病當開甘露
 場幽深方丈後掩映府門傍有問西來意城

頭角韻長 遊桃源贈劉君實 宛若神仙
 所疑無世俗風人間山色裏門徑水聲中柳
 線共垂綠桃花相映紅烟光正和暖遊樂意
 何窮 與道士話長生 悠悠人共老誰復
 解追尋豈信長生道分明不滅心鳧飛瑤閣
 遠夢投海山深語此迷方者無勞覓寸陰
 言道士壁 仙學迷多說當依柱史評無心
 歸大道有德失長生物我同真宰親疎豈可
 名良哉衆妙本一一在忘情 留贈香城溥
 長老 簾卷西山色禪心共月華香城深處
 寺靈觀上人家絕頂壇猶在盈頭乳已賒而
 今溥道者經誦白蓮花 題矮雞冠 潔白

異界丹堦前莎草齊曉來和露看只欠一聲
 啼 弄遊未固院 悠悠塵世外居者少開
 心是事有遷謝斯門無古今乾坤同永久山
 水共幽深我愧重来此諸方懶去尋 淨頭
 端上人求洗滌之說因而成偈 段食共滋
 養皆名有漏身焉知大小事不昧性來人歷

七十

十一

歷隨聞見惺惺應屈伸變通元自在鑒照本
 天真由逐江湖客耻為堯舜臣所依投旅舍
 妄計因風塵病故嫌王膳飢仍預園民既能
 分皂白須解別疎親朽宅蛇會浮泡屎屎
 陳向妨觀穢惡却要滅貪嗔除垢超凡果談
 空入聖因迦文教雖舊釋子道應新草屣排

朱戶禪衣掛綠筠攝心彰戒定彈指覺坑神
 吐唾防塗壁批箒怕動隣為僧當異俗學佛
 便行仁伏忍冤憎盡與悲烏獸馴汲湯宜讓
 伴盥手忌淋垠受用生慚愧供承識苦辛塔
 瓶同鏡面无字若魚鱗狼籍欣歡少光明讚
 歎頻桶盆遞次第灰土最精淳塞鼻香紅棗
 迎賓熾絳脣去驕終遠言習慢必遭遮匾器
 易盈滿曠懷忘賤貧沙門備慧命菩薩振慈
 綸慈具如蓮性誰偏可意玳莫迷臭皮袋苦
 海柱沉淪 石笕二十韻 帶月眠霜磨復
 琢南康匠者好規模引迴鹿野靈源水瀉入
 梵宮香積厨宜作奇祥當聖代永為盛事在

元符既依依數里松蘿下往往諸方佛刹無
 左指右盤何繚繞高來低去更縈紆屈伸宛
 若蒼虬活裁剪分明碧玉俱解逐方圓稱上
 善能隨甜苦任殊途既成蔬飯鳴鍵推還春
 林僧洗鉢盂及物冷冷離洞府漱湍瑟瑟近
 簾鴈禪堂客惠添茶味祖席人傳美畫圖澄
 湛池塘茶菡萏清涼肺腑欲醍醐調和口腹
 功非小蕩滌塵埃德不孤遐迹溪山同掩映
 朝昏鳥獸共歡呼屯雲坳裏龍擡首貯雪巖
 前虎踞貼夾道我杉根漸著傍垠種竹葉微
 甍橋橫深澗優游也亭起危巒悅望乎佛手
 開時慚潦倒馬蹄踏屢塊踈愚賢持世子勤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其力則與清師忘所劬清則與世四士人千
 載石門憑沃潤萬家極越類霑濡輒將長句
 伽陀讚誰謂江河北帝都題雙嶺曇顯法
 師影堂 雨花臺下真身在便是梁朝顯法
 師南嶽早傳思大道北齊曾控陛脩詞沙門
 既悟神通妙道士休誇呪術奇舉一無人能
士十
 舉二至今佛日聖明時秋夜宿景德院荷
 滿秋塘菊滿籬淒涼軒檻冷風吹西末祖意
 堪任處方丈禪心正寂時岸住何妨傳棒子
 車行須是打牛兒通人聞說呵呵笑帶水拖
 泥老古錫和積翠窻老和尚送李二十歸袁
 州。 深入靈山罷問禪。還家林逋步苔錢。悟

第一九八册

懷此去須知幸。竹榻誰來得有緣。隱俗但忘
 憎愛見。同塵寧畏是非遷。時時好味庵中旨。
 若遇如君始可傳。和揚川秀才。同是浮
 泡幻化身。鬢邊白髮但驚春。墜星灣裏曾介
 舊。卷簾山中又話新。君把詩篇多適性。我將
 佛法獨怡神。雖然禪悅吟情別。得意逍遙綫
 要津。謝毛大夫見留。山野欣逢太守賢。
 故伸鄙脆下雲巔。莫嫌苦死辭幽隱。却為勞
 生屬晚年。多病况慚非道德。踈慵虛占好林
 泉。片雲颺逸情無限。不用羈留重愛伶。
 次韻郡倅李朝散留題洞山。凌空疊翠巖
 光裏。一簇樓臺釋子宮。誰謂道場無事到。自

須蓮社有緣通。曾迎彩旆長松下。得奉冰顏
 累日同。從此承恩何以報。悠悠心在白雲中。
 悟本道場三百載。至今香火感玄關。未遊長
 謂於人外。及到分明在世間。境屬化風林壑
 靜。僧依勝迹錫瓶閑。訟庭無事民情樂。洞寺
 何妨一再還。寄蘇子由。徧因訪祖叅禪
 後。拙直^十弄常見愛稀。有道却從人事得。無心
 應與世情遠。時光易變誰驚老。真趣難窮自
 覺微。尤荷多才深此意。諠譁聲裏共忘機。
 與會勝禪老。同坐夏^十那^十至秋。作偈相別。以
 叙一時之事。涼秋時節諸禪子。去去揚朱
 路任差。到處有山容駐錫。何方無寺不為室。

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來看落花。我亦與
師雖老大。更尋幽隱過年華。送祥長老住
雲門。曾學雲門自在禪。而今歸去豈無緣。
南山下雨機雖妙。北斗巖身語更玄。衣到老
盧長把住。法從少室廣流傳。諸方彼此休分
別。唯佛功深見處圓。退居彭判官以詩見

留次韻奉答勝剎當年偶重樓。老來猶占自
知非欲憑別選僧中德。可使重拈石上。衣法
付王臣千古振道期。高下一心歸何妨。免我
羈留事。閑為君通佛祖機。和饒守周開祖
見贈休話東西北。與南群生佛性妙相參。詩
吾未必無夫子。道德何妨有老聃。不二靈源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誰共覺以三真。教自殊探山間老也。為遺物
多謝通人。願草庵寫懷寄五峯長老。此寄
欲拋拋未得。長思來伴老。嵩丘道因無念。殊
途會人到有年。諸事休閑。徑草深方禁足。碧
林蟬叫又驚秋。世情追逐。逐何時盡。覽鏡那堪
更白頭。送西安丐者。禪性天真。蓮出水荷
蕙及物別。巖阿供。投野老。門門到。飯謁林僧
寺寺過。獨木溪橋。人戶少。孤村草店。路頭多
風寒日晚。宿歸處。猶隔畚園五里坡。別洪
帥張左司歸泐潭。自笑年來七十三。餅盃
又汲石門潭。偶迎府帥一特意。拋却雲山幾
履庵。大道也知無固必。通人應亦重相諧。翻

第一九八册

思恩德何由報。潦倒扶持強指南。寄泐師
 張天覺。雲賴德風輕舉力。禮然入寄寶山
 中。龍蛇每用春雷覺。草木時將法雨蒙。馬祖
 妙心傳不盡。泐潭靈泐瀉無窮。四頭為報張
 居士。豈獨今生外護功。聞說當年蛇虎穴。法
 王居後杳無蹤。庭幽寂寂深深處。山好千千
 萬萬重。^十張氏腴田園大嶺。馬師靈塔族長松。
 勝遊輸却君先到。還屬南昌一化封。楞嚴
 偈寄撫守許朝散。十卷楞嚴萬行林。法門
 開闢備機深。八還四就且除鏤。三漸七微猶
 煉金。見見時當見性。聞聞處處要聞心。使
 君為物延僧講。付囑無忘佛正音。留題佚

老庵。勞生唯有僧無事。若悟真乘老更閒。
 三徑園林禪性在。一菴風月道心還。傍欄碧
 澗長來水。隔岸青岑不買山。却願群情塵土
 裏。名牽利役自忘艱。送僧遊南嶽。住亦
 無求去亦閒。颯然到處是家山。偶接龍嶠重
 巖寺。又憶融峰絕頂閑。禪性誰同秋月皎。吟
 情自得古風還。平生聚散三四也。知向何時
 更會顏。送黃州丐者。東西南北齊安。火
 燄日高高照不偏。千里江山稱佛國。萬家禾
 火祝堯天。麻城長者思聞道。栢子真身尚坐
 禪。棧但大悲平等化。無人無我智為先。
 和僊上人秋夜對月。香殘火冷漏將沉。孤

坐寒窗對碧岑。萬井共當門有月。幾人同在
道無心。風傳喬木時時雨。泉瀉幽巖夜夜琴。
為報參玄諸子道。西來消息好追尋。

廿五末

丰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六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七

士士

僧錄司右國教養鍾山靈巖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汾陽昭禪師法嗣

瑯琊廣照禪師諱慧覺西洛人也

示衆

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簡雙施誰人舉目
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真歸熊耳琅

士士

邪門下還有具眼袖僧真正道流麼若無應
病與藥診候臨時 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我
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
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
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家與我通箇
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須寢息何
故髀形國內誇服飾想君太殺不知時
師上堂有僧出打一圓相師便打云道道僧
云不道不道師又打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
此師又打乃云大衆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
波逸提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師一日上堂舉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
河師子當門據坐但有來者即便咬煞作何
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琅琊者裏也
有玃子琅琊有據坐師子若有來者即自喪
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琅琊門得見琅琊人

第一九八册

此兩轉語汝等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彼我無差色心不二還拈拄杖云你若喚作拄杖子有眼如盲若不喚作拄杖子還同避溺而後火你若脫體會去但知喚作拄杖子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釋尊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遂拈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你拄杖子阿那箇是相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以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時一棒諸佛降生有時一棒轉大法輪有時一棒入般涅槃你且道諸

佛降生轉大法輪入般涅槃相去多少良久云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 小叅有僧問放過一著滿目光生把斷要津萬木凋斲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老僧退後學云放過忽由和尚去也師云闍黎進前三步學云不入虎口爭見虎牙師云十字路頭望空啟告又僧問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時如何師云本分作家學家便鳴師云老僧失利學云恰是師乃呵呵而笑而乃舉先梁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不當宗乘師云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

三十棒從教天下袖僧賤駁珍重

上堂云夫學般若若菩薩湏得智觀現前方有少分相應所以先聖道當觀過去猶夢故不可而得當觀未來猶電故不可而定當觀現在猶雲故髮鬚而有且學道般若若菩薩當如何觀不用思量低頭難得卓拄杖便下座

師因巡寮次舉布袋和尚九在市鄆中以破帛裹一片乾糞見人便相呈云梵率陀天底梵率陀天底遂令學眾下語竟有云云師末後下語云慈氏菩薩又舉布袋和尚九見人以手背上便拍一下人緣廻首云與我一文錢遂令學徒下語師末後云但拋一文錢與

伊 上堂舉汾陽先師云夫學般若若菩薩

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今人便道函蓋乾坤是活句截斷衆流是死句三溜麼會莫辜負他汾陽也無衆中有一般禪客商量道如何是活句今日好天晴如何是死句萬里涯州若溜麼會學到驢年也即是死句山僧與你一

時注破了也作麼生是活句遂卓拄杖便三上堂云夫參學之人直湏真慧現前鑒照無差不見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才有異見名為異道所以異道有二種見因緣自然以斯為執故方成於異所謂因而無始緣而無終又先聖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

無因是故說無生山僧雖然與麼道你且不得與麼會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珎重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是佛如何是道云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大師云佛如展手道似握拳師云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者裏也有此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巖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下是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渌水繞青山珎重師因小叅僧問言前薦得辜負平生句下承當又成狂見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橫捭日月豎括乾坤僧云真學人師師云本分

衲僧其僧便喝師默坐僧云了師笑云不能打得你師乃舉僧問汾陽先師切急相投時如何汾陽云水中抱鶩子又問急切相投時如何汾陽云裸形見阿難師云有一轉語截斷天下人舌頭有一轉語能開人眼目你若揀得出與你一條拄杖擲下拄杖便下座上堂舉三聖老人去叅德山緣相見便展坐具德山云不用展不用展者裏無殘羹餽飯三聖云設有向什麼處著德山不語三聖將取坐具叅堂去衆中商量極有云云不見道若無樂布作爭得見韓光珎重上堂云諸人者未出僧堂時聖僧已相爲了也未到

佛殿上重說偈言來至法堂上三通鼓罷一
 炷香焚便好散去何故不見安養國中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
 空山僧與麼道為是歷良為賤為當是據理
 而論若不甘者但請對眾出來山僧與你證
 據若也無去蓑衣箬笠從偏側收取絲綸歸
 去來珍重士七 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樹倒藤枯恰好喫捧你且道過在什麼處良
 久云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以拄杖卓一
 下便下座 上堂云與麼來者上問安排
 不與麼來者下問掛搭向上人來獨自悽悽
 暗渡江更有一人向什麼處著良久云釣竿

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珍重 陞座
 僧問承師有言與麼來者上問安排不與麼
 來者下問掛搭忽不與麼來者又作麼生師
 云今日遇着衲僧其僧便喝師云厨前喫餅
 師乃云先聖道明暗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
 動人之常情又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故
 若然者旋嵐偃岳日月厯天江河競注野馬
 飄鼓而無流動若如是諦觀且道條然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环重 上堂舉祖師道真性心地藏無頭
 亦無尾應緣而利物方便呼為智師云既是
 方便呼為智且道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任

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珍重 上堂云世

學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

三昧商那和脩不知吾有三昧汝亦不知師

云為什麼不知不是不知理合如斯若人會

得南北東西若不如是更擬何之卓柱杖一

下 上堂云你等諸人但自隨緣飲啄任

性浮沉在聖而不增處凡而非減若能如是

方乃皇風蕩蕩觸處閑閑乃云道也太煞道

了更源子細始得珍重 上堂舉先聖云若

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

喻似日中逃影諸禪德不涉二途作麼生道

良久云看看便是春風至冰釋魚行鳥亂飛

珍重 上堂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

難分得盲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

陽九日菊花新師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

父云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卓柱杖

便下座 上堂云君臣道合猶是法身邊事

君不見君臣不見臣猶是法身上事向上

向下轉使心地不安且作麼生是法身良久

云任是僧繇手難畫志公真珍重 上堂云

若論此事說什麼龍樹馬鳴提婆鷲子辨似

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摩竭掩室衆手難

淘淨名默然如何即是百丈卷席諸方云云

祖師面壁叢林浩浩到者裏若辨得出山僧

與你一併拄杖若辨不出山僧有通方句且
 道你麼生是通方句良久云手携隻履西天
 去珍重 上堂舉先聖道有物先天地無形
 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云好箇
 頌却成兩楸若有人點檢得出許你具一隻
 眼珍重 上堂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
 求道無心是道無心故非法而不生即心故
 歷劫而常堅若然者法法無差心心不斷所
 以古德道君但隨緣得似風飛砂走石不乖
 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珍重
 上堂云春風颯颯古佛嘉猷渌水滂滂道人
 活計若與麼會豎向崖州本色衲僧如何理

論良久云果聞須叫斷腸声珍重 上堂舉
 世尊云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
 緣影為自心相且問諸仁者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鼻喚香在舌知味在手執提在足運
 奔亦不喚你衆生亦不喚你佛性你且道喚
 作什麼良久云香嚴含悲接拄杖仰山撲破
 馮山鏡珍重 上堂云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剎頸而謝之
 珍重 上堂舉雪峯云若論此事如一面
 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有僧云忽遇明
 鏡來時如何雪峯云胡漢俱隱師云不見道
 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珍重 上堂云山

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迴轉善成
 門又釋云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
 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
 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
 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弥
 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什麼以

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先德道吾
 早年来積學問亦曾討既尋經論分別名相
 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責
 數他珍寶有何益且問諸人作麼生是自家
 珍寶若也不會拄杖子叫屈去也卓一下
 上堂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深

水澗中流不住白雲片片嶺頭飛珠重
 上堂云先德道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
 雲生晚谷孤鶴下邊天岸柳含煙綠溪花帶
 雨鮮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你且道
 南泉意作麼生良久云兩眼已隨青嶂合雙
 眉猶帶野花輝珍重 上堂舉傳大士云

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境忘心自滅心滅
 境無侵師遂拈起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你拄
 杖子你等諸人喚作什麼作境你若道得山
 僧有通方句若道不得與你七百錢珍重
 上堂云若論此事直饒似懸河智如流水
 且與那事沒交涉昔有僧問風穴大師如何

是道大師云五鳳樓前如何是道中人大師
云問取城隍使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大師
云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師云衆中商量
極有云云山僧今日與你領出月似羅中鏡
星如霧裏燈滿堂清淨衆是坐禪僧珍重
便下座 上堂云如釋尊言應如是知如

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師遂拈起拄杖云
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何者是法相卓拄杖
下座 上堂云山僧常向諸人道擬心即
差動念即錯不擬不錯一任你諸人取剝你
且道取剝什麼處良久云想君不是金牙你
爭解彎弓射蔚避 上堂舉僧問曹山雪

覆千山爲什麼孤峯獨露曹山云須知有異
中異進云如何是異中異曹山云不覆千山
頂師云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群生要會即不
可山僧者裏不然如何是異中異片片梅花
飛落地玆重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
時一棒作箇慢天網打俊鷹俊鷄有時一棒
作箇布絲網撈蝦捩蜆有時一棒作金毛師
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蝮虺山僧打你諸人一
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
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杖教立在古
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玆重 上堂舉魯
祖九見僧來便面舞而坐衆中商量極有多

般梁山受業先師曾有一頌魯祖三昧最省
 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
 揚眉便相悉山僧即不然祖師面壁插諸方
 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
 栢倚斜陽珍重師舉行脚時在眾中與
 一尊宿談論次因舉僧問長沙和尚南泉遷十一
 化向什麼處去長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僧云畢竟如何長沙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
 其尊宿遂問師云莫是對他語否師云無莫
 是成他問否師云無莫是點他語否師云無
 畢竟如何師云磬声斷後不許易價因成一
 頌示眾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磬声斷後不

許易價師上堂拈起拄杖示眾云先佛
 世尊道觀法性空是無上智山僧喚者箇作
 拄杖子汝諸人作麼生觀有智不假年高無
 智徒勞百歲卓拄杖下座上堂示眾云
 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
 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
 露師子之爪牙若也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
 猛若也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兩騰雲若也
 照用不同時提獎嬌兒拊憐愛子諸仁者此
 古德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
 是以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合如是若項羽失
 十里烏騅還有人為琅琊出氣也無如無山

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夫叅
 學人須是不滯於性相始得若談於性即滯
 於相若談於相即滯於性者裏須是性相都
 泯理事混融方解即事即理即性即相當此
 之時如拳十指展縮自由乃拈起拄杖云拄
 杖走入新羅高麗國中大醉報道今年米貴
 地神十一惡發生嗔拄杖即今入地便擲下拄杖
 下座 僧問大事未辦時如何師云金燈連
 夜照不覺五更鍾進云大事已辦時如何師
 云跣足踏水雪方知徹骨寒問談真即逆俗
 順俗即違真離此二途請師舉唱師云水底
 石牛吼木裏瑞花開進云若然者不因觀北

斗爭得見南星師云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
 人放汝三十棒遼舉大陽和尚示眾云平常
 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後有僧請
 益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白雲覆青山青山頂
 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寶殿無人不侍立
 不種梧桐免風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手指
 空時天地轉迴途石馬出紗籠第一句道得
 師子嘯呻第二句道得師子踞地第三句道
 得師子返躑躅也周過十方擒也坐在一處
 正當與麼時作麼生委息若委息不得某朝
 更向楚王看便下座 上堂云山僧昨日
 因禪人請益郢州大陽和尚三句語山僧昔

曾奉侍中瓶來今日不可不報答他大陽和尚去也山僧亦有三句語如何是平常無生句言前無的旨句後絕追尋如何是妙玄無私句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兔何曾下碧霄如何是體明無尽句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紅將此三轉語供養大陽和尚雖然如是又不

可辜負我汾陽先師去也山僧亦有三轉語供養我汾陽先師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啐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咏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好師乃頌云啐咏好林間問三老不食王母桃自有仙家棗便下座 上堂奉一老宿道林際入門便喝也是齋後打鐘德山入門便

棒也是平地陷人諸人者便道是幸然無事向好肉上剗瘡杖條上強坐節目似這般見解更買三二十鞞草鞋始得有一股老宿云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到者裏凡聖路絕纖毫不立坐斷天下人舌頭汝若擬議喪身失命似這般見解滴水也難消所以先師道德山棒臨際喝獨震乾坤橫該抹瑯琊十一即不然臨濟入門便喝且不得薦心德山入門便棒更須子細且道教汝諸人子細箇什麼云停因長智養病喪軀以拄杖卓一下上堂拈起拄杖云十方諸佛降生也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也在拄杖頭上入般涅槃也

在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作麼生委悉良久云
 不可待緣木求魚見危致命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夫叅學者須是智眼開明始得今時
 請尊宿緣見豎拂敲床揚眉瞬目便作是非
 褒貶不見汾陽先師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叅
 學事畢又泐潭澄和尚道識得拄杖子入地
 獄如箭射聽取山僧一頌 汾陽拄杖子天
 下走禪流秋風急似箭春雨潤如油便下座
 僧問昔日靈山以桴擊鼓轉大法輪今日師
 登法座請師演唱師云白雲暮暮進云大眾
 臨筵如何證據師云淥水潺潺進云淮甸一
 輪月長江萬里清師云罕遇知音僧問如何

是瑯琊境師云山高海濶進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云天長地久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速禮三拜僧問談真即
 逆俗順俗即違真如何得不相違去師云杖
 頭挑日月進云施主臨筵請師再垂方便師
 云袖裏貯乾坤進云野花連地發春草徧園
 生師云釣人江上立不覺失漁舟十一 師乃云
 只麼地散去亦有少分相應雖然有少分相
 應有似鈍鳥棲於枯枝游魚處於涸轍作麼
 生是透脫一句卓拄杖下座 僧問承師有
 言開口錯投心差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
 蘇武不入單于帳進云與麼則今日失利去

也師云旁觀寒草乱班班進云早知今日事
悔不慎當初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師因
出州看陳轉運喫茶次乃問師云佛法惣不
在思量是否師云既不在思量如何道得運
使大笑云爭到者裏道不得師云請運使問
待山僧道運使遂將前問問師師答云有過
者且恕十三無罪者莫决八棒運使呵呵大
笑乃就師乞頌師遂與頌云莫於言上覓切
息意中尋疾緩過風旨思量海岳沉師歸山
墜座舉似大衆頌後續兩句云祇陀親捨樹
長者布黃金 師因雪上堂云雪雪大地山
河一齊說文殊普賢真妙訣拈取拄杖驀頭

擊豐干林下笑呵呵兩箇猢猻探水月
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九夫萬法若無普
賢失其境界正當與麼時還許文殊出頭來
也無師云樓頭吹笛角妄聽五更鍾進云聲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未到長城不肯休進
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草上斑斑
衆者看 師乃舉靈樹和尚欲豎行狀碑要
選一轉語上碑如契和尚意者可以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人下語皆不契雲門爲首
座下語云師方乃契得靈樹師頌云師師
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不換消梨
上堂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師云滑

南院道舜立千仞師云險林際道石火電光
師云鈍瓌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
著眼卓拄杖下座 僧問承教有言法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什麼處師云逢
人莫錯舉進云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啼
得血流無用處其僧禮拜師云猶較些子問

十一

十三

九夏賞勞誰人得薦師云周秦漢魏進云與
廢則昨夜一聲鴈西風萬里秋師云靜處蔭
婆訶 師乃拈起拄杖云在天則清在地則
濁在人則神在物則靈且道在山僧手裏喚
作什麼良久云拄杖子 上堂舉仰山和
尚見雪師子遂問雲門還有過得此色者廢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雲門遂推倒著雪竇拈云雲門只會推倒不
會扶起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
拄杖子拶過眉毛鼻孔裏呵呵大笑便擲下
拄杖 僧問雪峯三度上投子九度上洞山
為什麼却去德山倒戈却甲師云人平不語
水平不流進云石火電光人不顧隨機設化

有誰聞師云地無三寸土人無隔宿恩進云
霜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江
南兩浙水 師乃云見苦斷集取捨難忘
獨契真常悲心未廣三祇五位滯在長塗一
念成佛心源未曉諸人者若也薦得去如金
麟透網游泳波瀾似俊鳥離籠翔翔落諸

第一九八册

人者若能如是方有少分相應若也未然且
 莫雲居羅漢 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挿錄
 叉手意如何師云袈裟淨淥水螺髻拂青雲
 進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作麼生
 是弄潮人其僧便喝師云七槌對十三問古
 人道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離此二途如何即

十一

十二

是師云逢人莫舉僧應喏師云作什麼僧便
 喝師云好箇衲僧拊掌便禮拜師云不消
 多 師乃舉先聖道法尔不尔俱為唇齒汝
 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會得開眼屎床若也不
 會遠之遠矣便下座師遂持此語遍問諸禪
 者云汝作麼生會眾皆下語不契末後有僧

云請和尚下語師便起歸方丈 僧問古人
 道問無橫豎荅者由師擬伸一問師意如何
 師云你試問看進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
 多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進云與麼則為眾
 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 師乃云
 諸方尽道拈槌豎拂瞬目揚眉曲為中下之
 流山僧即不然山僧拈起者拄杖子也不為
 上上之人亦不為中下之者且道尋常用處
 作麼生若知得一竅方解穿隙透牖動地搖
 天若也未然且向天台看華頂却來南岳度
 石橋便下座 上堂舉先聖道見身無實
 足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佛良久云一時吹取入門來 上堂云千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人者且道決箇什麼良久云點鐵化為金玉勸人除却是非難歸堂去 上堂舉永嘉和尚道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透拈起拄杖云若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本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佺珎重 上堂舉清平有僧問如何是有漏荅云汝籬如何是無漏荅云木杓師云古人與麼道實謂奇特山僧為你諸人頌出 有漏荅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靈利座主。何處摸捺。金牙解使神

鐵李廣箭穿雙鵠歸去 上堂云東漢西沒蓋是尋常南北縱橫未為極則透皮徹骨則不問汝鼻孔遼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堪羨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天。珎重上堂云拄杖若是頭上安頭拄杖不是斬頭覓活離此二途猶是無依滯鬼透脫一路猶是著肉汗衫汝等諸人各具金剛眼睛到者裏作麼生會若也不會拄杖子透過渤海看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盡大地是箇餠餅從他江南兩浙河北關西咬者咬嚼者嚼膝腫禪和被山僧擗頭打一棒走入露柱裏藏身且道露柱裏明得什麼邊事若也不會

拄杖子為汝念箇揭諦真言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拈起拄杖云永嘉道心是根法是塵兩
 種猶如鏡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現心法雙忘
 性即真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心卓拄杖
 一下 上堂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
 一字又同魔說且作麼生得不傷物義去汝

等諸人聽山僧一頌 地凍草枯水寒氷結
 借問禪人是何時節林際走過新羅德山愁
 眉不悅珍重 上堂舉先梁山云從南來
 者與二十棒從北來者與二十棒雖然如此
 且不當宗乘師還拈拄杖云點與不點等盡
 末為微塵卓拄杖一下 上堂舉先聖道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盡大地是一條拄
 杖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虎溪庵主僧問在者裏多少年主云
 只見春生夏長年代惣不記得僧云大好不
 記得庵主云你道我在者裏多少年僧云春
 生夏長庵主云開市裏虎師云聽取山僧一

十一

十五

頌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解舞命值木星君
 不過羅睺土便下座 上堂舉先聖道總
 有是非紛然失心到者裏還有商量也無云
 心鹿者失欺敵者亡珍重 僧問今夜鍾鳴
 時道人盡來此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我
 到者裏惣開口不得學云退身三步去也師

云言不虛設學云今日失利師云放你三十
拜問拈提豎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
云趙州曾見南泉來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
垂指示師云今冬多雨雪貧家爭柰何進云
百花皆竟拚冬後一陽春師云真師子兒善
師子吼 師乃舉先韶陽大師道咄咄咄

力韋希禪子訝中眉垂諸高德韶陽只有先
鋒且無殿後山僧者裏即不然咄咄咄橫該
抹天不長方地不闊珞重 僧問久欽尊德
今日功明時如何師云山高日出早進云與
麼則白馬敲金鐙朝天萬里歸師云親面龍
顏一句作麼生道學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

上撲師云在舍只言為客易臨岐方覺告人
難 師乃云過去諸佛已般涅槃好與三十
棒見在諸佛轉大法輪好與三十棒未來諸
佛當出於世好與二十棒諸高德若要報佛
之深恩當如是學學則後諸人不得辜負老
僧珞重 上堂云先聖道在有破有居空
破空二幻既除中道不立若然者山僧拄杖
向什麼處著魚躍已隨流水去鶯啼猶送落
花來珞重 上堂云拈起拄杖作靠山猛
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龍靠山猛虎作麼生
商量入水蛟龍如何話會若也不知者一竅
拄杖子笑汝去也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洪鍾待扣聲應長空如
 寶鏡當軒影臨萬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賢
 愚共處其間聖凡出之不得山僧與麼道大
 有人笑去在他也笑我也笑誰人知此竅三
 十年更笑去在珍重 僧問一塵緣起大地
 全收一塵未起時如何師云李廣射落雲中
 鴈進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也師云驚得胡
 兒走似煙問開口即錯動舌即乖如何是的
 師云摩竭陀國金剛怒學云離咽喉唇吻又
 作麼生道師云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進
 云與麼則野花開滿地流水自西東師云者
 廻放過後度難逢卓拄杖一下師云拈起拄

杖千花梵發放下拄杖萬樹齊凋不拈不放
 一月在天初僧當此之時作麼生道良久云
 秋燕不聞梁上語却看鴻鴈過長天珍重
 上堂云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
 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
 三更良久云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珍重
 上堂示眾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我喚者箇
 作拄杖子你等諸人喚作什麼乃云欲知瀚
 海路須是去來人珍重 上堂云句中薦
 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堂
 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
 百尺竿頭進步句中無意意中無句既能如

是且作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爲
 汝吐氣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示衆云
 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
 體峯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鑑裏藏身一句作
 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
 却方丈 上堂示衆舉先聖道說法不有

十七

十七

亦不無山僧不可欺賢罔聖埋沒諸人去也
 何以如此也是湖南人賣麩便下座
 上堂舉先百丈禪師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
 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 師拈
 云百丈與麼道美則美矣善則善矣雖然如
 是即有順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山僧即不

然瑯琊有三訣淥水青山月三冬枯木花九
 夏寒巖雪瓊重 僧問把斷綱宗則不問通
 風一句請師宣師云清風颭地紅燄亘天學
 云若然者撒手卧長空攢眉却迴去師云真
 師子兒善師子吼學家便喝師卓拄杖一下
 學云和尚著忙作什麼師呵呵 僧問昔日
 憂闍王刻像蓋爲佛在忉利天說法今日施
 主刻像未審佛在什麼處說法師云三山鏤
 夜月進云大眾側聆學人未曉師云照破萬
 家門進云恁麼則日出乾坤耀雲收山岳青
 師云驗人端的處進云早知燈是火師云直
 待雨淋頭 師乃舉先聖道至道無難唯難

揀擇下面注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師云汝
 請人到者裏作麼生下得一轉語契古人良
 久云汝也不着便我也不着便兩箇饅餅一
 斗好麩歸堂去 僧問古人對拄杖子爲
 什麼哭蒼天師云蓬頭跣足進云蒼天蒼天
 師云瞎漢放你二十棒學云喏喏師云棺木
 裏腫眼僧問無言無說猶辱宗風舉唱談玄
 埋沒宗旨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千年田
 八百主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
 試對衆驗看僧禮拜師云將謂南番舶主元
 來此土商人師乃云內空故無眼耳鼻舌身
 意外空故無色聲香味觸法不是無何故不

見石頭大師道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歸
 堂去 僧問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琅琊
 門下如何進道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學人
 未曉乞師再垂方便師云卧雲深處不朝天
 進云恁麼則雲收山嶽靜春暖百花榮師云
 靜處薩婆訶 問承教有言諸法從本來當
 自寂滅相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
 師云賊是十一小人智過君子進云莫言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師云此迴放過後度難逢卓柱
 杖一下師乃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
 人若然者四生六道承何恩力汝且道着力
 一句如何道得若道不得拄杖子與弥勒經

迦闍打去也卓拄杖一下

拈古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據坐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白佛外道見何道理讚嘆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依稀似曲絕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仰山夜夢入五百聖堂為第二座時有一尊者起來白槌云次當第二座說法仰山遂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其五百聖眾各散去師拈云且道五百聖眾散去是肯他仰山不肯他仰山若肯他仰山又辜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上契交山

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與汝諸人注破摩訶

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若

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舉趙州一日與

文遠論義闢劣不闢勝勝者輸果子文遠云

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文遠云某甲

是驢糞趙州云將菓子來師拈云趙州大似

蕭何制律文遠也似蕭何制律 舉僧問

如何是夾山境夾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外鳥

銜花落碧岩前法眼云我二十年作境話會

師拈云且道如今作麼生會良久云上士游

山水中人坐竹林 舉崔禪上堂云出來

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來云崔禪濟崔禪擲下

拄杖下座師拈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舉臨濟示眾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惣識得
 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
 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
 錯分明與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師拈云作
 麼生貶作麼生利良久云垂鈎四海為釣驪
 龍格外玄談蓋尋知已喝一喝 舉順德
 問僧窓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順德云眾生
 顛倒迷已逐物師拈云得即得大似平地上
 陷人 舉鼓山示眾鼓山門下不得噉咳
 時有僧出來咳嗽一聲鼓山云作什麼僧云
 傷寒山云傷寒即得師拈云雷聲甚大雨點

全無 舉寶壽初開堂日三聖為請主便
 推出一僧問話其僧終禮拜寶壽便打三聖
 云若與麼為人已後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
 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拈云不是三聖
 爭到今日然雖如是錯會者多 舉岩頭
 問德山云是凡是聖德山便唱岩頭禮拜後
 洞山聞云若不是廬公大難承當岩頭云洞
 山老人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
 拈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才被洞山腦
 後一錘直得瓦解冰消 舉興化道此一
 炷香擬欲承嗣三聖三聖與我太孤擬欲承
 嗣大覺大覺與我大賒此一炷香不如承嗣

臨濟先師師拈云且道因甚承嗣臨濟良久
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舉僧問疎山如何是法身疎山云枯椿僧云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僧云法身
還遍一切處也無山云遍僧云淨瓶內還有
也無山云無僧云大好遍山便打又僧問曹

士十一

二十

山云滿月彎弓時如何師云善射不中的學
云爲什麼不中的師云左來左中右來右中
學云大好不中的師便打又僧問雲居明鏡
官臺如何師云不鑿照學云爲什麼不鑿照
師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學云大好不鑿照
師便打 師拈云一轉語賓家有道理主家

無道理一轉語主家有道理賓家無道理一
轉語賓主俱無道理若也揀得出鼻孔在瓊
瑯手裏若也揀不出一任草鞋裏蹉跎

舉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道山云卓學云
擬向如何山云失卓後僧持此語問徹和尚
未審洞山意旨如何徹云虎鬪龍傷 師拈

云金烏藏海岸玉兔離青霄

舉百丈一

日墮堂大眾集定以拄杖一時趣下法堂却
召大眾大眾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師拈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舉雲門云釋迦老子初生下時目顧四方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圖得天下太平師拈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即名為報佛恩 舉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更與麼切忌未生時師拈云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庭前翠竹禪人拄嶺上青松野客栽 舉閑禪師示眾云不生

^{十一}想念本來無體大用現前不說時節後臨遷化時問侍者云坐去者誰侍者云僧伽又云立去者誰侍者云僧會閑禪乃周行七步垂手而終師拈云生既如是死亦如然 舉趙州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乃辭院主院主云何往趙州云臺山禮拜文殊去

院主云某甲有頌相送云何處青山不道場 遙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趙州乃問作麼生是正眼院主無語師拈云啼得血流無用處 舉米倉與寶壽同赴州主齋次州主令客司傳語請二人長老談論佛法寶壽云請師兄長老荅話米倉便喝寶壽云未曾奉問喝箇什麼米倉云猶欠少在寶壽却與一喝師拈云大似點火夜行 舉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拈拄其僧接議濟乃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

乾屎橛便歸方丈師拈云臨濟可謂冰凌上
度過九鞠劔刃上拾得全身 舉百丈開
田次問黃蘗運關黎開田不易蘗云衆僧作
紛百丈云有煩道用蘗云爭敢辭勞百丈云
開得多少田也蘗乃將鋤頭築地三下百丈
便喝黃蘗掩耳便出 師拈云百丈一喝可
謂垂然於萬丈潭中黃蘗掩耳獨聳於千峯
之上 舉雲居上堂云譬如人將三十貫
錢買得一隻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忽遇羶
羊挂角時莫道蹤跡氣息也覓不著時有僧
出便問羶羊挂角時如何雲居云六六三十
六僧無語雲居云會麼僧云不會居云不見

道絕蹤跡師拈云雲居與麼稱提大似八尺
布衫丈二袖 舉趙州到茱萸處執杖子
於法堂上從東邊過西邊茱萸便問作什麼
州云探水茱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
麼趙州靠了杖子便出去師拈云世亂欺
主羊衰鬼弄人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
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山云看箭僧便
作倒勢山云拖出者死屍著僧蹣跚便出山
云捏泥丸漢有什麼限 師拈云賊出關
門家中叫屈 舉乳峯上堂云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在座下出來
云昨日一人新到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也

軋峯下座搥住云維那來日不得普請便托
 開歸方丈師拈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舉趙州問俗行者勸僧云我有十貫錢若有人
 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前後有人下語並
 不契趙州遂往行者家行者云若下得一轉
 語即捨其錢趙州戴笠子便行師拈云武帝

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舉巖頭
 為渡子時凡見人來舉棹示之忽有一婆子
 抱一孩子來問云呈梳舞棹即不問且道婆
 手中孩兒甚處得來豈頭便打婆云婆生七
 子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
 中師拈云欺敵者凶 舉百丈見趙州來

舉百丈云甚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今時人直教悄然去
 百丈云悄然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州近
 前三步百丈咄之州作縮頭勢百丈云大好
 悄然趙州拂袖便出去師拈云趙州老人向
 師子窟中換得牙爪 舉小乘毗沙論有

一聚落毒龍所居時有五百尊者往彼降他
 不得後有一尊者彈指一下其龍即降師拈
 云若據教乘自有科判琅琊者裏即不然只
 者彈指也不消得然雖如是且莫因魚止滌
 病烏棲蘆 舉仰山叅嵩頭岩頭終見豎
 起拂子仰山便履坐具嵩頭放下拂子仰山

收坐具嵩頭云我不重你放即重你收師拈
云嵩頭與麼道錯批判者多仰山出去切不
得蕤心 舉黃蘗見僧來乃云諸方老宿
盡在我拄杖頭上僧便禮拜僧後到大樹處
舉前話大樹云黃蘗與麼道曾夢見諸方也
未其僧却回舉似黃蘗黃蘗云我者話已行
遍天下師拈云大樹與麼道大似有眼如盲
黃蘗一條拄杖天下人咬嚼不碎 舉臨濟
上堂有僧出禮拜濟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
頭好濟云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云你道
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麼處

僧云再犯不容臨濟乃云要會臨濟賓主句
請問取適來問話二禪客師拈云真金湏入
火 舉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拈云先聖可謂
誠實之言然雖如是錯會者如麻似粟 舉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觀師顏霜云
我適界不曾蒞僧又到雪峯處問云遍界不
曾蒞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師拈
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
雖有出人之眼未知向上一竅 舉淨名經
云諸菩薩各各說不二法門於是文殊曰如
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

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法是菩薩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為真入不二法門師拈云文殊與麼讚嘆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切不得鑽龜打瓦 舉圓明云痿病不

十一

五

假駝藥三角云瘡病須假駝藥師拈云圓明可謂小慈妨於大慈三角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糧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向去底人安云寒蟬抱枯木哭盡不回頭又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安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又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安云石羊遇石

虎相逢早晚休師拈云古人雖解箭穿鴻鴈要且不解透樹射狼 舉僧問白兆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自小不曾歷他家門戶僧云與麼則竺乾的子白兆兒孫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師拈云巧人須得巧人佐拙人須得拙人扶 舉僧問風穴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穴云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棒出不知音如何是塔中人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拈云風穴若無後語大似紀信詐降 舉大般若經云善現問舍利弗云以何為佛眼舍利答云以性空為佛眼善現嘆云善哉善哉從上諸佛皆以性空為

佛眼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師拈云望天不見
天觀地不見地 舉教中道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 師拈云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 舉肇法師云旋嵐偃岳而常
靜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馬颺鼓而不動日月
歷天而不周師拈云肇法師與麼道也是平

十五

十五

地上陷人山僧者衷即不然崑前淥水嶺上
白雲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處喫茶次文殊
提起琥珀盃子問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無着
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無着便休去
師拈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奪食若也非
去移舟看水勢舉棹別波瀾 舉石霜在溪

山會下作米頭一日篩米次瀉山云施主物
不要拋撒石霜云不拋撒瀉山於地上拈得
一粒米云汝道不拋撒者個是什麼石霜無
語瀉山云莫欺者一粒百千粒盡從者一粒
生石霜云百千粒從者一粒生未審者一粒
從什麼處生瀉山呵呵大笑便歸方丈至晚
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虫師拈云瀉山一粒米
彈破袖僧牙 舉僧問寶壽萬境來侵時如
何寶壽云莫管他僧禮拜壽云莫動着動着
即打折你驢腰師拈云若無遣蛇手悞殺世
間人 舉泰首座到洞山處洞山晚間排果
子管顧他洞山便問云首座有一物上拄天

下柱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
且道過在什麼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
喚侍者收却果子床不得果子喫師拈云若
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此洞山老
人猶欠一著在 舉水潦參馬大師問如何
是阻師西來意被馬大師一踏踏倒起來拍
手呵呵大笑當下大悟便承嗣馬大師住後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水潦云自從馬
師一踏後直至如今笑不休師拈云大眾你
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
不昧本來身請師高着眼馬大師直下覷居
士云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

看居士便禮拜馬大師便歸方丈居士隨後
入方丈內云弄巧得拙師拈云一夜作竊不
覺天曉 舉南院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云敗
闕南院放下拂子僧云猶有者箇在南院便
休師拈云狂狗趁塊師子咬人 舉南泉示
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時有趙州出來便
問如何是物外道南泉便打趙州接住拄杖
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云
罷蛇易辯袖子難謾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師拈云不見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舉順德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三峯德云夏
在什麼處僧云五峯德云放你三十棒僧云

十一

廿六

未審某甲過在什麼處德云爲你出一藜林
入一藜林師拈云割菜鑊子 舉僧問廣德
如何是佛德云登戟門開見墜仙僧馳此語
至州中悟空處便問登戟門開見墜仙意旨
如何空云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云不是
佛 廣德後聞遙望城中禮拜云悟空古佛
豈止羊二十口師拈云廣德腦後添釘悟空
眼中拔楔雖然善順機宜敢保他家未徹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七

十一

三

華

三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八冊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八

上十三

僧錄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持淨戒重表

佛照禪師奏對錄

宋淳熙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致恭山呼訖賜坐師奏云今春伏蒙聖旨令洒掃靈隱三月三十日

十一

又准降香開堂實增感激今蒙召對獲覩清光千載一遇帝問師生何處嗣法何人師對曰臣生長臨江軍禮南山光化禪院長老普吉為師荷陛下天地覆載之恩行脚叅五十餘員善知識末後於大慧禪師宗杲處打徹遂法嗣之上曰朕惜不見大慧師云陛下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既留心祖道時時與大慧於大光明藏把手共行豈在聚頭接耳為相見耶嘗蒙賜語錄入藏作萬世光明種子非獨法門增輝臣與天下衲子不勝榮幸上曰且喜得晴師云郊祀在即乃陛下聖德所感上曰朕此心與佛心通師云直下更無第二人聞陛下萬機之暇留心祖道游泳楞嚴圓覺自古帝王未有如陛下篤信此道上曰自古帝王英雄者有之信此道者極少如梁武帝亦未徹師云當面蹉過達磨上曰陷在泥坑裏師云只為搦柄不入手不得受用師云臣山野語言無倫恐瀆聖聰上曰這裏正要與長老忘懷論道

第一九八冊

師云陛下日應萬機直須向一切處著眼看
 是什麼道理上曰天下事來即應之師云可
 謂明鏡當臺物來斯照上曰步步踏著實地
 師云直須恁麼始得上曰臨濟因緣可舉一
 二師遂舉臨濟在黃蘗因第一座勉令問黃
 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蘗遂與二十棒如
 是三次問每蒙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去
 第一座遂白黃蘗云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
 甚奇特他日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
 他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明日力辭黃蘗
 蘗指往大愚處必為汝說濟至大愚愚問甚
 處來濟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濟遂

舉前話復云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蘗恁麼
 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濟於是大
 悟乃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云屎床鬼
 子適來道我不會而今道甚無多子是多少
 扭住云道道濟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
 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逐黃蘗蘗問云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為老婆心切遂
 舉前話蘗云這大愚老婆饒舌待見與打一
 頓濟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蘗一掌
 蘗吟吟而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捩虎鬚濟
 便喝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來堂去上曰悟
 了直是快活師云為山問仰山云臨濟得大

愚力得黃蘗力仲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自此臨濟法道大興上曰源流好師云臣曾有頌上曰舉者師舉云黃蘗山頭遭痛棒大愚肋下報冤讎當機一喝驚天地直得曹溪水逆流上曰好箇曹溪水逆流又問興化打克賓克賓如此答興化如何便打師云不可放過臣有頌上曰舉者師舉云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贅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真秘訣捧頭敲出玉麒麟師復云昔翠巖可真禪師頌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曰綠曰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閉弓矢力斜漢月初生令晦堂心禪師看後因答客問西來意有頌東吳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幾度爲閑客南越曾經作主人可笑年來身老大得同塵處且同塵真見之云子徹也日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陛下如何會上曰包含萬像師云包含萬像底是什麼上曰對面底是師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上乃默契上曰長老且歸觀堂師云謹領聖旨乃辭下殿繼而遣中使十一賜御製頌一首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春師三峇山頌一首曰當陽一句子平地步青雲踏翻關棧處便是主家春初四日復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一頌即心即佛無蹊徑非佛非心有變通直下兩頭俱

第一九八册

透脫新羅不在海門東上復荅師頌一首曰
欲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礙通跳出千
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西東師再進山頌云
一句截流心路絕千差萬別豁然通等閑更
進竿頭步莫問西來及與東復召對賜坐師
云夜來與今日兩蒙宣示 御頌神思繁發
夜來頌好不如今日頌語句尤痛快上曰夜
來得長老開發乃有此頌師云陛下前後宣
諸山尊宿論道如何上曰難得似長老直截
師云聞陛下於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
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處得箇入頭但未曾
遇人上曰真箇如此師云如人學射久久自

然中的所以五祖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
始得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上曰須要
遇人師云正是遂舉羅山問石霜云起滅不
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
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
頭處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喝云是誰起
滅山於此大悟上曰長老意謂如何師云巖
頭與他本分草料上曰長老見大慧幾年後
打徹師云臣癸亥年有箇發明了却被禪道
佛法礙又做十五年工夫後到育王一見大
慧便打徹慧一日掛牌臣入室慧舉僧問趙
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你

作麼生會答云大小趙州坐在屎窖裏慧云
你甚處見趙州答云莫瞞睡慧打一竹篋云
只恁麼做工夫答云莫掩彩慧乃喚侍者問
這僧名什麼答云不得名慧云你看這漆桶
亂做答云未為分外便出又一日入室慧問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如何答云
請和尚放下竹篋與學人相見慧擲下竹篋
云如何相見答云伎倆已盡慧云你看這漢
又來老僧頭上行答云也是尋常行履處禮
拜便出又一日入室慧問喚作竹篋則觸不
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意
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答

二十二

甲

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箇答
云今日投敗這老賊慧深肯之上曰如此相
投師云禪家當機不讓遂舉靈雲見桃花悟
道頌云三十年来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
評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每舉問禪和
子那裏是不疑處陛下且道那裏是不疑處
上擬議師云只就疑處看驀然看破不疑處
便是陛下受用不盡底上曰長老且道那裏
是不疑處師云紅爐上一點雪上乃點頭師
云昔黑齒梵志得五神通常在雪山說法感
得梵王帝釋閻羅王洎諸天神常來聽法一

日說法畢闍羅王目視梵志而泣志曰大王何得視吾而泣王曰吾觀於汝善能說法七日後命終當來吾界受諸苦痛梵志惶怖求免無門雪山諸天神謂梵志曰欲免斯難唯有大覺世尊乃能為汝免得此難梵志曰世尊者何人也天神曰豈不聞淨飯王太子十

七十三

五

九出家三十成道為人天師其名曰佛諸大菩薩八部龍天常轉法輪度一切眾生成志聞已復作思惟我去見佛將何供養乃運神力手執合歡梧桐華兩株飛空向世尊前供養世尊召五通梵志應諾世尊云放下著梵志棄左手華於世尊前世尊放下著梵志又

棄右手華於世尊前世尊又云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祇擎兩株華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無可放捨世尊云五通梵志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一時捨去到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乃於言下悟無生法忍上曰只是人不向緊要處做工夫師云欲得徑捷須離却語言文字真實叅究所以古德道念得楞嚴圓覺經猶如瀉水響泠冷有人問著西來意恰似蚊蝻咬缺釘上曰直是難入師云正好著力上曰如長老者難得真可為人師師云陛下過褒初六日復召對上曰觀堂中穩便麼師云荷

陛下聖眷極穩便上曰前日長老云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不疑處朕有一轉語師云那裏是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牛師云如何見得上擬議師云總入思惟便成剩法上曰若問長老如何抵對師云千聞不如一見上喜曰朕且做工夫師云陛下果位中承願力

試向父母未生已前道一句看嚴無語乃云請和尚為某甲道山云我若為汝說破子他時後日眼開罵我去在嚴遂檢尋平日看讀文字討一句祇對了不可得乃云今生不學佛法也且作長行粥飯僧乃辭為山往南陽觀忠國師遺迹遂憇止焉一日芟除草木以

七十二

六

過乃云聞師弟有悟道頌試舉看香嚴舉了
 仰山云此是閑時計較得底香嚴再舉一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
 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山云只會得如
 來禪未會祖師禪香嚴又舉一頌云吾有一
 機瞬目視伊若也不會別喚沙弥仰山云且

喜師弟會祖師禪上曰如來禪與祖師禪一
 般何故分別師云殺人活人不貶眼上曰莫
 便是昨日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麼
 師云陛下須具透関眼始得上曰如長老直
 截者難得想見為衲子尤切師云臣不避誅
 所以直言上曰正要如此師云先師大慧與

滿山佛性泰禪師同叅圓悟一日持論古今
 次泰曰香嚴悟道頌云一擊亾所知只消此
 一句便了大慧云五祖演和尚頌狗子無佛
 性詰云趙州露刃劒一句便了下面都是注
 脚悟了底人與悟了底人說話如兩鏡相照
 直是明白如陛下道欲言心佛難分別一句

十一

七

便了下面三句亦是注脚上曰適來道父母
 未生前一句子朕道得也師云如何是父母
 未生前一句止曰昨夜今朝又明日師云若
 如此方得古今無間斷上曰何不挨拶師云
 拶着須是有出身之路上曰長老可謂循循
 然善誘人師云聖訓謙冲非臣敢當師云臣

不敢久居觀堂乞歸靈隱上曰更要與長老
談話在師云謹領聖旨却歸觀堂至初七日
中使傳旨且歸靈隱待賜禪師號師遂歸靈
隱 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特賜佛照禪師號
師領眾門迎 勅黃歸寺次至法堂捧勅黃
示眾云天書親自日邊來一道神光遍九垓
為瑞為祥息力大直教枯木解花開舉起便
知不妨慶快苟或未然重宣一遍遂陞座拈
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兩宮皇帝聖壽無
疆乃歛衣就座僧問九重宣對超過南陽忠
國師五宿禁闈提持聖諦第一義與二千年
前釋迦老子出氣使後五百世比丘增長威

光佛照禪師蒙特賜世間出世更無雙是什
麼得恁麼奇特師云彼此一時皆盛事未必
令人媿古人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
正令已行風凜凜斗間劍氣燭天光進云同
光帝問興化朕收中原獲得一寶至今未有
人時價興化云畧借陛下寶看帝引手舒襟
頭脚示之意旨如何師云奇特中奇特進云
龍袖拂開千聖眼金毛師子現全威師云點
進云興化道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又作麼生
師云古今勝樣進云普光明殿裏撥轉上頭
闕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進云只如知恩報
恩一句如何話會師云一雨普霑沙界潤群

生何處不承恩進云飛來峰頂瞻天闕選佛
場中謝聖恩師云錦上鋪花僧禮拜又僧問
直截根源到日邊帝恩降自九重天中興吾
道超今古佛放毫光照大千既沐宸恩請師
祝聖師云萬年松在祝融峯進云一言已祝
南山壽八表無私賀太平師云當頭道著進

十一

云直得九重城畔祥雲起七竇山前瑞氣生
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君恩師已報祖意又
如何師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進云王
道與祖道相去多少師云不隔一絲毫進云
靈雲見桃花悟道意旨如何師云腦後薦取
進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云更參三十年進

云只如空手牽鐵牛意旨如何師云非子境
界進云未審向什麼處見靈雲師云撞著額
頭磕著鼻進云莫謂靈雲消息斷桃花依舊
笑春風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禮拜師乃云
當陽目擊直下知歸左右逢原七通八達著
著有出身之路頭頭具透脫之機有時神出
鬼沒換斗移星有時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恁
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摠得我為
法王於法自在放去收來有何罣礙直得龍
驤虎驟鳳翥鸞翔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
正當恁麼時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
乃舉拂子云唯憑此箇真消息仰祝

吾皇萬萬年復舉黃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不著便底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師著語云打草要蛇驚時有僧出衆云只如諸方聚徒領衆又作麼生檠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檗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點檢將來未免面皮厚三寸且道靈隱恁麼批判意在什麼處九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下座

師淳熙戊戌十月初二日召對便殿引見致恭即日孟冬薄寒恭惟

皇帝陛下聖躬萬福臣前冬得奉清光繼蒙頒賜禪號仰荷聖恩賜坐師就坐上曰朕近

看華嚴經至善財入法界品思見善知識如卿在前師云陛下今日召臣僧陛下是主臣僧是伴主伴交參機感相投便是入華嚴法界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乃不出陛下念上曰是朕得暇常於揲齋靜坐但日用事繁不能純一師云陛下但正心術自然如明鏡當臺物來斯照上曰朕每見臣僚上殿開口便知他肺腑可與者即與不可即不與師云世間事不出一箇公字上曰是如此朕每看方冊自古帝王無悟道者師云古今唯陛下一人更須退步體究方得純一覺得省力處

便是得力處上曰秀才家多不信佛法師云
 佛者覺也須是當人見性成佛昔有一官人
 著無佛論呈仲山和尚山接得便問云公所
 述論意謂本來有佛故論謂本來無佛故論
 官人無對山又云若本來有公爭得云無若
 本來無今製此論豈不成有官人又無對上
 曰好一撥師云三教聖人設教只要整頓今
 人脚手且如孔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
 無隱乎尔此乃八字打開自是時人不會上
 曰孔子好孟子好辨不及孔子師云老子亦
 好上曰莊子便不及老子師云陛下聖明見
 得甚親切昔德山和尚道凡有文字語言盡

是依草附木竹石精靈所以老僧從頭棒將
 出去待有獨脫底出來共伊商量陛下須是
 獨脫始得上曰朕未嘗放捨此事師云此事
 無有窮盡譬如入海轉入轉深上曰是宗門
 緊要因緣更幸一二師云昔與化和尚一日
 見同衆來總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行三兩
 步化又喝僧亦喝湏臾近前化拈棒僧又喝
 化云你看這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便打直
 打下法堂却歸方丈侍僧問云適來僧有甚
 言句觸忤和尚化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
 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
 却去不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上曰如

此作家師云只却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便去不得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處這些子湏是著眼向上看得透始得此是臨濟骨髓上曰山中想多有衲子理會得者師云做工夫者極多亦有受得鉗鎚者上曰間說住持得甚好師云上感

聖息乃辭下殿

師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進劄乞歸老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奉

聖旨依准至五月三十日召對便殿賜坐上曰禪師何遽思山林而去朕耶師云臣本是山林人今復山林去理當然也既此心契合

雖千里對面又安能逃於至化也昔南泉和尚道山僧自小牧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臣今雖歸林下實不出陛下所統上曰然但不得時復論道師云道不可說時有不說時無且諸天天鼓常演苦空彌

上十二

十一

陀國土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儻正念現前喧窳不聞則彈絲吹竹皆譚實相也上曰造次必於是師云直湏如此上曰朕今心意釋然常有怡悅且如尋常所做工夫并所作偈頌語言透徹已否師云陛下乘風願力下生以夙熏種智純發聞舉便知落處既知落

處自然身心喜悅此乃初心入道境界暫得如是實未曾啐地折喙地斷百了千當如臣所見陛下所得正住歡喜地耳上曰何謂歡喜地師云菩薩進脩有十地歡喜乃初地故經云若有菩薩深種善根善脩諸行善集助道乃至立廣大智生廣大解慈悲現前又云菩薩始發如是心即得超九夫地入菩薩位生如來家乃至決定當得無上菩提住如是法名住歡喜地菩薩住此地成就多歡喜今陛下心意釋然常自怡悅正合此耳上曰餘九地可盡說師云辭繁恐澆聖聽容別具奏聞上曰古來悟得性燥者誰師云臨濟水潦

德山巖頭諸大老皆悟得性燥上曰說看師云臨濟因緣向來已曾舉了如水潦叅江西馬大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被馬大師當胷踏倒忽然大悟起來撫掌大笑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已後示衆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又呵呵大笑上曰悟後直得如此快活師云這箇便是啐地折喙地斷底樣子上曰德山巖頭如何師云德山叅龍潭因侍立至夜深潭云子且下去山便珍重揭簾而出却回云外面昏黑龍潭乃點紙燭度與德山山擬接潭即吹滅山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

麼道理山云某甲後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後來保寧魯和尚頌云一條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開來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又巖頭參德山纜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問得乃云若不是齋公也大難承當巖頭云洞

十一

十二

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揜一手搥上曰祖師也是性燥俗人中還有如此者麼師云有如本朝李駙馬問石門聰和尚云弟子欲學禪得否門云此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李於是契悟乃述頌云學道湏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

莫管上曰俗人能如此也難得師云此事無僧無俗上至佛祖下及蟬動皆悉具足故古人有言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上曰至言朕須到此田地方已師云佛法至妙無有窮已如有窮已則成住著纜成住著便有窠臼如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直湏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樓巢望陛下卓起脊梁以金剛王寶劍揮除見刺自然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佛祖亦奈何不得也上曰當如禪師之言今辭朕去後幾時復來師云臣既歸林下不敢妄動上曰每遇朕生辰可來一次師云謹領聖旨乃辭下殿上賜御製

云禪師所陳菩薩十地乃是脩行漸次從九
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脚踏實處十二時中曾
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任作
止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劔刃卓
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兢兢
業業未嘗敢忽今俗人乃有以禪為虛空以

語為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大豈在
筆下可窮也聊叙所得耳

師淳熙九年十月十一日恭奉

聖旨召對便殿起居并進香畢師云臣恭別
聖顏三載荷陛下恩覆隆厚臣與徒衆日夕
焚誦仰報萬一上曰聞安衆行道不易師云

上感聖恩良久賜坐上曰久思與禪師說話
師云陛下聖明天縱道德日新大圓鏡中初
無間隔 上曰做工夫如何得徹師
云做工夫是有心打徹是無心陛下但於日
用應緣處常常提撕上曰朕於日用應緣處
甚覺得力師云只這得力便是受用處陛下

地位中人乘願力而來示現帝王身但正心
術於富貴聲色中使得富貴聲色乃見力量
正如趙州道時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
十二時辰底道理七月間蒙賜問以物見則
感以目見則著臣嘗對云見見之時見非是
見此語乃體聖意而對上曰善師有語云心

不負人面無慚色上曰好箇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如向來所答圓覺經中四病語亦愜朕
意且如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
不辯真實大意如何師云這箇境界須是親
證自然世出世間打成一片昔妙喜因讀至
此嘗有頌上曰舉看師云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兩打梨
花蛺蝶飛上曰好頌別有甚因緣更舉一二
師云昔興化在大覺會下每云我在南方二
十年脚尖頭未嘗踢著箇會佛法底覺云你
據什麼道理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

至明日大覺在法堂上見興化乃云我直下
疑你昨日兩喝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
打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賓主句總被師兄
折倒了也覺云這漢未這裏納敗關脫下袖
衣痛打一頓化於是大悟上曰古人相見直
是痛快師云臨濟下作用當如此上曰見禪
師舉此曾次豁然師云又如俱胝住菴時有
一尼戴笠子繞禪床一匝云道得即放下笠
子胝無對尼拂袖便行胝云何不且住尼云
道得即住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
丈夫漢無丈夫志氣擬棄菴往諸方參學其
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為

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菴俱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舉起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後凡有問只舉一指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也舉指祇對有人謂胝曰和尚這童子也會佛法凡有所問也舉一指胝聞得一日潛袖刀子喚童子問云聞你也會佛法是否

童子云是胝云如何是佛童子舉起一指頭被胝一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胝遂喚童子子回首胝云如何是佛童子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上曰俱胝為人如此切師云俱胝自謂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上曰正如彈琴初拘指法已後絃指俱忘自

然得妙師云又如惠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惠超法眼與麼答聖意以謂如何上曰昨夜三更月正明師云陛下多了這一句上曰曾有人頌麼師云有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又白雲頌云一文大先

李二

士

錢買得箇油糞喫放肚裏了當下便不飢上曰古人製頌大能顯理師云昔保寧嘗作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頌云平生踈散無拘檢酒肆茶坊任意游漢地不收秦不晉又騎驢子下揚州上曰可謂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師云陛下北語暗

合孫吳昔佛果與妙喜俱愛前頌佛果云我二人各說一頌要勝過它底時有小兒子於窗外念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壺悶來喫三盞何處得愁來妙喜云某甲頌得了也適來兒子念底便是圓悟大喜乃云我與你改一字可作悶來打三盞大底古人發揚先德因緣所有言句廼借路經過爾其實縱橫妙用出於言意之外初不在文飾上曰甚善復云臣不敢久坐謝恩下殿

師紹熙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壽皇召對賜坐師云陛下釋萬機燕御重華想於此道日有新證

壽皇云朕向

來得禪師開發曰用便覺省力師云省力處得無限量得力處省無限量壽皇云朕於一切事物亦不著師云陛下視天下如脫敝屣以寶位授聖子俾太祖丕祚中興的的相承絲億萬載若非得大自在受用三昧焉能如是遂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陛下如何會壽皇云放下著師云放下則不無著在什麼處壽皇云二邊不立師云如何行履壽皇云中道不安師云正坐在百尺竿頭陛下如何進步壽皇擬議師噫一聲壽皇云謝禪師提撕壽皇云世法佛法不出這背觸兩字師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遂指御案

淨瓶云只如淨瓶作麼生轉壽皇云去來自
 在師云去來自在底是什麼壽皇咳嗽一聲
 師云更進一步始得壽皇云朕直是要打徹
 師云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壽皇復云禪師所
 陳直指曰緣甚好其間亦有理會不得處師
 云陛下但扣已研窮自然七通八達壽皇云

十六

十六

因緣更舉一二師舉夾山初住潤州鶴林時
 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云法身
 無相如何是法眼云法眼無瑕吾不覺失笑
 夾山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來祇對僧話
 必有不是處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
 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山云

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
 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夾山云此
 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
 若去須易服裝束夾山乃散眾易服直造華
 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什麼寺夾山云寺
 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又不似箇什
 麼夾山云不是目前法船子云甚處學得來
 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頭語
 萬劫繫驢楫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船子以篙
 打落水中纔上船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人
 打夾山於此有省乃點頭三下壽皇云他到

此悟也師云可謂慶快平生師又曰船子云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夾山遂
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船子云絲懸綠水浮
定有無之意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山乃
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

年二

十七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
在樂山單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
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接取一箇半箇
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
遂喚闌梨闌梨夾山回首船子舉起橈云汝
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壽皇云此公案

好禪師曾頌否師云有頌慕口一橈全殺活
點頭三下鼻遠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華
亭覆却船壽皇云好頌師云不敢謝恩下殿
師紹熙四年二月十九日壽皇聖帝召對
於苑門宣引壽皇望見師曰遠來不易師云
即日仲春謹時恭惟

至尊聖躬萬歲萬歲至尊賜坐師云臣昨
自庚子年蒙恩歸老育王今十四年矣幸無
曠敗藉陛下蔭覆去年臘月十六日蒙
聖恩移住徑山臣兩入奏告兩宮辭免至尊
云此南內之意朕亦要與禪師說話遂教師
速渡江相見師云今日拜覩清光不勝榮幸

至尊云朕意師十六七渡江師云臣十四渡江如履平地至尊云聞古有浮笠而渡者師云昔日黃檗和尚路逢異僧同行乃一羅漢至天台值江漲不能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黃檗指而罵曰這自了漢我早知汝定挫折其脛異僧乃嘆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至尊云可謂神通師云宗門下不貴神通只貴眼明至尊云須是如此始得朕尋常不信幻怪等事師云陛下聖智洞明見得如此至尊云莫也寬住幾日師云臣已選二十五日入院至尊云師所至處緣熟師云上感聖恩至尊云朕每日常誦楞嚴圓覺并

儒書終日脩然無一事師云足見陛下聖學日新大抵看經教展卷時便與古人對偶正不在多讀至尊云朕常念茲在茲師云陛下乃菩薩地位中來所以願力堅固然一切語默動靜處直教正念現前莫起第二念只如臣即今與陛下相對臣又安知陛下微細流十一注處只此微細流注處謂之偷心偷心若無十八自然不起第二念至尊云朕得禪師提這一念不為無補師云昔日雪峯和尚出嶺參秀州精嚴靈光禪師值靈光遷化雪峯問其徒曰靈光在日如何指示學者其徒曰但云莫起第二念至尊云這一則語可以指示人做

工夫師云所謂棒打石人頭。暴論實事。至尊云有甚機緣更舉一二。則師云昔紙衣道者。參曹山。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道者云。一裘纜挂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應喏。便脫去。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道者忽然開眼問云。一靈真

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道者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道者。珍重復脫去。曹山乃有頌云。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至尊云。參禪到這重

方始得受用。師云。古人念念無間。方得到此真實田地。不敢久坐。聖躬謝息。下殿。三月初五日。壽皇論問。札云。朕每日止是塊坐。別做得箇什麼。煩師寫來。師答云。恭承

至尊垂問。每日止是塊坐。別做得箇什麼。陛下但於塊坐處提撕看。是什麼。若別有即是

十一

十九

刺法。所以南臺和尚有頌云。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此是古德腳踏實地處。陛下於此契證。非但塊坐。向四威儀中。揔是見成受用。安樂法也。謹奏。四月初六日。壽皇論問。朕近頗悟佛法。無多子。一言以蔽

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未知此說是否師云恭承

聖論近頗悟佛法無多子足見聖心昭徹陛下所謂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誠如聖意更能到妄念起滅處則乾坤獨露應用縱橫方是自受用三昧謹

奏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八

※

七十三

頌

※

※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雞

本堂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功郡開國侯張栢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為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迨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

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偈頌前後寔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曰禪悅餘暇哀集採摭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目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昆蘆藏內全收眾珍梅檀林

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銕木派通豈曰小補以予夙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醇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序本序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熱之暇集諸頌古皆叅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古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案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群賢言詞說法開示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我池陽信士哀金刻板以廣見聞為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通集序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惟不在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華敷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燁如諸祖相繼有拈古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宗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

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
 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林尚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廁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
 趙起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輯事績彙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卅五十五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茲板

行與後學共惑者曰道不在是於華嚴笑三
 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昭昭於心目之間
 道播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贊鼓
 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予嘆而不吞
 良父乃歌曰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
 遮而急須看眼者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已
 而謂之曰子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
 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時延祐戊
 十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
 沙門普會自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派
 亦無窮禪宗頌古聯珠者寶鑑大師法應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魯菴會公續集錢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
 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失託道
 友收贖度藏于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
 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
 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
 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
 完用廣流通永延慧命回書其得板所由之
 異庸識歲月云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二
 月十有九日
 中天竺住山沙門幻居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雞一

池州報恩寺沙門法惠集 紹興天衣禪寺住持善會續

僧錄司右闡教養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佛世尊九則

文殊四則

舍利弗一則

寶頭盧一則

殃囉摩羅三則

那吒一則

七賢聖女一則

城東老媪一則

維摩一則

傅大士七則

善財五則

布袋一則

跋陀尊者一則

誌公一則

天台智者一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拍天一手拍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

水沫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洞山指天指

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尚能多意

氣主人應是不尋常真大道寶殿龍樓忽降

時周行七步豁雙眉開言不是無謙避天上

人閒更有誰野軒開基及業前王事端拱

持盈後帝心紉戟盡為農器用此時誰報太

平音佛元纓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

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纓剖事全彰天生伎

倆能奇恠末上輪他弄一塲保寧七步

爾

行手指天衲僧棒下命難全
 孕胎出後成何事爭似閻浮未降前
 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
 一捧一條痕長重幸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
 人間我獨尊可嘆瞻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
 雲門羊食清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帶
 鉗鉗拈來萬仞峯頭放打落天造白風兒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斬新
 相見謂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恁麼來指地指
 天稱第一衆生四十九年災此山詩老漢纔
 生便着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鏡湯任山果兜羅綿手指天
 地紺目重瞳頰四維七步周行渾屬我一生
 賣弄小孩兒佛性論黑白未分全體妙燒彰
 文彩便成華因茲漏泄家風甚末代兒孫鼻
 孔高月卷示繞出胞胎便逸羣周行七步獨
 稱尊當時若見雲門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如老胡種空意氣一手拍天兼指地當時
 蓋謂獨稱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
 明裏臨文不用更加諱古達千年石虎產
 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掣斷昆
 盧界內鼓烟塵古實宗美如西子離金閣嬌
 似楊妃下玉樓偈已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轉風流無始無終 毘盧園裏喪喜聲分手徒勞

布惡名決定一文偷不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坊堂遠 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空盤星石忘春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袖及私

門猶自可誰知千古累兒孫懶養 掀翻地

軸乾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

手虛空打破劫初看正堂牌 奴兒婢子十生

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

未免渾身賴泥水月堂 無憂樹下浴嬰孩

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

馬出胞胎天童 草木無端拈出來更加註

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

開看春華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

人看來不得船陽老未免兒孫惹客塵成華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翟曇曇封甚巴鼻月林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

風塊兩非云昔堯舜垂衣萬國賓蓮華 未

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腦出來

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人言 一聲哇地

便叱哩突出如斯大鬧提此土西天起殃害

堂堂洗土不成泥此謂前 七步周行猶彷彿

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豎

年也不清蓮華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

可憐黃面老螞蟬落湯鍋西若忠生來自恨

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

奈何今日又明朝見其僧問九峯度云承

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師

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

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

曰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

人頌曰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慙

慙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漸重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頌曰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

太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

處處開悟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群中

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

山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山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捨

下雜一白拈賊滿眼俱為敗露賊堂垂鈎不

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鬼人半夜烏鷄何處

去天明吞却玉麒麟堂肌骨當初赫赤

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點羸寒

閻黎齋後鐘或卷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

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
 不能證得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
 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荆棘却咲春風惱亂
 吹睡堂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
 糊如今好覓生蛇弄免使兒孫在半途拂心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
 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雪 賣 宗 出得
 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起
 三界好與拳頭劈面椎 佛 照 此老從來謾
 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際檢
 點將來未到家 無 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
 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誰人剛道

悟明星 天 童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
 見明星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眼有睛
 肯堂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
 可憐業識茫茫者蹉過如來正法輪 妙 峯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目前機若言總
 具如來相也是空拳誑小兒 空 頌 石 六載礙
 藏 在 雪 山 灰 頭 土 面 自 慚 顏 今 朝 忽 覩 明 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 鐵 山 六載將身草裏
 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
 門庭冷似灰 脚 石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
 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處百億分身是
 脫空 天 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叢

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
地冲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
 平地起堆黃面老夢中說夢可伶生
大歌 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慕富乞
 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無量壽 金鍾
 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衆生心
 眼活雪山依舊碧峻嶺
虛堂 輕金輪位
 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衆生心眼巧
 明星空照雪山寒
閑極 月滿長空星滿
 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數何似
 家家夜莫眠
千華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繞集定文殊白槌云話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
 明猶是鈍頓教千眼一時開
明招 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
 有仙陀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北塔 列聖
 聚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
 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靈 百萬靈山似
 葦麻風行雲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老往
 往瞿曇更撒沙
佛印 頭角麟龍衆若干當
 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槌稚直至今
 作咲端
正覺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
 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信海印 七佛之師下一槌錫王成鴨驚成龜

滿庭龍象齊傾耳咲殺靈山老古錐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

有此時人文殊槌下分針線始重 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此歲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

不許龍鱗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傍人把釣

竿上方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

還一幅素練描不得競將天下與人傳述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

此令如相委無限清風動地生諺 一段

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舍

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豈 一輪明月映

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

霄重送九秋音息 法王法令若為酬老

到文殊強出頭負 果釋迦猶可事至今千古

聞秋吹龍門 銀鑿皎潔豈容摸剛被文殊

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處三條椽下背盧都

果 卷 金槌影動寶劍光寒百萬之衆齊著

眼看捷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

一槌打正昂 華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

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若 古皇前化

超羣檄無事印文明 劃劃今時衲子若當陽

往往半千成五百王 法王法令沒周

避一片虛凝絕點瑕
下不開諸聖眼幾多
棋驥困盤車重巖見成活計莫周遮
推下分疎事轉差
若是咬人師子子何須
牙上更台予月林苑道泰時
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
兒嬌不因紫陌花開
早爭見黃鸝下柳條木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

難一

九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
世尊召仙人仙人
應諾世尊曰那一通
余問我頌曰仙人一
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
無捉得鬼來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佛印元那一通余問我
令人慚愧釋迦老
只知步步踏紅蓮
不覺茫茫入荒草
正覺逸無量劫來
曾未遇如何不

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
最苦瞿曇那一通
保事多問佛如何那一通
世尊當面拍迷蹤
祥雲密密微微雨
大震雷音匝地風
雲漢兼汝問如何此問親
嶺梅江柳共芳春
抱賊不用行搜檢
已自當堂露賊身
瓦重卓那一通
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
等閑一掣掣得開
三箇老婆相對坐吡斷橋倫
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
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
王丙乙禹士不屬火寶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擬坐外道讚曰世尊
大慈大悲開我迷雲
令我得入作禮而去
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
而言得入世

尋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鞭影分
 明指似君多聞暫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汾陽明機輪曾未轉轉
 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
 步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覩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 雪竇頌雙峰覆護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
 一振動雲雷 天衣懷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
 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鈎上水面茫茫散
 月明白雲端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
 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保
 身身特地慙慙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

雲縱得開令入未免區區在半途 淨照珠雪
 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
 渡頭寒極目圓蟾為誰白 成枯木外道鹿心
 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針雖行人拾得東門兔
 誰管轄纏精力疲長雪卓世尊恰似青銅鏡
 掛向虛空秋月靜表裏無私照騰寒高低一
 一皆相映 佛佛是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
 逝生跡跌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由來在半
 途 龍門建 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雙照
 破迷雲散盡曉天空呆日團團紅似火佛世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
 于色是斯入十倍精神成八分佛理劫迷悟

獨體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雞狗戒不學祖師
以山 兩處牢閑擊不通鐵塵不動自乖
 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在山
 果外道殷勤來問佛釋言不問及無言大雄
 不費纖毫力良馬何曾用舉鞭照堂 一世尊
 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 正堂辨
 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雪巢 一不問有言無
 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退
 三千暗室 進陷虎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
 源乾駝駒管爾窺鞭影凜凜霜蹄毛骨寒尼
 無著如 獵涉荼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
 故鄉漠漠無消息時有孤雲嶺外歸正堂 辨

赤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類超然悠悠莫
 論途中事露出習襟子細看大為曾 不問有
 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醜依舊迷雲撥不開竹堂 尤自把碌碌空裏
 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說自著
 摩挲歸去休維一 斷橋倫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
 成敗自安然仙陀管爾知宗墮誰謂世尊十一
 舉鞭本覺 一疾焰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
 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
 石簡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
 又問今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正頌 曰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

破無光影風輕長江水色渾
 今日說定說不定裏中天子勒塞外將軍令
 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
 山皂纛旗百萬魔軍皆乞命山堂淨
 世尊因調遠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

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出云我
 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
 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
 獄分頌曰 好咲提婁達多入捺落十小劫
 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灌堂

大隱居鄧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
 必更來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散則等地
 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
 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治埋和萬因崖
 頭榜得去不知何處覓金龜紫風吹起再甦
 省卻問如今是甚時座世尊因長介
 瓦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
 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義以一
 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
 行至中路有者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
 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
 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

人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
 負門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
 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
 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
 阿羅漢頌曰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
 與誰論區檐焉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天亦憐一切不受還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
 赤幡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已宗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着骨見如不受事猶詐賊身已
 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無用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
 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
 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
 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
 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
 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
 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弦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
 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全毒菓有三尺
 矧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躡藕
 堂堂三界大師虛堂愚世尊在初利天為

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梅檀像及至世
 尊下來像亦出迎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
 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殊領徒衆毗耶城
 裏問維摩_座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
 并豬子過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
 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頌曰

十一
 捨筏懷兼濟逢叻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
 欲行人才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
 為真佛實在我身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
 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
 茫認識神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
 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

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
 難應諾佛曰持鉢去安打打輕輕著著未未免免喚喚鐘
 作作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
 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遠避卷演
 世尊因靈山會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
 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
 去敬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
 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
 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
 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
 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

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
 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嘆曰文殊大智
 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
 劍佛亦亦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何殺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
 斷雲佛劍兩忘何處去還鄉曲調一番新象
田佛祖由來控是冤電機旋處直如弦金
 毛若解和聲撈月裏麒麟笑揭天枯堂遠文
 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劍
 佛亦爾青蛇匣裏吼風雷本覺一世尊敲
 觸髓問蒼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曰生
 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蒼罔措頌曰 如來一

擊少人知立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空毒策老胡一擊許誰
 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
 還望故山歸枯堂遠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猷
 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
 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子長者持
詳一
 標於指處插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
 云庶子有大智矣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
 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
 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
 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天堂覺一枝修
 竹建精藍風捲蟪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

二鈍根蹉過問前三非無盡世尊因廣頌屠
 光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
 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頌曰 昔日
 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
 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圓悟勤放下屠刀處
 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逸菴

休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
 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
 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
 是名一義二義頌曰 問處奇特答處殊絕
 一二義諦驪龍角折真如詰無聽無說意無

弱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真聖諦秋風
 昨夜到梧桐東谷光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
 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
 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
 來毋令斷絕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蒼面
 唾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海印信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頌曰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
 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
 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按子青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
 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

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
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
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
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
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
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閻王業鏡照無偏因

茲見佛成羅漢方信壺中別有天南堂與兩
手擎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
無尋處多謝春風爛漫開心開截斷千崖
路風前活計新誰知蓆帽下元是昔愁人無
際以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
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曰 四十
九年打之遠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
法輪畢竟分疎成應口無際末上何曾轉
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
把靈符執夜明北彌老漢生平太脫空將
無作有誰盲聾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閻黎
飯後鐘別山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曾普
告人天大衆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
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頌曰 言吾入滅
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
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苦為隣臨行賣弄

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群星拱北辰
 佛豎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
 摩曾示泉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皖山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
 苦瓠連根苦雲啡雙林樹下手摩曾說有
 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
 春風雁舟度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
 乃於擲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
 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
 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頌曰 慚愧老胡擲示雙趺金色
 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辨精麈遠七匝

方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地歲思未出王
 官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
 皺慶喜門前倒刹竿佛豎文殊師利在雷
 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
 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
 覓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
 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
 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
 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更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
 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
 而出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

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天衣債千眼
 莫辨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
 子隨邪亦殺罔明閑揆有誰知雨過春山如
 潑黛佛慧泉罔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
 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佛
 印元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
 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
 捲平等日用自多疑真淨文百千文殊出不
 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雲居枯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
 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遠信道無心捲
 不疑雲蓋智文殊用盡平生力罔明彈指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意雙眸未肯為渠開成
 枯木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
 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寶峯坐
 擁群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岩前花兩
 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石門易一拳拳倒
 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彈出定
 青山不動水長流智海清當機密薦個中玄
 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碍刻舟求
 劍寶徒然禾山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
 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
 水龍牙才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
 今要用使用不管罔明文殊洪覺真盡得天

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愛深出得出不得切不離是定聖者起凡
 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
 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峰靜龍門遠躍
 雲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弄錫子
 閃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
 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激佛燈
 均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傍觀人投
 身入荒草月菴果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
 富熾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圓覺不假文殊
 神通休要問明瑯指余時靈山會中女子從
 定而起鼓山珪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問

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任山不文殊出不得
 問明却出得區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白楊
 文殊彈指問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
 女子瞿曇在我心鏡楚安方入定出定因邪
 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石君明長江輓底
 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岸
 行舡由在把梢人慈及深大定等虛空廓然
 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
 子搖蕩乾坤象王回旋牙不費餘力孰勝孰
 負誰出誰入兩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
 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日悟劫抹
 粉塗坏恰我跌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

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開福年懷藏日月
 八面玲瓏袖裏金鏃鮮血通紅香風颭颭花
 雨濛濛兵隨印轉虞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
 些子神通有堂典四箇沒意智漢做處恁無
 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款結案同善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
 說向愁人愁殺人應華金不博金水不洗
 水兩既不成一何有介罔明文殊靴裏動拍
 尼無著恁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
 何面甯佛照光苦彖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
 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或菴体出得何如未
 出時瞎驢成隊喪金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

笛迎風撩亂吹菴階人平不語水不流
 瞿曇女子鬼面神頭肯堂尤出得出不得顯
 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松源女
 子不嫌母醜大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
 我般人孤峯深文殊罔明休卜度瞿曇女子
 謾針錐推倒鐵山歸去也緞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誰在畫樓西相逢語笑低到家春色
 晚花落鷓鴣啼雪菴文殊逃三匝罔明輕
 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幻菴鷓鴣
 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
 出之是人拔舌入阿鼻知門分古老相傳鬼
 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作夜

半三更也可行無事絕非眼下安眉趙哥
 口邊著耳轟然狹路相逢兩個是甚面背斷
 橋偷出得出不得渠僕得自由神頭并鬼面
 敗關當風流無門是定出得不得關拔初
 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指橫州
 珠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
 將來善財偏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
 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
 殊殊接得示衆云此藥能救人亦能活人頌
 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
 茲病甚無醫屢救活還應作者知佛印元信
 手拈來草最靈一技能救亦能生曼殊室利

開金口直至如今藥道行正覺遠大地蒼生
 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救活難分辯
 又是重添眼裏花保赤藥病相治貶更褒
 當機救活按吹毛毗盧海間煙波靜誰把長
 竿釣巨鰲必竟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
 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好咲文殊老憐兒
 不覺羞雲漢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
 文殊老救活雖然在手中塹界不截光景杲
 甚安方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
 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救活幾多人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
 白玉無瑕却有瑕石田一莖草上定綱宗

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鷄
 子過邊東按室開文殊問菴提壘女云生以
 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
 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
 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
 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
 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
 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鐵鐵
 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懼圓悟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生以不生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
 死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死死不死
 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
 毛師子子南堂與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
 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寧
 弓雙鳴一箭佛性未問處分明蒼處端當機
 覲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
 一團簡翁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
 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娼坊夏畢却歸世尊會
 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繞舉此念見會中
 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捷推
 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
衲子初開布袋頭
聞道淮南米價賤
便隨船子下揚州
若教秀大象不
遊兔徑燕雀安知
鴻鶴據令宛若成
風破的
渾如齧鐵徧界是
文殊徧界是迦葉
相對各
儼然舉槌何處罰
好一劄金色頭陀
曾落節
圓悟劬劬剎剎塵
塵見不難頭陀何
苦被他瞞

一

廿

當初若論收姦細
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聞貴
天高雲靜月弯弯
雨過秋空眼果寬
百億文
殊真妙体分明只
在一毫端
正堂辯
三處移
場定是非頑心全
不改毫厘胡言漢
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皺
眉密菴傑錦衣公
子春遊
慣白首佳人懊恨
多波富尚嫌千口
少自貧

無奈一身何月
寔忘寘頭盧尊者
赴阿育王
宮大會王行香
次作禮問曰承
聞尊者親見
佛來是不者以
手策起眉毛曰
會麼王曰不
會者曰阿耨達
池龍王請佛齋
吾是時亦預
其數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
王當時凡聖絕
商量從來對眾
難收拾眼上依
前兩簇長佛

印元一翳在眼
空花乱墜狹路
相逢難為回
避大王還識老
僧無似雪眉毛
長窄地佛慧
泉我佛親見寘
頭盧眉長髮短
雙眉鹿阿育
王猶疑狐唵摩
呢唵志哩蘇盧
保身
靈山會上舊家
風脫略從茲勢
莫窮金斗峯
前重漏泄莫將
附子當天雄
正堂辯尊者親

曾見佛來雙眉策起笑顏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佛照光以手策起眉毛
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
日月林觀策起眉毛苔問端親魯見佛不
相謾至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天
重淨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
門徽暗金剛眼思大難酬雨露恩拈禪鏡
眉策起貌稜層見佛元來却不曾南岳天台
相撞著被人喚作捉齋僧已卷深策起眉毛
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鞞池中水
流落人間潤八荒天目礼君王一語出如綸
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靜碧天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際水無垠無準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
土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預不是尋常粥飯
僧橫川舍利弗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弗
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
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
弗云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
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
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
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頌曰
淡籠烟深瑣霧鷺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
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慈愛
釋青黛畫蛾眉佛慧泉本來正体徹根源出

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
 耀乾坤圓悟動重城曉入胃輕烟關市相逢
 豈偶然一句等閒相借問平田忽介浪滔天
 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去借婆裙子
 拜婆年佛性恣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
 達本鄉驚子點兒輕借便由如啞子喫生薑
 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瓊玄關
 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佛燈明出入分明
 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鶩子恁麼去
 莫管傍人說是非文殊道如舍利弗與麼去
 千人萬人攔不住優遊自在涅槃城步步蓮
 華隨足舉且慈仁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

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
 霞石菴昭有札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無際冰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
 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靈光常獨露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雜一西南看北斗嫁鴉逐雞飛嫁狗
 逐狗走雜一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
 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
 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
 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
 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

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
 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
 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
 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在舍利弗
 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
 復如是無在無不在頃曰 驚子已圓無漏
 種換却身形搃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
 胡僧少雪歸王堂辨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
 外道受教為橋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拊指
 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
 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
 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

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
 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弃
 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頌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
 佛當頭割覆兩翻雲在剎那疎山如急行緩
 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寧煩費力搔好是移花蕪蝶至等閒買石得
 雲鏡佛燈詢我生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
 鼻孔相柱不動出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
 作雲后信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孽生口數
 多殺却渾家仍自殺誰能奈得你儂何野雲

南 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
 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
 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
 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
 遽迺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
 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
 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頌曰 聖法從來不
 殺生本無生殺豈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
 切冤親盡假名甘露纔露除熱惱王蓮金子
 兩敷榮覺海元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
 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鼓山珪 華陰山前百丈井中有寒泉徹骨冷

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徑山果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足無著德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
 但胃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處甚佳不因一
 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
 當風流拈得口兮失却鼻木菴永賢聖中來
 不生殺其家子母自團圓陰陽造化初無迹
 春在花枝特地妍天日禮綵仗神旗獵曉風
 雞人催唱鼓雙葵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相
 催即老翁商史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
 黃面老瞿曇識盡眾生性實非我瞿曇佛

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機川珠
 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頌曰 骨還父肉還
 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
 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
 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
 吒釋一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廿五渾不差徑山
 呆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
 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自得釋折骨
 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
 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少室骨還父肉還
 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北洞簡兩散雲收

後崔嵬數十峰玉維難敏手難落筆頭蹤無
 準第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
 曰屍在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
 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妹悟道
 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
 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
 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
 應谷一匹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
 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
 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有諸善
 薩乃解此義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
 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姊皺雙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眉橋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華三兩枝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兩
 散相見時弱體眼睛放光彩龍牙才帝子遊
 春不逐他相邀諸姪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
 路撥動煙塵見也廢靈刹漢不消多回頭踏
 着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烟蘿佛燈灼談玄談
 妙實堪誇帝釋繞開便雨花臨機須索三般
 物看看愁殺橋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
 借問却周遊大滿智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
 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
 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處無生
 無法本如如只個如今誰言語圓悟勤無陰

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
 嬌癡却將紅粉畫蛾眉橋尸無此三般物那
 得天花捺亂飛佛慧泉無根樹子枝條累山
 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閑田地結子開花
 朵朵新正堂辯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
 有三般寶富貴壓乾坤月菴果無根樹子一
 株山翁不費誅鋤鉅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
 求魚豢甚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賣賤
 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不應山谷
 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
 如歸去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荒
 得人死叫不響山谷摩醯亞三日作麼作麼

因禍致福惱得橋尸迦大咲却成哭退卷
七珎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
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天目扎昔城東
有一老媪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頭東西捻皆是佛遂
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捻是佛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卷卷意氣多與佛同
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笑翁堪開眼也
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
一隻角掩室開城東聖媪坐蓮臺大地衆生
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屈堂惠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

夾路拖華風雨後馬蹄無屢避殘紅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升座以
尺拈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
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雪竇顯遠別雙

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
次一擊大千經出塵正覺送大士何曾會講
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
梁王努眼睛白雲端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
脚一丸消衆病不假驢馳藥慈灸深案上一
聲鳴嘒嘒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佛身受龍華三會
 主祖開風閣九重城梁王築劍金剛佛更問
 如何不講經尅符道者兩口明明一無舌同
 生同死為君決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
 流出血東山空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息
 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無準並雙林大士太
 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絕一
 揮案上動龍顏萬廣軍傳大士見梁武帝不
 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為甚不起士曰法地一
 動一切不安頌曰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枝
 水暗隨派雖然寸土居無動爭奈雙林半樹
 秋枝子青傳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

梁武帝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
 邪士以手指靴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
 衣頌曰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端坐待龍華湖隱濟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
 宗同一轍捏沙終是不成團失氣堪泥封三
 詔出烟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寶業源非儒非道亦非
 禪杜撰修行或可憐擔闕一身三不了至今
 八百有餘年一衲成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
 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
 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頌曰誰有筆于調換

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揚花落也驚天
 衣懷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
 吸黍濕却翳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
 阿呵呵囉哩哩囉哩保寧勇傳大士頌云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頌曰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心聞黃魚行水濁烏飛毛落大士橫
 身不受一鑿木卷水狗走抖撒口猴愁樓搜
 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斷橋偷傳大士
 云須弥芥子父芥子須弥芥山水坦然平敲
 冰來煮茶頌曰須弥納芥不容易芥納須
 弥匹似閑長河攪着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關圓悟勤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頌曰有中
 有無中無細中細鹿中窟土面灰頭不染
 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
 花開浩劫春足卷鑿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
 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
 不是這個人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
 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
 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
 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
 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愁睡或起行
 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又
 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有
 負而去頌曰弥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
 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
 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
 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軒遊拈
 起繼一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
 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
 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慧泉困來抱囊
 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
 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鄧且無忌諱橫身
 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圍續雲峯千般萬樣

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
 屢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圓通秀都盧一
 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性困來且得枕頭携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白
 雲端吐這愁皮袋看森兼眼大終日在街頭
 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保
 寧身分身百億混塵埃兒愁愁勿可猜一
 袋掩擎隨屨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
 相呈示市尾街頭瞌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
 至今猶是老黃梅佛國白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
 般拈起隨人愛靈源清三千威儀都不修八

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人被人喚作
 破落戶兜率內院父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
 稽首弥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徑山果接
 著一箇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
 許多弥勒世尊_三堂速拊背覓錢成漏逗回
 頭轉腦昧真機可憐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
 布袋歸佛照光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
 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
 一錢覓得無安處猶自區區誑阿誰_北 阿蘭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_佛
 不肯作_一 跋陀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

衆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
 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
 色空者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
 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
 知緣不碍執情還被境消磨_{雙泉} 變_三 色空空
 色色空空閑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蓋青山依舊白雲中天衣懷東西南北十萬
 八千空生因措火裏生蓮 堂堂色裏無空
 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號
 元來不我名_{靈隱本} 維摩居士示病毗耶離
 城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慈佛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碍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

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殊下一棍千年萬載成凹凸大洪透冷坐毘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徑山果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并眼辨刮地西風鴈影高可伶羨盡弦中箭猿臂將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去羽翼離披落眼前廣鑿共冤憎會苦愛別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咄正堂辯示疾毘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来無藥可醫只是忌口為上浙翁談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為下針錐事禡一喙長三尺問着依前似鼓推無準策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熈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湖隱濟善具初詣娑羅林
中參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謁德雲比
丘次第至弥勒樓閣所歸至普門城外思惟
竚立欲得奉覲文殊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
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教頌
曰日出升空高下周崐崙崙源派入川流春
山雲逗風無盡鴈去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
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中似歸家罷問程缺山茫茫夢裏去遊
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短善財
脚瘦草鞋寬大川濟善財詣妙峰山叅德雲
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見在別峰上徐步經

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
門證叢心住頌曰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
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來珍重分身千百
億延慶忠妙高峯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
蹤若謂別山親覲面片帆已過海門東別山
曾澹烟羃羃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
竿頭輕踏脚海門波卷白蘋風棘田心善財
詣那羅素國叅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
音讚已下床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
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童真住頌曰毗目仙
人下寶床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
現萬像森羅忽頓彰無勝妙幢騰瑞色遮那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父歲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
 處長佛國白坦然古路勿迂踈霽月涼風動
 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潘閣倒騎馱或
 卷体善財詣佛會中叅普賢菩薩見乘白象
 王處紅蓮座一心親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
 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願同果海得一刀佛果
 微塵數三昧法門頌曰百一由旬摩頂歸片
 心思見普賢即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
 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渺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它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
 鮮煎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叅遍

處黑豆未生芽死麩忠善財歷百十城叅五
 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毘盧樓閣前曰是解空
 無相無作之所住處云見樓閣門閉善財暫
 時欵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
 尋時弥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
 閣門開善財得入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
 閣一一樓閣有一弥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
 財面在前立弥勒復彈指云善男子起法性
 如是頌曰 妙意童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羅
 南遊豁然頓入毘盧巖悔向他山見比丘
 無盡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成遊喪善財樓
 閣若還彈指現分明有眼不曾開或卷終

十三人一縷穿小兒維小膽如天茫茫烟水
無重數買得風光不用錢北碕簡問屢分明
峇屢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後
滿面慚惶無屢安浙有珠知識曾參五十三
精金百鍊罷鉗鉗回頭萬壑烟雲散午夜鑿
光浸碧潭丑空圓南方經曆幾雲烟收得珎

維一

世三末

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翻作大光
錢無半乾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岳誦法華經
至藥玉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於是悟法華三昧樓陀羅尼見靈山一會
儼然未散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
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岳有誰

知楊無為溪山盡屢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
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隔水見梅花蘇月
坐舍畫家財與已財只將真法供如來當初
一路今何在觸目靈山翠作堆天目札好將
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岩險屢開一夜狂風吹
欲盡落英無數點莓苔虛堂息心迷念念法

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客盡
是天台眼裏沙此山應金陵誌公和尚賦
令人傳語南嶽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
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頌曰 一口吞
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弦不必為膠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匡堂愚佛與衆生
一口吞纖毫不立道
方存杖頭日月繞
挑起鼓動三千海
岳昏厓閉林
英日視烟霄
卧白雲不知山下有
軋神從何更有衆
生度三世如來
一口吞本覺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唯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雞二

僧舒可方開校聚靈谷禪寺住持坤成重校

大乘經偈

經題以字一則

楞嚴經十六則

圓覺經九則

法華經八則

維摩經四則

文殊般若經一則

金剛經十二則

華嚴經六則

楞伽經一則

第二

經首題以字 昔有僧問地藏和尙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又有問披雲霖師答以頌曰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頌曰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為多知解切

要參玄達本源

汾陽語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

起經題皆擬議

下頭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

先問諱佛印元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

若雷霆多少游魚迷去路依前和雨落滄溟

首標妙在當頭劄密使泥牛晚夜吟雲居拈

拈起題摸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

然大藏潛通廣畧地藏見以字不成八字不

是法身睡着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

人前呼不起覺範洪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

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慶喜多聞罔措

驚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焉能窳傳斯

旨天音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

登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蘇漢

南經題滿目執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

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珠山

以字不是八不茂無言童子嘆忻忻優曇華

現人間世鼻孔通天喚不聞同指字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

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徑山龍宮海

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謬求剛被祖師輕漏

泄當門齒缺乃因由靈巖鳥跡半露蒼苔

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

起昭若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

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地岸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筆沙入

海徒疲倦不若教他了目前橫川楞嚴

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全象全

牛意不殊維一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

老剎剎塵塵在半途雪竇堂堂露柱久懷

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搯

直取狀元來白雲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

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卧綠

楊陰湛堂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

海流慚愧牛即癡愛空一心猶在鶴橋頭佛
 說離百非存執則言無一法尚荃罽尾耶默
 默曾緘口摩竭家寒鎮掩扉佛經初學賣
 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
 却嘆白雲他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空崇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
 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嬉蘭堂見時不
 見非見見非見不見捨非非織女機梭捺亂
 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灣
 溪畔綠楊垂定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
 禹決而西沂卞和泣而陸沉美兮渺兮錯古
 磬今虛堂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
 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
 臺白雲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
 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衢乘醉卧樓臺真如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
 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推心若
 能轉物即同如來吐哉瞿曇誰諱呆
 兩色和煙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為窺等閑觀
 破金剛際坦蕩無因役路岐他人住
 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
 處大都緇素要分明楞嚴經佛謂
 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及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觀纖毫花

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信海印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

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珠

春至自開花秋來運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捏

三寸舌果狂山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

亦誤人見不及時猶未瞥那知殃崇是家親

澁卷 沒絃琴上無移曲一曲彈來轉轉轉

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妙峯

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

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還鉗翁 兩洗淡

紅枕夢嫩風離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光 隔墻見角便騎

牛騎入紅塵關市遊遊通歸來欄裏卧三更

半夜失踪由甚 楞嚴經七處徵心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

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餘 七處徵心

欸便成推窮尋逐按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

撥亂乾坤見太平報 吹糠着米翻成特

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北 七處徵他天

外天光亮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伶兒切逼

得鮎魚上竹竿絕岸 楞嚴經八還辨見頌

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

還得不還時也是餓跳不出斗西 明暗

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
 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記卷色空明暗各
 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此還
 還還後更還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
 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斑此楞嚴經阿
 難大衆獲本妙心頌曰東西南北捉虛空海
 角天涯信不通非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
 祝融峯記卷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
 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此楞嚴經觀世
 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頌曰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
 世出世間活鱉鱉此三十二應不思議

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
 中從定起記卷越隊還圓通無端立下風
 當時供死歎錯說在聞中此楞嚴經妙
 性圓明離諸名相頌曰一錢為本萬錢利富
 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潘閣
 倒騎驢記卷金盤不可動轉轉難住停
 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此楞嚴經諸可
 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日
 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茶蘼一陣
 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此千山鳥飛
 滅萬里人跡絕扁舟菱笠翁獨釣寒江雪此
 坐充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

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天目楞
 嚴經六解一三頌曰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
 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鼻孔一
 時穿世卷頌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
 春風篆烟一縷閑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北
 禪簡二結解非殊存三無據誠問本來宗當

初誑縛汝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
 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
 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
 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頌曰
 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
 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世卷頌三蛇九

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世頌楞
 嚴經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
 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淫故
 及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淫有名鬼倫無
 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頌曰七處精研
 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淫身心不是閑家具

前箭猶輕後箭深世卷頌客舍并州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北頌陽無端又渡乘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北頌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
 魔自起深孽頌曰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
 散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定佛魔到此盡平
 沉世卷頌挽弓須挽強用鏑須用長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北齊書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在本頌曰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便隨聲色轉也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止

禪簡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頌曰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天童覺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水因頌曰了事衲僧消一筒長連床上展脚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薰面唾雪竇顯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孰云洗塵

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大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禪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塗毒策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况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教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頌曰一人教真歸元十方虛空消殞維二該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左無著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枕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裏更無一物是塵埃井翁銘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

十方不二隨順頌曰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
 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
 僧堂治父川 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
 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頌曰明鏡當臺
 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
 不妨隨處翫烟霞治父川 圓覺經非幻不

滅頌曰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
 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坐斷毗盧頂月林觀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頌曰方便門指
 頭月誑訛因直多甄別冷光露露登清途匝
 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盡處眼中眉到此何須
 更饒舌達王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頌

曰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燕
 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鷺落霞雪堂行 早朝
 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
 脚睡五更走起眼眯麻或菴休 圓覺經有
 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

窓饒一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棄愛
 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
 故不成聖道頌曰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
 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斷堪笑渠儂撒手
 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

辨真實頌曰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燠
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
看梅生心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鼓山珪巍巍堂堂磊磊落
落開處刺頭穩處着脚下線斷我自由身
端涇盡君休斲莫動着千季故紙中合藥天

童覺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
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徑山果和
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款乃一
天地闊祖師何處渡流沙或着休猢猻喫毛
虫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靜如練
極水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杷智者笑忻忻

愚人驚怪老古往今來幾百季更向鬼門重
貼卦密益庭前栽蒿昔萬莖生火筋火筋
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纒孽破撒出白油
麻參伽葉仁昨夜深沙鑄鍊券阿那律陀來
合伴醉來相打見閻王閻王握筆不能判却
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算因你恁
麼斷公事大喫醋無庵全張果老踏破葫蘆
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
一線何仙姑鍊筒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正
堂辯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石庵碧春
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

多少村翁姑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濁水
 彩奪齷家無準三春不是讀書天九夏
 炎炎直放禪唯有秋冬較些子不如打睡過
 殘季北烟筒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頌
 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閻外乾坤廓落大方
 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禿破狐
 疑網維二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
 四衢道中淨保保放出偽山水牯牛圓悟勤
 圓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
等皆歸地身當在何處頌曰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談
水燒氣釋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

多本覺一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
 東方萬八千世界頌曰蠻奴赤脚上皇州喜
 盡奇珍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
 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鉤分
 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輓繡毬圓極峇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頌曰雪子落紛紛烏盆變
 白盆忽然曰頭出依舊是烏盆先覺法華經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頌曰呪咀毒
 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法華經
 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

害火灾衆難非一頌曰蝴蝶蜂休戀舊時窠五
 百郎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路爽心要上
 白牛車門前羊祿權為喻室內唯喋捻是訛
 逢焯臭烟相惱處出身不用動于戈法華經
 法華經如來如寶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
 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
維二
 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九事如來
 明見無有錯謬頌曰岫嶼峯頭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咲
 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日極峯火虐風襲水
 浸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
 孽清香為返魂開極雲法華經此經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頌曰雖
 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
 蓮漏永佛燈猶作向來明日極峯法華經
 不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頌曰犬子便吠
 賊牛子便牽犁柁僧若恁麼未曾摸著皮樹
收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兵箇可憐生
 動着便飛去井前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慶剎塵周無私應
 物隨高下抹過僧祇大劫脩保寧種穀不
 生豆苗蕪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
 擔板直漢鼓山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抹人掉棒撻打天邊
月狂山界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
 非是寶鄭州黎青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
林觀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賣粮戶不局一
 劫坐來成底事平生肝膽一時傾道場劫
 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
 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環法一 法華經
 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
 功德不少頌曰觀音門普普門收綬着欄衫
 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
 惡風飄墮迴光息慾火焚燒當度休瓌受
 果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冷火川 父殊

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頌曰平生疎逸無拘檢酒肆茶坊
 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保寧勇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未由
 而今穩卧深雲裏秦不管弓漢不收租印明
 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
雜二
 入地獄鼓山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問
 未打三盞何處得愁來狂山 僧問洞山
 論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
 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丹霞 清淨行

者不濕繁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
 川恣是自家親眷屬照堂一夜來村飲歸徒
 到三四五摩筆青莓苜莫噴驚著汝自得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居
 無著陪綾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
 見掩面尖蒼天女華仲事神者契神事佛者
 契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肯堂充漢既
 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日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
 用覓魚蹤天邊何處觀鳥跡懶在國有定
 亂劍家無白澤圖神仙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升箭鉅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逃老奇飲官酒卧
 官街當慶死當慶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咲哈
 哈此山應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來被眼
 遮三脚瞎驢纔蹕跳鑊湯爐炭即吾家高峯
 妙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
 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
 寺諸法等者律二於食亦等如是行乞十一乃可取食
 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所值汝亦隨值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
 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
 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
 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值三惡道為與衆魔

共一手作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
 有異於一七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
 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須苦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吞置鉢欲出頌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
 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保寧勇入林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
 河鼓山珪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
 夜發不待曉風吹在山早白日街頭獨自
 夜間屋裏獨自卧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
 妨流水過堂一邪見飯依外道師與師同
 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

飢張無盡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繼
 入耳渾家不和睦肯堂光獨弄單提單提獨
 弄劔刃上行窅然不動月林觀所生各不同
 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蒂甜苦執連根苦冰
 衍青山白雲碧谿蘿月盡席成狸只得一極
 虛堂虛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
 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
 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
 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
 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頌
 曰維摩大士去向後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峰靈寶殿虛空
 鳥跡謬追尋幽鳥投穀又報春若識東西無
 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慧明毘耶城裏競
 頭走謬謂南星真北斗還知蚌鷓兩相持須
 史盡落漁人手大洪惠一箇兩箇百千萬屈
 指尋文數不辨較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
 重計算白雲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
 冬有雪若無閒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誦堂思毘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詭詐多
 三萬二千獅子座一時掀倒看如何無用全
 言言言芳飄風洒雪默默默兮雷轟電掣鶴
 絲孔裏騎大鵬寺閑挨落邊月悔老雷毗耶

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真
 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凡無者也有無語默
 謬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
 雲臺事似釣臺高別峯印深入不二門巧盡
 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
 清風寒徹骨松源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頌曰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
 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白雲
 端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
 曰這箇師僧恁麼發人業頌曰雖然無背面
 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琉璃殿佛心
 才者箇師僧發人業賣油老翁就向人帝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維摩
 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頌曰眼空四海恣縱
 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為火把却來
 日午打三更或老休維摩經佛以一音演
 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頌曰或有怖畏或斷
 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親面

還須眼似眉才山方金剛般若經世尊食

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
 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
 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頌曰食訖跏趺坐石
 床斗間間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
 蒙頭在醉鄉水老一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

謾地儘饒伊祇圍乞食歸來後法會因由又
 是誰北磬簡衛城乞食訟門處祇苑收衣洗
 足時善現無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實
 兼源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
 心頌曰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
 住降伏信為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善

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位大士七手八脚神

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悶浮跳躑幾千
 四頭頭不離空王殺治又川截斷從教來袞
 袞隨流未必去滔滔青山長巖欲飛勢滄海
 合知來處高心問貴金剛般若經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值偏枯堂堂密
 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燦太虛治火川映林映
 日一般紅吹落吹開捲是風可惜擷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蜂心聞貴金剛般若經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頌曰一金
 成万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
 二覺海元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睡
 仰面看天開口取氣保寧勇金剛般若經一
 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
 從此經出頌曰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
 此經宜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

切忌錯會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
 因只知洪浪巖巖闊不肯拋絲弄斧斤教子
 青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
 須用眼聽實相元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頌曰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
 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治火川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
 驀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孤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
 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鐵坐也金剛
 般若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慙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頌曰明珠在掌有
 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
 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言實語水不洗水
 誰不知控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
 免披翅官掌上推白雲端四序炎涼去復還
 聖凡只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

人罪業山張無盡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
 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
 空有無弥忒思之法眼益半夜寤明隣家有
 火鮑老敲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婆過渡
 油盡燈滅一場懔懔佛懃懃懃功過膠膠
 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窻隨窻

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天童覺金
 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甲無實無虛頌曰菩提無實亦無虛毀
 箇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鷲驚碧潭空浸
 玉蟾佛慧泉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
 絕六親畱得一雙清白眼笑他無限往來人

治父川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
 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頌曰過去現在未
 來心難土揚塵無處尋坐卧經行無不是承
 當直下莫沉吟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羅釣秋
 江碧扁舟古岸恣閑眠明月蘆花深穩窻現
 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

封疆誠甚隋珠并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
 得中只麼得石含玉号地擎山推證乃知難
 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匝地有何極
 須宗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
 須遺劍刻舟尋雪月風花常見面治父川後
 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
 木人間徒頭弄盡元無說惟老樞三清道士
 無仙骨八教閑黎毀梵書黑漆崐嶠舞花鼓
 天親無著暗嗟吁或卷竹去歲春風燕子多
 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
 蕭不見過寶華潭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綉鴛鴦自從識
 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塗毒菜盡却耳
 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閑雲鋪斷崖野庵歌金剛般若經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頌曰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
 無塵拈起把筋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蒸
受深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背
 牛空花陽綫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
 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治父川
 作事存心貴要終是不通靈甚逢絕處著
 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清開秘要暑往寒來抱

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上醉
 寫盧仝月餘詩至嚴賦佛華嚴經世尊因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
 采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
 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

白象住於空中頌曰飄飄一馬落寒空步步
 追空覓鴈蹤蹋破草鞋跟子斷蕪然獨坐大
 雄峯暗堂遠瞿曇幾箇古頭眾會幾箇眼睛
 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自謾猶自可最苦是謾
 人北磬簡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
 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吞云

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
 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
 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頌曰晃晃在心日昭
 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并磬簡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
 家法頌曰浪宕樓頭無藉在零丁利帝可憐

生惡又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北磬
 簡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
 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
 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眾生頌曰擬破一
 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且磬簡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
 曰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析墜
 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
 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壺菜天
重光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
 眾生故令眾生現時法身不現頌曰佛真法
律二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磁瓶却著衫來
十一作主人北彌蘭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
 無我頌曰破餅豈復作餅亭焦種不因生孽
 芽如彼靈空繫大子毛輪垂法翳花開鼓山
註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病痛
 一般咄哉添桶不快徑山果般若心經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
 除一切苦頌曰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
 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
 我何無準範是大神咒四大六根元不有是
 大明咒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咒海印圓
 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咒七農工商各成就何
 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寺間勘破
 悟桃花選甚法身戲北斗或卷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雜三

僧錄司右闕教慈雲谷禪寺住持淨友重校

祖師機緣

西天初祖二則 第九祖一則 第十祖一則

第十四祖一則 二十四祖一則 二十七祖一則

東土初祖一則 二祖一則 三祖一則

四祖一則 五祖一則 六祖一則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悉皆回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曰 仙子持來別是春 還將分付與仙人 可
伶 壞衲曾微笑 有理傍觀不辭伸 佛印元
霜 風刮地掃枯茅 誰覺東君令已回 唯有嶺
梅 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佛慧泉 盡說
拈 花微笑是 不知將底辯宗風 若言心眼同
時 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白雲端 拈花我佛
在 靈山迦葉頭 陀忽破顏 金口密言親付囑
不 唯天上與人間 保字房 教外全提 彌別
傳 飲光閉目 笑無言 可憐十萬靈山衆 不薦
雷 頭一着玄 無覺拙 靈山旱地紅蓮發 白
眉 老翁笑不歇 轟轟洪韻震東西 八萬迷徒
猶 未瞥 黃藥 世尊舉花迦葉微笑 殃及

兒孫上祖不了情也為飲光誰謂悟拈花

微咲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

不打貧家粗印明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

七象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

大唐草堂清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不落官

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長重年

世尊迦葉不知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

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張無盡舉花

示教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

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南華為聞琴作舞見

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吳古節百萬人

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

露一肩授手搭金欄佛德均飲光當日咲無

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

清韻出人天李東坡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

精神拈履先一片銀鑿無晝夜十分光影向

人圓佛心才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

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正

覺這蘇三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箇知

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慈受深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咲太乖張幾多業

識茫茫者問著勞生沸似湯龍門遠海水

誅空哀庶流魚龍鱗信沉浮可伶金色頭

陀子直至如今咲未休出二正一華拈起便

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
 枝葉葉盡芬芳珠如拈起一枝花風流出
 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任山靈山
 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咲展眉動便最初先
 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楚雲瞿曇拈起花
 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道造物無私更聽黃鶯
 一轉石岩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
 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蒿量水轉說訛華
 繼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
 翠色滿林梢白楊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
 有理不容伸默然雞足峯前坐猶把金欄誑
 後人尼經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

爵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見孫揚醜拙
 淫堂深世尊拈花迦葉傲笑天際二輪更相
 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應
 且雪塵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得謂眾生苦更
 有苦衆生石年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
 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四頭早免見兒孫墮黑
 山應世尊拈花迦葉傲笑一對鐵錘渾
 無孔竅佛照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句賊破
 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乘世
 尊不會拈花迦葉不會傲笑大地捻是兒孫
 誰明向上一竅坐七白日青天開眼放屏
 黃面瞿曇一場漏逗木拈起花來尾巴

已露迦葉破頰人天罔措何迦葉因何
 難問世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
 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制竿著頌曰影
 略門前倒制竿箇中消息投傳難玲瓏侍者
 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天金欄付外
 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制竿不取一時為上瑞
 百千年後與人看草金欄付外別何傳
 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制竿倒
 却貴安然覺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
 召割菰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
 碑正金欄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
 偏倒却門前制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雲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此風休說
 二千年後事縱塵沙劫又何窮保金欄
 傳外更瞞預漏泄天機倒制竿東震西乾扶
 不起至今殃禍及兒孫然提起金欄惹
 倒制竿步步踰著綠水青山更慶喜門
 前倒制竿金欄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飛金欄傳外更何
 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裂躡身
 踏破碧潭煙由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
 金欄逸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制竿頭
 指天佛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
 是非五里牌從郭外看當人不肯怨亡

場如琉璃殿上付金欄棣萼琳芳得二難門
 外制竿從放倒免教南北問風旂上方第
 兄相應鵠鴿原相喚相呼豈等閑金欄之外
 傳何物向道門前倒制竿大味道頭陀飲光
 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
 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制竿大
 夫自有衝天志志文草木食道人高傳
 得金欄意氣此外已知無別法制竿倒處
 累地曹珠山如金欄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
 倒制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直至今成露布制竿依舊倚門前大洪

鳳毛麟角一般奇第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
 源春雨後落花流水自相宜開先多子塔
 前水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制竿
 倒直得寒光徹四鄰佛世等閑饒舌話金
 欄便與當頭倒制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
 猶自逼人寒弟應兄呼豈不成誰人
 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如今事
 轉生月林弟應兄呼有禮有義席咬大蟲
 蛇吞鱉鼻倒却門前制竿著啞蘇嚙蘇嚙惹
 喇惹喇退卷奇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
 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倒却門前制
 竿著高原泉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難弟自相謾
卷五 倒却門前刹竿全提那涉玄端
 坐空王殿月照千峯夜色寒
足卷五 面面相
 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刹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無準 龍弟常常
 在侍邊傳金欄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

只道門前倒刹竿
問極 雲煮豆燃豆其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雲 柏塵九
 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八祖以偈荅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

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頌曰
 閒却年
 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
 祖佛非道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
 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
 須信鑑生塵禪門自古
 牢關鑰漏泄家風是
 此人
佛意 泉見爰孤危立
 爰高急如石火利
 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
 掀倒茶盃脫布袍

生遠半生足不履地
 軒知蹋遍天涯得個冬
 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
松源 岳父母分明非
 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
 直下若能親薦得優
 曇華發火中春
高原 泉父母非親親是誰
 雙
 眸炯炯帶雙眉
 含元殿上不相識
 正是岷峨
 相見時
石溪 月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
 爰胎

六十年神珠夢應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
 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
 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
 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
 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
 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
 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頌曰 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
 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嘎
 嘎南坐與二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
 忘百日飢二十拄杖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
 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

片生透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
 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提婆見
 乃取一針投之祖由是大喜頌曰 龍猛孟
 中水提婆處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親
 不觀雲中馬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
 獲黃金項那覺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
 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開貞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
 劍於前曰師得慈空不祖曰已得慈空曰離
 生死不祖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
 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恠於頭王即揮刃斷尊
 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按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頌
 曰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
 彼此沒毫厘來明奇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
 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
 向秦龍門遠遠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諱穉墮除
 妖孽万里歌誦賀太平夜夜清光輝雪月大

馮智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
 也佛性善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
 滿子千古動悲愁蚊山註殺人須是殺人漢
 當下一刀成兩段頭雖斷劔刃鋒何似秦
 時轆轤鑽松山果君王寶劔不虛施尊者遭
 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消息幾人

知或老唯吹毛劔首乾坤黑藤墮山河掩日
 光超起須彌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堪坐
 不事者何曾得蘊空爾賓徒自斬春風拖花
 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次卷口念
 木瓜醫脚氣紙盡鐘馗驅鬼崇一生若解和
 羅槌日日喫酒日日醉懶推佛法王法更

無兩樣宜下一刀未為諦當月林師子頭
 落蜀賓辭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
 明月朴遇着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
 賣松風人間恐無價孤親面當換掣電
 飛當換親面誰能用一劔分身定死生君王
 萬古聲名重木初下十分真難蔽獨露

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北碕商夢中要
 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蓋地覺來伎倆
 盡床頭山月已三更石卷如蘊空誰見法中
 王觀體何曾礙初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斲碑
 風兩碎文章重卷理夜闌天際恒金盆膝上
 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拍驚膠雞續斷
 腸人虛坐憑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
 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
 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分
 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大為智云諸仁者還
 見二十七祖者經麼行時脚跟不著地坐時

心識似風飄乃頌云 秋高月色連雲白淡
 薄禪心滋味長應應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
 更商量 靈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
 羈肩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
 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棍口轉靈機
 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 天童竟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法緣一聲漁
 笛離南浦依舊蘆華深處眠 煖老需東土初
 祖善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
 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
 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
 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

陛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蓋國人去，它亦不回頭。曰：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蓋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頌：視左右云：這

雜三

八

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空實頭客從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鋒冷生寒，寒不自安。手携隻履歸西國。法秀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畧，剛被胡人亂一場。大道廓然一鐵，遠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

去千古萬古無消息，一覺此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渡長江北去，少林方春，慈覺元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豈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口雲，煉得迥紅打一鏡。周遭無數火，呈飛十成好箇金剛鎖。攤向門前賣與誰。保

廓然無聖不須徵，句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馬，奈緣各自有前程。雲溪弟一義廓兮零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上方在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堪笑，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太平

古閑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
 耆耄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成枯木遠泛
 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
 人鑑却與相如依舊戲佛心才不解作客勞
 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嗔長靈卓始鳴阿
 閣一葷鍾日暖蒼龍騰正濃再擊鳳凰臺上
 鼓三半夜九洋鷹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
 虛費平生力回拍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
 狼藉佛慈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
 親征把定鎗旗收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佛
 慈珣當時卜筮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
 韋渡江江上水滄泊今古色如藍卷信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
 輕一撻果然提起活人刀堂行廓然無聖
 露全身親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苑
 一花五葉自然春天胡僧對漢主廓然
 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驤捉老鼠捉不着千
 里清光渾失却石明黃金鑿白玉椎鑿開
 混沌窳透出玄元換五坐辨老胡元不渡長
 江孰謂曾得一葦航堪咲普通年遠事兒孫
 多是錯商量肯堂光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
 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舡歸少室至今天下起
 風濤雪甚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
 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天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日礼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
 于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以問頭危并并并五
 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募剪根芽不教著脚
 金陵地猶恨蕭梁未作家北朝簡金烏飛上
 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
 落花流水太無端天童淨提起須弥第一槌

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遲
 迢万里來疾風王簫吹徹鳳凰臺古殿深
 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
 苔虛堂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
 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石溪
 月一葦截流深心巨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珂遠到支那十方餘清波無路一莖蘆
 而今而越之燕者對朕選曾識也無德歲枯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
 爛照十方無量劫來到今日橫川西來十
 万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騰
 總九霄雲淨鶴飛高雲巖達磨大師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頌曰急水波心下直
 鈞魚龍鰈鱗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
 春風卒未休松源西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
 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
 法頌曰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
 謬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箇白雲十萬

迹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
 君力五葉花開動地香佛曰白精進翻成息
 莫守寂禪元坐少林面壁九年已披梁王
 勘破祖印明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
 且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携隻履又空回草
 堂清泛舶來梁自普通一槌擊碎有為功謬

言面壁無言說事奈當門齒露風佛性赤航
 海梯山緣底事游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
 垂慈切剗被時人喚作禪太古九年熊耳
 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是古佛達磨
 西來未足誇少林担目强生花得皮得髓徒
 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疎山如少室山前風

過耳九年人事随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
 須莫入洪波裏鼓山金鰲一掣滄溟竭徒
 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
 更為鈞徑山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
 未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强将言句為施為
 南山省堂主千鄉万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

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天
 重覺一片虛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啓口
 佛祖强安名正堂佛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
 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策來早是已
 輸先高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教人
 彌天罪過木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

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滿地花狼
 籍晚山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
 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平人入鑊湯湖區
 濟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波明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
 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
 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
 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神光三拜退

後立瀑布崑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
 使老盧雙淚泣天水懷少林真嗣擇全才諸
 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
 作良媒正覺逸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
 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年身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
 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
 盡孰親踈誰言得髓能情息圓通秀當門齒
 缺真堪笑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此此分俵
 了依前懔懔返西天地誰透少林關三
 拜仍依位立雪安心忘形甘斷臂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懺
 懺空歸去添得華人笑幾場佛曰弟昆各
 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
 語鼻孔纍垂蓋口唇雪竇宗一從三拜後千
 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栢風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五酒
 罷歸家去留得猪頭碍塞人正堂耕鏡凹照
 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卷樞担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
 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簡卷清
 死款却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
 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高峯妙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
 絲毫許頌曰東西縱目乾坤闔玉露澄秋
 氣宇高山是山芳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毫廬單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
 域四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
 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
 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
 遐矣迫啓壙惟空棺一篋華履存焉舉朝為
 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搭隻
 履葱山上驚殺梁王與魏王杜符道者師眼

方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
 墨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
 猶在珠玑覺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
 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五
祖演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
 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証人東山空閣

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虎丘陸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
 未開一句等閑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
 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好脚鞋到底往
 遂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問善航海東
 來點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
 恣嶺無端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尼其著拙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偏地
 是刀鎗妙拳善九年冷坐已敗關隻履西歸
 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鷓鴣啼不為春風
 雪菴理死也不伏埋殯偷携隻履西歸不被

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孤華深禾山方
 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
 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要見麼乃頌曰濁中清清中濁勿謂
 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

呼咏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
 師初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
 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宗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
 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
 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得於此悟入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類
 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汾陽語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
 頃蘆花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正覺述 終始
 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積雪重

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 白雲端 覓心不可
 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
 香林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為
 從門入者非家實休殫西來老古錘 地藏思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
 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少林
 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
 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楊無為 覓心不得
 已安心屠肆媼坊副少林拿奈子孫熾直截
 諸方五味苦參尋 張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
 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
 理花無處尋 草堂清 覓心不有三拜耶施

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全彰慶江月
 松風盡入微律心才父射子用父用于財
 覓心無處心眼自開長豐年若有絲毫付
 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達處八
 兩元來是半斤數門連三拜勤勤雪到
 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本地思量着始覺

春來雪自消佛燈劫二祖當年立少
 林滿庭積雪到腰深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
 不覓不安心鼓山址覓心無處更何
 安嚼碎通紅鐵一團徒眼開張意氣爭如
 不受老胡謾任山果不待七處微當
 下便不見胡孫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

箭高善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君明立雪齊
 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白楊烟二
 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
 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堆卷成屈即從長
 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
 一吸黃河徹底乾或巷雅達磨九年面壁坐

深靈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拈刀截臂露全真志却求安心底
 人若是當時知痛痒老胡何處著渾身無際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
 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息巷觀平地無
 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隱山藥自有覓不得無
 端面發紅翻身喚一顯兩手摸虛空聖卷埋
 深雪堆中斲一肢老胡柳下十分威當時便
 好掀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石室輝二祖當
 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毒毒常覓心無處覓當
 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
 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經風恙請和尚懺罪祖
 曰得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
 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
 也宜各僧寮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
 眼戒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
 皖山谷或司空山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
 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徒來生計平如掌後
 世兒孫弄海潮揚無為罪已無根性已空正
 生風屢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流
 入海中佛曰白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戒
 兩如如誰知藥是僧中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清半醒半醉卧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

三昧若徒人處得効擊何異更塗糊成 枯木

無孔笛子也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

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五祖演 風恙纏

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是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持錯就錯一陣清風劈

面來罪花紫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

病不假驢馳藥佛聖惠渾身燥痒倩人搔入

骨接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着了平生痒處

一時消水卷一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

邪成群作隊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退善者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

稜俱躡地儘教後代亂針雖無門開 平生罪

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潛溪一派自朝宗爽能冲風恙纏身世莫

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

賊蹄空屋時大歇謙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

似有覓禪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尋思不

丈夫不生輝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

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典解脫

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

新州破頭山學侶雲臻痛心不寐脇不至席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

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會不衆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
 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赴
 就賜紫服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
 仰之雙峯魏魏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
 路上兒梅無為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
 獨幽竒卻將衣鉢為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圖白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
十七求人的嗣周家子遙望牛頭紫氣分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間法沙
 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竟苑洪無縛無
 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吳古七頭
 未生梅子熟也既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

到懶開眸白蓮峰頂光相射雲光四堅辭鳳
 關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
 草愛松留得礙人枝無門開掀翻解脫脫巢
 窠從此縵天布網羅落賺小兒猶自可一枝
 橫出轉譏訛麻飽冲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
 脫未必右軍鶴便是支郎鶴石田薰破頭峯
 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少室陸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
 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
 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
 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

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
 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
 侍者後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
 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楊無為二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昔栽幾何今滿巖壑白
 頌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在聖權
 方世莫評双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来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
 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為春中擇
 得能白雲端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

薄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佛
 曰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
 家莫問去來事吾是昔人非昔人祖印明無
 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
 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草堂清濁港滔滔
 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極白蓮花向半天開

從此天機維三渾漏泄維三古黃梅果熟白藕花開
 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
 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
 無埃天童覺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
 縮脚是貪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趁得
 曇華玉葉開佛燈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

野鶴老松巖人傳妙道回南嶺我札浮屠向
 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
 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白楊順東
 山法門衆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則濁港
 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雲霧一
 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

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凡無若約去栽松
 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盡真有娘生面無爺姓
 劫外靈苗不犯春水菴一元是黃梅舊日僧
 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鑿轉步來
 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孟付與嶺南
 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湖隱

滿頭白髮老崑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
 他周氏女難尋蹤跡去還來天日好箇栽
 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濁港浸他不敘養大便成姦搢鼓
 弄黃梅七百僧成群逐隊爭衣鉢扑翁青
 松木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

猶自可再來下直半文錢笑翁栽徧滿山
 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石
 口董幾年活計鑿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炬夢
 破曹溪天地闊再來不直半分錢少室哇栽
 松幸自可憐生剗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
 急回首依前鼻孔不多年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
 五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
 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
 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
 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
 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
 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
 開東山法門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

因為起波瀾携囊度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
 識難佛慧泉石墜腰間春碓鳴老盧便重不
 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為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
 柴春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佛因白一
 偈投機一衆降啣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
 來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祖印明六祖當年
 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
 却受他家一鉢盂死心新七百僧中選一人
 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
 開二月春半堂清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
 翻不柰何自道來荷元沒口卻能平地起風

波往山呆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
 嗟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西塔
 鐸問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
 翁無仗倆糠中春出走盤珠水卷一菩提無
 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
 獠剛然惹得一身災無門開颺下採樵芥直
注三
 入碓坊春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佛照光
 恐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幾沉從此別
 開窮世界新州柴把貴如金破卷先四句伽
 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妙半善箇樣村夫舉世
 無留新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

不孟親付渠少室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
 汝妻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
 和賊辛庵倚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
 狗籠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孟西
品志寢意貪他破鉢孟閉言長語情人書只
 知半夜潛身去祖意還曾夢見無石室輝師
 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
 窟活計檣聲採月過滄洲葛蘆六祖受法
 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
 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
 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

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
 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
 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
 雲徒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瑞虎不是風兮
 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
 不覺和衣渡水寒法昌不是風兮不是幡
 斯言形已描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
 岳萬重山天水快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
 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
 生保穿勇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
 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頭上等閑看秀通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
 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三祖宗不是風
 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
 力偷得忙中些子閑雪半回不是風兮不是
 幡清霄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
 閒人正眼看通儒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
 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踪跡飛落斷崖深
 更深清堂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
 伊是風是旆便是你左之右之不曾離離
 風幡非動乞兒得夢金銀珎寶快活受用足
 古佛滄溟直下取驪珠觀面相呈見也無到
 此不開真正眼膏盲之病卒難蘇道場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是風旛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著
 鄉閭路瓦礫無妨喚作金相印明不是風兮
 不是旛寥寥千古競頭看做見始知無處所
 祖庭誰共夜堂寒通明達指出風旛俱不是
 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
 冢舊翠微佛心才不是風旛不是心幾人求
 劍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真鍮不博
 金佛慈悲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為心者亦顛
 頂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疎山
 常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
 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夢老信夢遊
 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

崖壁不知身在碧江頭長重卓不是風旛不
 是心曹溪深也未為深那叱忿怒掀騰去析
 徧微塵不可尋黃龍震不是風兮不是旛幾
 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皮穿
 較不難佛燈均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後
 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危樓望剎竿
佛性泰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
 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白雲流水深楚安方
 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
 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覺非風旛動
 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機
 底事今人見如夢石若不是風旛是心動似

倩麻姑痒處接天外孤鶩誰得隨何人解合
 續絃膠崇覺空不是風播不是心祖師正眼
 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礙識得如今海岳沉
 重寶宗風播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矇矓
 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涵智
 非風播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
 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開福寧直指單
 傳自祖宗非風播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利剎塵塵總是空南堂興是風是播君莫
 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
 流鶯遠樹飛自得暉二不是風播不是心袖
 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靜卧聽涼風

生竹林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
 寬漁人競把絲綸擲不見水輪鑊水寒常菴
 崇不是風播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活
 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洞白楊順
 非風播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
 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佛照光不是風
 播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派天河
 水透石穿崖古到今塗毒策大海波濤湧千
 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應菴華
 不是風播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
 白如銀雪堂行不是風号不是播碧天雲靜

月團圓幾多乞巧癡男女猶向床頭菟裏看
 水卷三不是播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
 森羅萬象難逃影戀窟狐狸失却蹤 張騫
 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
 地者至今別道有乾坤肯堂尤非風播動唯
 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變唧
 螻蛄碎鐵園山無門分不是風兮不是播入
 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
 下相干月林觀不是風兮不是播白雲盡處
 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浮華淨不是風兮不是播分明裂破萬重關
 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閒名落世間本原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不是風兮不是播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
 北都歸了時復挑燈把劍看天日不是風
 播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
 者舉世何人見得伊朴翁長安一片月萬
 戶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孤峯深
 風播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隨無
門開地神歸地天神歸天德慙奉送寶馬金
錢無準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
 不是播動不是風播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
 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
 動播動既是風播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
 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

非禱無處着是風是禱無着處遼天俊鷗悉
 迷踉蹠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今人
 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因僧
 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
 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
 曰我不會佛法頌曰 信手拈來見自珠箇

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
 付老盧大洪思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
 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
 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圓悟勤我不會佛法
 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是道已
 契平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

記佛世惠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
 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雪裏埋蕉芭蕉
 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
 破袈裟在山六祖示眾曰吾有一物非青黃
 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

會出曰某甲識得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
 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源佛性 頌曰呼為
 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
 不勸動用施為奴不得活潑潑黑焯焯借問
 諸人知不知直待當來見弥勒海印信盡師

五彩畫履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
 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煮茶深一翳在眼空
 花亂墜神會沙弥失錢遺罪只見鑿頭方不
 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悟勤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
 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
 落歸根維三來時無口廿五本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
 去時亦無鼻孔 頌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師子見三歲
 便能大哮吼喚取信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
 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
 此宗本覺一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珍羞異饌圓悟勸葉落
 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
 音龍門速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
 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葉葉野雲屯
 落葉歸根錢牛當路來時無口索盞得醋金
 匙不動落牽機列聖叢中第六祖廿五本坐行雲
 開空自聞葉落即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
 遠村廿五本興在天南天盡頭末行先已到新
 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廿五本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維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僧錄司古圖教無愛公保寺住持律戒重扶

東土初祖旁出 波羅提尊者 別

四祖旁出牛頭融 別 鶴林素 別 國三鳥窠 別

五祖旁出 蒙山明 別 破窰墮 二則

六祖旁出 智隍 別 忠國師 別 永嘉覺 別

六祖下一世 南岳讓 四則 清涼思 六則

六祖下二世 馬祖 一則 石頭遷 三則

終南政 一則 波羅提尊者 別 天龍目異見

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

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

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

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

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鬼 頌曰古

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

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威義

大道無更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別 堂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

事晝夜舒光轉法輪 別 居士 八 處世名人我今

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
 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
 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
 何昏聩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
 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
 薰天只自知相逢親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
 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
 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
 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
 奔草鞋破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
 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

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
 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
 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
 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
 不曰何以問他師曰荷德滋久莫一禮謁祖
 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
 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二見虎狼
 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
 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
 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
 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
 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

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復有五人結
 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
 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銜花歌泉曰為渠
 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既
 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
 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古人抱志坐牛頭
 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
 私是趙州汾陽牛頭峯頂鑽重雲獨坐寒
 寮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
 人重寶頭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
 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楊無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攝尊寄言牛
 首菴中老百鳥銜花柵有根祖印一榻蕭然
 傍翠陰畫倚松戶冷沈沈懶融得到平常地
 百鳥銜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
 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原無作放下許多閑
 苦辛天童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
 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張
 無盡 寒窸風月卧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
 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夢老 六
 葉牛頭對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
 乘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魁符 道者 水因有
 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着一絲毫則事中雨前不見華間
 葉雨後渾無蕪底華蝴蝶外外過牆去不知
 春色落誰家不事着鞭騎馬去空手步行
 歸寂寞蒼前路街花鳥不飛城山仁學者疑
 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
 鑄末世知音有趙州機川珠潤州鶴林玄素
 禪師則牛頭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
 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着僧云為甚麼不
 着師云無棲泊處頌曰十月清霜重眩風
 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松源岳道
 箇佛來也不着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
 勘破了鶴喚空山竹滿林自然杭州徑山

國一道欽禪師則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見遂於圓相中著
 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
 馬師惑頌曰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震
 密機閑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閒
 他印元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
 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照覺格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
 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匆匆地馬師仲
 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徑山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
 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

云師何以起師云種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
貧道 頌曰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
相宜勿於起坐經行外別討大唐天子師石屋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
面門着西岩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
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註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 初詣長安西
明寺學華嚴唐代宗詔因一禪師至關乃謁
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
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
通乃唐德宗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伏力數
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
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居左右後開
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侍者初心
學勝緣師擬欲去參揮烏窠知是根機熟
吹毛當下得心安外陽 烏窠拈起布毛吹
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由
在半途歸石門 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髻羅
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迤窻見龍
蟠雲居 烏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玉因
好劍合國人帶刀真淨 顧視顰眉落二三
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絲

筋拳世嫌成枯木老倒志機是鳥窠西湖湖
 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鋼睛不柰
 何實事鳥窠拈起布毛吹驚嶺祇圍頓息
 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枯槎生出向東枝無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
 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真覺添直下無
 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說訛會通忽綻頂門
 眼照破山河佛與魔是古佛眼中難着透金
 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
 頭上現全身佛性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
 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
 陣香龍門遠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禍地

獨露針錐楚安方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
 耀祖山河當初拾起布毛意體用昆盧些子
 多地存道者游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
 城東拈來金鏃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塗
 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
 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清風過九垓心實用
 慶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
 王機月林觀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
 落暉未舉已前先瞥地早知不是丈夫兒秀
 若端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檻橋一布毛一
 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說訛機老常八
 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

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此山唐佛法有些
 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
 半苑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
 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
 人行不得 頌曰惡無相兒善無形皆自心

田長養成不動鋒銼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
 平無量壽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詞五根因趣
 盧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
 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
 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
 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
 體汁流注札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
 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
 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
 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

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頌曰正當恁麼時應却不曾迷步步趨三畧
 歸家鎮絕疑龍門堂堂妙相絕錘銖善惡
 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果淨海心無浪月
 輪孤佛性平欺佛祖氣如玉直趨盧能到
 嶺傍不得衣孟遺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天

索慶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我六名輝描
 不成芳畫不就贊不及芳休生受本來面目
 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無門夜深傳付
 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雖向道趕人休趕上
 果然落節一番歸黃漢成嵩岳破窻隨和尚

副高古因嵩山焉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窻
安國師因嵩山焉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窻
 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窻
 三下云咄此窻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
 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窻乃傾破
 墮落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窻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

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
 方便窻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
 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佇思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
 會僧作禮師曰隨也隨也破也破也後有僧

雜四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古廟神窻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動
 此掛無為窻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
 水煎藥黃藥味馮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
 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述二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

無竒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
 性命 倚竈為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
 野老不來敲祭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均
 聖不聖兮靈不靈埽瓦為堆土合成杖頭擊
 着無消息多年妖恠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
 着為他閑事長無明 大為智 摩天鴉鳥九頭
 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 南岩勝 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
 大脩行底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大作業
 底人師曰備禪入定 頌曰帶鎖擔枷招罪
 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
 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河北智隍禪師 嗣六祖

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結菴長坐二十餘載
 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激心勤求
 法要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示師於
 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頌曰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
 是守他山鬼窟迢迢特地隔西天 本堂一當
 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
 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 西京光宅寺慈
 志國師 嗣六祖 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
 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禮問師得
 何法 次曰師在曹 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
 雲麼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掛着 頌曰無開

口慶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
 白裏未是羶羊掛角時慈受深忠國師因肅
 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曰鷓鴣
 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寶華亭帶雪含霜
 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
 竹屋老僧猶未知心開貴國師因肅宗又問
 曰如何是無諍三昧是十身調御師曰檀越
 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虚空麼曰

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一國之
 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毘盧頂上行寶華亭鐵槌打碎黃
 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利海夜澄澄不
 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傳金篦曾
 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
 頭為山方
 寶月含虎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
 碎益官鼓降得毘盧在下風 步步踏着毘
 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
 師肝膽佛精神佛道地國師因代宗命試驗
 西天大耳三歲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

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糊孫師良久復
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問測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他心三藏太顛預糊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
師尋不見祇為從來被眼謾佛父川日應群
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糊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懶老相藏鋒避箭路千
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
和月宿蘆花藏山仁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

諾如是三名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
是汝孤負吾 頌曰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
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
頭爭貴顯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
又不聾自又無處雪技子青龍吟虎嘯與誰
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携手賀年豐佛印元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
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黃龍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
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
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
轉還丹化作灰翠岩真老倒南陽太古雄等

開垂釣泛江酒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海印信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
 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隴西鸚鵡能
 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
 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佛慧泉國師三喚侍
 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乱下針錐誰知可知
 礼也白雲場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
 自能信是與人無舊分非干人與我無情然
 覺也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憐大
 唐國裏揚家醜試問南陽羞不羞佛四國師
 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
 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回通秀國師三

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礼也智海清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
 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年老心孤心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
 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上方益國
 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
 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祖印明雄鎮南陽
 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
 把手時時教順朱佛心才喚處分明應處親
 不知誰是負息人東家漏泄西家事却使傍
 人笑轉新長望卓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
 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箇不博

金名文源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
 酬饋天鷄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傳如
 息實劔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
 動五湖賓高庵悟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
 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
 春鼓山哇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
 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任山
 呆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路斷南陽路聲
 香滿道途五和清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
 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全鉢敵勝聯坐連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劔總茫然分明好
 箇神仙訣父子從來不許傳訓坐心南場三

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廖廓尼無三喚須知意
 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
 有丹青畫不成水老一一段風光畫不成洞
 房深處暢子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靈若安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
雜四
 呼諦聽諦聽月林觀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
 波浪典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
 幾回頌石空一箭射雙鷗雙鷗隨手落汝動
 岳陽城明滿滕王閣雪鐵枷無孔要人
 樁累及兒孫不寺閑欲得撐門并挂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無門用一柳神杯定吉山再占

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卻說明年事
 不同無半範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
 商量欬分思愁無外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其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
 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
 得者飽餉餉佛性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
 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
 人掃林心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
 身符子作麼頌曰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
 起坐拈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睡

眼醒妙語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
 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海
 甲世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
 師實為耽源切不是臨歧作對談橫川興國
 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
 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
 已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
 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對下合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

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寶明無縫塔從誰
 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
 向琉璃殿上懸白雲端窳堵無縫立還危寶
 鐔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閉鎖
 下金槌羅漢南前面是玳珠琉璃後面是瑪
 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十二
 中間有箇樞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
 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本覺一八面自
 玲瓏盤空勢岌岌表裏鎮巍然若為六六鑿
 執名匠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
 船子開心梳日用如何不現成圓悟勸無縫

塔方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際迦羅眼電
 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佛鑿窳堵古形儀
 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光澤
 無縫塔方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
 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
 頭雨露垂蕪無為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
 樞風雨寒突出虚空無縫鐔從教千古與人
 看無門開國師塔樣最尖新觀面拈來不露
 文却被航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絲絲妙高峯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
 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日寶頌二六時中合

送常經行坐卧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
 者依前未斷當本覺一忠國師因丹霞來纒
 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少師曰如
 是如是霞進前三少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
 床一匝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頌曰不用不用千

雜

十三

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
 徹隨進前退後透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
 且史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
 曰城南章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
 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亦
 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頌曰慣使渡頭船

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趣靈錢明堂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
 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盧堂愚永嘉真
 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胡激勵與東
 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眾無不
 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礼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

動師曰仁者自生尔列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尔別
 師曰尔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 頌曰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
 證探自沈吟咽多激發緣當熟一見能師便
 得金斗日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
 不施却遠禪林三匝後卓然振錫底威儀本
 覺一 掀翻海岳未知已撥動乾坤見太平
 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正法顯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吐哉觀漢永
 嘉城裏闍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無禪才
 南岳懷讓禪師 嗣六祖

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處來師曰嵩山來
 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
 還可備證否師曰備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
 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
 亦如是頌曰 因師願問自何
 來報道嵩山意不回備證不無不染汚撥雲
 見日便心開 陽昭 王在池中蓮
 出水汚淲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
 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戴角擎頭與麼來鏡
 園山岳盡衝開浮踏殺人無數鼻深雲
 棧不回 保寧身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
 早塵埃便歸南岳磨鞞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
 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大洪忌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号雲從龍此事由
 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正宗 什麼堂堂與
 麼來當機覲面不迂回經行坐卧非他物自
 是時人眼不開本亮一當堂古路白雲漫碧

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槐拍板輕輕吹破
 御街寒正堂辨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
 賈紫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銘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
 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長劔逼人寒無際外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

師知是法器徃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
 作佛師一日乃取一靴於彼菴前磨曰磨此
 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靴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
 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識馬駒踏殺天下人

雜四

十五

之語南宗闡於江西頌曰 磨靴作鏡慕同
 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而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分陽昭磨靴作鏡不為難忽地
 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
 加鞭佛印元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
 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保

軍磨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蒸
命更古佛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甄眼裏
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
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佛燈珣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
前輸肺腑可憐今古妄加鞭懶帶雷車牛腦
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疏傳咲翁堪平生心膽向人
傾過犯弥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松源岳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甄
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
奈何橫川珠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

將四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言
若欲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
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
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頌曰 觸藤裏眼見
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
中別有好商量惹受深問屢鉤深蒼更幽就
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屢江上數峯
青欲浮掩室開讓和尚因馬大師開化江西
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

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
 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缺益醬喫師然
 之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會少益醬江西馬
 大師南岳讓和尚鼓山珙見得分明識得親
 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
 錘紙指人徑山果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
 開口露拴索即當累近鄰或卷伴做得些兒
 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救
 也是西川老鬼精中卷空自從胡亂後更不
 少益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月林觀石
 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
 少益醬敢保渠僕未到家木菴永昔年高甲

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
 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珪老婆心切日仲仲
 思墮他家糞甕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
 泓好流過 匡堂愚吉州清源行思禪師曰六
 祖初叅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
 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
 之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
 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枝子
 青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
 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舟覆海無階
 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等却向廬陵言

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佛國白剗外相逢那
 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
 界無雲孤月明成枯木一掬澄潭鏡樣磨無
 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于細看來
 較幾何雲岩欽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
 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即南岳石
 十七

四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
 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寐若
 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座奚為遷曰
 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
 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目迷
 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頌曰 尋思

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兩朝雲樂太平青山
 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
 却是玄沙虎高卷悟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
 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曰
 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 水人來問青
 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暮
 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清源問石頭汝什麼
 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許向汝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頌曰 白雲蔽玉鳳紅
 日照無邊隱隱星攢度無私鎮九霄我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笑罷回首
 上扁舟避著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鋤芥子與汝住
 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
 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
 可平刳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便休頭回至
 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
 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
 發時蒙和尚許芥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
 拜尋辭往南岳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

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
 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佛印元後來祖上作
 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
 應金殿有尊堂供奉身千里迢迢信不通歸
 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岩前石掛角羶羊
 不見蹤成枯木鋤芥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岳
 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胡嘯笑魯般
 佛因白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拖世間稀
 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鋤芥賞優功相如奪
 壁未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我子荷清源因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未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
 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分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
 夜明簾法昌遇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
 有未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網
 正覺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
 大意不須歧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
 風生閬外休將升斗計疎親白雲端廬陵米
 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鄧空返
 看石頭只是愛便宜三祖宗太平治業無象
 野老家風至凜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仁天童元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每
 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草堂
 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嘗親面
 不干升斗事悠悠南北謾猜量長軍卓廬陵
 不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
 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佛燈老清源沒縫
詩四
 脚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
 捩繞天下高悟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
 重古到今綉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弄覓金
 釘慈山老清源沒縫罇問佛法酬米價差
 宅屋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徑山果廬陵米
 頂走禪徒五老差我蠢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上又添潘閣到騎驢海印信自古廬陵是吉
 州至今米價没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
 西風又一秋佛陀迷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
 酬來太老婆眨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
 風波照堂一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
 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妙
 峯善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
 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半範一
 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
 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張無盡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湖南岳讓示衆口
 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
 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
 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
 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頌曰 百萬雄兵出
 將軍獵渭城不閉弓矢力斜漢月初生翠出
 真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
 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佛國白兔角
 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
 途草堂青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
 不見意外白雲深衣重半素琴張午月流水

落花深窈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
 神心才認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
 麴麴同碧瓦曉煙寒食雨朱簾晴
 卷杏花風蕙愛深敲之即響聽則
 無聲殿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
 途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黃龍
 葉江西馬祖擡通津集柴孤帆度
 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
 應虛度嶺頭春張無盡無鬚鎖子
 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
 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圓悟動羨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揚
 妃倚玉樓猶把豔琵琶半遮面
 不令人見轉風流佛鑑慧即心是
 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海中靈利
 衲僧總一顏娘生賦性出天聰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燈珣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
 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
 涼除熱惱徑山杲鐵牛耕破洞中
 天拖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
 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雪竇宗即
 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
 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
 更暗堂遠即心是佛外忘求心佛
 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
 和明月一天秋足卷鐵馬祖非心
 非佛直下更無巢窟今年樹上胡
 桄勝似去年柑橘正堂釋一簇人
 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
 到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
 山仁金毛師子生鐵稱桄渾侖無
 縫切忌針錐無準鏡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
 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營然
 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冰陽照陞堂馬祖
 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鐸全
 無未免傍觀拊掌來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親

維四

廿一

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慢三軍可憐正
 令無行處佛印元陞堂卷席迥難儔杲日騰
 輝處處同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控
 頭海印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
 師子頻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淨照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楊無為昨日東風
 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
 滿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端誰將秦鏡掛高臺
 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噴相逢對
 面難回互成廿未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
 明便出關三尺鎧鎗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
 山上方益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
 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佛然
 懸掛得帆來還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
 上岸逢妻子懽喜情懷不可當龍門卷起堂
 堂露眼睛拈來覲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覲把手歸來相並行楚安方馬祖陞堂百丈

卷席正今不從拗曲作直雪實願馬駒千里
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屢屢開黃菊石
明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
練色逼人寒舉棹逗雲鳩移舟上碧灣聲華
光祖域千載與人看龍門建馬祖繞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高卷恬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
賈纖毫力萬里家山咫尺通開善謫捲席因
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趨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張無若百丈捲席馬祖
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月林觀一柄無情
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血噴千山風怒號無準範馬祖因僧問如何
是佛祖云即心即佛頌曰即心是佛鐵牛無
骨戲海撐龍摩天俊鷲西江吸盡未為竒火
裏生蓮香拂拂南堂與即心即佛龍入蛇窟
出將入相安邦定國石頭回誰家飯掛空梁
指與小兒看解開即是夾囊當下命根便

辨四

三十三

斷開善謫美如西子離金關嬌似楊妃下玉
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肯堂
充即心是佛顛頂涵涵滂菽麥不分光陰飄忽
三盃兩盃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吐或卷
休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
北路頭通安卷傑即心便是佛姮娥不畫眉

續將脂粉汚妍好却成嬾天目札即心是佛
 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環溪一馬祖
 目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頌曰碧海
 珠荆山壁耀乾坤誰別識利力剪却無根樹
 萬壘峯巒歛烟霧圓悟勤責盡田園徹骨貧
 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
 吹過洞庭開善堂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
 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
 毬牧童志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
 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岩異草青南岩
 勝分明與麼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路逢

初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
 可全拋一片無門開馬祖與百丈西堂南
 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
 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巖
 禪歸海唯有香頌獨超物外頌曰三歌渡河
 深淺別不勞精練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
 不顧波濤過海門海印信經入巖禪歸海唯
 有昔願獨超物外出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
 風照覺經入巖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
 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
 盡閉光彩天童覺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持
 吹笛無孔笛清音聒天地真如鼓鼓敲凝虛

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
 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
 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救活目擊助經入歲
 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
 擊碎重關門大啓開福年園清才子貴家雷
 小兒橋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徑山呆張
 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爭來月下
 問蹤由眼睛箇箇皆相似佛性奈大機大用
 銀山錢壁供養修行眼橫鼻直拂袖便行萬
 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拈秀一箇翁
 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携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

馬證驚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
 片皮雪竇宗古渡無風下直鈎絲綸意在得
 鯨鯨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見孫草裏遊池
 堂深諸子管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
 籃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染皂水大歌譙諸
 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權一夜
 潭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無準統馬祖不安
 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
 面佛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来曾苦辛為君直下蒼龍窟風堪眼
 衲僧莫輕忽雪竇頌日面月面左捷右轉大
 唐擊鼓新羅發前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

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傳
 患泉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
 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綉鴛鴦野軒蓮日
 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
 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揚無為大地山河俱
 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閃
 爍珊瑚光杲杲白雲端蒲團上端坐針眼裏
 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保字勇日面
 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領下珠滿握光明耀
 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照覺掘日面月面胡
 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神文日面月
 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綃
 天查覺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
 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盡
 什那駒子氣生擗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
 疼却頭痛病未猶有巧心情張無盡日面佛
 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鷲長
 靈卓丫鬢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五祖演東
 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
 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佛剎熱近日尊位
 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後

一 拍拍元來總是歌佛燈日面月面空中閃
 電顧杼停機梁成招箭南華日面月面靈
 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維是老婆心切
 那知疑敘監院珠山如日面月面頭頭出現
 捏聚放開成團成片楚安方金烏繞唱日方
 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柰馬駒生太早依前
 踏殺太虛空正覺逸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
 晚波斯討頭不見翠岩真日面月面突出難
 釋綉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花隨
 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
 練雪竇宗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
 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金陵俞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婆打敘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典牛游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
 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
 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頻開兮雲收岳面宿
 堂遠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
 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兩
 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
 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
 我是我兮你是你信相修古殿無人到者稀
 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
 光萬里輝中除能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
 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

尋退老寺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
 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賣弄口唇皮鐵山
 仁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相東谷花光
 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袖
 明眼衲僧無處討天目札日月面突出誰
 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津龍馬祖曰僧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
 問藏藏義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
 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頌曰藏頭白海
 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教天下人臨

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雪竇頌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寶示渠渠
 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
 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翰海印信百非
 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
 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照覺總相靈二女神
 仙拈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胭脂透臉紅更
 加十分天真色佛鑑集四句百非皆杜絕陽
 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
 換寶刀南華萬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踏教
 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因竟演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

蕭鋒筆白日堂堂明不出巖頭白海頭黑瑠
 琬殿上加金碧反思速磨見梁王對面者誰
 還不識佛_慈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
 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暗遠堂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
 竹窗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_{尺庵}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巖頭白海
 頭黑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填
 溝塞壑無人識_{無梅才}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一火白拈誰敢侵近巖頭白海頭黑不動刀
 鎗斷人性命退菴奇離四句_奇絕百非迤相
 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擔_奇懽懽換得兩頭涎

涵歸月披明馬祖示眾云凡有言句是提婆
 宗以此箇為主頌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
 干匙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喝一喝云一
 劔倚天星斗寒石煥月馬祖一日封三甕醬
 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眾上堂開書了
 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
 破眾無語丈打破歸方丈頌曰送臂三瓶通
 達信當時打破眾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
 道禪家太不情_{本覺一}石頭希遷大師嗣清
 源息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巖小巖從何而來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
 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藥明如
 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
 識圓悟葱石頭目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頌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
 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

昭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
 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般若石頭目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
 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頌曰覲面相呈便
 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
 牛耕出玉麒麟重源清終南山惟政禪師因

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
 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
 香寺令眾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
 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
 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
 啓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親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答殊休頌曰螺蚌蛤類大唐天子

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西若合水和泥
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黑契君王意
已是全身陷鑊湯北海心一點悲心擘不開
鑊湯滾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
王說法來石溪月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
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

恩閑桂雲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僧錄司右開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百丈海九則

南泉頭廿七則

鹽官安三則

歸宗常七則

乳源一則

大梅常四則

五洩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師再念

馬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者個

更別有祖乃放舊處祖曰你已後將什麼為

人師却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

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檀

信請住大雄山岩巖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

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

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頌曰

每曰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

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悟了遊

方却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元佛印大寂雄拳再會

時相將汗屢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

俱靜總不知正覺一喝叢林辯者稀耳聲

今古強針錐燈籠拊掌呵呵咲露柱伍頭却

皺眉德印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

風雷傍人拊掌呵呵咲自有知音吐舌來

珠放收誰道沒說說漏泄換聞見也麼一
 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為多佛卷末未
 明大智弄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斬浪絕流
 全體現一體三日孰知音無聲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真淨頭視拈來事已同

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
 明三日聲佛目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
 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岳摧看看平地波濤
 起保單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
 音當時一喝聲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海
 兩霖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接

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上方放去
 拈來更有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
 餘事翻笑蟾輪對落暉天宗北府馬駒一喝
 大雄拳聲入觸髓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錄無百丈重來叅馬祖
 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別

有親聞處珠山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連
 呵宜偶然打破盡瓶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
 漫師羊掛拂連呵耳便聲袖僧奚苦驗宗
 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卓空龍門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
 耳聾風過樹累他黃蘗喪兒孫鼓山馬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脚下表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中權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挂拂親違喝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為君重提提要知
 三日聾大地如塵未楚失踏著船頭把釣竿
 浪鹿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為兩只見四方爭出山真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
 寶劍拜磨礮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
 耳聲深交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
 日聲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立陸一喝非唯三日聲龍威虎勢也潛踪
 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劫全思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

一震驚天地直得滄溟絕點流懶頂門
 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
 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若無馬駒跳踏非
 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聾猶可恠護
 勞灼卜聽虛聲杜喝聲絕處怒雷收喪
 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
 破除休五真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
 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肯堂風雲會合又
 相期靚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迫西
 河師子却生兒龍牙世路風波不見君愁
 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繞震清懸起白日一天
 星斗分林卷疋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

勢難開忽然一棒鐘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野雲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暗消魂
 看來豈止擊三日直至如今海岳昏 雲卷珠
 碎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鬪髓空偷心死
 盡難為語忽見金鳥出海東 虛堂居
 馮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堅拂因緣此二

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馮曰
 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
 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
 盡是唱導之師馮曰如是如是頌曰 家肥
 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拋未到無兒
 孫 遊山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

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
 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極師鼻頭師負痛失聲
 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
 此契悟頌曰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
 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燒極網宗道可增
 野鴨子如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

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貴 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
 孔扭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流
 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
 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去
 野鴨過前溪千峯 寒色相顧不知歸

未免資傍擊扭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
 青霄雲山海月渾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苦
 閑皮革十字縱橫一任穿野鴨野鴨
 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
 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野鴨野鴨
 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極著平生痛短
 綆毋勞繫鼻頭野鴨從空過張三逢
 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船心燈
 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扭得鼻頭

穿珠川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察哀哀
 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
 耶師曰無曰你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
 師扭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
 師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
 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甚說祖
 曰是伊會也故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
 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
 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
 同事問然頌曰 一四思想一傷神不覺反
 然笑轉新雲在嶺頭不徹水流湖下太忙
 生道門 有時笑有時哭慈喜交并暗催

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無山果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
 音徹九天風前誰解照芳躅妙峯 哭不徹
 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松源 百丈因瀉山五
 峯雲崑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瀉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詳向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
 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崑崑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夜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
 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之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

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
 鷄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
 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即盡
 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
 有贏錢弟怨兄無字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
 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晚
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莫踏前人脚其餘
 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
 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
 育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
 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拏虎鬚無 巍巍獨
 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
 刃立為蓋粉在誰躬正覺 巍巍獨坐大雄
 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捧頭開正眼隔雲
 千里望長安軒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
 歌誼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怒
 降旗漢印信 大猷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
 有權稍若錯傳王今者腦門須喫棒三千百
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
 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保赤勇 獨
 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
 難通實峯祥 清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

大權哮吼一聲岩洞裂更無狗迹到門前佛
慈 營裏著盞雪中送炭終拏虎鬚捧頭有
 眼惟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石頭關圓
 勤 雄峯獨坐不蒙歲投敗分明已見賊設或
 史求奇特事野狐涎唾諸方無際 百丈
 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
雞瓦
 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石田 百丈每上堂
 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師
 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
 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陷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札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你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亦更有赤鬚胡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文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

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并沈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百丈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駟難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迷得須弥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元佛印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海印信 問來若去盡因緣流落窠區數百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詳然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查
 大雄曾决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
 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照覺 五百
 生前墮野狐元未用處太心魔一字尚能招
 是報那堪心地更糶糊星傳述 大雄山裏大

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靜狼
 烟無使息亨途三和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
 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
 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大慶 五百生
 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如 大治紅爐烹佛

原祖規模銘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
 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
 網寶華林 百丈親曾見野狐為渠叅請太
 心龐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枯
 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
 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

飛一鷄詳堂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
 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縱橫疾似風
 蛇史率 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
 蛇女已歸霄漢去獸郎由自守寒爐同通傳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攬眉到頭自
 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道場 入骨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難撼背楚復投吳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寂寂鎮八隅黃龍大智虛明
 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烟霄裏
 列耀分輝拱北辰雲漢百丈堂前驗野狐
 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
 場拈虎鬚殊方山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味
 落有差殊漁門一路開雙扇那箇男兒是文
 夫上方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弄
 見文殊馮山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
 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南漢大雄山下古
 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
 花獨有清香來撲鼻佛心不落分明不昧

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悚人殊山化形未問大修行當下
 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
 干鳴孟無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墜難逃
 太虛窳廓一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
 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圓悟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龍門不昧
 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
 對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萍蕪斷處是青
 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丈殊修行不落與不
 昧盡作野狐涎唾腥拾取娘生窠和口抄開

雲路及雷霆佛者松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
 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
 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
 曝佛性泰一言總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兩
 是水不作兩般聲佛性肉百丈野狐兩耳卓
 朔脫弓不昧墮弓不落不昧不捨何是何錯
五看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珠山
 百丈野狐塞馬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鼓
 山此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於
 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慈布袋在山
 果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

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有聲
 百丈野狐語至言麓但薩阿竭吾有吾盧單
者其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兩西風急
 近火轉加寒道者真不落巖鋒不昧分要伊
 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真淨丈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寐
 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休前撞入葛藤窠阿呵
 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天童
 囊含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
 蒸地喚回打個筋斗赤覺空諸觀五百生前
 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塵然殊可怕人人

盡道野狐精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
 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鷲鏡臺前雲
 鬢斜白楊順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
 野林一夜涼風生盡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坑埋却尼無身處不是翻濤手使誇誇海鯨
 由基方撚鐵枝上衆猿驚一人道不
 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
 如粉碎自得東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
 會眼瞻耳聾盡棄策不向東山久蓋蔽幾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正堂并世人住
 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羸得風流五百生青堂充百丈堂前辨野
 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水上浮重岩安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
 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信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晉化搖鈴鐸蘇州
 定慧信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未聞
 富東僻掛葫蘆或菴休不落不昧誣人之罪
 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還自東三峯印不落不昧東例西描鐵
 屏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作誠哉
 是言不徒人學月林觀不昧不落錯錯錯
 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
 落見他山天日九隨孤身與脫孤身葉落花
 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
 人扑翁結大雄山下老孤精千古叢林惱殺
 人若遇金毛師子看伊無處著渾身石卷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談下滄海乾枯
 幸甚味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
 萬錯無門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
 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領
 下有鬚直坐愚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鉏
 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

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與飯去
 來師乃笑頌曰孰云意在鑽頭邊一擊圓
 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冷且莫與人
 傳水卷一風前一曲動離愁那个行人不舉
 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事
 能天生个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
 差弥收拾了却來空手叙寒温前第百丈
 因一女子作一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
 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来一時
 埋却頌曰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
 嗥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

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為親延壽意百
 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
 個人便歸方丈頌曰國泰由來自偃兵路
 逢劍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
 作麼行本竟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兩馬社示衆曰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頃向異類中行歸
 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
 郎又恁麼去也頌曰張公移住向深村披
 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枕
 玩兒孫保寧勇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

之在後明眼衲僧難滅其口佛日才喚作如
 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護因欽涅槃寂滅本無
 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
 夜聽木雞鳴本竟一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
 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
 州曰和尚林教誰與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
 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普賢昨夜聞
 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
 茲王老一時無佛印元彩雲影裏仙人現手
 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
 紅羅扇佛印元鴛鴦綉出世無變好手元來

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佛燈功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
未到月空昌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
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
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圓悟
勤布鼓當軒為擊來卧龍驚起出岩隈千峯
秀色憑誰寫一帶澄江古鏡開無卷全是賊
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礼拜歸
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石菴春風吹落碧
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
邀來喫趙州茶石菴南泉因到莊所莊主
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

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
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
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
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曰土地堂
前一分飯只為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
身奉勸禪人休替嘆大圓智石上栽花分外
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遍界無人嗅一任
狂風取次吹伊菴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
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礼拜而出僧隨
問州曰上座礼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方
 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
 從教大地如翻墨雲霧宗深深深汲古今淺
 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花
 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下
 空躊躇圓悟勳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到地

雜五

十三

起說說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林唱太平歌
龍門遠別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
 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鼓山建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
 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采金剛南
 際老番王反看欄柱入大唐牛首旃檀都管

了唯垂鼻孔不囊哉平堂辨心佛物方俱不
 是坐斷古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南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吳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
 拂子擎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

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華不是心佛不
 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尼無著華岳三峯翠掃天
 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茶
 頭十丈蓮開善餓鬼鞭死屍仙人札枯骨
 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羣靈競出頭

不知何處為窠窟或卷伴倒腹傾腸幾个知
 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
 家第二機重若日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
 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須弥高突
 兀月林觀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
 床眠抓者通身痒雪老理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澄盡野狐涎暹及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遠天俊鶴
 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
 是物吐吐遊卷群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井卷
 盤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過天涯堪嗟

不入靜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息卷觀夫子
 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
 千衣涼岳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
 孔笛吹過汨羅灣如卷用不是心佛物開口
 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典劈面唾股六卷舞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鵝覷破門
論五
 前下馬臺通身冷汗黑如墨道卷會南泉因
 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
 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
 師兒孫蔡遂過本位頌曰彼此老來誰記
 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几个
 如今眼子青龍門遠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當時開大言黃藥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
宗門 珠山 如明明機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
 旖旎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巷 岳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莫
 把威音論或膺本無位次可差排天 日 札 黃
 藥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絃貴一狀領過北 洞

簡黃藥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指奇舌頭
 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背路歸情 有 註南泉
 問黃藥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藥曰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其便是長老見處否
 藥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

只解輪鏘趁勢來良氣失命有多少海 印 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
 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佛 慈 泉昨夜銀
 蟾跨箕尾蕭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水佛 慈 泉問答分明已切
 磋人 於 此 見 說 訛 少年 曾 决 龍 蛇 陣 老 倒
雞 五運聽稚子歌龍 門 遠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
 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
 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月 堂 昌李下不
 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嚴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懶 菴 推南泉因僧問師歸文室將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却火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後未繫芳鞋未穿面不洗步頭不裹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南泉因東至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實業係

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陽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實業係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事恰似天明打五更佛印元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白雲端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了狼忙走出恐天光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保中勇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說峰嶽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

頭高著趙州閃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

落人間鹿兒狼烟起履者兵機不是將軍

孰辨伊兩段一刀坡下令成風千古霸雄基

因通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銚未露時

日暮草鞋頭帶去暗中拊掌笑嘻嘻成非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

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羅漢南伯牙之

絃驚膠可續調古風薄霜月可掬南泉南泉

龍象縫躡佛印才二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

無風浪自平鮮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

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羅門遠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

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

覩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

直得悲風動地愁佛燈助二堂前飯店重新

敗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

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診師草鞋頭戴

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疎山如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覩

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覩面便翻身楚安方

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展罷相爭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石若刀結水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磨
 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開換
 石裏藏金誰辨別野人但見鮮痕斑却被石
 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至寶宗放去若
 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與二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

雜五

十七

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青蛇提起血腥臊幾個男兒有膽毛
 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簡生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
 業滿地老鼠奈何共牛游當日臨崖看潑眼
 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腰
 帶好牽船魚牙言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
 裏取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
 流或老休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
 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傍人眼搭瞍別峯
 甲南泉揮劍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
 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尼無看二

草鞋頭戴有說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
 傳天子今時清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
 說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
 思者少負恩多木菴永趙州若在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南泉乞命無門開盡力提持只一
 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添小桃無事乾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
 爭草鞋頭戴出猶兒無再生漢川共南泉因
 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
 師曰太僧生僧無對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
 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曲大洪遂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結如相似鼻孔遼
 天不著穿龍門速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要賣
 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
 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
 下爭酬價請續此句佛甲元貴賤非同價不
 常个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
 閑人說短長泉大道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
 希珍歷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
 商量野軒遺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
 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與園頭海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

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保李勇不
 作貴子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
 說向人伶俐林僧見不見歡堂走南泉與歸
 宗麻谷同去叅礼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
 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
 師乃相喚曰不去礼國師頌曰 國師欲見
 蕤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
 久經行陣奪旗旛法陽昭由基箭射猿統樹
 何太直千个典萬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
 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
 為什麼休登陟雪寶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畢忠
 真三小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
 或詠或彈琴夜靜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
 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海甲信 漫漫大地盈
 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
 道夜行人路絕保李勇 三人礼拜南陽去半
雞五
 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
 自同風草堂清 巧奪旁拈浪苦辛誰能於此
 辨疎親落花芳草空岐路細雨斜風不元人
吳古佛 珍重南陽好在武三人半路不空回
 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知音請舉來雲石日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處開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龍門進同坑無
 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福年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
 去禮國師瞻相好區區只到半途中疎山如
 手携花鼓到城報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紫
 頭書古字大家來步月黃昏月野店齋
 餘聊問津作家平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凡無著越氣直語直眼
 親手親峯恋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施呈
 盡要見國師猶隔津且金針紡出玉鶯
 驚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
 兩兩不成雙為著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

如天好趁晴未出門時先算帳如何得到風
 風城在堂恩圓相中間坐底誰更施女拜各
 呈機國師道大遍天下不許尋常人得知橫
 川珠南泉說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
 麼師曰王老師二十年亦恁麼來曰只今
 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頌曰 飢落寒潭護刻
 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
 南泉一默酬虎頭上座趙州捧出菱花鏡王
 老親拈白玉榼一擊當陽今瓦碎此心能有
 幾人知幾人知兩個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
 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錘為皎月團團
 巖碧天趙州王老說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

光彩從來共宛然本覺一 劬落寒潭設刻舟
 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 罷釣歸深搗一隻鴛
 鴛落渡頭上方岳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
 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 便打州提住棒
 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 龍蛇易辨袖手難
 謾頌曰軟纒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 眼瞳開
五
 死生一决英雄士文武 雙行將相才保年勇
 龍蛇能易辨袖手最難 謾性淨秋空闊心清
 巨海寬天涯毫末 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
 侶西江 一吸乾南堂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
 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 山待到齋時作飯
 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 其僧自喫了却

一時打破家事訖床卧師不見來遂歸見僧
 卧師亦去一邊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
 住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吹毛劔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
 人情君征塞北戍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
 平南堂 短袴長衫白苧巾啣伊月下急推
 輪洛陽路上相逢着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
 悉斬猫機用未為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總有
 此心招此惡人無奈惡人何實兼源 南泉
 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
 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換銀彈子去頌曰盤走珠芳珠走盤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揆脫畧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
 也不維王坐辨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茶
 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
 啣取一莖草來頌曰類中難辨要分明戴
 角披毛卒未醒啣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
辨五
 自真靈汾陽昭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
 與誰同若啣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異類中行得自由披穿鼻孔卒難收
 草枝啣得相逢處高卧深雲任白頭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
 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

買曰我不問這個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
 我用得最快頌曰 芥鎌使得快如風三十
 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
 處通照覺 芥鎌三十文錢買親面高提第
 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通
二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
 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
 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芥鎌舉起袖
 鋒露驚得沉牛過海東會 問路分明拈
 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
 味之談塞報流真如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
 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

者精彩天童勿禪答問南泉款段徒勞
 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翩翩孤馬下遙天
 道場如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頌曰 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大為
 智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西南看北斗狸奴
 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
 團團八角磨盤空裏走機推尋劈脊摸拍得
 鼻孔失却口為問魯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
 隻狗四悟勤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
 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弥大洋海裏翻筋斗在
 山果二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

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嶽箕作斲斗 越鳥
 巢南枝胡馬斯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
 通千山都坐斷萬仞盡朝東天王總合掌那
 吒撲帝鐘亥庵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
 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朴翁南泉魯祖
 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五
 袂處師挿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个碍道不
 得也被這个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
 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
 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
 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

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口大回智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碍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佛慈慈碍與不碍能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

哉正覺類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頌曰 寺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寶素源南泉訪百丈丈問甚麼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

這是丈曰背後底咏師拂袖便出頌曰 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貴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龍門遠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石溪月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

漢披我疑五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走堂頭老漢契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喫暗拳保寧勇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揚上為垂垂揚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懶卷相南泉水粘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

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月井觀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木卷求南泉水粘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天目札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老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鐵牛

中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持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猶是未師終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曰願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未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未織毫不了亂縱橫智門祚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頌曰 禪床驚振被襟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杖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龍門遠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權喜則是煩惱
 則是元來也不懂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情
 著到處乃頌曰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
 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
 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弥勒安名立
 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人 文殊道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
 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
 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
 師喫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詰識得
 伊跪下禪床便歸去徒他鷄子搏天飛

并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
 日在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
 到莊喫油糍頌曰咄哉王老師赤穿身也盡
 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恠典牛不出方丈
 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老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

鄰舍叫失驢已卷偷喫油糍賣弄口背年

老成魔謾神謙鬼著卷九阿魏無真水銀無

假老倒南泉可知礼也復卷無業示衆曰

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

腹裏去白雲端曰直籠一毫頭聖凡情念頓

盡亦未免入駘胎馬腹裏去暗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
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脉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
射鵬人 鼓山挂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明馬祖 一日

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角

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角子用多時

問着元來拏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

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角護道曹

道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屢卓然頭角出空

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圍樂中字有來由

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屢其誰得自由侍者不

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

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某

清犀牛角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盡

不全收拾取兩餘風月滿長川 佛堂劫 扇上犀

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幾教戴子重拏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勝因夜 炎暑燕人汗似

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推休問犀牛在拏出

清風宇宙涼 元上啓 犀牛角子有來由幾度拏

采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曉一番雨過碧潭頭相老德肩子分明都破了盃官却又索摩牛

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天目札

盟官一日謂衆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頌曰南泉

王老太無端却逐盃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南泉稱禁上免它禪會錯欣歡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應卷華國師嘗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手至今天下勿聲冤野牛干盃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頌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眼也較滿山半月程上方蓋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天童亮廬山

歸宗智常禪師初馬祖一日刻草次有講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鹿行沙門師曰你鹿我鹿曰如何是鹿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廬岳宗師接

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苑座主驚忙怕起
道麓心錯是非亦勝雅大用縱橫擊電機
迦羅眼尚膠禱迷徒夢裏手磨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鈞大體還
他肌骨好不茶紅粉也風流高華昂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

高苑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橫川珠

驛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捨近前大衆
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
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赴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無學彈指起圓
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我觀音行棒頭指
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國悟勤歸宗因

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
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
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雜五

廿七

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頌曰堂堂非
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取更何言外見親疎寶葉源歸宗因小師薛
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
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

道來道來僧絕開口師又打頌曰 五味典
 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今行時凜凜清
 風誠可畏石君明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
 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蹉過叢林幾後
 生長蓋卓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
 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
 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
 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問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師以棒趁下頌曰 三聲鼎蓋普門
 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

花片點莓苔絕非油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個見
 在一任選取頌曰 觸日菩提一撮沙示渠
 三个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
 落花海印信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
 須弥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是妄
 談否師曰入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
 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着李僂
 首而已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
 剗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
 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
 駿如風追不及佛慧來芥納須弥特地疑琴

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慶管轉神機
 唯自知惟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佛心才芥
 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
 書來處跳出當人智鑑中禾山方用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喝一喝雪堂行萬卷詩書一時頭念
第五
 總跨宗門便施謀畧古歸宗真老作只頑滯
 彎弓不知誰見雙鷗落絕毫絕釐如山如岳
 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窳廓燕祥步
 韶州乳源禪師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
 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德者出來試道看有僧
 出纔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頌曰 祖意西
 來豈易量擡眸已是錯承當閻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此山應西來的的意何
 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
 身佩辟兵符趙善期通判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馬祖住山後馬祖令
 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
 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
 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
 四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頌曰 只

拈馬祖金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
 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一問清荷衣松食
 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
 萬年千載不成塵野雲南郎心蕪薄妻永清
 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遭一笑半生誰
 信守孤燈簡百秋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

雜五

十九

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什麼處下口
 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杖子來頌曰 大梅梅
 子熟龐老已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
 不是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辛卷傳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
 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
 知那個親那個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
 審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未日上方
 大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
 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
 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虛
 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
 死爐鞴若解除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
 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刻
 時已驗親疎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

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鏈當面擲隨機
 俊鶴趨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未
 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下平待得權衡
 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即真生死有無
 佛虛名如電拂俊鶴持天飛不打藤邊鷄無
 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權
 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
 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懶竹籬茅舍
 酒旗斜一个葫蘆飲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
 歸來滿地是桃花香苦瓠連根苦甜瓜
 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應華佛
 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

舌無骨髓月蓮花火裏栽雲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賊叫屈無門大梅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盡
 盡官聞之乃曰一个棺材两个死漢玄沙云
 盡官是作家靈寶云三个也有頃曰活中
 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
 到處五盡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關比隣
 月堂呂二因事長智認渠遺累反身曉行全
 家富貴競頭堪薦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
 捉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犁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照禪師師馬祖遠謁石頭便
 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

頭隨後召曰聞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
 是這个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
 拄杖棲止焉頌曰石頭撥坐五淺便去石
 頭喚回却成多事萃岩在途在舍若為酬
 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
 邊無觸體龍門遠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
 眼一齊開要知不既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
 來成枯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雜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羅六

僧錄曰右關教靈谷禪寺在持淨天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盤山積七則

東寺會二則

百丈政二則

石鞏一則

無業二則

魯祖雲二則

馬頭峯一則

石曰二則

水潦二則

西堂一則

泐潭會一則

中邑二則

鵝湖一則

紫玉通二則

華林覺一則

本奚二則

麻谷徹四則

大珠海三則

杉山堅一則

泐潭興一則

三角印三則

鄧隱峯二則

烏曰二則

亮座主一則

深

深

金牛一則

打地一則

秀溪一則

龐居士

幽州藥山寶積禪師

坊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

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

哀哀師觀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繞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錮

塵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文殊道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踏得故

鄉田地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

崧山二則

柁樹二則

浮盃一則

龐婆附共十四則

初來馬祖作街

龍山一則

則川三則

石林一則

龍山一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佛座功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

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海印信未審魂

靈往那方無棲泊慶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月林觀紅輪決定沈西

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宜說了槃山

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為執則趣著

演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

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誰卷演薤歌

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

畔没大千無地著凄凉天目礼薤露妻凉亦

可憐白楊丹旆去翩翩哀聲裏無消息打

者南邊動北邊北邪箇紅輪決定沈西去未

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親見

本爺娘無華盤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

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

手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

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頌曰二个事分

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南華昂江邊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鈎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

疊疊水悠悠妙華善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

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瓊瑣不動齊

爾無言親面相呈更無餘事功重頌曰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雷實明青青
 八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
 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佛如三三無法何
 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卧無餘
 事一任莓苔滿地侵佛性素三三無法何處
 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三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三自平沈本覺一三三無法何處求
 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歇
 即猶自守園林塗毒紫三三無法何處求心
 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
 終不到孤岑善權智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或卷辭山舍無
 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掩室開依依楊柳欲藏
 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愚谷禁山示衆曰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釋六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頌曰
三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
 采春已老落花流水遶江村月生光非照
 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遶孤村肯堂充充插不成弓畫不
 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溱泊終難會達者

應須暗裏驚抄源在 樂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笑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頌曰山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死心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本竟一山忘

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天目礼樂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云口上著頌曰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白雲端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弥頂

上駕起鐵船徑山米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若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歌唧源樂山持頌世告衆曰有人邀得吾真否衆持所寓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邀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頌曰師

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意白鼻菟菴賀新正龍門遠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兩欲黃梅後桂鬼還從海上生雪卷理清竒古恠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厨十分傳得似依然畫院只成狸寶業源

水潦和尚 詞為祖 來來馬祖 禮拜起欲伸問
 次祖一踏踏倒師 忽然大悟 起來可可大笑
 曰也大奇也大奇 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只向
 一毫頭上識得 根源去頃曰 馬駒一踏踏
 兒倒地大笑 起來羊鳴犬吠 野奔道一踏倒
 時堪大笑 控前伎倆 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措
 羣萬萬十千出一毫 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
 意馬駒一踏 曉根源 虛空撲落 無閑地 却向
 滄溟駕鐵船 照覺 海上追奔 天馬駒 偶來
 騰踏露全軀 百千妙義 毫端現 村掌 可可笑
 識渠 吳古佛 筠管 釀來 應已熟 不辭 醉裏 帽
 歌斜 餘醪 液有 幽香 在是 酒元 來不是 花

卷在無量妙義 皆周匝 旋乾轉坤 為一合當
 陽橫按笑中刀 猶欠頂門上一路 南岩 屢說
 道春來好 狂風太放 顛吹花 隨水去 翻却釣
 魚船 雪卷 水潦因僧到 乃畫圓相 放師有
 上師撥三下 却畫圓相 指其僧 僧禮拜 師打
 曰 這掠虛漢 保寧勇 別僧拜 處但唾之 而去
 復頃曰 趕去拳來 乃是常 如何得 不見參
 商 依公定 奪無偏黨 短自短 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 禪師 詞為祖 持錫到 章敬 統
 禪床 三匝 振錫 一下 卓然而立 敬曰 是是 又
 持錫到 南泉 亦如是 泉曰 不是 不是 師曰 章
 敬道是 和尚為甚 道不是 曰 章敬是 是汝不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拈兩處云
 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有路空蕭
 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
 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
 自漢考胡白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
 却如無非分陽昭五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
 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伴寧勇如是不是去却蔡忌擬犯封疆全軍
 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圓
 悟劫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
 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

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墨惠 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蒸頭釘其
 僧尋討到南泉深深一杓更醞酌般若是
 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章堂
 清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
 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
 大網生光輝月望昌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
 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漢皮無血駕與青龍不
 解騎南堂與是是放下南山真鬻臭不是不
 是勒四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
 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蒲
 盧堪笑維摩談不二窮谷 妙轉之機掣雷

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離邊彈雀兒木卷未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
 眼那個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
 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
 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
 師便出去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
 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頑也似鮎魚上竹
 竿海印信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
 揀那比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覺海
 元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
 單鏃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保軍勇相逢
 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

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普融平胡鬚赤赤鬚
 胡珠支盤芳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
 雪刃血模糊石口薰賊隊相逢午夜時攪旗
 奪鼓討便宜薦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
 自歸別山智麻谷因良遠座主來參師見來
 閉却門將劍頭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
 曰某甲師曰親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
 忽然有省毒者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乃
 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
 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
 人不知頌曰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

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禪林深遠乍遊盤鋤草開門豈易有真
 謂老師潭不是得相謾屢且相謾正覺遠開
 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畫
 空勞力始信黃河輒底流海印信閉戶携鋤
 已太賒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久
 方信無人共出家白雲端詔石汾陽肯語他
 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閑路十二本
 經休得麼點覺於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
 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烟斜日又黃
 昏門遠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
 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楚安

方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設撒手
 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丹霞傳親到
 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及思洞口春
 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成林木麻谷高聲問
 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
 出金毛師子兒真件文閉門入國已周遮一
釋六
 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曠
 夕陽斜拋唐需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
 波虛空釘板松源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
 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
 洛暉破菴先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
 形影外肝膽向人輸唐空思携鋤不顧便好

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月坡明麻谷一日
在紙帳內坐以手中蓋却頭披雲和尚入見
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進禪床一匝却入
撥開帳見師去却手中而坐乃曰死中得活
萬中無一師便下床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
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
語頃曰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
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山山即便休在空
愚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嗣馬社嘗患門徒
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憊不已且謂佛於何住
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
勸去久矣汝方刻舟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舉得十分未敢相保
携條拄杖闍行切忌
回頭轉腦照堂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青山白
雲落花芳草若是伶
俐阿師終不回頭轉
腦本山兩散雲收後
崔鬼數十峯倚欄頰
頰望回首與誰同在山果
太平時節歲豐登
旅不賣糧戶不納官
路無人夜無月唱歌
歸去恰三更開善青山不
青白雲不自針鋒太
寬宇宙太窄寥寥獨
坐有誰知流水消消
花片飛浩浩風光人
不會滿園春色鷓鴣
啼妙峯昨日因過竹院西
隣家稚子隔溪啼山
寒水肅半黃落無數
歸

鴉卜樹棲在堂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
 畫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無門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纒解難尋
 討笑倒嵩山破窻墮南史我東寺問仰山甚
 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
 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馮山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
 乳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徒來一顆自圓
 明仰山東寺曾遭索义手還將取次呈本竟
 一善撫太阿缺决無傷手阨憤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誰聲誰名字
 旃檀林裏藝旃檀師子窟中乳師子圓悟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散海珠瑛馮山呼
 索潭無竅有理難伸穿得奇南唐無言可
 對口說開已是和光吐出東來寺不知何意
 志深深一文掘坑埋雲枯度

虔州西堂智巖神師詞祖 僧問有問有答
 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
 丈曰從來疑者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
 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
 孟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 終日
 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

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馮會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 嗣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淡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曰是即沒交涉頌曰 偃塞蒼髯十萬本參

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

六月寒 石溪月 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

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頌曰 雜六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弥山撒手到

家人不識鶻噪鴉鳴栢樹間 黃龍南 大珠問

座主蘊何經許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

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

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頌曰 百

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

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嗣馬祖 師問南泉諸

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

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

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

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

說了也頌曰 祖佛從來不為人袖僧今古

覘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查實頌 涅

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

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白雲端不會誰不

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

雲卓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為人頭到底手

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韻人耳佛羅恩倒

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

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百丈南泉

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

綉出鴛鴦頰是針慈受深鷹膠續斷弦視血

化驢乳從來不為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絃

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典語時默默時語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圓悟勤百丈政示衆

曰汝等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普請開田

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

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白雲端大義由

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踈親而今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佛迹開口說大義後

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遠

雞六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脩梵音清

徹十方聞草樹鋤鋏皆聳起未後雙拳再展

開拖泥帶水為癡獸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

求劍徒悠哉佛性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

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棟而今到屢草

漫漫卷忠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

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岐
卷雷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
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卷淨百
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
平地無解法洪州泐潭法會禪師曰馬
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同謀來日
采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
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
謝大衆證明統法堂一匝便去頌曰 鷄聲
茅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
大曉擊頭拈面便奔程此卷卷十八佳人嫁

示酬每憑姘妣善搜求一後嫁却潘郎後便
解人前不識羞竹卷筒池州杉山智堅禪
師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
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猫兒復問師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
似个大虫大滿智曰三个老漢張頭窠吾告
二要徹一時亦取這大虫始得復頌曰 一虎
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
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
三人那个可為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纒
橫孰辨伊開先五五二十五大虫元是虎
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頌

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

朝天路佛髮惠 梅州石鞏山慧藏禪師

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

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

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

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

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

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

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

為什麼向弓絃上耕平無對遂再恭既悟為

顛之嗣頌曰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

特意來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

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遍九坡汾陽

三十年来事一弓一弓擬定寒中寧知半

聖雖投欵納僻率半信不通正覺逸架箭張

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平个人雖

得猛大方成百鍊金佛印元張弓架箭豈徒

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直凌烟佛慈泉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

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雁落

秋天佛曰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絕到擊

開胃半个聖人今日得大顛絃外幾時逢崇

佛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

知音無一个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

逐思量元伊是箭法燈火解學當曾箭因
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漳州室
云去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
前子細來觀觀誰把藍田石射穿心同責張
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
能拜射免教落節向弓弦水卷一

朗州中邑和尚姓馬每見僧拍手鼓香曰
嗚哪嗚哪仰山到來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
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
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
吾從章敬處得來頌曰 鼓香拍手口嗚哪
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縛

維六

十二

見便同家洛陽昭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
承受處處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
胡正覺逸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
拍是令意受深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
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
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山作札曰通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猴瞌睡外猴欲相
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往往我
與汝相見了也頌曰 六窓一一喚獼猴睡
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
謾悠悠本覺一凍眠雪屋夜推頰窈窕蘿門

夜不開寒梅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竟人人有个老猕猴暮四朝三卒未休
 喫著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輓金毬惹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窓猕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
 愿猕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南堂典一室蕭
 然六窓廓尔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

罪六

十三

猕猴作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我識得你統
山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嗣馬祖因南
 承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
 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頌
 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
 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西岩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嗣馬祖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妄想頌曰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
 總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殺人能見利
 頭錐懶老需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嗣馬
 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淨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
 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頌曰因地而
 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親認着依前還不是杜祥鏡說理談真面紫
 袞為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各違爭似
 若王默契親天目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
 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
 湏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開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胡馬祖示衆曰若論
 此事賤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賤上
 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
 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頌曰正
 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冠無礙將軍勒起
 當頭馬殺氣紛紛袞黑風獸堂空三角示衆
 曰凡說法湏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

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什麼滿肚
 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
 去師曰直待皮穿頌曰平地安身未肯休
 花陰抑逐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間氣始信渠
 儂得自由慈受深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未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
 行頌曰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
 錄空門曾問踈山僧便道如今粥飯是大洪
 送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胡馬祖師尋
 常見僧來便面屏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
 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
 怎麼驢年去頌曰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語

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覓免將明暗誦
 盲解我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用功
 陽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个
 中若是丈夫兒剔起眉毛便回去佛中元魯
 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
 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照山冀祖師面壁
 播諸方無限禪人設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
 數椽寒栢倚斜陽未可覺坐斷千山典萬山
 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
 年不自觀畢步真面壁咸言上上機初僧到
 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
 祖海印信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火人

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時白雲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
 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一句黃龍新堪笑池陽
 老古雖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女
 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清雖然不是作家好
 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
維六
 黃龍龍門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
 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革木宮商自正寥
 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池
 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
 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龍門虎在龍泉

逃行岩鳳棲雲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
紐轉乾坤好不參丸符道者魯祖見僧面壁
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對量移者不勞心
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惟謗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
難逃避永明壽南泉黑且未生時喃喃終至

洩天機休向未生前晚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呈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
終見橫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懶菴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退隨後之參徒罔
測一向打瓦鑽龜水菴一葉落江頭一望長
幾茎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肝也斷腸簡堂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
首師子乳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藏北
斗足菴家財喪盡沒絲毫抵个一身猶恨
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
畢竟無人買冷却柏欄懨懨休雪菴日暖
佳人刺綉遲紫荊枝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南史人來面壁成
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
頭不舉自然回橫川魯祖因僧問如何是
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
曰拈甚麼喫飯僧無語頌曰得因失有是

在非透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
 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酒
 知已遠背月空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
 師嗣馬祖 因于頓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
 言師曰若問湏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
 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頓公應諾師曰更
 莫別求頌曰十六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
 也四大部洲月林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知
 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
 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
 个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礼而謝頌
 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於

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玉轉透雲袍南岩勝
 五臺山隱峯禪師嗣馬祖 一日薛祖祖曰蒼
 屨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統禪床一匝
 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
 語回舉以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
 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
 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
 滑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
 苔兩度三四雖踞倒滿身泥水又歸來唐堂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
 過樹頭搖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

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
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頌曰 南泉特地
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
埋自己照堂一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
水後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鼓山珪眼
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

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徑山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嗣馬祖上堂謂衆曰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頌曰 從頭

數列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

衍算指指巡文數不出中卷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嗣馬祖裴相國訪師問

曰師還有待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
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自菴後出
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
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
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

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

壽龍門遠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

界獨步對境無心剛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

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前堂吳鳥曰和尚嗣馬祖因玄紹二上

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屢去曰江西師

便打日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
 後面个師僧秋對看紹提近前師便打曰信
 知同坑無異土象堂去頌曰 烏曰分明棒
 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着百千个切
 莫將伊掛齒唇照堂一赤身挨白刃死中還
 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山班烈焰
 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
 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徑山景鏖鏘在握當
 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
 頭未免病棲蘆悔老烏曰問僧近離甚處
 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
 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
 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
 與汝僧近前牽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个漢僧礼拜師
 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離六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
 子細看却石日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
 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實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
 我倒汝相扶交互為賓主相將入帝鄉高歌
 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佛性惟尔性泰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
果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
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
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
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回烏曰頃曰石
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
須是打他拷拷月堂曰石曰因僧問如何是
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
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
塵日中逃影鏡裏失頭人頌曰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撓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迢
觀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曾且道笑他个什麼

為人不得力佛燈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
歷萬緣具魚紋方見本來人塗毒策
本溪和尚詞馬祖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緣
願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路却士曰
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圓相士亦近前路却
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
辨六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
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
曰看路看路頌曰十七 執子來瓦子擲拳頭來
脚尖趂子細點檢一場狼籍先賢為榜撮今
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个中若
是惺惺漢餓飯殘羹誰肯喫吐大因智起模

畫樣弄精鬼拂迹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
 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以上三十九條平路
 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踪工覺
 頭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同通
 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
 豈匆匆者裏暑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以嘆

月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
 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參所
 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徒頭舉來共你商量曰
 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
 老曰罪過罪過頌曰一對鐵槌如錦團一
 雙烏鴉如白鶴忽然撲路相逢不免將錯就

錯鐘聲 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參
 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
 不哉曰特甚麼講師曰持心講曰心如工伎
 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謹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
 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甚
 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錢根阿師此
 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
 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
 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頌曰龜
 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沈蕃喚回頭
 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本覺一馬師瞎却

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
 寄與山中這擔板東山空昨夜月初明柴門
 猶未閉箇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兼卷却
 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犬吠一般聲都樓昨夜
 寒鼓不是知音不解聽白拂願弓弦難結
 鴛鴦紐御道那栽粟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
 今年猶勝去年窮雞六却是虛空講得經二十
 兩花狼藉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關
 黎又錯聽開柱堂鎮州金牛和尚詞馬
 祖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至齋時并飯桶到
 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頌
 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

是金毛師子于三千里外見說訛宜實頭拳
 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北慈恩金牛
 作舞也奇共撫掌相拈喫飯來若謂因齋成
 慶讚都虛笑殺老黃梅佛因白菩薩子喫飯
 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
 鐵鉢詣天台長靈卓長連床上狐屎尿三聖
 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
 行人佛眼遠欄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
 復來拈得簪時攴拍板達人偏愛舞三堂佛
 心才然未線去分明過典若不相語如何驗
 取因齋慶讚和泥土略襲只言呈作舞野狐

精七星利劍五長鯨

指身堂前事事已辦

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

佛性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

一鉢充飢因不覺牙生滿口沙

飯落溪魚鼈死毒龍行徑草萊枯坐中若有江

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自生機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

必和沙費與人

天目崧山和尚

詞扣因典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盡有

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為人人盡有所以

道不得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

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

惑乱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

取去舉索子時頌曰未舉索子已前衲僧

難為下嘴識得这个電苗不向黃泉作鬼不

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撲一踢踢翻大

海水

布空七梳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

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

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

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
 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
 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頃曰 蹉過處甚
 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
 陽斜照數峯青佛性也不落青黃道取好互
 為賓主也大難亦重東僧便下去後回相見
 作何類大圓智膠投潦水和乳一卷一舒全
 須全上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
 取分付錢湯熱蒸爛煮佛住泰
 則川和尚韻馬祖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
 記得見否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毫不啻龐公

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
 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个幞頭士拈下
 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頌曰 初
 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老龐公鮮健一項
 幞頭換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正覺頌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
釋六
 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
 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做
 邇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
 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歸方丈頌曰 相逢相識謾相遠碧水溪
 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局門戶更徒

勞保率勞二老機關誰共委憤頭持下髮髮

鬆山深不記來時路彷彿猿啼碧澗中幽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空勞勞

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寶燕源則川

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两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

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興拈云好

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

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

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曰衲子懷中寶

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又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師

子頻呻象王回顧北斗歲身月宮趁兔踏破

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王趁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正

覺頌建六忻州打地和尚詞為祖自江西領

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捧打地示之

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捧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窻內取

柴一片擲在釜中頁曰請問吾師皆打地

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慈
悲曲為渠兼若柔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
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衆惟將打地衆盲
解汾陽棒棒打着地始信無虛棄祇見巖
頭方失却錐頭利慈受深端坐似無為逢人
却打地嚇得虚空神走入波斯鼻和州寶壽

無江西樺樹和尚調馬祖一日因道吾從外
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數這
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
生曰祇為有所以借頌曰從來父子不相
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豈無影木白雲
深處露橫枝丹霞樺樹卧次道吾近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
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曰莫亂
道頌曰樺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
翻路布國悟勤相逢不相避个裏聊遊戲喝
一喝反天覆地大圓智石林和尚和馬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
正是丹霞機曰典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症
龐公患辭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頌
曰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
醜月堂昌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
亦搖尾頭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

一向撥波求水佛鑿鑿 潭州秀谿和尚

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

亂道作麼山却後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

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禅床方

行两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

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个人下茶也

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

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佛鑿鑿

兩陣交鋒笑似噴雙眉倒卓眼生筋溪山雲

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鄰唯坐遠

浮盃和尚詞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

坐喚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

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

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

更添怨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

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

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

師猶少機閑在澄一禅客逢見行婆便問怎

生是南泉猶少機閑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

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

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

便打一曰為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

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
 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
 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
 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
 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
 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
 幾夜目前機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
 護惜娘生穉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
 點污在山呆三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祥和
 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計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燦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鐸當機覲

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
 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休中卷空行婆能
 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奈
 何佛住秦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
 求只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數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龍山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
 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
 間忽見師巖形異象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
 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
 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
 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
 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
 我見两个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頌
 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
 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保字勇撥

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
 水窮處果見雁眉老比丘遠比丘冷啾啾清
 風為線明月為鈞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
 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南堂典眼目高
 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蚋薑上換肩
 入鶯鶯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

果括作未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
 兔更非坐建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初
 詢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
 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叅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曰

一口吸盡釋六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儒
 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白雲端風吹日
 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伴字勇吸盡西江向汝
 道馬師家風下草草截流一掉破烟寒天水
 同秋清渺渺天童覺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

牡丹新吐帶皺土揚塵勿處尋撞眸撞着自
 家底五祖漢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
 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達對面千萬里佛
 盤盤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
 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大味道借
 問乾坤獨步人全擬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
 無消滴誰解唯門鎖要津石門房一口吸盡
 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
 其來不入聾人耳紫華照一口吸盡西江水
 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春也是因
 我得禮你高華佛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鼓山瑤一口吸西

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安方一口吸盡西江栗棘壑殺老龐當陽若
 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圓悟勳一口吸盡西
 江水消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
 風弄影斜陽裏白楊頌一口吸盡西江馬駒
 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貼家邦尼
無者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
 姓龐共牛游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
 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句裏笑翻身水
卷一一口吸盡西江水確箭生花猶未已葉
 栗枝枝垂雨露須彌歲在針鋒裏大伴一
 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膽似天華縣茶瓶三隻紫和深告容坦嘿孤
 忍坦嘿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你莫癡片
世撰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寸盡
 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客卷傑拜
 鎚搗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何堂不淨裸裸赤灑洒沒可把啜可知
 礼也退卷休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
 不起確紫生花春晝長狸奴白牯皆歡喜普
 老玉一番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
 住住住住住拈掉錢居士見丹霞作走勢
 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頓呻勢霞便坐
 士向前以拄杖畫个七字於下畫个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
 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
 遂哭出去頌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
 中央天無四辟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
 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抹夏南堂因七
 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
 中因凶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
 可失哀哀方卷頭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
 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
 主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
 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暮無此
 子慈悲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

引霞拈起居士僕頭曰恰似一个師僧士拈
 幘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个俗人霞應喏三
 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地下僕頭曰大
 似个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
 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頌曰
 一出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

雜六

二十六

接誰分僧俗禮義於茲富是王覺遠丹霞典
 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遍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
 也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劔方射斗光
 卷攪海蒼龍弓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

長安南堂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
 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槌子霞曰尺與麼
 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
 滅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
 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
 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闍黎霞不顧
 士曰不為患啞燕亦患靜頌曰 丹霞初訪
 龐公日觀面分明竟不言豎拂只因無外物
 拈槌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燕實拂袖如
 靜外復玄欲行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喧
 喧般若柔古人觀面機相見無可道豎拂有
 丹霞拈槌是龐老龜毛逐語斜兔角隨意倒

患啞仍患靜分明好更奸分陽動註別曲
 棄落知秋靜音輕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
 竟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聖毒菓掛角於羊亡
 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塘影無
 限魚龍暗吐吞正覺頌居士因辭藥山山命
 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拍空中雪曰好雪
 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士遂
 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
 闍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
 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實頭別云初問但
 握雪團打復頌曰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
 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滿

洒瀟洒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
 水滴凍禁山闍黎两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
 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真淨文全禪相送
 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
 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鷓過新羅去也解道
 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
 住莫待去時飢上方盃三尺寒光射斗牛鏃
 錫提處鬼神愁聖夷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
 血頭流清文川禪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柱
 定即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撰
 鋒句外看石嶼月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
 落在甚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大眾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嘴鐵舌也
 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坐
 頭共說無生話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
 梁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
 嚶嚶聲石俱月春至花開秋穫素落父子團
 樂識甚好惡枯律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
 目奸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
 便宜尼開林美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
 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是何曾有會無生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頌曰 撲頭塵土

執權破選佛場中無兩個若道心空及第歸
 項上一棍難放過佛慧泉風月山川共一家
 難來語下芝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
 夜自生花心開青長盡生涯賣笊籬白拈火
 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
 歸佛世光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
 攤安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遣祖師意靈照曰
 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頌曰
 子南南畧不休把却菰蔞做大遊有个女兒
 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漸老寬家復寬
 家面面相覷品弄沒路琴清聲播千古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持

眾籬鬻於市中頌曰 雙角堆雲美態嬌
 誰教柄杖頭挑入屋宇可無人問撞着行家
 芝不饒目 爺持活計沈江水累如公街
 賣煎離不是家貧連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除公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娥眉
 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杖籬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典換女子靈照一晃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 憐兒不
 覺笑嗷嗷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
 扶起乞兒枝倆討甚巴鼻處 孝順籬五

迎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自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
 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鱗已 居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个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意士乃笑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
 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頂賴
 生處 龐公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
 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分明百草頭處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
 報照是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

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
 於是更延七日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
 不同分月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古若惠 一棚
 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撥戲衫卸下許
 誰知無端笑倒黃番緯 北海心 居士 臨示疾
 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
 就枕公膝而化頌曰 欲識窮源康何人為
 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路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面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 回向了也便出去頌曰
 龐婆移轉鬢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

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慈惠深 維那對
 泉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拈轉牙梳重註
 却相逢借更錯南量 歡堂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雜六

卅一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雜七

僧錄司右副教誨長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藥山儼

十四別

丹霞然

六別

大真通

三別

長髭曠

三別

佛陀

一別

大同濟

四別

滿山

二十五別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石頭師辭馬祖返石

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

師曰一切不為曰恁麼即閒坐也師曰若閒

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師曰

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巽

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可明頌曰玄微及盡本條然若謂渠

間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

筌丹霞薄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

青綠元來是浮萍五祖演擺撥佛祖縛曠然

絕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古豈無在

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

陪法雲隨處作風雷圓悟勤行行月冷風高

步步山寒水深達人披肝露膽見蒸勞腹剗

心性堂遠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

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圓悟

像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

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雪岩錄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其
 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
 師用指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頌曰 然不得

不無端野老馬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界山猶隔一重關揚無為四海狼烟靜中原
 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鼓山珪好
 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徑山
 果倒腹傾勝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
 便好猛提耳莫待天明失却鷄素卷重疊
 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
 溪水流出血花片片鮮青堂充坐斷千峯路
 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爾膝前松源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勞頭
 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雪峯一重
 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葛剎歸來屋

裏坐落花啼鳥一絃春風生思 割盡枯腸夜
 蓋機通身不掛一毫絲 清風步步隨身轉明
 月誰分上下池去年步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
 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
 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
 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
 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頌曰師資會遇意
 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話壩至
 今錯認定盤星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誦曲
 曰不誦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頌曰道
 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
 誦曲不誦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
 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國相勤 直如絃磬如
 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未免
 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而如墨佛性春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
 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
 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
 言不指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惟得老
 僧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

第一九八册

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還
 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師
 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
 恠得老僧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推
 鍾著一丸不再愈 顛狂孤負金仙換骨方
 軒連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堪水雲退

露寒岩真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
 後也應千古屈羅曇天童覺明珠一顆價難
 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
 魚現不吞鈎慈受深誰云藥嶠不陸堂日日
 相逢為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
 商量成林木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駒追風顧

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夜寒入骨不成眠天
 童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犯總教威
 亡掩室開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
 多十成好箇吹毛劔只作陶家壁上梭無準
 戰鍾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
 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法纏身橫川珠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
 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
 思量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
 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蘆山
 店上見曾却無準
 藥山一日因遊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

還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
 慶云和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
 盡善不盡善頌曰愛將惡水暮頭澆引得
 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喬松脩竹冷
 蕭蕭靈毒策一番雨過一番晴雙眼已開桑
 眼青鴉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卷七

誇問佛須知呈妙旨多因於此現空花天壽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尔要心開只將
 佛字為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藥
 山夜叅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
 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岩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
 拜頌曰犢牛生子頗相諳两眼通紅色似
 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叅龍門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
 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眼有河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
 意不會藥山意頌曰 徹底更何疑覲穿會
 者稀叮穿由付囑句句是玄機汾陽邪門前
 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
 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枯木遮眼誰同藥
 嶠首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
 寄行跡總下一般保穿勇藥山不許衆五悉經自
 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來者學師遮眼
 不惺惺石門忍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
 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日禮禮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
 上字義自然圓橫川

藥山謂雲岩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
 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拏下
 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頌
 曰 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
 且不識羞耻應庵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
 喚着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耳墻下吞深藿
 葉開橫川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岩侍立師指案山上
 枯茶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岩枯者
 是榮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
 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枯者從地枯榮者從他榮師顏遺吾雲岩曰
 不足不是頌曰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帝
 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好不知誰是哂傍
 觀海印信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
 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子無佛慧泉
 抹粉塗坏復聚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鐵皮打
 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保寧秀說盡
 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光僧遙指據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地藏思雲岩寂寂無窠
 曰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間行
 間坐任榮枯草堂清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
 雲岩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潘閬倒

騎驢楚安方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樂諸子坐
 忘還從頭細問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雲
 若日三三兩兩不相同劈手行入草中撥
 轉脚頭穿綉履何妨騰月鼓春風東公光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
 塵中主師曰看箭憎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托
 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塵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
 若活成群趁虎正脈徒來付獵人師高聲云
 看箭雲寶融平地飛鉄騎弓矢不關張好箇
 塵中主穿心向路傍佛心才獵人有神箭射
 得塵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曾溪路翻身踏

著上頭開敵勝驚群警尔聞國信勇馬駒出
 麻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非難意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
 堂山便拋下鼓旋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
 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留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
 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目落家中方馬耶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
 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成枯木聲鼓拈
 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重筆頂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嗣石頭然石頭執役三
 載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
 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鐵鏟刻草獨師以盆盛
 水冰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
 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頌曰 石頭刻草
 驗英豪惜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
非七
 至今慙不累兒曹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
 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頌曰 古岩苔
 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焚汀洲

火失燒漁家忙自疑杜子青聖揮齒扉凍不
春一尊木佛劈為薪眼睛動起眉毛落為謗
如來正法輪乘無盡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
博實佛燈珣靚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為
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楚

安方橫行松路乍赴公筵幙頭脚短腰帶夸
圓不是伴即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月堂
目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晉天匝地
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奈反
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
浩浩商量未免惜識卜度却慮一箇自己直

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悟勤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
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逃
官祇管胡卜亂卜應卷華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落彎弓射薪須是金牙作無相苑荒
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
烘烘暖罪過難教院主當橫川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
在否女放下菜籃欵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
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
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欵手擬議之間烏飛克走何
 人證明卷中野更赤土塗牛不談子醜妙高
 主主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
 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即從
 不門戶恰相當可伶赤土塗牛妳打瓦鑽龜
 亂度量上方益淡薄衣裳取次粧放藍欵手
 自無良老麻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
 張無查作者相逢用處親携藍歸去意深深
 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妙善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北
 矧簡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鈎無端便上鈎縱
 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笑翁堪放

行把住護周遮一院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
 添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逢卷會揖問居士
 在否放下藍兒欵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
 公知有退卷演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
 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西若恚嘮嘈口背是
 卅霞欵袂携籃已答他要得家私無漏泄歸
 未莫說與爺爺用極雲
 丹霞問僧甚起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起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頃曰盡機不成瞎按牛頭
 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
 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直實願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滿
 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
 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
 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
 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
 中這一句無人道得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
 何安釋七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
 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慈悲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
 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塗毒策
 基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
 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方卷願昨日與

今日同中却不同得龍攬滄海俊鶴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笑編界
 覓無蹤石溪月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
 空手即休師曰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
 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咩咩曰吾師
 得人怕師曰猫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
 曰不識痛痒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
 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
 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
 住曰更不諱得士與一掌頌曰 龐老無風
 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遠颯虎

戰龍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兩散
 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南堂興
 潮州靈山大鎮寶通禪師石頭韓文公一
 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廢
 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
 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
 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
 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
 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曰是師便打趁出院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
 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
 禪公始得聞份册昭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

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黃龍南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
 人出沒如遊戲可憐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
 潮中死海印信一步繞行兩步移門前驚起
 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宰勇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
 底事如何觸風化潮陽從此令嚴行世覺
 二文公問起無多子大顛直答豈千差首座
 若教能返擲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
 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
 疑疑唐朝韓侍郎佛國白一串摩尼靚面當
 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

秋元自不曾知石引牙齒厚皮包不過吾
家客事俗人知有座出院未為過長老則由
方合宜續引

大顯因韓文公置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性若嬰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問措時三平
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

足動後以智按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
於侍者造得箇入起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顯文公良馬暗窺鞭教手三

平加智按中霄雲散月當天大顯

省要之官伸一問宋師據坐不輕酬燕端醉

後添盃酒惱亂春風半未休若相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將軍安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
關輕泄至今千古錯商量北序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類繁縱得三平老文公
只姓韓西若

大顯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頌曰
轟然如雷管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鬼

角杖龜毛拂萬法宗十聖骨即處分明千百
德何必釋迦又彌勒佛

潭州長徒喇禪師石師初住曹溪禮祖
塔回赤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
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秋欠
點眼在曰甚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起一

尼師憐拜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

曰披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頌曰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

下神妙現更有靈蹤在上方保舉

長徒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亦重善

財四首慶文珠元不下樓臺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

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華坐清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分

明休指注木人心眼自然開木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豈不如當日石

須點點破至今赤土亂蒸糊普融千嶺頭功

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廊亡依

又重覺國十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

破繩床上閒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佛無重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

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珠山如

紅爐一點雪知音管不替龜毛扇子扇泥牛

一點血五祖漢一尼垂來親點眼嶺頭功掩

已圓成長毘尺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心聞真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

為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無中結

長徒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

師曰念你是女人故你拄杖曰茶了終不見
 尋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
 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曰奉曰與
 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諍處頌曰 反髮李
 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非轉史多
 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參學者休哆
 咳囉囉大圓智長蛇解接無根樹婆子能
 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真可笑佳聲千古播乾
 坤誰得麼才華顯
 女昆有僧為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
 聖如何是長蛇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
 為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

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
 狐疑良又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
 師曰見利忘錘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盃
 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盃子便歸方丈僧隨
 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
 曰直是維摩也絃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
 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錯勢僧
 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箇來師曰
 不但維摩文殊也絃口不得曰看箭席不可
 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頌曰 是精識精是
 賊識賊猛虎驚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

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 亦宜與一句兩句
 為藤路布維摩文殊絃口無處暗箭藏鋒射
 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方甚願第一句
 言不及見利忘維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
 而立文殊維摩繪箭文擊果不可當一掌推
 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不發月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胡石耶尋常持一
 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
 吃自餘是甚麼梳躡立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事迹異常時人莫測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
 迥邀君把手上高坡時八自沒登山力空真
 當年一曲歌 佛燈曲

澶州大同普濟禪師 胡石耶因僧問如何是
 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
 也師曰暗寓愁腸寄阿誰頌曰 共住同行
 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
 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弟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
 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話師再舉前話
 曰什麼與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
 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
 誰檢頌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
 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力老願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依體喚曰大同師

大同師師不領士曰石頭一宗毛解永消師
 曰若不得鹿公單灼然如此士地下笑離口
 畢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
 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笑離曰鹿公鹿公
 士曰你要我笑離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
 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頌曰 提起
 離清風滿窻宇放下笑離黃金如糞土可憐
 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生喜某你愛
 我笑離我愛你木杓生喜某山繞放高案山又爰
 業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
 寬一對鐵杓何處看生喜某普濟把定被鹿
 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笑離

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
 黃金鑄子期石鏡月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
 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
 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
 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
 茲訣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
 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連磨西未有妙訣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
 行坐卧在其中吾今直下為君訣大目智子
 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
 一物無佛祖分明為秘訣生喜某識得子丑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寅卯旬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
佛魔俱拂一時空石溪月

潭州瀟山靈祐禪師明百丈一日侍立百丈
問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
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
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

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
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來悟無心亦無法只
走無盡妄九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故
今既尔喜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
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

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擊木
曰提起都來只一星路然騰焰且天明連延
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休寧身力士

曾遺頓上珠搜尋無處與嗟吁傍人為指珠
元在始覺平生用意大興撥動寒灰火
便明曉來山外尚焚焚堪嗟法眼堂前客猶

向南方問丙丁上方大雄山下路遙長父

予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大家私穩密
自對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
四海五湖龍世界高梧梢竹鳳雛鄉佛燈
通身是口偏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
而不說說不說管不管皎皎光明偏大千任

從天下紛紛說南堂只拈起枯柴吹兩吹應
 時星燄亘天飛可憐癡坐圍爐底面面相看
 總不知高唐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
 見還難暮然豆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湖山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
 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寶葉根
 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
 輕點着不知燒殺五須彌重岩欵
 為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
 尋得一山大為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
 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

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
 丈乃告衆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
 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
 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
 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座住佳山即
 大為圓拈禪師也果安千衆頌曰定奪英
 雄是淨餅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無竟正今全提作者
 知淨餅拈起定孤疑須知大智無私鐵餅道
 為山却屬伊佛是淨餅踴處有來由自是
 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
 風流免幸免百丈堂前定大為金毛獅子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全威淨餅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清不顧山前有信旗軍刀一直入籌惟長
 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上方益大
 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
 家園者只向餅邊定是非通然連淨餅踢倒
 羸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
 到頭須是遇知音味山七 為山與仰山摘十六
 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
 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
 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
 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

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
 推真應物禪流頓覺兩前香汾陽昭體用全
 彰用不難當時為仰自相說禪流若具金剛
 眼互換換鋒子細看佛印元龍生龍子闔全
 威霹靂聲中掣電撥雨過雲收何處去為山
 千古獨巍巍野軒遊體用俱非鳥飛免走撼
 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巖也是憐
 兒不覺醜佛慈東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
 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
 衣保宰勇撼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
 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息

交深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
 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大過張翥作與李
 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
 手手中無好手佛慧慈為山得體仰山得用
 體用俱全夢中說夢鳴一聞聲不見形撼
 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拱川
十七
 為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
 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
 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
 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
 繩王擇乳頌曰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
 幾王能擇乳鷄子過新羅天日札

為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
 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
 曰直須隨流頌曰北風逞寒威凜凜侵肌
 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
 身徧界莫非無價珍回悟吹盡風流大石
 調唱出富貴黃鍾官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
 蒲萄酒一鍾正堂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
 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嘴無際大家在
 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著藤珠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寂岩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
 正當午已卷為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

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
 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
 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一椀茶來
 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驚子頌曰 取水烹茶
 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客
 驚子神通豈及伊 本堂一 撥草瞻風孤峯獨
 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為仰香巖鼎之三足
 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南堂共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眾 萬
 庵頭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 撥
 看通身俱是眼半窓疎影轉斜陽 雪岩欵

為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
 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
 僧喚作甚麼即得頌曰不是為山不是牛一
 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
 出常流 世傳 古德垂慈力未酬才聞異相便
 爭牛聲前句 推七 後明女肯失却為山見不週且
 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當秋 法隆 千
 羣萬羣水牯牛不出為山這一隻無心管帶
 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
 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是晚
 來天地黑枚枚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

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黃真
 南二昔日為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
 容卓犖雖無力灌喚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
 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
 極日桑田何用憂水牯為山峭峻機分明人
 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凌夜鳥枝林曉復
 飛道吾真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貌未為
 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海印
 信不道為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
 差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白雲端改却
 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
 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保真身山上山僧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兼成祖
 有為山作水牛佛國白蹄角分明觸處周不
 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
 得自由真如語為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
 而已矣是非此子不能消說甚恭禪明自己
 實難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十九
 出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佛心才
 野迢躡冰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
 草無尋處顯現為山老漢身張無不千頭萬
 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
 足也須時把鼻繩收佛無愁異類中行得自
 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

乳坤那一頭楚安方為山水牯牛禪人聚頭
 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獠天童覺春寒料
 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為
 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為山不是牛舉世有誰
 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南堂與一箇形骸
 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鍊
 肯向毗盧頂上行別孝甲百年猶恐沒人知
 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仲山只
 得半邊騎盧堂愚為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
 年事畧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
 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却顧香嚴嚴曰
 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

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頌曰畧運推移
 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說說織成蜀錦千般巧
 不出當時一隻梭懶菴振叉手進前寂子不
 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叢林殃害
 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月林觀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袂
 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石溪月一箭暗
 穿紅日影雙鷗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
 妙多向弓弦幾處看開祖雲為山見尼劉鐵
 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
 去頌曰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

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重寶
 顛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
 金馬間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天童覺老持
 牛未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
 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飛無靈主人無德客
 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
 心能有幾人知中卷空雲巢夢斷月華秋玉
 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
 未容收足卷蓋共樂昇平道忝時相逢終不
 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因時問行幾箇知
 無半乾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
 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雪君欽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燕雪
 喫冬瓜雲初慶滿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
 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
 頌曰百丈親奴面滿山鬼眼睛見人空解
 咲弄物不知名松原老婦臨絛絳唇人
 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咲渾相似不顧傍邊
 掩鼻人石帆滿山問仲山即今事且置古
 米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
 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
 汝仰便禮拜頌曰和見錦江頭相携上酒
 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遇意何
 深蓋地臨機問古今又看近前還退後曾經

百鍊見真金本意一為山坐次仰山香嚴侍
 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
 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
 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
 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頌曰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
難七
 同時啐啄知機變鳳轉龍盤也大奇本意一
 為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取師子窟
 中無異獸嘉聲動地徧天涯歷許羅象王頰
 伸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
 清山堂待得即來月已西寒宣不道醉如

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意
 為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
 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曰仰
 山自外纒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
 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本意一佳人十八
 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稚態
 更無人道柳如眉意受深芙蓉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羅
 袖濕臙脂心開為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
 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
 人疑者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曰慧寂抵管
 因未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

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懷慧寂所見祇如此一
句也着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
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咲汝恁麼祇對
曰解咲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
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曰 宗門
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
觀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鞦
向毬門去石溪月為山間仰山妙淨明心汝
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
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
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妙淨
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

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雪竇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
子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
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
是這箇道理上座快歸馮山去某甲寄一封
書與和尚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
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
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
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
却師乃大咲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
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
踏地保寧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知已行人莫與路為鄰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 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
辛甲 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
 不會底師曰抵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
 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
 糞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為喜醬裏添鹽更是佳
 徃徃盡隨言語轉却同跬步驟泥沙東更顛
 為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未師曰田中
 多少人仰拈鋤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
 人刈茅仰拔鋤子便行玄沙云當時便踏倒

鋤子頌曰 為山問處少知音拈地酬他佛
 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栽 于青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
 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保等勇借
 問親從甚處來拈鋤叉手口嚙開雖然不犯
 當頭令爭奈音聲徧九垓成枯木盡道為山
五三
 父子和插短七 鋤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
 時有無風匝匝波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
 而今慚愧起家門足須記取南山語鑊骨銘
 肌共報恩天童堯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
 雲出海門溪渤吸乳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
 川佛心十 數目分明舉即難衲僧無不膽毛

寒須知別有壘中路但向須彌頂上看蓮門
 速挿鋏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
 有數通呈了留得高傳振祖風楚安方义手
 當曾鋏挿深幾人遺劔刻舟尋面前水拈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栢操事
 難方見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
 在少林佛鑑勲試問田中有幾人挿鋏义手
 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赤挿鋏义手事希奇誰識瀟山父子機
 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人去已多時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
 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無準能一日頻

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虛堂為山坐次仰山
 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
 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
 舉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滌病
 鳥棲蘆邊不進泥中辱爭得先生一卷書
 為山在百丈曰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
 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麓生師曰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頌曰 目果雙行孰共
 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月便劫
 張公畫翠眉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

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

他抓著後平生癢處一時消佛灯珣為

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個是什麼曰

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頌曰觀面提來

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

誰道通身是水泥雪岩欽 為山問仰山

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邊事仰空中畫

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感頌曰盡日

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寃至今尚有滿

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佛印元 松直棘曲

烏玄鶴白未後商量空帶一畫若言向上玄

閑走殺諸方禪客地哉恩 父子雖親共較

量宵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徧界

苟藤無復生箇翁敬為山一日見野火乃問

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

經行坐卧請師別致一問末師便休去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

卧經行風力所轉妙辨縱橫機輪掣電還會

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大圓智 連天野火

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尽

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

從什麼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侍船人立渡

頭沙佛燈動野人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綾便
 燒人須知坐卧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石
 溪月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
 叱僧云嗽餒何物師曰喫喫頌曰白牛生
 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若柔}白牛露也沒遮
 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足醜翻
 純出潤良田^{沙隱}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
 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為山日
 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遍經塵國任遨遊牧
 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洞山}露
 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天童竟}為山問僧
 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
 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
 猶在曰殘羹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
 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
 出去頌曰莫恠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
 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第七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六祖下第四世

黃藥運

大慈中

二月

平田岸

則長沙岑

則九

子湖蹤

則二

乘寬

二則

白馬照

則雲際祖

則一

陸大夫

則五

甘贊

二則

龍潭信

則道吾智

則六

雲巖晟

則七

百歲哲

一月

船子觀

則高妙彌

則二

李翔

一則

翠微學

一則

性空

一則

偈天

二則

本空

一則

三平忠

一則

黃藥禪師

遊天台

逢一

僧與之言

味如舊相

識熱視之

目光射人

乃

偕行屬湖水

蒸漲指笠

拄杖而止

其僧率師

同渡師曰

兄屢渡自渡

彼即寒衣

躡波若履

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頌曰道人猛利難親近淡笠

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添和月過

平沙宜堂息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寧

採平伎倆由來祇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石

黃藥一日在盤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

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

師便掌彌曰太鹿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鹿既細隨後又掌頌曰象王践踏師子

嘖呻奇故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其天子
 不動干戈致太平杜祥鏡黃金殿上顯全機
 爭似揚眉瞬目時二度瓜牙親弄處干戈中
 立太平基東山酒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
 曾有寸長應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池若斷
 惶北海心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
 追濟比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石溪
 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
 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舒拂開龍体现直至
 如今六國清尼同林共膝下黃金貴掌中无
 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濟寒西岩志轟雷
 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

恨斷曉風吹雨過前溪開極雲黃蘗一日辭
 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
 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縱在
 裏許泉曰王老師聲師戴笠便行頌曰相見
 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
 愁龍門達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達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
 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
 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頌
 曰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雷鋒喚一聲不是
 裴公誰敢應直教聾替也開聽分得裴相
 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佛印元五彩粧來掌
 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
 向金剛頂上行世尊身不是心兮不是佛黃
 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
 跳不出車堂清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
 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裴安才裴公悟處絕說說天水能翻萬丈波
 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銚句暮罷于戈峯頭路
 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借堂深各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諾
 去醜屎雜旃檀日看鬼土木形骸權障佛呼
 喚喚去強名誰莫知箇裏難安立相國須當

大姓裴開極雲黃蘗云汝等盡是啗酒糟漢
 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
 衆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
 無師頌曰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
 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雲書
 顯無師充塞大唐國啗酒糟漢會不得竹寺
 間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佛慧大唐國
 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鉤本欲釣鯢
 鯨誰知釣得跛鼈子白雲黃蘗山中明示衆
 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裴
 林有眼人佛鍾惠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
 舌抵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捧喝誑愚

疑龍門達大唐國象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
 趁堪嘆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鼓山
 非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
 國象老姿揮今日為君注破了徑山象外
 橫設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唐有禪無師真

可嘆大唐國象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唯
 却酒糟隨路倒懶荆棘林中宣妙義蒸
 蒸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
 過短牆卷通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或卷休大冶烹金豈
 一途無星秤子定鎚錘抵這無師成渴逗角

舟已過洞庭湖通卷鬼門貼卦鬼猶驚又
 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把手
 御街行中卷空國內無師眼窺高分明拈起
 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依前噎酒糟
 卷空洞門無鑰匙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
 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

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通卷若大唐國象無
 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
 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大唐國象無禪師噎
 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無如
 黃蘗苦井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
 閣黎開田不易師云隨鬼作務丈云有煩道

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
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頌曰相
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
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龍月連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下丈上堂曰山僧
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頌曰輕
如毫末重如山地前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
風骨露水邊依舊石爛斑靈堂愚大慈一日
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
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
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頌曰

以何為體呵可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
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心闍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下丈師一日訪茂源
源繞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
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口一
步較易两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
和尚不免諸方檢點頌曰主山高與案山低
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
峙絕高低絕像廝撲欣逢是對頭拳未踢
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鶴眼鷹睛莫可
求竹屋前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挂
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

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提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頌曰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木克一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兩南泉師一日遊

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

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頌曰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回意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

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

意顯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

益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

逐落花回薄霧飾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

句會埋沒法王才佛無事携筇閒縱步

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謾遊

山空往回未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

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

渠回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

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遠畫梁長

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

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

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

喫私酒中空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
 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頌曰長沙空雲門
 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各出聖凡路學
 總有絲毫騰蛇逸脚大為秀長沙一日遣僧
 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
 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
 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猗如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四海五湖皇化裏頌曰玉人夢破一聲鐘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
 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膝
 泥天童克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
 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礎著自家底老長沙
 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鼈鼻蛇
 驚起西南看北斗佛盤盤一句舉揚宗旨事
 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
 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
 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長沙
 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
 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

師曰得聞題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
 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
 多才一首詩死心新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
 所居成自謗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
 長安盧源清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
 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大

洪達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
 知靚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禾山方海
 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
 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為受源黃鶴樓中
 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
 風起長江湧浪花普教平百千諸佛倒騎

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
 上一層樓黃龍覆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
 嚴何處求靚面岩無精徹服又隨船子下揚
 州南華島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
 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寶峯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

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
 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
 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
 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親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頰紅蓼對江湄衷腸已
 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天生亮赤土纒

將盡竅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月堂黃鶴樓前鸚鵡
 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
 蕭蕭月滿樓的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
 措大失平曷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
 蹤跡心間貴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
 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踈過長沙觀面摸知
 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性百千諸佛問
 不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
 枚臨水最風流恹恹鵝鳥守空地魚從
 脚底過鵝鵝認不知恹恹崔顥曾題黃鶴
 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

狂蜂惑不休法堂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
 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
 地頭泥源秀才覓火和煙得長沙賣石著
 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揮價轉高伊
 巷樓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
 千諸佛真消息觀面分明舉似伊源百
 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
 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掩室百千諸佛
 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
 長江千古自東流天日百千諸佛在何居
 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
 取黃鶴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直
 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長慶云
 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和法難
 扶頌曰沔雲散盡月當空免子棟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中作
 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
 雖然活已落他家隔穿中間長沙因僧問
 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嘗是何人成佛師曰是
 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通甚麼頌曰岑公拂

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梯王主割茅親下
 手不能土上更加泥粉臺殿重重紫氣深
 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並諸
 侯寶印尊子子廉幘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
 愛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雲岩巨岳何曾之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
 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
 古佛珊瑚漱澗十洲春蟾餘暎奪驪龍窟
 悟劫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往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
 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往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
 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德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難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
 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香南泉迂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
 仞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佛甲元長沙似
 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
 滿園桃李月堂昌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
 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
 南泉迂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
 雪裏誰能解辨梅大圓智探花蝴蝶舞三臺

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拳大蟲元來便
 是長沙虎長重蘿葡頭禪聒噪人霜刀累
 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鶻雀
 吞正堂辯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
 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佛德惠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
 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機子舒也大奇
 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石溪月長沙因僧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
 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
 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

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
 無歸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
 疎親湖南城裏從來事未賤柴多足四鄰
 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大圓智一
 顯圓明非內外老虛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
 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
 道湖南好養民統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
 求恩乞福他桎校向道明明自不聽佛字身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謬

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珠山常
 衡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湖南來師住子湖院
 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
 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
 下二僧叅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
 便歸方丈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噫
 噫頌曰 子湖堂上縫人行只為堂前狗子十
 得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喪殘生正覺
 送子湖狗子最威憚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
 有時如不見當頭咬殺喪平生佛因白老大
 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兇戲奪牌禪客如
 引來鈿刀爭及吹毛利龍門子湖狗子劍

戟牙齒虎豹遺傷象龍被恥外道天魔望風
 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弘矢南堂具貧家無所
 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遣一口類
 如如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
 處太親直須急看眼漸前子湖因僧問
 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
 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
 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頌曰 手裏絲
 綸卷復舒扁舟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仗無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明南來問僧曰闍黎為復
 是將山說水為復是問道參禪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雕蚶鑊給不浚之泥勞君遠至曰運
 身是鉄猶被一椴師曰降將不斬頌曰杖藜
 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隋
 水綠一時流出洞中来北唐思游山說水事
 尋常早晚歸來髮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
 聲猿叫白雲鄉在身來時相伴去時相
 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地邊鴨聽雷
 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潭三千年清只
 一度佛慧慈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
 裏釘樞時有靈靈土座出衆曰虛空是樞師
 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頌
 曰虛空是樞幾人諳獨有靈靈家善來疎倒

乘黃雖倚勢龍頭蛇尾更何堪本者一

荆南白馬晏照禪師荆南常曰快活快活

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

和尚當時被劫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願如

今何得恁麼地師奉梳子曰汝道當時是如

今是主無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頌

曰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

莽鹵鹵出地甜瓜微蒂甜苦瓠連根苦

拈起梳子時新羅夜打鼓實事一生叫快

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微蒂甜苦瓠連根苦

照本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荆南初參南

泉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實

云草泉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

是藏增實云靈師又問如何是珠實云

泉召師祖師應諾泉云你不曾我語師信入

雪竇云百尺竿頭作恁個不是好手者裏某

得隻眼實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

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問

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某

錯舉神異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

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

志泉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性未不

徃來只這便是蔽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
 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肉替天童
 竟往來是歲珠何在省去方知不以求罔象
 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中信信蒼鷹
 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徃
 來不徃來草裏湯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
 明月上長珊瑚悟勤收者易見者難見者
 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閑把一枝歸
 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避卷演分明月上長
 珊瑚一段風光燦太靈大地衆生同受用如
 采葢裏本來無必源岳一顆玄不味歷劫
 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痴日逐伶俜牽隊南

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
 對面一槌打碎普菴王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弟子家
 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如今擬鐫作一
 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
 不得不得頌曰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
 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他王老師天下
 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正竟逸得與不
 得天寬地窄坐卧經行無勞疑惑真如詰南
 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黃莊
 覆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磨
 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

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遠南泉道得拈出片

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王淨無瑕

堪與大夫為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

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

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也然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

十三

撥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

茄十八拍石菴大夫鐫石意弥高王老無

端敬壞化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安

安掩室開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簡翁敬坐卧曾經幾度春

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

腸說向人開松雲泐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

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鳥啣花落品前

路諾香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雪寶舉則易

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峩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覩著晦堂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

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

天白雲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

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保寧

勇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顛預南泉指
 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死心新一枝兩
 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難披。不離披有誰知
 自綠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上方生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
 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
 止鬧處喚起悠悠陸大夫。圓悟勤南泉瀝膽
 詢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兔
 且須騎鶴上青雲。佛鑑勸執云天地與同根
 爭見爭如理見親，一檻蓮花渾已物滿天。風
 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
 陟陸巨大夫對面埋沒家珍。佛燈珣若知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此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似等閒花發夢中春。鼓山哇天地同根伸一
 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慶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徑山果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
 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真淨文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
 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照
 堂一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
 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心問賈玉
 洞玄閑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閑芳。應歲不許
 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正堂辯堪笑當年
 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爭得雙眸翳盡除世世需未嘗脚下分泥水

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胡蝶夢不知辜

負洛陽春肯堂克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

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

家雪菴瑾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

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天目

惜裁書擬欲扣天關徃徃無人可共論因得

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虛堂愚天地

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

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隱繼陸亘回珠轉

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

一聲南岩勝天地同根元一體盡師難盡亦

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蕭

岩蕭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

曰還有春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

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

正位頌曰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

苔生高堂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

枕新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

叢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林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大悲

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

快便從茲六國絕烟塵野菴陸大夫問南

泉

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恁是大夫分上事頌曰馬
 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則六合
 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恁成就脫畧
 窠曰還滲漏月堂昌 池州甘贄行者見南

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
 爭消得某甲贖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
 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觀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
 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

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觸髅肝膽外摩
 醞頂上復重明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
 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
 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
 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
 去也泉傳破鍋子頌曰一般設粥古今稀

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鏊盡穿無煮粒叢林遠
 近揔應知汾陽昭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
 佛眾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鏊一時
 穿忘明回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
 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保寧
 身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訛狸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白牯無尋處枉使厨頭打破鍋佛曰白異路
 相逢句已酬閒吹卷管向汀洲漁人貪碩沙
 頭驚不覺扁舟逐浪流曹本預財施無窮法
 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糞低頭拜捺
 撥南泉打破鍋張無盡特來設粥誇英俊那
 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白牯
 一秤收跡山如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閣騎驢
 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荖堂準狸奴白牯念摩訶事似南泉打破鍋
 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跡山
 南泉打破間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頑迹山吳甘糞

粥顯家風王老無端糞施功報去始將鍋打
 破也知賊過後張弓海印信甘糞設粥念摩
 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
 四海動干戈應空一甘糞設粥施財南泉將
 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
 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糞粥別無
 巧只要頻頻攪曰信太平自來不打諸人
 也須照顧甘糞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鉄作君
 者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佛慈甘糞設
 白粥南泉費盪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菴鉢針鋒相接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
 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笑窮堪

甘糝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請說更
 有些兒好英明朝餓殺禪和雪菴理設粥般
 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渡去厨頭打破鍋橫川珠行者失却眼南
 泉破却鍋湯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南出勝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圓悟師未出家時為餅
 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
 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
 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頌曰 將去將
 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汾陽昭十餅每將留一

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
 醍醐到頂門白雲瑞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
 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
 直鈎佛國白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
 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潭崙留與後人看無
 準範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
 當下得心灰橫川珠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
 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
 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
 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
 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

良父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嘗下
 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頌曰脫白投師貴
 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事笑
 倒街頭賣餅人白雲地據款結案得失過半
 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
 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甫起風雷月堂
 昌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荆山因僧問如
 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來無可祇待頌曰驪龍海卧瑞雲高
 四望歸宗萬劫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息東
 園一顆桃叔子青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

錠豈得圓撥動少林閑披子誰知別是一堂
 天成枯木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
 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寶山空手回珠山
 如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故此意如不然玉
 帛云乎哉無半歲檢時清禮義多相逢陪
 酒又陪歌當筵不詳開懷飲如此一天風月
 何東更頌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
 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
 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甫生三日後師與
 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甫生合作麼
 生行後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若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
 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
 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岩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直頰向異類中行岩亦不會頌曰言
 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
 無辨別不須疑慮更切切汾陽昭金剛際下
 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
 寒松那棄白雲封投子青道吾因石霜問百
 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
 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

來問甚麼霜擬舞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
 省頌曰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
 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并度拜
 道吾到五峯峯問遠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
 識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頌曰白
 雲深處路難通疑問踪由已涉功挂角於羊
 無影迹從容還落正偏中并度拜道吾因瀉
 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
 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
 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拈不干他事速道
 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涉頌曰妙藥
 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

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
 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盖地擎
 運轉也烏飛兔走天皇堯道吾因趙州來著
 豹皮棍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繞見州來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
 喏一聲而去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

驟龍驟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謔訛生鐵一
 團無縫罅尼無著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潘巷
 尤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連潭州雲巖曇晟禪師荆山因道吾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
 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熱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
 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垵兮忽生
 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
 捧頭手眼從何起雪竇一竅靈通八面玲瓏
 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
 目功德臂徧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
 機大用縱橫何忌諱天童第應兄呼豈偶然
 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
 山笑揭天猷洪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

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拂心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蔽背摸床頭枕
 翻身嫌夜長天章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
 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持右擎楊柳担兼放
 開鳥飛兔走大洪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
 枕子徧身通身起來盡受奴驅婢使君不見
 認著牛迹裏央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
 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月
 堂昌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
 湧出頃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靈吞煉正
 眼窠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捧頭喝下錯承
 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切忌無繩而自縛悟大悲菩薩千手眼如
 人背手摸枕頭翻孫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
 逞風流翻卷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泥却
 疾拽來露出猛風吹誰教背手摸枕子復打
 三棒鍊老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
 也師堅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
 沙聞云正是第二月頌曰借來聊尔了門頭
 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岩前弄蛇子兒時作
 麤老知羞天章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
 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
 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

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
 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尼去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頌曰饑食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均澗
 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潮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

曰便好埋却頌曰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
 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
 開樓閣瑞雲巖因藥山問開汝解弄獅子
 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
 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為山為問承聞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
 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頌曰庇翹金毛獅
 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感自全一
 出六出看趨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
 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

寶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
 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樞雲巖初來百丈
 後造藥山山問甚麼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尋

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
 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
 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子曲暨陸胡家一
 韻長枝子青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
 巾餅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
 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
 王後僧舉問九峯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
 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頌曰 玉鞭
 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金
 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亭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到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
 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
 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
 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
 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頌
 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階行 丹霞津枯
 木岩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板暗擲
 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痕痕萬
 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

我兒孫自得師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
 袖辨請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栢巖堂上雨
 花雨月卷果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詞藥
 山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洎離藥
 山謂同志曰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他後知
 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

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
 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
 甲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
 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
 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

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
 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住箇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繞上船師又曰道
 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
 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
 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過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頌曰泛舟駕險三十春擊
 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明江山翠
 萬重新技子青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
 扣玄津蘭橈數柱徒開口水色山光持地新
 竟海元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鼉頭

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保字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撓下反
 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佛近且蘆葦蕭
 簫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張無盡慕口一撓玄路
 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息覺海

方乘般若船徑山果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
 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
 還來丹霞洋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
 麟麤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枯
 木成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
 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離
 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撓
 全腕力朱涇無復水重波竟陵海首座渺渺
 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
 何道便有金鱗暗點頭尼無看一撓捉起
 定網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
 至今四海錯流通別峯印一撓打著這瞎漢

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皮煙浪擊

雲猶是鈍國經本一撓劈腦沒遮欄大海波

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抱被祖師

謾密卷餘離鈞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

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以雲

推三寸離鈞一撓百千毛竅冷颼颼廿四雖然

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無際本夾嶠

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

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浙翁珠了無錐地可

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

今賺殺一船人笑翁堪合頭著語酬船子恰

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撓下通明徹也是華亭

破漏船蘇臺辨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

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撓柁汝何

南史茂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闍黎上立鈞

劈口一撓空宇宙遠山疊疊水悠悠善度早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

於撓下裏細思成敗是蕭何末宗本三十餘

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清溪微船子囑夾山曰

汝向去直須截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

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私明斯事汝今既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

一箇半箇接續母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

顧師遂喚開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曰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夾山橈下
悟心休何患身名踏履舟今古華亭垂釣者
煙波江上使人愁照竟極蓼夾萱花碧海秋
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看踏履船
來得自由毋漢南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

瞪尚踟躕田一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秋風戰荻
蘆佛陀遜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
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唯壹
蓬蒿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
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佛照光撈透
機先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

悠悠直入千峯不轉頭水卷一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便屬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
煙和露濕秋光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
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極棒頭敲出玉麒
麟因極米明鏡當臺一推打破東魯西秦無
可不可肯堂光一橈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

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
焉口一橈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松源岳
吳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纜犯鐵輪隨雨散雲
收明月夜反動江波說向誰未卷米夾山不
在一橈上明月萱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辨空觀 散席迢迢到海

涯點頭撓下喪金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

漁歌落釣磯 天目札 一下蘭橈蒿口鞭大洋

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

滿船 素老 稱意金鱗一上釣華亭江水合

西流釣船盡底掀翻了惱亂春風卒未休 升

有註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

誨教誠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虛堂愚 一

揮緝揚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

反船 西岩志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

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拚有來

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欵一徑爭拋

擲東谷光藥山高沙彌 嗣藥山 因藥山問曰

見說長安甚開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

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

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

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成枯木 興亡虛

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

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

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

日大好一場曲調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知音爭使落今時胡茄不犯宮商曲玉笛橫
時却外吹丹霞津 鼎州李翱刺史 見藥山嚮
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
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
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

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
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
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
汾陽問你幽竄聽如寶神通現姓名 汾陽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雲在青天水在餅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
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偈 雲在青
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
若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
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
玉女不曾局 京北特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

餅中雲在天故國要歸驛便得離亭雲月渡
頭船 白楊順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
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羽
山 兜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
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 大洪恩 貴
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鍬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羅國并山 雲在青天水在餅平生肝膽向

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海心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

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天日禮撥

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

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毒毒即今非見

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岩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丹霞一日在

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

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踏

根曰時至根苗自生頌曰曾扣西來問翠微

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

將更潑誰水一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搗眸

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泄時至須

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後子舒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丹霞因僧參人事

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

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

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

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

茫然走祇有閑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

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錯勸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
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晝復
夜初中後金鳥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
捻是鯨跳不出斗石漢月
僊天禪師或作天仙披雲和尚來纔入方
犬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
曰穉見雲生碧嶂馬知月落寒潭師曰穉與
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
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
曰死却這漢平生也頌曰 有客訪師終入
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咎善始
全終誠罕聞本覺一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

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
封侯地象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
通風要須借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竹
屋簡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
暉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晒
却即閒苦死覓箇膈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
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
隨我者隨之南比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
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頌
曰將軍帳上孰能過不彳僧初善切蹉蛇尾
龍頭弓劔折山藤三十未為多本覺一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顛因僧問去却即令

言問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透源未得多
 少時曰即今索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
 即透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 心是性體
 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透源祇
 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
 然吞無靈設繞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

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
 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
 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透源孤負
 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
 古今妄外透源者春入園林處如紅蓮草菓
 本空上堂抵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

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
 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
 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
 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
 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侍娘曰大眾忻
 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

伊徃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
 負平生行脚眼頌曰 參禪學道莫匆匆動
 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
 故難通水中滋味知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辭訪宗風 南堂與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嗣大顛因問大顛不用

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
那邊討師札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
圓頌曰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
投機無端入荒草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僧錄用古國教無靈本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諡三才則 附清涼益一則 葉縣省一則

趙州觀音院從諡禪師嗣南泉師初謂南泉

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

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

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類如試問如

何是主人進前叉手叙寒溫但知北極群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潭葉源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容

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雲峯悅欲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

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佛德卷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

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
 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故山珪勸君不
 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徑山果趙州昔日見南
 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住道方玄本苑一白曰遲遲芍花菲菲白
 雲流水芍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
 落第二機悲受深碍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
 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坡教臺凳穩聊且勸三
 盃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劫灰月堂
 呂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

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
 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圓悟勤萬里長空雨
 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
 尋嫦娥面者稀龍門遙向道平常心是道斬
 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
 入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田二

二

大為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
 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啼在不萌枝是春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
 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雪春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門開趙州一日問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拽脫鼻頭何處是亂
 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馱去文見東山
 片月生保年勇出窟金毛奪父機同声哮吼
 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重来弄哈噉

寶峯祥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羈人又久長
 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暖不差且居門外徑
 山泉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
 利慈愛深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
 游不曾犯着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照堂

一戴角擎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
 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冷父川掣開
 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
 蹤木卷永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
 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
 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保年勇古
 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拄杖靠來
 斜倚壁鞋如毫髮重如山佛慈勤茱萸這裏
 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
 拄杖至今猶倚壁鼓山珪深淺聊將拄杖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
知徹底軋往山果趙州有語標連栢今古藪
林光烜熯若到茱萸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
賊地哉思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洄
腹袞沸霏却拄杖囉囉哩哩文殊道一滴也
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趙州
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覩西覩了拄杖便靠
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平地鼓
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無麻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

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橫膺抱腹藏龍種剖膽剗肝觸鳳胎
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洽
咄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泔金
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漫印信丫
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
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律由趙州因僧
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
師曰益貴米賤 頌曰 益貴米賤諸事成
現擬欽商量腦後拔箭帶需趙州因僧辭
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
 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
 雪飛伴紫來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
 次欺若解舊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保
 平身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
 花有佛處田二纖毫_田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
 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天重亮三千
 里外兩重關袖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
 北路揚花風散雪漫漫香社平有佛處不得
 住生鐵秤鉅被蟲蛀無佛處急過撞著嵩
 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可

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遍天下摘楊花
 摘楊花唵嚩哩唵吽吽吽山果摘楊花
 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山果坐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
 無佛處急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
 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
 無目仙人逢暗夜白梅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走珠走珠走盤裏把鴛鴦閒紡出金針終
 不與人看如汲岳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
 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
 處生堂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
 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年汾陽昭鎮州出大蘿
 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鴿白
 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寶顯鎮州蘿
 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
 愛至今更是好充飢正亮陶潛彭澤唯栽

田二

五

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海印作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
 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過
 深冬佛慈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
 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得他滋味少日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

聞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鎮州
 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
 覆藏逢人直露真消息長趙州古佛尚
 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嚙齒
 間蹉過老南泉七味進余見南泉王老師鎮
 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
 非楚詞任山果趙老機閑沒沒深鎮州蘿蔔
 接藜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為日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遊合有來由
 觀音寺裏有弥勒東院西邊有趙州杖山
 青出於藍水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玄
 慈燈此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謔

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石菴親見
 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
 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野要而趙州因秀才
 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
 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
 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踏踏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
 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石菴趙州因
 衆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
 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
 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

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
 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
 行草裏走佛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
 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竊婁眼裏睛一
 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揪反海岳訪
 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山二趙州示衆曰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
 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
 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趙州因大衆
 晚衆師曰今夜香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一僧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墜子 法眼問覺錢背先師意作麼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
 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
 也 頌曰 探竿影草樂人知正似將軍一
 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錢馬上須弥惹
 更無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
 答話拋磚引墜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
 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
 不動纖毫擒佛祖 趙州上堂金佛不
 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

牌中教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
 思破窻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曹寶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鷲東南
 北謬搥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泥佛不
 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參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
 畫圖千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舜若眼眉愈
 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
 堪論無限英雄又踉過 大洪秀金佛木佛泥
 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
 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頤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

明覩見心肝五臟在山果木佛不度火甘露
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
吟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
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閔到騎馱 泥佛不度
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錫不要
南山要鬘鼻三三三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

腫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
樣春洽父川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
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
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 泥佛不度
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潭崙

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裏
坐趙州言是禍水拈會耕田黃牛能拽磨常
若崇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薦得
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
亘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
背擬識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
州休話墮觀而便承當接畔只蹉過金佛木
佛泥佛穿來擲過關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元無著負佛屋裏坐開口成話
隨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林觀泥佛金
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
將真佛強塗糊天目趙州因尼問如何是

密密意師以手插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

會趙州插錢打心肝也斷腸慈受深堯羅綿

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賊處著益淡添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正堂辨猛虎深藏淺草

窠笑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高峯妙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曰闕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

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頌曰 僧去

闕中路不還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歸

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汾陽昭聞訖闕中兵

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截身處無

限雄師不柰何正覺逃七閩歸路日爭鋒回

避須教不見蹤恰好截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千重佛慧未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

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

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

穿汾陽昭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

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甚明回靈龜未
非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破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嗔投于青趙州作者勘婆
婆太平時代用于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掃盡
煙塵恁是他梯甲元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
誤雖然徑直言柰緣多恁去趙州勘破歸

田二

九

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浮山
遠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黃龍南撥動
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
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海印信趙州勘破老
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

於岐路走如烟冲照臻言中辨的老禪和鶻
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
洞庭波雲峯悅昔日趙州為主將老婆戰罷
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馮秀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
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兩條風勝古時婆子為
君勘破了趙州脚踏少人知白雲端何事趙
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月千門
開大道無人獨自行保平趙州一勘老婆
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薦臺山
從此長荆榛照覺似狂不狂趙州老或九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
 婆子被伊勘破了真淨文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
 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
 舉景福順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
 眼補陀人也是大蟲看水磨雲居祐趙州勘
 破事非真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地藏思臺山路上婆往
 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蓋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
 裏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僧曰撥動煙
 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圓覺演婆婆指臺山路不

差游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
 五湖同一家草堂清鷲直臺山路不迂趙州
 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未透金塵終
 是窟三祖東臺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
 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驚馬是龍駒上
 方益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
 道玄關人田不曉趙州特地斷諸記雲漢恭叢
 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錢闕
 曾於碎息大難將雨露酬真如詰鷲直去鷲
 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
 步先率悅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
 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迷圓通仙臺山有

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成枯木高握金鞭出禁
城霜風凜凜馬踏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
行人賀太平音融平五臺山路入嵯峨蕭直
能替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來道我勘
婆婆張籍不勤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

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飲清風味轉幽長
雲中兩重問香絕請說趙老於中却勘婆若
不全身探虎穴安能徹底驗仙施禾山方趙
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道老婆子踪跡少
人知佛心才熱趙當年有一僧干戈菓裏等
閒行定亂不携三尺劍至今天下絕機擔

華并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
問禹門求變化風雷只在葛洪家至古佛趙
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
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請記林通臺山路上
老婆權為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
徒茲四海路平然雲直行路難行路難最

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
總閑閑總閑閑遠府出鉢孟法堂中臺山一
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
愚人之患味山常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
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總勘破寥寥千古使人
愁味山如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心一陣東風捲寨靡四方八面少知音佛智
 松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
 風滿大唐西巷悟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
 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
 卧在山泉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
 知痛痒此山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
 親到寒勘破老婆回首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才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
 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坂西月廣
 道者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
 州無柄鎖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石頭四婆
 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

這四緊閉門戶減魚并趙州老老大大不解
 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而
 當機疾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奈透趙州関
 圓悟勸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
 招魂喪命因圖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
 老婆憚說向人前不直錢天重覓購是小人
 智過君子大矣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寬無
 你會處措首趙州大法王主典中佛大用全
 擬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
 髮草偃風行無處尋南堂與趙州老子爛泥
 裏刺勘破老婆藥林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

山平地行人作易難
蒸直坦然今古路區區
却過趙州閑雪竇宗壺山路蒸直去趙老見
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
非洽父川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瓊龍
接親役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文殊
道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勘破有請說解使

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十二堂思一按
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
時避蒸波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
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不易騎明大
博四海同一宗山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
理向誰說此非加跳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

袂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觸膜即便
休尼無著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
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客
卷係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
破歸來無限平人瞋睡妙慧尼淨智趙州勘
破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甕佛以光村

婆暴富誰說閻闍趙州賣俏矢上加尖或卷
種蒸直蒸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
風人間忍無價卷卷壺山路上箇婆婆平
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間更無一滴
到黃河無淨範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設我不得文殊紫趙州言劫破心頭打額
 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讎野雲而趙州問
 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闍頰曰。道著
 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
 斗雲雲野鶴阿呵呵趙州一日敲火
 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
 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頌曰二趙州服放光
 燎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老袖
 豈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
 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老以趙州
 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
 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面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
 轉半藏頌曰一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
 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
 發箭紅心心裏中紅心滿得須彌頭倒旋正
 轉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
 為人天關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足卷鐵不
 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繞一遭背面却言
 厨一半老婆惡業自家招天日孔趙州劍氣
 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
 好手手中誇好手六歲神趙州因僧侍次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
 口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
 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烹不相契却來其
 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
 有何言句僧崇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
 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
 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頌曰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
 作甚麼揚州為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
 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日林趙州曰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前栢樹子曰和

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庭
 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犂嶺上耕正示西來
 千種路蔚密稠林是眼睛汾陽庭前栢樹
 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
 八十翁翁會也無洋山遠趙州庭前栢天下
 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慈明圓七
 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
 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雪竇聖千里靈機
 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回循趙州奪得連城壁
 泰主相如總喪身。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
 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反令平地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針錐案年悅趙州有語庭前栢樟者相傳古
 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頌知獨樹不成林黃
 龍南三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萊林
 盤根抱節在金地樟者休於格外尋。萬木
 隨時有彫喪趙州連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
 貞節案奏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

靚面寧存細與蒼重疊示君君不見庭前栢
 樹本來無光年悅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
 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栽清風何日
 休正竟逃趙州庭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
 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天衣懷人問誰
 前栢子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櫻花拆

淨印信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開皮下若有
 血旨差不自由畢歲其青青庭栢何年栢祖
 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
 不凋秋風覺曉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
 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其中文趙州連栢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

不得野軒二庭前栢樹示禪流十五親曾見
 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林
 軍勇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
 眼衲僧如覩著西來祖意合平沉揚為趙
 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
 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大馮真箇恁時

方識性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來旨
 只看青青栢在庭佛曰白 矜羊掛角絕於疑
 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 呆天紅
 日夜長輝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
 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喧喧啼鳥噪禪
 居三祖 宗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
 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恒娥面者稀佛
 勅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
 收日月明佛坐 津青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
 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
 栽佛燈瑤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
 他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誰說味山

如天下祥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
 栢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
 觀音作胡客五祖 或趙州庭前栢袖僧皆因
 測一堂雲水僧盡足十方客琅琊 趙州庭
 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真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總見便生擒
 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示天宗
 蘇武不拜驛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瞞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
 祖長長出不得千古萬古只如今的堂 打
 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
 高灘崇覺 趙州遶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松蘿亮隔佛日才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
 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
 雞正坐辨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
 特見便念千古音言庭前栢樹子分明
 向君舉大靈滿長安燈籠吞佛祖金草葉靜
 鞭聲裏駕頭來緊捏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

塵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十六
 來祖意遮前栢鼻孔察察對眼睛落地枯枝
 纜踣跳松蘿亮隔笑掀騰天童中庭前栢樹
 子一二三四五寶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石
 巷瑤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遮栢洗脚上
 船退卷奇清凉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

錢背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
 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頌曰庭前
 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佛甲元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謗趙
 州今人長憶清凉老一句當年喚轉頭大滿
 勇新羅鷄子刺三飛飽鳥籬邊憶不去趙州
 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白雲梯曰炙
 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遮株昇元大小清
 涼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竟趙州無語幾
 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掩花復何在相
 逢空愛白公詩大洪遮庭前栢樹子趙州無
 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真淨文誰道

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蜂不戀蓋
 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者服却回顧若會
 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舉慈通旦趙州
 遮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
 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五堂行主無人能
 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
 筋斗四二堂辨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
 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
 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元珠道一人背手
 抽金鐵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着
 果然一鴈落寒空已卷深葉縣省和尚回僧

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
 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
 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
 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
 打破乳坤當下心息頌曰一庭前栢樹子簷
 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簷頭
 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
 普天匝地成狼籍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
 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
 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荷師曰閤黎若回寄
 箇鉢子去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

踏趙州開眼他一隻破鉢子二百餘年去不
 還正覺也石橋一路滑如香閣嶺風高凍不
 開相見盡昔游歷去幾人曾到雪峯果佛慈
 來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鉢子
 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須綿密海印信大地
 是眼何處稱天下不柰雪老何趙州寄箇鉢
 子去方得此語圓堵堵鼓山哇大地是眼沒
 處扇袖僧到此便贊說須知別有安身訣會
 得安身事更多以鉢子安著在甚麼處照堂
 雪峯何處倚趙州寄鉢子沙門一隻眼狼籍
 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声起新羅國裏
 舞婆娑別峯印大地一隻眼誰敢倚其中鉢

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橫川珠
 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頌曰 蒙頭
 不覺齧齧睡開眼從教酸酸紅若謂平常便
 無事須防豆爆冷灰中心聞責。無賓主話
 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掛壁
田二
 鉢僧凍死不知心石田薰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不
 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弱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雪實顯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推眼如眉涉語默眩伶楚堪笑下和三獻玉縱茶則却一雙是四指勤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差我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隨蒼綠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黑烏白纔有是非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頌青青麥月堂昌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星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頌曰 象王嘯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賞顯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口雲

端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十九 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彌價玲瓏底相知恭齒忘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天童覺五年分疎不下往往反成話 擲須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終佛佛 助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五年分踈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
 稍南山大蟲有白額月生呂風雨濛濛烏雲
 變變巖巖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龍王不
 在咄歎堂史天高地厚尋常事海濶山重更
 要論霹靂震摧山鬼窟獨携霜劍定乾坤無
 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
 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
 語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
 猛風螻蟻撼於錢柱揀方擇方當軒布鼓雷
 實顯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
 穴蝦蟇無出路却冤天道不平均白雲端金

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脩羅
 發膽外道亡竟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經勤
 當門一脉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
 前誇俏措金鋌擊碎萬重關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
 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
 曰某甲抵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
 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
 立雪裏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
 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
 端針線工夫妙入神泓情接意一何親太平

胡越無疆界誰是南人與北人胡越對點結
 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解不
 能無爭奈時人見不見口是日暖風和鶯
 轉新排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
 點花紅一點春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

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頌
 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閑
 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邊君任通我子有趙
 他家風不熱說問他大道蒼長安有誰平步
 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水巷一大道透長
 安言端語亦端服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於

不處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呈漆器頌曰 你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鳥
 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南堂與漱石冷冷古
 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
 信根頭有茯苓南史茂道人相見問如何舉
 手寒温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

洞庭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
 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處閑頌曰 爭似春
 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閑白雲自在猶難
 擬報鼓無心沸世間佛甲元 趙州因僧問
 相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會得祖師意便是
 教意頌曰 波斯讀梵字冥窈人作詩烏頭

彷彿附子依侖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
 白雲飛淮寧準趙州曰與文遠行乃指一
 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
 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掴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
 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佛德勤

田二
 天子唐開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揮手御街來
 往不怕巡火所由數山珠一正一邪一倒一
 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住山果鑽頭鬧藍遠
 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手而
 皮三寸不知羞索卷喚趙州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毛頌曰 九年

面舞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
 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投子青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
 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
 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
 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把特菓子來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
 信旗獵獵卷秋風遠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
 來却有功慈文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
 文遠小厮兒窟中師子屬共撫無絃琴同唱
 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督尔生
 荆棘赤脚漢趁兔著靴人喫肉南堂興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穎穎圓南贖部洲人未識菴摩羅果信虛傳保平身不立孤危擬本峻趙州老子王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刻盡茫茫眼裏花

行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你月林觀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

趙州因學人問下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頌曰 床窠先卧粥

稀後坐濟濟銷銷瀟瀟洒洒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弥消一箇泉大道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雲粥了今教洗鉢盂籠心往往更心籠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佛化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雲蓋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三和宋二下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將人不見歸 下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王竟

走粥了尋常洗鉢孟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
 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為大丈夫要若枯喫粥
 了洗鉢孟何曾指示曹溪路謬言隨眾三十
 年記得履單忘却筋無為之乎者也衲僧
 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
 大姐洗生粥了今教洗鉢孟趙州此語不
 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甚
 更深粥了今教洗鉢孟豁然心地自相符而
 今奈飽蕞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天童堯作
 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孟洗了
 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長靈車大隱居塵
 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

誰解四頭子細看半生清叢林乍入問來由
 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慶也風流開悟年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
 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庭等閑推出玉麒
 麟神性來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換便識
 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護國
 元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
 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保寧勇喫粥
 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
 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執為僑把斷要津
 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且門連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奔馳在費工

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由堂
 喫粥了也洗鉢盂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吟
 地思量著點鐵成金舉世無月林觀十方通
 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孤兔潛蹤无無善哉
 粥了令教洗鉢盂鑊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
 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卷餘乍入藜
 林乞師指示拈出鉢盂令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熾
 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空長靈室內展
 脚睡又殊道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
 我馳馳到家中猶罵詈不知醒後又如河且
 老牛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

飯熟也多時無門開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
 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卷觀只將乍
 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切切橫川拱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華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僧錄曰有兩枚無靈公揮寺律律序或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論三十一則

附京兆寬一則芙蓉訓二則大禪佛一則

普化六則秘魔岩一則祇林一則公藏一則

四手

趙州因僧問父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見畧約
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
橋師曰度驢度馬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
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
向御街行北塔作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
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

勞重寶殿我愛趙州對楊滿洒僧問石橋度

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處思異類渠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

妙到岸不迷津京北府天亭長鯨已雁浪

頭飛跛鼈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緣

楊影裏路東西地處思趙州石橋只見畧約

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貧當

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月堂昌

趙州問沙弥喝采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

教去沙弥便却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

更高聲我耳背鼓山珪瑟瑟風松蕭蕭雨僧

師子咬人韓驢逐塊徑山果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
 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
 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
 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頌曰 大用全機得
 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犬從
 此時時憶趙州佛甲元少年學解昧宗途老
 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感為機智
 競躊躇圓通秀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
 世莫倚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昔平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

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
 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成枯木有佛性
 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拘折無
 星秤火熱水面紅椽徒空裏釘肯類盲龜嘴
 死蛇一對牙閑緊咬定正覺逸趙州古佛言
 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壁更有布衫重七
 斤天上人間無價直地處思佛性分明脫有
 無醋酸何用掛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
 已過洞庭湖暗堂遠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
 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鏃破雙閑業識
 依前還作狗本覺二狗子佛性有毘盧受飲

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
 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正堂辨無直
 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
 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不惹却狗
 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
 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
 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惹全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纒涉有無喪身
 失命無門開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無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
 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真淨文趙州露
 刃劍寒霜光皎皎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五祖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
 嗟味無限尋聲跡掛角羚羊不見蹤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
 堂裏坐鼓山珪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
 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徑山杲狗子無佛性
 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没丈夫心疎山
四三如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
 按立當途楚安方問頭既實吞亦堪誇洛陽
 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
 摘楊花大涵智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
 合掌聽須彌岌峩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兩堂典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歲古鏡

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祖傳寶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鱗利牙如劍戟生殺
 有來由山崇勝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
 口露出心肝典牛游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
 逆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蓋
 膽毛中卷空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
 口能招禍尼無著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
 令絕擬犯鋒銳袞却窮性命酒卷先會無所
 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勇卷增狗
 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
 鷓鴣文殊道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
 時鏡光明潭不見星兒上下四維俱徹眼

香漬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眼
 目邪却打正忽卷林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
 把拖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羅壩灘
 灑堆東山空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
 六十三一切智清淨或卷狗子無佛性羅
 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商卷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挑符千邪俱不入百性
 盡消除和源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
 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別卷狗子無佛性
 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江卷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
 踏得着印卷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

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非第無之一字殺
 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缺山仁二八佳
 人刺綉遲紫荆花下嚙黃鷗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初堂仁利刀截斷命根
 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煨蕪蕪鐵額銅頭粉
 碎石卷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攀先知只
 得一振少空性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
 發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耳盧狗子無佛性千將入楚庭一揮三首
 落千古浮虛名千峯歌
 京兆寬曰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
 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既非
 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
 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
 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頌曰拈
 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遍
 六合五祖裂破須弥算孔踏反大海乾坤
 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
 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
 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海印信趙
 州筍被婆偷去遭擱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

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野軒趙州老提
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擱賊不成罪歸已天
下衲僧知幾幾地處是趙州按搜老婆時迎
葉難陀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
落便宜張無不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
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虎穴魔官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田三五

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金陵俞
道婆去若立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胎堂逢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
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豈角城頭唱
楚歌曹寶宗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

楊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無
準能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使掌不相饒思
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開杜雲一
趙州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
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
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

得生死頌曰看經也在生死裏飯籬裏坐無
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潭家喜休擬議
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
 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頃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惣到來不是石
 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汾陽昭見僧被
 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青煙時換綠紋苔長青青趙州有語喫茶
 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未
 山解打鼓雲峯悅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
 舊展家風近來玉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
 容佛印元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
 音觀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黃龍
 南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

清香往來者誰請居止院西東照竟為此間
 曾到不曾到入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
 味好却來爭看盞中花佛圓白蒸林宗匠實
 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啟
 勤只是一甌茶止覺逸三等擊毆禮數全一
 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
 一四三煎佛慧泉寶匣龍泉發夜光寂寂長掛
 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山秀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問終始
 口難保歲寒心雪蓋智相逢盡道喫茶大
 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
 滿路誇味山常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馱

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羅漢由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
 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唇佛鑑勤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
 事如麻龍門達趙州滋味最為親覲面承常
 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更安方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
 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雲巖因
 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疎淡骨肉
 生冤家爭似盧仝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石碧明趙州喫茶宗
 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黃龍新曾到不

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代卷志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
 扣口甜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慈
 交深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
 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應巷
 軍百尺竿頭懸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

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自得人來
 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
 一甌令醒悟本覺一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
 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
 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秦曲盡周遮禮數
 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竅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殊道曾到未到善請喫茶口
甜似蜜心毒如蛇毒巷中趙州喫茶逆拔毒
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弥勒釋迦
改頭換面無窮教莫道風流出當家善巷上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
不堪作松源寺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煎茶

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第瑛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
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
問佛也道三斤麻無神才趙州曰僧問萬法
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布衫重七斤頌曰 編攤曾揆老古錐七斤

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
與誰雪竇題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
落西一擊珊瑚枝林碎轟轟雷雨滿山溪白
雲端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
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保身身問
來親切布衫剛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
澄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鉤無尤趙州布衫
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却
誰是當機裁剪人文殊道七斤衫重絕纖埃
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
兩入門來善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
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桂山來趙州老對

面人難曉一歸何處昔州布襖金銀琉璃磑
磑碼磑原牙古夜半墨漆黑投得一箇賊點
 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或山挂等閒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流著意齊盡向青川作窠窠不
 知春色正江南運巷鏤湯無冷地黃河輒
 底流金剛難抑蕃後掛燈毬或卷體搜到
 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
 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石巷昭當機觀面提
 觀面常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北碣
 筒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
 去青州計斷情倫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
 者過嵩召文遠遠應諾師口東司上不可與

汝說佛法頌曰老僧正在東司上不符佛
 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
 泄鼓山挂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
 藏教功德實難量任山果東司上不說佛法
 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
 心奉塵利無甚全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
 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蒙卷聽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
 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
 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
 采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床

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
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師

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拽倒破禪床天日北跏

趺迎上客曲录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

樂鄉西巖志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

高賓明四三知列土熏天富難闢他家徹骨貧石

溪月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

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趙

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

頭也是大蟲看水磨枯禪鏡禪床下下不撞

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

世有大王尊開松雲趙州回侍者報大王

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

來也頌曰報客傳言信已通义手低頭便

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

失方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

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天皇象一

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看他拈尾作頭

又道大王來也褚神秀驥子駕駘滿道途皮

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鑿失却追風

千里駒慈受源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

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南忠磨來

也官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

趙州頌蓋如故別舉趙州到一菴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
 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
 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撥當頭一著莫瞞頂
 將軍自有佳聲在不溥封侯也是閒佛徒且
 疋馬單鎗戰祖閑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
 是難容漢菴主當頭換兩拳文殊道無星秤
 于兩頭平提起應湏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佛性秦趙州老漢少喜
 多嘆不會為客勞煩主人洪堂李虎步龍驤
 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主

便見千江水逆回佛心才老作萊林是趙州
 兩拳提起不輕耐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
 盧在裏頭楚安方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
 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抵重衣衫不重
 人三聖昌上菴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
 菴豎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
 何似嘉州曰三大像若謂總涉請訛露柱燈籠合
 掌慈受深換手槌曾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
 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暗室
 遠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
 舌有龍泉劔開口等閒疑殺人日洋憐水淺
 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

重閣填溝壑，空壑無回互。元 蘇 著 越 蒼生奉頭
 拳，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盃酒。
 一盞空茶也醉人。順水張帆逆風把
 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月。林 韻 菴 主 奉 頭 沒
 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
 解出頭天外看。鍊 山 亡 閃 爍 旌 旗 驟 往 來 幾
 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
 兩扇開。無 準 範 趙州曰：文遠侍者在佛殿
 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
 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
 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脩行不落空時，時
 晤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

萬重徑 山 果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
 冤讎。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思
 室一。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
 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菴 卷 心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
 門北門，頌曰：句裏呈機，劈面來爛地，羅眼
 絕纖埃。田 三 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思 覺 德
 袖裏金提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
 畔，堽山路報你將人歸去來。普 融 平 豁 達 門
 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游，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華漢南四門開豁往來
 游脚下分明到地頭四百條花柳巷二三
 千處管絃樓通仙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
 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
 綵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黃記新者僧問趙
 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
 好休在山水南東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
 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丘釋
 坐遠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
 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
 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言實顯初長嬰
 兒急水毬袖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令何似當時問趙州天衣何謂識兮還具
 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
 打毬攔口壑甘露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
 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
 不收應受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
 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
 向外更尋求辨性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
 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沒沒人不
 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

道佛鑑 趙州回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曰蘇州
有常州有頌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
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
面南看北斗雪竇願常州有蘇州有吃嚙舌
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兮九萬

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鑑

勅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籠不用刈
舟徒記劔片帆已過洞連湖卷中蘇州有
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
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退卷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

平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
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趂空吹一吹曰
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洪
此是五百力士捐石義便道無頌曰一趂方
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閔講師不識圓陀

或空捨前山過後山圭堂居上 揭石從來義
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
隊雙趂曉風歡堂定 趙州回僧問十二
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
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
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

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
 如是大遠在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
 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開裏有
 誰知鼓山珪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
 何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住山果鍾送
 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間煩惱裂破虛空作

田三

十三

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雲菴理安貼那鄉老
 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
 日愁來明日愁對巷趙州在南泉井樓
 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
 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
 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頌曰 南泉趙

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汾陽趙州自作自受
 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
 走月堂目描不成塑不就棲上懸身叫相救
 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
 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訥堂思寺開施設

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
 免教失脚墮黃泉佛性趙州曰在殿上
 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
 對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
 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無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

德已成執爭奈當初不放光山出好一般
 功德總是過去佛百指相嚴身不使旃檀山
 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山泉
 趙州回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
 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
 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頌曰
 洗脚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
 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鼓山註一人眼
 以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住山泉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
 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特行脚僧呼為兩箇

閑和尚曾巷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
 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
 曰苦苦僧呵呵大笑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
 撰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
 俱作舞典牛游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
 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輓毬秘魔叔下捉老
 鼠應卷華四三 苦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
 直饒徹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佛照光不昧
 當陽第一等臨摸象趨不輕耐焦磚打著連
 底凍赤眼撞著火柴豆掩室開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見箇住處
 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

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更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更
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被驢撲頌曰展陣開旗各運謀箭
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
水逆流捷宜開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

便攢眉窸窸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率卷珠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師曰老僧只管看頌曰風雲頭角黑翻皺
苦死交爭額上珠淨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
免費精神四指勢珠在浪花深處白拈雲燬
霧志悠悠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

開卷銀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欄中失却牛頌曰欄中失却牛有
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糊孫築氣毳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
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

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
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
眼見鬼無和範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
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
床坐頌曰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

禪床坐罷蟠井虎卧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
元來是雙破本无一趙州曰一秀才云和
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頌曰廣寒
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卅桂不須零
碎折筍開和樹枝將來南史茂趙州因僧
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
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頌曰毫釐
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
的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栢趙州
關好標格曹溪路上沒蹤跡長安車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根煙
掩室關趙州曰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
許州信頌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
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為行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
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具眼者方知佛性卷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謗勞神若知形
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趙州曰僧問
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頌曰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
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懶老和趙州示眾曰此間佛法道難即
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

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頌曰 識不識

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松源長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

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

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竟頭爭保亭勇 趙州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

生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

時節冬至一陽來圓悟 鐵樹開花千萬朵

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咲明朝冬

至一陽生佛鑑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 冬至一陽

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在

山果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師一

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

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

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

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

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慈覺深 芙蓉

一日訪同叅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

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

委悉便下座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

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西堂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師初在歸
 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
 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
 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
 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頌曰悟
 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督爾問定道師姑
 女人田三作癡人積雪作銀山汾陽半夜高聲
 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
 也道師姑是女人作宗五月炎威當酷熱
 決背汗流無處說區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
 裏重添屑草堂清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
 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

塗煙墨黃龍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
 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大洪遠驚眾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
 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延壽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因措薦回沙
 塞口啣蘆燕繞紅梁渾不顧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師初於盤山處密受
 真訣而伴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
 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
 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虚空
 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揔不恁麼
 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回

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頌曰 老
 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喝斜龍蛇混雜
 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昭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
 今誰解辨真虛海中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
 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骰子不
 成雙佛智得婁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
 掛名拚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
 山挂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
 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布巷速旱
 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
 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雲峯悅一撈銀山

鐵壁推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
 乞與伴狂老萬回水巷一水急魚行遊峰高
 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岳以
 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
 避齋去肘露皮穿可惟天日札擺鐸搖鈴
 恣賣非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
 是甚堂前破草鞋笑弄堪十八大用全提作者知
 爛迦眼活電光逝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甘
 為小厮兒古出野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
 岳盡銜開猪頭象鼻烏觜魚腮石人撫掌呵
 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卷以普化嘗暮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

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林草料著師曰少
 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
 人開頌曰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
 膨膨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
 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威聲鎮人何必
 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野軒遵先師會裏
 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檢索
 咄這沁臺盤乞兒狂山果草裏相逢兩赤眉
 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
 人得勝歸上方益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
 方為執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壘
 塞狂山果騰噀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

渠聳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債誰除天日
 禮 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
 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頌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
 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汾
 陽四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
 屈遭他田三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柔階
 頭放下刺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
 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 普化一
 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尔如然師遂
 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意說細濟沐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
云太龐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龐細濟乃
吐舌頌曰 要識真金湏入火再三煅煉見
精龐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
印信相逢一瞎一龐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
識二尊龍象駕毘盧頂上等閒行野軒遵蘭
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
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上方益掣顛掣狂
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
師關捩南山驚鬣添牙焦尾大蟲插翅南堂
興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牀兩次

翅翻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泚臨濟慣白拈普
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業印
普化踢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
毛驚得湏弥倒走通身是眼鑑不徹通身是
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劍出匣風雷吼塗毒菜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
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
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九是聖濟便喝師指
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
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頌曰 驕驥驚駘辨者狶淺深毛色混
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海

甲信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襪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

田三

十

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急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踈北欄簡操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

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嗣永泰端常持一木杖每見僧來禮拜即杖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撮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頌曰 梨荒老倒眼你麻自救無療更持杖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洞山 秘魔巖下坐擎杖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杖授安杖汾陽昭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杖須信

獨體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不實顯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歎
 回首恐人生惟笑報云千里懸子來黃龍南
 手把長杖坐要津乾坤誰是妄游人當時若
 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自誇獨
 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田三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復印信 祕魔杖子動家
 那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
 項羽到烏江崇勝珠 道得無言杖下死霍山
 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
 此宗夢菴信 杖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
 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

堂恩 嶽崖之處無處插簪去却藥忌露當門
 齒杖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
 懸吾來捋虎鬚号拔虎尾惠通 拈得便用
 胡麻廝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月休觀 急水
 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
 鈎上一吸滄溟徹底乾率菴琮 祕魔為法力

求人特地擎杖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
 今有理不能伸喚菴 威風凜凜不容攀跣
 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膽
 大如山雪菴 湖南祇林和尚詞永泰
 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
 魔纔見僧來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
 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
 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
 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心
 貴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
 鏌鋣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雪菴瑤劍有
 魔益熾劍無魔自清只願降魔全失照不知
 身是老魔精皖山疑 河中公讖和尚嗣章
敬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
 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
 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

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
 拍牛走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
 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
 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如菴用

廿二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傳錄司右開教無量禪寺住持淨成重校

祖師撰錄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十七則 睦州十七則 烏石觀一則

衆休四則 嚴陽一則 多福一則

石梯一則 大隨六則 靈樹二則

浮石一則 靈雲五則 俱胝二則

末山居一則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蘗隨衆
參侍時堂中第一座脚唯勉令問話師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禪便打如是三問

田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遭打遠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
蒙和尚賜捧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
遂告禪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碩
更垂提誘來日師辭禪禪指社大愚師遂參
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
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
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
黃蘗恁麼老謔為汝得徹因猶覓過在師於
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搦師承頌曰
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
是多少來師向愚助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
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禪問曰汝四太

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磔曰遮大愚老待
 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
 鼓磔一掌磔唵唵大咳此係侍經錄所載五
 燈會元小異馮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磔力仰去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睡恨三番打不開忽然狂歌吼如雷君
 看馬帶紅纓絛只是去年魯秀才野軒道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翅翅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沅處也風沅白雲端之雷電
 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
 雲散白日滿天星斗不保穿身雷電風行
 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

鍾鼓山河四百州照覺便言佛法無多
 子大丈夫兒月日非助下三拳明有信不送
 黃磔付將來真淨文叢林猛烈是黃磔拈棒
 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息老婆面上與
 一掴黃磔一槌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
 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上堂猶道拂蒿枝
 佛國白田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
 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雲漢
 茶九包之錐千里之駒真風度箭靈機叢
 樞劈面來時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掙虎
 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天豈覺點額三
 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弓不可留揚鬚
 獵獵歸瀛洲老龍和見還和問吐出明珠更
 不羞上方益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
 有甚巴鼻是古佛驚峰痛打不死高安輕撥
 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唱長靈卓
 臨濟度三夏不參黃檗禪上未六十捧手脚
 逸忙然忽悟婆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
 意林下憶三玄張無盡劈開華岳連天色放
 出黃河到海聲暗墮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
 有幾人龍門遠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
 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芒鞋
 真淨文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進海門佛性在
 黃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沒茲徧
 界生荆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棒下承
 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
 子爭侶當時未問時迺卷淡黃檗堂前喫棒
 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田四
 分明眼未開誰卷淡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
 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
宙分
 龍蛇床子無巴鼻一箇葫蘆敗兩家失
莊
 黃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
 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破卷共三度扣關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不聞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
 覺透前滿面天永禍福無門口自招三
 遭暗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
 吹不消天臨濟師黃檗何曾把手行堂
 腮弁築肋孝順兩邊生朴拄樹鳴條浩
 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
 海方知信不通正堂是臨濟出世後唯以棒
 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頌曰臨濟喝
 霹靂一聲那脚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拗角折海信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
 杜禪和由更論該拈大洪見萬里青霄絕點
 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如今有腦門口雲端一劍定烟塵馮何辨主
 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大洪送當鋒唱
 喝震春雷萬整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
 倆任送千古卧塵埃佛田白驀然一喝迅雷
 奔勢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
 芳草怨王孫道如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
 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善平一喝當
 機疾怒雷燃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棍佛心才順遂無蹤聖凡
 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歲滅無傳
 臨濟老漢白拈賊雲若日驀地如雷喝一聲
 聖凡送此不留情直饒判火焚三際此喝常

存性轉明李蓋蟄戶幽高凍不開虛空忽
 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拏雲霧蚯蚓頭食土
 埃張無查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
 粥飯氣任山張公未醉李公扶泛此嘉聲
 淵道途却杖金剛開口吸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燈功龍控懸何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
 波濤急田四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剋符道
 者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
 殺人三角眼叢林千古受灾殃佛照光喑鳴
 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且無著
 松相逢便喝怏怏怏十字街頭打併槌
 典牛非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嚙鐵

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
 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鴉應老華之乎者也雪
 月風蒼頭面各別事同一家戎菴晴空蟲
 霹靂官路栽荆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龍臨濟目黃葉晉請鋤茶園壁後至師
 問訊按鑿而立壁曰莫是因耶師曰總鑿地
 何言因壁便打師接杖推倒壁呼維那拽起
 我来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壁却打
 維那師鑿地曰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頌曰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
 報四方禪客道等閒莫作守株人真爭丈百
 頭馮象一頭騾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

臨濟是却令黃檗打維那佛鎚色黃檗倒地
 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真如詰黃檗
 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
 免喚鍾作甕月堂臨濟栽杖次黃檗曰深
 山裏我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
 鐵拍地兩下田四壁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

師作噓噓聲田四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五

頌曰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
 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翠若真手
 裡鑊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
 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佛鑑惠風吹雨打
 節還枯千尺龍蛇挿太虛堪咲兒孫無伎倆

一生從此被捺糊糊卷拒臨濟示衆曰汝等
 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
 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軋
 屎橛後雪峰問乃曰臨濟大侶白拈賊
 頌曰卞壁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

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佛甲元春
 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裡無位真人
 不可尋落蒼又見隨流水白雲端播土揚塵
 沒處藏面門出入太郎當撒屎撒尿渾閑事
 浩浩誰分臭與香保宰勇眉橫鼻直眼睛烏
 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拋來渾不管看人猶

自面糲糊上方並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
 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事亦有兒孫再舉
 揚道場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
 生何立雖然佛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捨
 雲蓋呂佛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
 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觀到通照達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
 鳥反身又到松門佛心才無位真人赤肉團
 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
 侯也是閒疎山常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
 來不識真海岳慣游知已少反身歸卧嶺頭
 雲疎山加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問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
 珪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趁得
 老鼠一棒打破油癯徑山果萬法一如不用
 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
 如來同箇眼長少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
 眼入初右眼半斤貴賈賤賣黃金白銀保家
 勇漳泉福連日隨隨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真冷火好蒼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蒼
 時滿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攤胸扭
 住不落主賓乳屎概乳屎搯三人證通作箇
 鼈月堂呂無位真人不隱蔽面門出入露堂
 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禾山

方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網宗不隔一瞬
 尼無著拙春雪滿空來觸處是卷開不知圍
 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忌棒頭落節來反本
 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幾人錯
 認口頭肥或著林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
 州中雜黃米來師曰難得盡磨曰難得盡師
 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得這箇麼主便喝師
 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
 渾莽肉宏綱委地憑誰舉正覺遠院主下喝
 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臨濟

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
 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
 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
 誰遣天童覺寶劍持來刃侶霜幾四臨陣斬
 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白
 弄端難米關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絕
 方落地人皆愛方不禁風當下消佛七慈一
 堆紅餞互晴空不問金銀鍊錫同入裡盡教
 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江山萬里無雲
 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旗奪
 運城聲唱太平歌吹無孔笛南堂吹毛在
 握逞全威不許休門傍萬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連毒策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已英深不問是誰俱截斫殺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者無祥才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來賜報膝漆相投難捉撥處轉風流瓦堂鬼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舉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衆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抵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頌曰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僕家自有同風事盧管橫吹宇宙寬翠岩真主賓却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鼓山莊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忽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徑山呆棒頭有

眼眼裡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雪卷珠閃電光中
 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松源岳臨濟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曰賓主歷然師名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
 問取堂中二首座馬山頌曰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擊賓主歷然明住鏡宗師為
 點眼中荅汾陽昭啐啄之機箭挂鋒瞥然賓
 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
 渾慈明回箭鋒相挂自饒訛李廣雙鵬射得
 多堪嗟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鷁過新羅佛印

元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瞳人帶金屑錐刀
 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淨山遠一喝
 須教水達源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
 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海印信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開南金賤如土地地藏
 息賓主歷然向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
 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雲漢恭兩陣
 交鋒作者撥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
 軍手定國安邦付與誰草堂滑維婁明不到
 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黃
 龍龍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徑山果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大渴知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
疎親反身師子威聲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無著總臨濟目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禪林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倚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四斷除全機纒後踪持來何必在從容巨
靈撞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靈管頭不
隋前後獨超古今喚四千歲夢飛出九皋禽
直下一把光遙散斬新彈子出爐金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頌到結窮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佛鑑龜一棒一

條痕一摑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南華品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
分定鐵線下床扭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
意春背汗流喚得四白蓮蒼向半天開月堂
呂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鑊喚
作出山銀檄卷樞案頭書勅令行時闔外全

提殺活機四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
旗暗堂達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
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咲倒李三翁別峯
中臨濟日麻谷第二世到赤教坐具問十二
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
手擲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

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
 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
 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
 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在山果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
 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子金博金
 退谷雲臨濟示眾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
 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
 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
 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觀井快
 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最卷印臨

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
 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
 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
 采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天月橙白水田
 遣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橫儿班日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捺撥老婆牛性發赤身

挨捧可憐生竹屋簡臨濟曰僧問投象亦全
 其力投兔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
 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
 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
 瘦燕塵堂惡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
 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
 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
 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
 曰過在甚麼處曰弄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孔明
 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
 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崇學堂 臨濟目僧問

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水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
 著無差別水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
 光明水說化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
 人徑上果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
 通八年丁卯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
 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
 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
 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遣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 捧
 下分明須見五當時 正令不會行瞎驢 送此
 爭饒舌 佛印元 圓寐將歸叙別時 叮嚀法眼
 好任持 喝下不開 淚水路瞎驢 送此 少人騎
 黃龍南 正法眼藏 誰傳得 喝下滄溟 徹底 虬
 送此 瞎驢無覓處 鐵山歸路 黑湯湯 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 未猛照開 滄海月 非光瞎驢 滅
 却正法眼 直得哀聲 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
 手弄叮嚀 往注事 送叮囑 生路遠 夜長休 把
 火大家吹滅 暗中行 伴序勇 叮嚀法眼 示將
 終一喝 玄關絕不通 自此瞎驢無覓處 幾多
 江上問漁翁 照覺搖 决別雌黃 辨作家當頭

一喝定龍蛇 令行塗毒 無能進 緝得瞎驢 徒
 駭沙 三祖宗 臨濟全撥 何指的 瞎驢親 喜遇
 知音 宗風要見 長無隊 派水高山 意轉深 靈
 源清 密室遺言 不再微 臨行何必 在叮嚀 鳳
 毛一息 驚天地 水石生光 四海清 雲溪 恭忽
 雷 總震雨如 傾九曲 黃河漲 四溟 賴得 斗門
 能下 開滔滔 萬里絕 流聲 普融平 信衣 半夜
 什盧 能攬 撓 梅七百 僧臨濟 一枝 正法眼
 瞎驢 滅却 得人 憎心心 相印 祖祖 傳燈 夷平
 海嶽 變化 鷗鷗 只箇 名言 難比 擬大都 手段
 解 反騰 天童 覺玉 洞玄 關道 路長 蟠桃 不是
 茅 閒芳 遮蔽 不許 時人 見只 恐春風 漏泄 香

上方益丹鳳引錐樞竹寔駘羊挂角免應難
 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
 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佛鑑慈萬法朝
 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黃河却倒流南華到老不曾開語
四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瞎驢一喝衆皆驚正法
 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
 重城徑山呆叮嚀正法信非虛堪嘆臨行拈
 席鬚尊者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閣倒騎驢海
 甲信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

活來蠅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
 瞎驢君子可八草堂清瞎驢滅却正法眼臨
 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
 許誰知慈受深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
 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也大奇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
 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
 喚馬面夜叉牛頭獄卒湛堂準大舜宗風示
 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
 箇男兒解出群正堂辨臨行特地揚家醜帶
 累傷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
 未相諳誰堪演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劉黃集

學者扣激隨問還答詞語峻嶮諸方躡慕謂
 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
 開元^於居房纖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
 之號因見講僧乃名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
 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
 妄自生擔板直教源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四四

十三

汾陽^昭睦州喚隨卦斷四不回擔板漢揚無
 為二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
 教臨濟叅黃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纖履只知
 供母飯閉門那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露瀾
 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
 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

坤一隻眼長坐卓率率棘棘唯唯喋喋識濟
 北為大樹投雲門隋險崖巖峻莫借言如枯
 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圓悟點電火光中休草
 草劍輪鋒上莫初初等間放却全身入終不
 當頭犯一毫鼓山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關
 狹短長不須增減担山 杲睦州擔板象人扶
 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心
 眼頓醒楚安方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拈
 衲僧鼻孔揅天言下要知端的希堂典朴寔
 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搗相客來只是叫
 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梅菴睦州擔板漢
 送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 雲菴

瑣山之我我水之湯湯冷眼觀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
 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木卷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甚
 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
 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
 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覺淨元見成公
 案便相當拜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棒至今平步也翔翔佛燈功呼蛇易遣蛇難
 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
 樂有多般海印信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毫便厮當二十烏藤聊放過可伶雪上更叻
 霜無際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厮
 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斜去兩三行木卷
 永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伴烟泥
 牛趁不及復卷封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
 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
 才固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
 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却不增
 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明格禪師拄杖
 秀才筆仗兩皆浸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
 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鑑熱一著機先用得親
 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

輕後箭深水庵一睦州上堂香座咏苔云在
又曰寺主咏苔云在又曰維那咏苔云在三

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

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号地斗八

護曰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知喪考妣大

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

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滾渴飲無他事儘

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揚子江頭波浪深行

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

時用心 千峯瑛青峰楚日僧問大事已成爲

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巷不開及

至若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日僧

竭力寅昏奉二親機宜功忘息義斷便成不

孝闡提人丹霞淨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理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

如鉢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峯印忽然

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

也無處回避 孤峯深睦州見僧來茶便喝曰

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自甚道

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 頌曰 傾盡

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

討 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役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况盖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
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况言中
曾盖覆本覺一睦州問僧近雜甚處僧便喝
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席
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雪
竇頭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
百家中着了一貫 善庵王睦州因僧問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起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
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
饒千載亦奚為 靈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
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
平 天堂覺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
論虛合作始為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
趁出猶費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拋磚引玉有
人識月堂睦州問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師曰有甚禪餌鮓子快下將來
頌曰鈍饅頭逢得意時問老着子不愁伊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九八册

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長重車曉
 州只愛錐頭利遠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
 百千歲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註一氣轉一
 大歲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數
 元來一字也不識^{徑山}米等開一問每千古
 洗此叢林共播揚堪^味睦州無相度^譯錫^錫
 子要先嘗^{懶菴}和問若傾漱^若如倒^每出草
 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
 一任貶剝^我子舒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因
 長智十萬八千水菴永良玉不雕羨言不文
 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志庵}睦州因僧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
 外鳥啼聲細碎若蒼狼藉滿山房自得呼登
 壇道士羽衣輕吼力雖窮法轉新拊拍破開
 天地暗蛇頭擲落鬼神驚^{暗室}連披^策側^笠
 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雞納履
 睦州倒退在傍邊南岩^昨日栽^若茄子今日
 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味菴^味
 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酌然不知無孔鐵樵當面一擲佛祖
 難窺^官室^院睦州曰僧問大眾臨筵合談何

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脫略情
 塵老睦州帚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嵩牛正堂辨睦州目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
 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小齊一隊衲僧來一
 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鍊蛇橫古路十七雪碓網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搆落地碟子成
 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頌曰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蒼樹樹紅勿謂東君
 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泰睦州目僧
 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頌曰水中
 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林老觀曹山
 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
 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
 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
 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
 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
 山山深省之 頌曰烏石老古錮門風能峭
 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鐵機天

第一九八册

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南堂與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
 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貓兒偏辭
 捉老鼠喝堂一烏石曰雪峰一日伺便扣門
 師開門峰驀胸搥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
 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
 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熱頭松源岳峻硬
 門庭古莫儔曾即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
 開着矯綠覆田秧滿嶙竹屋前烏石曰雪峰
 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
 來咱老觀師開門搥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

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噎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
 竇云這孤息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
 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峰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
 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
 便宜田口 左無著搥烏石引麪次有僧來赤師引
 麪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
 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
 撮 頌曰草舍柴門僻更無何期過客也經
 由蒿湯偷禮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斬栴
 倫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見大安寺壁畫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警
珠 頌曰 鄧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
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

深翰墨場中喚得四桂林昨夜覺蒼開暗香
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浮雲
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峰與萬峰慕地喚回霜
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萬卷柔裝相國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
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两卷僧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齋行到唐天只
將四海垂綸手鯁鱉魚龍一串穿虛堂鬼裴
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日以密行為第一公不介遂問此間有
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

田四

十九

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
真珠 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揮法眼
真箇不知黃龍新以何為第一不知家親切
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嗣趙州 初叅趙
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

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
 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索隨從
 手中與食 頌曰一物不將來有頭擔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
 為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 黃龍南移
 高就下維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
 真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真淨文不妨行細
 輸先手自覺心塵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
 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一物不將來教渠
 放下着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是古佛盡
 力放不下着力擔不起得謂一物無元是自
 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 在家業

一舉九萬里龍門遠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
 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 佛燈功劈而呈
 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 斷腸曲調如親
 聽派水悲風不用彈塗素菜赤心片片少人
 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 月庵果趙州放下若確嘴忽生
 舌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 雲空行蓋款香
 有打一鍼當時無處着 渾身呵呵笑入嚴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 盜卷佛嚴陽携狗頭臭
 穢於人怕因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 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日學人不會師曰

三莖四莖曲 頌曰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
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
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莽草應華華
一莖兩莖斜跡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
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
來落葉填山谷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

不會三莖四莖曲無棒才

興化軍梯山遠福石梯禪師明某芝一日見
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
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即得師曰我只問你
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是上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齋去師曰汝不認為吾侍者 頌曰父子相
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
漢錯認鞍轡過一生 華卷侍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到長安因僧問却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
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甯後到
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
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曰大隨師已漂
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切忌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繞一念
早是千差與萬差北塔祥懶菴的于大隨師
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

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
 歸汾陽咄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
 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竇
 頭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
 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逸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道吾真隨

田四

廿一

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
 何處去白楊風送攏頭寒佛慧卓劫火洞然
 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
 被謗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
 秀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
 未免空獲氣何不畱將暖肚皮保寧勇壞與

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
 火中天下熬熬謾啾啾白雲端劫火洞然大
 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
 間失却箇皮袋地處惡壞與不壞兩相猜劄
 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踏鳩門
 雙扇開慈受深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

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鶯啼柳絮飛
 佛智裕臭烟蓬燂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
 委喪却目前撥佛性毒壞與不壞言端語端
 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
 里區區獨自往還楚安方臨虎之機總不知
 便隨派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

來要驗伊因照本六合頓翻劈面來暫披麻
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鬧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達了然無
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
恨不勝唐景遊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
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無罣碍君不見衲
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伸鉢熱壞與隨
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達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
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問禮拜南

堂與銜錢負鞍無因必牽犁拽耨不辭勞會
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饒箇堂機劫
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設悠悠割盡衷腸
人不會草鞋粘取蓋龜休石庵瑤才伸剗火
光中間便解隨他去復回回到悔來坡下路
亂山依舊碧崔嵬北洞簡

四

五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
箇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
無語 頌曰如龜六歲已報名休向人前弄
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北
塔非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
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泉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
 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謾白雲端露足蔽頭
 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去
 浮木相逢是幾時保身勇皮骨曾將問大隨
 當頭一着更孤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玲
 羊挂角時胎覺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

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
 依地蔽足皮裹骨骨裹皮古凶徒自亂針
 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隨昔融
 平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辟立有難窺未能
 直下趨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禾山方懶庵
 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

蓋了泛他衲子下針錐吳古佛骨裹皮子皮
 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
 流特地生疑惑龍門遠皮裹骨子骨裹皮不
 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
 且烏龜佛性素法不孤起伏境方生烏龜不
 解上薛草鞋隨人脚行佛燈學道須教正
 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
 使携囊特地來天童覺木禪庵畔定光老兒
 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拔地之
 威有射鴈之手有嚙鏃之機口如大海眼如
 石人問天上許誰知南堂骨裹皮子皮裹
 骨大隨放出遼天驀東西南北謾禮眸不知

已過新羅國無準範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
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
思量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
却無頭尾且睡旁人定吉凶橫川珠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我眉禮普賢去師舉拂

子曰文殊普賢結在這裡僧作團相拋向後

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頌曰

抑標狀頭光閃爍錫羅捲裏面卻鏝着搭背

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保身勇大隨山

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二更無月也須行慈受深識法者惧欺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者已水中辨乳添是鵝王天童覺一輪明月
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
任他猿叫斷人腸上方益把火入牛欄反身
外面看梨荅千點白春兩發聲寒月堂昌
大隨曰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鞞笑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鞞箕有唇米跳
不出如白赤土畫鞞箕團團無縫罅佛眼
觀不見海神不知價鞞土揚塵無處尋山高
海闊白雲深南堂典鞞箕有唇米跳不出天
下衲僧赤髭髯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
黑似漆應菴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

前麥熟也未 頌曰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

端由誰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

明歸象曰卿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

圓舉皆成禮樂堪咲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

烏龜殼無準範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

吐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

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

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錢牛驚

頌曰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錢作者

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

日光輝舜日長南堂典

韶州靈樹如教禪師初長慶安因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

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鐵

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即當屋

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

蒂甜苦執連根苦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

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

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

師 頌曰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

一雙紅杏換消梨非瑯嶼靈樹當初密對揚

時中文來已全教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
 般謾度量佛印元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窻
 中定是非畢竟水瀕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
 歸白雲端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
 覺話隋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
 麻信火是燈能絲箇智海清師字相酬作者
四四

廿五

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范范宇宙人無數到底
 誰明一字師吳古佛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
 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關
 啾啾寶峯明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
 生毛拍右會得國清才子貴拍左不會家富
 小兒嬌此唐元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瀆

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照光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
 不領韶陽提起處且沒默處認殘碑天日禮
 漳州浮石禪師詞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
 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雜却生死
 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
 中只是休文斷豈有人情踈與親本覺一金
 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
 白席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
 死懶度青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
 老師不打益官鼓即度覺金木水火土大蟲

元是虎好咲將軍藍田空没羽無準範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馮山因
 見桃峇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尋劍客
 落葉又抽枝自沒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馮曰沒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
 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弟兄未
 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蔵我恁麼道汝作麼
 生會蔵云不是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應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盡
 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二玄沙
 道慶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
 的有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

桃花已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
 身斬萬機涉陽昭傷嗟尋劍客桃峇遇春開
 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神品註二月桃峇
 處慶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蘇明回本無迷悟較如麻
 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
 處見桃峇 田四 春曉桃峇樹樹紅靈雲千
 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
 窮 正覺逸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
 敵桃峇覺了咸皆妄未徹何人共躡量師子
 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至歸
 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淨山遠桃峇見後謂

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
前賊物自家知雲峯悅二月三月景和融遠
近桃蒼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
咲春風黃龍南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
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
塵 子路嘗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

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翠岩真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蔡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總
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蒼帶
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
解唯黃息衆猜淨照疎桃蒼間處忽伸眉未
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萬千枝佛慧泉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挑紅絃
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靈雲偶尔見挑蒼三十年來得到家
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楊無為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
山山脚下豈知潘閻倒騎驢白雲端萬年松
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好年崑崙捧出無瑕
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
船上謝三郎疏林木奇哉一見挑蒼後萬別
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
男兒真淨文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

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挑巷說舊心
 居杜挑巷見了狐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
 古丛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三根宗靈
 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謝家未徹根源
 箇端的泛教春力自開巷滿山秀靈雲聲價
 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色
 如何唯說悟挑巷地底是堪咲春風漏泄機
 挑巷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咲殺靈
 雲道不疑佛田口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
 雲是作家一見挑巷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
 沙雲蓋日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裡藏鋒把
 手直上峰頂一咲天地斗空佛心才靈雲見

了絕說獨步窠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
 徹令人疑著偈頭陀長靈車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盡著巷巨奈釣魚船上客却未
 平地掀魚緞洪覺能溪上挑巷開爛熯不知
 誰鮮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
 屬君通魚連靈雲昔日悟挑巷十里春風樹
 樹斜散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吳
 古佛山鳥芳時分外啼挑巷如火映前溪明
 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和甲明陌
 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豈藉陽
 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家新寺掃
 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佛悟動春

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
 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龍門速百煉精金
 大治中任他騰簸巨天紅湏更拈出教人看
 添得行家價轉豐開相字十分風來露堂堂
 玉蕊瓊枝未比量劉被傷人論好醜曰茲難
 嫁與潘郎佛性秦二月挑花爛熳時靈雲一
 見更無疑四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涎來向下
 垂南華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
 披畢竟水湏朝海去到頭雲之龜山歸大珠
 道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花爛熳始擡眸饒君
 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劫盡道
 見挑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
 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徑山挑花
 尋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
 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平
 陌上挑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鼓山非似錦
 挑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
 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味山如挑花端的悟
 靈雲漆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
 塵剎剎露全身安方玄沙未徹呷汁同罪
 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照尤學劍難提鋒刃
 頭鬘光老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乳坤內得旨
 唯憑月滿秋雙泉二玄沙聞舉悟中知當

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燦
 眼眩睡 靈雲桃老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
 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牙精揮用無絕玄沙
 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
 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道吾其滿樹桃老行
 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

田四

千九

嗑石若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
 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
 見諦當未徹在觀人趁大彩月生日 桃老春
 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我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東山空 靈雲悟桃老玄
 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老

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日清結 春風二月半桃老紅爛熳靈雲到處
 逢衲僧着眼看者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牙言 一箇烏梅仙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蜒蜻
 蜒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鉄釘天堂淨 一
 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
 豈在鏤頑石路上行人口侶碑塗毒葉 靈雲
 一咲見桃老三十餘年始到家淺此春風春
 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林 靈雲親說悟
 桃老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
 逢且喫趙州茶誰庵漢乞兒拾得錫暗地空
 寶惜撞着明眼人一丈也不直木菴水 不疑

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三今江北江南游
子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杲日黑如漆別華
申三月桃老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
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靈雲一見
桃老便梁跟鎮固生陷出無門倚墻仿疑知
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少生一見不勞朱
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
盡眉毛自不知升翁紅入芳蹊錦色鮮酌
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
着眼看升廣單靈雲目長生問混沌未
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
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
得絕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
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頌曰 午夜霜凝星
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蒼
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三十麒麟掣斷
黃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
至寶宗 金雞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補歸家著錦衣佛靈雲目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驅事未去馬革到來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

明真寔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
 侶九衢杲日照香街於佛地驢事未了馬事
 未鍾聲繞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飯北有
 文殊在五臺佛地泉驢事未了馬事未一老
 欲謝一老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
 凱回揚去為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賞賧北
 賣貴橫千豎百笑河沙九九不成八十二佛
 半身驢事未了馬事未鍾聲未了鼓聲催春
 來縱步圍間看無限挑老夾李開佛地問
 端如箭透垣牆賴位靈雲手段長駿馬蹇蹇
 皆控勒鞭教戰勝出沙場南岩松陰行不
 盡踈兩下無時世事幾與廢山中人未知來

卷四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
 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看錦江春心開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忌
 却不憶塵生 頌曰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
 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終
 不知投子青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端坐
 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撿頌曰 河裡
 失錢河裡撿枯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
 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天都初住菴時有互
 頂笠携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
 三問師皆無對互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且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且去後師嘆
 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
 庵注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
 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
 大悟自此凡學者叅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
 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天龍一指悟俱朕
 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五千差別說直教令
 古勿針錐汾陽對揚深愛老俱朕宇宙空
 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育
 龜香寶老倒俱朕一指頭金華山下築四

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仲印
 元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
 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野軒問答
 撥開豈易酌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
 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佛曰頓悟天龍一
 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鷲子懸河辯百
 億須弥一芥收吳古佛不用將心向外求箇
 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違磨西未意只在俱朕
 一指頭佛曰怒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
 最風流玄沙拘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飈佛曰
 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鈎忠照預

俱脰一指頭喫飯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雞
 上揚州徑山只俱脰一指報君知朝生鋸子
 得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難不易騎
 瑛瑛所覺俱脰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
 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
 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歎端麟龍無限落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獨脫風塵舉
 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送來事自
 是時人不丈夫送毒菓俱脰一指禪古今成
 話桶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誰處一著
 高一著一步關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
 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佳人睡

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膚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報思次
 俱脰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
 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知和尚豎
 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
 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頌曰俱脰
 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
 派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山生清俱脰鈍置老龍利刀單
 提勘小童巨靈搥手無多子小破華山千萬

重無門開

瑞州末山了然禪師

目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唱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峇堯在目前又道本

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真淨文非男女

相獨間問正躰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白得可非男女相末山

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子見也磨清聲

籍籍播寰宇月林瓶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僧錄司有圖狀蓋不詳寺像持鉢或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

德山鑒 十四則 洞山价 十六則 神山密 三則

石霜諸 六則 漸源與 一則 夾山會 十則

清平遵 二則 校子同 十九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龍潭簡州周氏子在
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
龍流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
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渺深坑納眾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匝
雷震動應訐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
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與雲兩
千古人同咲葉翁 佛目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
妙符先覺證玄宗茆庵盤結孤峰上靜對寒
澹挂碧空 日溪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
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捧頭撒出光皎皎
大靈 半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
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回失却眼中苔 心開 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湏活薦莫學承虛
接響人守株待兔已機變知機變餓子撲落
地樛子成七片 通庵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

已在空王殿夢回忽曉曉鶯啼春風落盡桃
 花片院山堤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師珎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
 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
 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
 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墜座
 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
 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
 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明暗相陵不
 足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

破大唐無一人白雲端 一時瀑布岩前落半
 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
 共橫行探車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
 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抵速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
 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孤峰罵未休照覺松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
 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上方益 吹滅龍
 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
 跡跛鼈奔騰作麼生旻古佛 黃金為骨玉為
 髓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未悟心匠盡將
 底事縫威音龍門建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

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憶頭坐不顧青山雲

自歸京北府天寧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

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鼈鼻軒然頭角氣

如缸市堂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

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佛

照光百結欄杆破蝶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

因一隻穿揚箭臨老來封馬上侯華月生開

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

萬丈雪庵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屢難

分雪踏著鉞鏗硬侶鐵錯認烏龜喚作鼈三

來窮谷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

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天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禮禮嘉剎相逢不再三纒開臭口見卿談紙燈

滅禮處饒端的不許蒼龍卧碧潭朴翁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為山挾複子上法堂從

西過東送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

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

纒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

唱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

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須曰一勘破二

勘破雪上加霜曾吟隋飛騎將軍入虜庭再

得完全能禁箇愈走過莫放過孫峰頂上草
 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運湏是獵人老
 虎睡驚鐘舉目瞥然跳出獲全身法中住偷
 營斫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銀
 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並德山老能
 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雷騎虎頭号收虎尾持
 虎鬚子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滿山
 追一箭佛羅意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錫
 尾平捋帶鬚若非深辯端倪何以坐觀成敗
 俊處頷脫囊雖高來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
 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四悟也騎虎頭
 把虎尾尋窵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搥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程長者子
 懶處需 黏畧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
 排關自謂寨旗手未免孤峰沒草窠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弄展鎗旗乾坤震動孤
 峰頂上休更說夢退老寺德山凡見僧入
 門便棒 頌曰德山棒劃斷聖凡魔騰喪善
 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叱亦摧蕩淨印信一
 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恣氣幾箇是
 知息大洪息突出雙頭卒辨難會得一擊碎
 渣關自泛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
 雲瑞 驟雨迅雷擊雲與電影隨將軍雖有令
 何似帝堯時大法速两手托開無縫塔一脚

賜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
 禪關成林木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滅星飛痛
 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也崩摧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
 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要蓋也一
 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
 遭八百擬開口處着三千強難蓋當機截斷
 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
 人有五善融平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
 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佛心才入
 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泥便厮當不是奴奴
 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燈劫棒下真鍮

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
 不見龍王宮殿深鼓山莊入門便棒即當不
 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徑山果魯透龍潭向
 上撥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辨只
 許叢林作者知楚史方一條白棒胡揮亂撞
 撞着聲頭魂飛膽顛典牛游殺活並行醍醐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不無善皎潔晴
 天吼怒雷錢山萬疊盡驚聞日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寶業源德山小叅示
 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日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頌曰德山自得任

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鈞透細金鱗鱗弄水岸

邊還把釣絲收佛印元誅龍之劍未可揮蛇

大獵之家豈藉狐兔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

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

采又縱之兵歎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法印作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纒動陷關津這僧不

辨箇時節為法忘身有幾人成枯木烟塵掃

蕩將軍令正勅派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還被活生擒廣華照橫按鎧鉞居間

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袖手全機

破敵也光輝吳古佛高提祖印珞裏中孰有

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

清風大為結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

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

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話作兩橛向中

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

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嚙舌

頭三千里圓悟德山老人寐寐惺惺法眼

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

子有丙無丁南堂典德山目廡侍者問

透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勅

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

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磨生
 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頌曰
 跋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捧下
 識真軀汾陽正士忠臣氣策英一言佐國
 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袖裡藏鋒迥莫倚任他高作運機籌
 若看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肯休海口作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吐吐大陽忽
 轉跳出來千峰萬峰空突兀白雲端熟睡高
 聲叫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懊惱昏沉不可論保李勇覲面來時作者
 知可中石火電光運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子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方渠得便宜天童不問
 文班典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倚觀莫咲金
 吾老駿馬驕多不暑鞭上方高嶺東西路
 不分兩問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聾知師意人
 是人非不欲聞佛性臨機一味放憨癡其
 委尤深捧喝時堪嗟人來誇敏手得便宜是
 落便宜別頑皮老虎卧林丘一任倚人
 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花只一箇林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
 處脚下路迢迢橫川昨日罵詈一番了老
 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罵饒人些子

當者經用柱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

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

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侶岩

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師聞令侍者

喚來問汝不肖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

去至明日陸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咲曰且喜老漢會未後句雖然如是

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鐘鼓猶未

鳴托鉢何處去一撈便回頭會得未後句空

拳屈未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

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天童覺凜凜

霜風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

心月收取絛綸上古灘生羊祥鼓寂鍾沉托

鉢回岩頭一撈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

是遭他授記來張無盡德山托鉢家為奇好

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小距叢林千古

立雄基由堂典一搥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

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徑山果四五鍾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

山不會未後句岩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

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鼓山珪千尺絛輪

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

走入蘆花不敢窺真淨文鍾鼓未鳴先托鉢

雪峰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堂且看岩

頭有何說破堂一雪峰公然喚四岩頭密塔
 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勅典牛洪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俾搥眸已
 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明大辨斫却月
 中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密唐世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
 人醉後胡斲罵李唐瑞德山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頌曰佛是西
 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戶貫休前百草頭森林德山曰臨濟
 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
 師擬拈捧濟揪到揖床頌曰卧龍絕奮迅

猛虎便吃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
 林梢十卷空德山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捧
 道不得也三十捧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
 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捧待伊打汝接住
 捧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
 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送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
 山麼浦擬議濟便打頌曰單于自負藝過
 人小將教詔去佯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
 未免陷全身海印信辭若金籠鸚鵡兒翳如
 紅玉一青木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
 不知神經匙德山因僧來叅便乃閉却門

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繞入禮拜

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見兔放鷹目邪打正脚未跨門直湏猛

省未卷未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

識此人參學事畢明或作團投子青云然雖如

是德山大侶四五歲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

曰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幸

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莽讓守林居湏知蒼絳

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

元是崑崙進國圖叔把斷襟喉風磨雲拭

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

鈞天童竟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雲岩曰薛雲岩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邀得師真否如何抵對岩良久曰祇這是師

沉吟岩曰价聞黎承當個事大湏審細師猶

涉疑頌曰躰量非功不隋今星移斗換豈

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湏繼滅門正

堂洞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有偈曰切

忌泛他寬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湏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頌曰動靜送來每與俱回頭

鷲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喚喚作如如又

却迂本覺一水中影子目身有若寔無身影

亦無百尺竿頭繞進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住前洞山後曰供養雲岩真有僧問先師曰
 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
 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有
 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
四五

曉爭有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室鑑正明
九
 驗正偏玉機轉側看蒸到門風大振兮規步
 綿綿父子變通兮聲浩浩天童見洞山師
 雲岩岩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
 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頌曰 高
 高孤頂雪濛濛剗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極

消息轉不聞春色暗香濃王王辨洞山首語
 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
 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
 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切者互換無底合
 盟轉手擎穿心椀子通身飯天童覺千入鉢
 給直下垂一波繞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
 慶源人披得一簑歸圓根有伴即來地開
 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
 合掌須彌岌岌舞三臺景在洞山赤滿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完其微滿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

師曰乞師指示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
 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滿曰此去
 灤陵做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
 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
 為甚麼不聞岩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
 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
 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省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
 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頌曰 者箇分明有

情無情者箇最親無處不真一打不著萬劫
 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錢磨一朝透徹以楔出
 楔莫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
 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曉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
 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大
 洞山好四五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
 珍不識之人即荒草南堂與南陽師肌骨好
 洞山价也難討滿山翁雲岩老重注破成鼓
 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舊藤自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月堂洞山示衆曰秋
 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湏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後有僧到劉陽舉侶石霜霜云出門
 便是草僧曰舉侶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
 人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
 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佛慧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
 夜明簾外轉身難者者幾何般且隨老木同
 寒瘡將逐春風入燒癩天童覺出門便是草
 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賢歸
 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
 呂好好不用更尋討龍門遠萬里無寸草但
 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往山景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高天涯
 回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珠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
 教荒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淨日成萬里無
 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四五
 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
 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圓悟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備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灑陽
 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諧
 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佛慧虛玄鳥道沒

織埃玉殿空然瓊綠苔挂壁梭飛秋蛻骨冷
 溟光蚌盡懷胎足卷壁洞山目僧問寒暑到
 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
 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關黎熱時熱
 殺關黎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
 在安排玩瑞古殿照明月恐俊韓檀空上階
 重寶顯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
 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懺懺人人盡欲出常流
 折合還歸炭裡坐來大道熱時熱殺寒時寒
 寒暑由來捻不干行盡天涯諸世事老君頭
 戴楮皮冠泥堂準偏中有正正中偏泥落人
 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

芊草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
 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燈
 劫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味
 刺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本裡頭
 者勿寒暑直下滄溟漚得乾我道巨鼈能俯
 首笑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覺水到渠成風行
 草偃類之不齊觀之難面誰信崖巖石裂時
 黃金白銀如糞泥月堂昌盤走珠珠走盤偏
 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
 踟躕因悟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
 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
 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柱關黎治父川寒時

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
 蓋打刀須是仰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
 當面截身訣蓋山莊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
 擬議辨踈親匾檣蕪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
 咲新松源舟洞山目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
 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
 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
 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
 山來頌曰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作
 怨讎始終滿面無慙色更有曹山乞你頭保
 身身不入世未指綠剗壺空處有家傳白蘋
 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天童堯玉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總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奎舉纒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王堂辨三人證龜喚
 作鼈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踏
 破澄潭一輪月木耒水吾常於此切不是神
 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截舌切切不
 是標名虛事梳未了吾今為君訣林口心
 洞山目僧問三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
 後一莖茆頌曰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
 候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翠成
 陰枝子青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
 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成枯
 木香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

不是由基眼對面鏡山高萬尋佛心始古人
 出世寂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已僧遷
 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茹石門雖然大過一
 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去到
 頭雲定覓山歸佛地洞山有頌云五臺山
 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播竿頭上煎餿
 子三箇胡孫夜斲錢頌曰山猿得樹尾連
 顛嘆道階除夜斲錢敲磬觸體無用處後來
 十聖不曾傳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
 父母未生時還有這個麼師曰只今豈是有
 耶宿握手頌曰轉位投機竟更難四途復妙
 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王全精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
 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
 師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闍提
 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
 曰老僧亦泛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
 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
 舍裡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
 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
 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鯨鯨無羽翼今日親
 泛鳥道回天童聖量几情淨盡時轉身無
 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舍裡馬腹墮胎一道

歸石漢月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待洞水逢流即向汝道頌曰 洞水
 無緣會逢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寔
 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橫川洪洞山因僧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蘆花頌
 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禁四驚妾夢不
 得到遠西 正堂料洞山冬夜果子次問奉首
 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
 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撥退果卓頌曰洞山
 果子誰無分撥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
 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明任作洞山玷辱家

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
 不起 蓮庵名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
 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紅蓮香拂拂
 皇恩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
 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
 前師曰持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拂
 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
 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
 僧辭去發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歸再
 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
 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頌曰洞山日午
 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

誰人不帶是非行在交澤洞山曰看病僧
 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
 任送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
 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
 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
 黑但漆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
 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
 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未
 堂與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
 師曰有曰不病者還者和尚否師曰老僧看
 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
 時則不見有病頌曰却却臭皮袋拈轉赤

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體乾老醫不見過
 未辟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
 雲斷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
 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盟天童覺洞山因僧問
 和尚教學人行馬道未審如何行馬道師曰
 不違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
 曰祇如行馬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聞
 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
 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
 面目師曰不行馬道頌曰古路條然倚太
 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馬道雖為妙點檢
 將來已觸途并霞津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苦曰地獄家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
 大事是名象苦頌曰人生家苦不知休逐浪
 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
 何求成枯木鑊湯爐炭孰何般地獄三途未
 苦酸湏信新豈親切語架染之下莫顧頭盡
 淨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燕盡
 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不付王
 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日雲端洞山赤與平
 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
 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頌曰渠非老朽
 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
 日長觸着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

不如忌口天壹覺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
 易揚家醜尊貴送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
 後得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
 曰十八女兒不繫裙頌曰衲僧孔竅少人知
 劉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
 母畫蛾眉海印信洞山目僧問時時動拂拭
 莫遣惹塵埃為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
 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
 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誰
 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月之頌曰祖師衣鉢
 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
 豈從恣嶺付將來木竟一洞山不安令沙彌

得語雲岩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
 雲岩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
 汝沙弥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岩打一
 棒沙弥無語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岩絕履
 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
 毫端結象結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

四五

十六

躡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
在蒲潭州神山僧窟禪師別號名典洞山行
 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侶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替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

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時
 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天皇堯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忠熱國相如遇橋蕭
 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籠辱若驚
 深自信真情赤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
 如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

歸宿五侯家伊世泰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

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笑贏得風光滿

面歸伊庵樣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

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

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工

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

理頌曰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寨
不機祖祖相傳一頭揸播天童竟遂放順杖
將寡教眾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
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泛大地火發後古
廟香爐不著灰月堂日神山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關黎
洞乃放下木橋頌曰五平地無端鑿陷坑木
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十七月夜金雞
報五更更丹霞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抵滿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滿曰施
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滿於地上拾得一
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滿曰

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這這一粒生師曰百
千粒這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這甚處生滿
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萬廩千倉常住物
出生來要要分明不知一粒這何得雨過西
山爽氣清枯禪錄石霜在方丈內僧在
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觀師顏師曰偏
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偏界不曾藏意旨如
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問曰這老漢著
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玄沙云山頭
老漢蹉過石霜頌曰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
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游子失
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對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陽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爭
 侶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佛慧來雙
 眸自小患生盲兩耳送來只聽聲指點萬端
 都不見如何彈指得不明保寧勇咫尺之間
 不親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欄老倒石霜魯
 栢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
 剛腦後添生錢南華勇咫尺之間問石霜師
 云徧界不會藏開市交閑急着眼塞北牛馬
 海南番洞山曉過界不會藏千眼應難見雖
 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提撕箇中猶
 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投子好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點

鑽子兩頭搖頌曰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
 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
 常行投子青無鬚鑽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
 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保
 寧勇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頌
 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
 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長沙岑瞎却
 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
 盲無門開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
 曰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
 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頌曰
 不是圭方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奪得驪

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香寶類不是圭
号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着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湏拈出中下聞
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
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切怛佛慧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嗣道吾一日隨道吾往

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湏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
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

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
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來打
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
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

四五

十九

拜石霜設六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
堂上淺東過西淺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
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裡針割不入
着甚麼力師持鉢有上便出頌曰兔馬有
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無處着隻履西歸

曾失却靈寶額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

照梳頭一泛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年勇道吾解語無舌漸添無手行拳打得

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

屈之言難宣歛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

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問洋千萬年妙法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

生休更問淺來日午打三更長靈生也全

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

常片片圓悟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

三四歐天邊則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選佛性

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寒庵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開浩浩一時

漏泄道吾機天着欄杆倒頂帽楚安本地

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鐵有上便

行時大辯淺來選若訥丹衷生前曾弗遇

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

金鎖子任浮沉本覺一明頭落節暗裡喫交

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不見一隻銀

餅挂樹梢雪竇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

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白大鴨辰

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帝堂典急水灘
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暮然跳出洪波
裡橫霧擊雲宇宙依唐應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胡松子初住京口寺因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嗟師遂請

益後散眾余舡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
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偈吾吾曰者
漢此回方徹頌曰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
風吹火借水獻荅絲毫立萬別千差且看
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德安深吳口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錢輪隨雲收雨散月
明夜天動江波說向誰木末末

天山因僧問擬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
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因土甚處逢渠僧回舉
偈師師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

較石霜百步頌曰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
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
應難丹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
他人高揮空劍無踪跡月裏姮娥現半身成
林木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
旦氣埃清四溟垂衣皇化自無為天龍竟太

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京地

學佛人人被熱護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

掃地雲吹散獨立蘭干宇宙寬別峯隱顯

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

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関仙堂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

田五

對談師曰文殊典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荅

來頌曰親言言露幾人知今古無傳類莫

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挂角日沉西敲于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尔混

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成林木大方獨

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碍應群機味山如夾山因僧問如

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荅

落碧岩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愁作境話

會頌曰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粉

半岩高聳仞千峰雪石筍生條半夜霜敲于

鮮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早

田翻巨浪直湏點點盡朝東丹霞古鏡重

磨又一新一田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老禪翁把要津宝峯祥二十年前此地

遊木蘭荅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

無荅僧白頭鼓山珪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

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

眉橫在山系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
 天外急遊子夜還家成月桂寒松碧嶂
 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成枯木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
 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天目禮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九
 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
 靈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長靈年年來萬事
 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春不傳天子令
 時清林唱太平歌鼓山癡人面前休說夢
 生錢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伴聲只管外

邊間打哄在山系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錢
 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密密還從舊路
 回景庵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
 日云某甲只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
 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
 務屢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釀茶
 三五碗意在鑷頭遣師日餅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田五既日云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既便傾
 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云大衆鶴望乞師一
 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衆已
 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須臾下往往事從閑話生
 莫將閑話為閑話井有絲擗板漢沒拘束餓
 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原望思夾山在為山
 作典座為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
 為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頌曰相
 逢借問眾僧藥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

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枝子青變生為斂
 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膏意
 調和味塞口多人正覺速雨過龍庭苔蘚潤
 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
 勞視聽大洪預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
 桂老香襟襟平地是青雲大洪思夾山嘗道

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舉遠
 播乃回省觀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
 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著火汝行盥
 時吾為履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
 入頌曰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盥時吾履
 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僕機不活機若

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開話廿三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
 師曰戶挂洞林影中轉取頌曰威音那畔
 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
 滿窓唯有月虛明丹霞淨鄂州清平山
 令遵禪師羊曰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
 漏師曰汝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觀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有
 漏汝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伶俐
 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
 鷄 珠玑覺 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汝
 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法雲方 汝籬木
 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靡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尺塵淫
 自然心地常安樂天皇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
 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黼
 黻拱岩廊張無盡 汝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

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並
 有漏汝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派徒勞卜度
 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鶴白底先
 汝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
 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
 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
 略約平常一向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寶
 寶宗丈二鋼釘八尺鐵椽插在眼中猶自不
 管中竟空清平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
 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

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
 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
 入泥入水為我自是不識好惡 頌曰父
 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叮嚀指點
 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大洪是土埋處處
 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

方知行過鐵門關

雲堂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頌曰 趙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活中有眼
 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
 不知誰解撒塵沙 雪竇頌 大死底人同活人

十四

三千豪傑又隨塵李陵本是收者將却作降
 番上將身 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酒
 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下
 成 白雲端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
 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關牽向雪中歸 長
 趙州解燃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
 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佛鑑 大死底
 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鼓山 未忝不陽艷競
 栽桃李春翻令力畔者半作賣老人 匡山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鰲頭一旦忽擎出 王堂 棚前夜

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
 裏頭畢竟有人牽雲華瑾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頌曰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踪海岳寒投子青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四五

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磳捺暗夜鏡作心肝也斷腸佛經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覲面難相識京北天投子下繩牀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徑山景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啣蒼下絲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剪手御街遊水卷一投子下繩牀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寸舌未免兒不賊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聖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閑防或友林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頌曰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顛頂靈光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持洞山 圓缺會
 伸問老翁石龜啣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扶子青 圓後圓前作者
 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
 策林作是非正覺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
 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推車勇 吞却易
 吐還難須弥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
 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 泰投子投子機輪無
 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帶齒粘牙爭得
 超今邁古石庵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
 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頌曰 山
 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正覺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發堆中雪片飛一等住
 山誰可擬開雲流水不同歸白雲 荖芽樓
 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
 力咲倚闌干屈曲中堪庵 掘住山境界問如
 何女子雙鬢髮已皓靚面不逢休更會白雲
 飛過舊山河田五 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
 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麼長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
 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何是第一
 月師曰孟春猶寒頌曰 投子投子超今邁

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月二月寒暄說說
住峰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
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
寒與秋熱素庵岳投子目僧問一大藏教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

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入
大藏教 頌曰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釘紫鐵
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角磨盤空
裡走圓悟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
都坐斷一衲倚天寒治父川一出八半合
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猥嘯古堊要知奇特事

當甚破草鞋未庵永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
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曰昨夜
三更轉向西 頌曰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
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圞底無限清風付
與誰慈及深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
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猱微聞嶺外啼

未庵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
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洗泥已香深
投子目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
飲嗽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
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吼
百若瀉山日日奴泗山露地白牛起問端

隨撥叱叱百五齒牙寒不知飲散是何物喫喫直二五

教滄海乾乳明慧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

語頌曰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啣苔入帝

關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不在東西山行實堂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頌曰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

欺謾拈來題目不明也付與兒孫看眼者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碗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踰庵中坐快一不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垢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

抽要在轟轟霹靂手月生昌有客釣鰲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佛銜慈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涼煙

地頌曰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靈

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水寒逼鬢凋投子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

誰頌曰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

伊縱饒結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保字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

和尚莫家沸枕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投子投子撥輪
 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滔百川倒流開聒聒
 驢賣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
 僧若得投子撥隨手拈來打投子圓悟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
 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
 其僧有省 頌曰輕薄寒蟬殼枯敗葉形
 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由堂典投子指雨
 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
 後目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陌上遊人競
 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卷雨一

百十城流水香絳象百卷香裏鷓鴣啼白
 面即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
 草萋萋竹屋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
 法師乃彈指 頌曰三身說法聞端由彈指
 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關紅日晚夜深人咲碧
 峰頭投子青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
 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
 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入草親尋草裡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
 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木菴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田六

僧錄司右國教無量公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五世 仰山疇二則香巖間五則

朱胡二則 王常侍三則三角菴主則

六祖下第六世 興化獎八則寶壽沼六則

三聖然三則 太覺二則灌溪開二則

崔禪一則歷村一則虎溪一則桐峰一則

米倉一則雲山一則陳操尚書二則

大禪佛二則南塔湧二則無着喜三則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海山有梵僧從

空而至師曰近離甚爰曰西天師曰幾時離

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玩水師曰

神通遊戲則不無間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

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

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

若要清風生閩外棧末更與四藤條而華島

小釋迦大文殊間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

能用被他碧眼謾塗糊珠山如瞬目西天此

土拂石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匝入息一念

高年禪禪間浮樹在海南遊而堂與應真來

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閑棧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本覺一仰山住東平時

滿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

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為
 山送來若道是為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
 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遂撲
 破頌曰仰山接得為山鏡告眾拈來行
 正令憐慳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蕎頭釘汾
 陽提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啓唇牙辟
 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泗山古
 鏡封來辨者難示使行令眾當觀會中若有
 仙陀客器得如今照影寒佛印信師鏡拈來
 呈眾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弄
 免教壞却兒孫手白雲瑞為山古鏡仰山提
 日上東方月落西樸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

索草萋萋世穿身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
 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
 明佛因白全放全收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
 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曾庵
 情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
 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東春佛心才八十
 婆娑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
 妍醜畫道不勞紅粉施上方益比謂拈來伸
 一問如何舉眾盡茫然不問一撲百雜碎定
 作人間醜婦寬西祥津仰山隨為山游山到
 磬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嚙一紅柿落在
 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為為云子甚愛得來

師曰此是和高道德所感湯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鴉銜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欣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公陽照滿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既深果熟馨香鴉銜至捫來磬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則山

思仰山因滿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道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滿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駟乳頌曰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变化不相知喚回業

識茫茫者笑倒滿山老古雖嫌淨一喚回頭識我不依倫離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總沈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覺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駟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蘆花宿月堂昌仰山問滿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滿下座歸方丈師遂入滿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滿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滿曰你試舉看師珎重出去滿曰錯師回首曰闍黎弟若求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松源問處分明答處親縱

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壁秦主安然
 致太平本卷永仰山卧次夢入弥勒内院眾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
 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
 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蒼舊列聖森森坐其右
 當仁不讓隼雅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
 海膽量如斗較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
 泄我機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
 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夢裏談空也大奇百
 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塵竭令何必堂中

下一槌本覺一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捏捏
 恠誑譁一眾無門開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你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擡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擎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
 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保寧勇
 仰山後叅岩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
 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
 不肯汝放抵肯汝放 頌曰一豎一展一放

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岩頭賴是隨風回棹棹
幾乎反却釣魚舟新橋倫仰山一日在法堂
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
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
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
空而去四六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
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
君南叟茂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
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
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
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

相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
乃畫圓相圓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道環
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
羅武緯文經放開担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
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
仰山因僧思邨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
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捺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

甚慶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慶否曰常
 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慶樓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
 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
 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
 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
 衣田六向後自看鄧禮謝五頌曰得坐應須更
 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
 盡艱難幾許般大洪思無外而容無礙而冲
 門墻岸闕鎖重重酒常酣而卧客飯雖飽
 而頽農突出虛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海兮

雷送游龍天童覺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
 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巨得披衣向後更須
 看本覺一凡聖總無別路歧返思思底幾人
 知春風不到槐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慈受
 淵仰山問僧近離甚慶曰庐山師曰曾到
 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游山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
 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雪竇顯出草何如入
 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
 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欲識庐山五老峯個

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
 銚不同慈受深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
 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
 大笑頌曰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
 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慧寐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
 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國岳勸
 仰山向火次有僧叅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
 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挿向炉中又
 移向舊處頌曰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庫
 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
 昏我子青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頌曰
 一倒一起雲遮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
 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
 梅兮春到寒枝涼颺脫葉兮秋澄潦水天童
 竟推倒扶起六而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
 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
 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周誰識善財童
 子最卷印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師豎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中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
 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岩上
 梅條條縱舞溪邊柳石門聰仰山一日見香
 巖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
 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知道無
 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然
 天下人去在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
 問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
 片心本覺一仰山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
 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
 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為山問曰寂子

用劔刃上事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
 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數筭別處春推出枕
 子露眠床劔刃上事放毫光月堂昌田中插
 鐵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
 便去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
 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本
 覺一仰山夏末問訊為山為白子一夏不見
 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
 得一片畚下得一蘿種馮山曰子今夏不虛
 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馮

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為曰窈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
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為若也
為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龍門連
窈子不虛過饅頭邊有功抵得一籬粟千載

顯家風次卷呈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
富可論飽飯愁眠無個事却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贊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籬粟卞和三獻
楚王王設若不遇別賢人至今猶在荆門哭
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絃復是鸞膠續陽春
白雪有知音山自青方水自綠辛卷詩仲山

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步言多師僧為復
是喫粥喫飯僧為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侍御自問取他頌曰未問威風頗不
威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曾無雜造次
風流豈易量木覺一仰山因刺侍御問了心
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
了之心是名真了頌曰口朝鼻孔無空過
眼蓋鬚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間擲
出滿盃紅次卷體
鄂州香巖智閑禪師別山因百丈遷化遂
忝為山瀉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答十問

十谷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
 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嘆
 曰晝餅不可充飢屢乞為說破為曰我若說
 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
 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後心神泣碎為山抵面
 陽忠國師遺跡憇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尾
 碌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為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隨情然機處無

踪跡声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為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齊親自勘過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
 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重寶宗放下身
 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峯丹香嚴曰仰山見
 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山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
 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頌曰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

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石山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松深岳當機親
 面提親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過人上壁
 香巖初開堂馮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
 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
 曰田六我為春行秋令九頌曰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恠絕後光
 前絕古今汾陽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
 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
 若有會中真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歇本堂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馮馮山寄來香巖我哭父
 子技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珠山
 香巖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嚼樹枝
 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
 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
 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
 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頌曰香巖背樹示多
 人要引同袍連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數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汾陽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
 上時任使香巖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橫眉佛

焉曲設多方老古錘那堪枝上更生枝好
 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保李勇古
 聖悲心利後人口銜枝上露全身直使玄路
 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石門香嚴垂語
 真堪賞口銜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
 且道渠儂底模樣地藏思狹路轉身難東西
 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開上方益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趁嶺種芳草
 逸池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嚼得當頭
 蹉路問着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月
全昌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
 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惠庵華香

嚴上樹口銜枝手不攀枝脚繫垂纜開口噴
 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劍寶劍
 頂門揮老顏香嚴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
 何葛藤露布月林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
 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無門無地無
 錘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
田六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無禪才香嚴曰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觸
 骸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骸裏眼睛霜云
 猶帶識在頌曰枯木龍吟真是道觸骸無識
 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

京兆府米和尚問僧近

離甚康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
 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潛麼鄭重曰也無
 你提撥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潛麼僧近
 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
 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大西米胡令僧去
 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
 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頌曰碧岫
 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垂
 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我子第二頭邊破
 悟迷快須撥手捨筌弟成芳未盡成駢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若韓知覺噬齋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
 晚風凄特米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主覺悟人千箇道無憂有信遭他第二頭
 寒冥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遠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為山視事次米和尚至
 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
四六
 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
 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
 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
 相見公曰師子較人韓獪逐魂米聞此語即
 省前謬遂出胡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
 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

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頌曰寶
 主檢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
 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兼此冲常侍舉筆
 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參官忘
 前失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兼此冲常侍舉筆機輪活
 既走珠盤妙處都置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劔倚天寒兼此冲常侍舉筆王常侍與臨
 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
 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
 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
 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
 廢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曰世出

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
 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任山果一著高一著
 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風接不在
 梧桐樹松源每事到無心不苟欺為玄鶴白
 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違人泄漏機
 王常侍參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
 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睦州云人打毬馬
 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
 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
 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
 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刃之
 頌曰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

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
雙耳聽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
此道今人棄如糞龍門遠看人騎馬打毬子
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
意要題詩惟老樞

新州三角山法過菴主明湧山因荒亂魁師

八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
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
悟以刃加之。頌曰師將真實濟光人豈謂
行息反害身真實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
許貪洞山聽
深山海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蔽繞還光

人便分付兜人少鑒返加傷正覺逸

菴僧真實濟兜人一喝分明出差玆莫道賊

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目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明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攬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明

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攬着

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

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

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癸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
 存焚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暗摸來這裏納敗
 缺脫下納水痛打一頓師於言下為得臨濟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
 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

四六

十三

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
 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岩勝
 翎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
 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雪巖錄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址回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者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等兩
 手展開幙頭脚勅書挂在鳳凰樓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
 餘斜影在翎翎直自入雲端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
 宗所得未為真精鑑還他興化老地歲息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
 原無價寶不同趙壁與燕金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

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

氣龍顏悅爭奈胡僧笑點頭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歲一入相如手佳聲

滿大唐佛心才

中原

一寶有來由撥得君王引幘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設輕酬笑前堪幘頭舒起君

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

花滿地無人掃北海心收得中原無價珍幘

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價八兩元來

是半斤林英明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

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用

典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是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

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

他是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頃日

龍廟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海印信猱龍出

水而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雲漢亦單刀直入不須

論擬議之閒賓主分不得放他是德過須知

興化棒頭親鼓山暗吐中携手上高山及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望
 深坑徑山是德一喝如雷響與化一喝響
 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德
 看德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
 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南若一
 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慙然未免暗半夜
 摸烏龜明月照積雪雪同時照用不同
 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
 龍廟自交馳雪與化因僧問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
 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頌曰此問非常觸忤人如

禽空家染荆榛須知與化奔馳疾值雨何曾
 濕壽身洞山積機浪擊雲熱莫猜漁翁倚棹
 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味空一
 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開隈雖然打入
 鬼窟裏香炭藏身又一回故山古廟裏頭
 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
 只為渠儂識梵書徑山天生白額南山虎
 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
 曉覓行蹤雪金行剗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
 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

僧亦若原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
 藏古廟裏頭休躲避移舟別有好商量既
 塞北煙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
 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空與化謂
 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
 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
 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拖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與飯即便出院頌曰二虎
 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牢中不能返擲若返擲
 天下獵人無處覓海克賓法戰挫英雄
 與化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

解入塵籠應丈夫當斷不解斷與化為
 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赴出
院真中文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
 稅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淚霑巾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杖放在官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國克賓與
 化今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袖僧青白
 眼值教天下競頭爭佛丹山生鶯鶯師
 子產後祝林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經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
 法方知愧老漢當年要話行鼓罰錢出
 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與化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
看治父川漢高拜特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
 任赤旛高堅化城降星在盤弓不在秤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雲與化老古雖不妨
 太孤絕金毛哮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懶奉罰錢出院揚家醜與化犇頭遇克賓

四六

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與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
 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與化棒頭
 掃露窟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
 那得嘉名四海傳主賓會合風雲異
 醉後添盃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叢林扛

鼓返成寬或卷世與化逐克賓觀音戴鬼面
 執裏動拍頭未免傍人見洋中深棒頭有路
 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操
 夜深方見把針人百世元與化打克賓猛雨
 驚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或卷先家
 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
 趁出院橄欖點茶滋味長可謂法戰場開
 驗克賓解施武畧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當
 待長奇謀自策勛天口性與化打克賓言親
 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性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與化罰錢出院且敗却
 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突了作

廢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雪屈以拄杖一特趕散 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與
 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與化臂健尚嫌弓力軟
 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暗堂走與化示衆曰
 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肯
 喝亂喝直饒喝得與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
 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一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
 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紫羅帳裏撒真珠
 密意師不會也無摸象眼盲徒亂說當蓋古
 鏡見差珠考與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
 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黑夜不見錦綉
 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擲上方對衆全提
 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
 夢中推倒五須彌任山紫羅帳裏撒真珠
 揮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
 勒是他奴鼓山與化見同來繞上法堂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鉢僧
 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誦師
 直打下法堂待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性
 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臉也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

却去不得似這般暗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
 禮拜 頌曰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
 典化者一半是人情山哇鏗鏘在握天履
 膽落明眼袖僧休更卜度徑山未恰如創子
 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
 方知王法不相饒退卷休長松不改四時青
 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若帚掃眼中塵
 子而前人如門分激激灑灑水光浮不見孤
 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
 恣伊卷推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
 蓋寬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雪卷驅耕
 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

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南若勝典化因僧問
 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
 曉林木迥夜深汀岸火光微投于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嗣臨濟因僧問萬
 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老大精
 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海印萬境來侵莫管
 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路月下
 騰騰信脚歸掩空開寶壽曰趙州來師在
 禪床背面而坐州長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動絃別曲落葉如

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腳底無羈絆去
住縱橫得自由遊卷演寶壽因僧問訊師曰
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
從西過東立即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頌曰捲則潭崙
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轉
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
面前蒼蘗馨香佛燈功寶壽因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
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無奈何
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頌曰現出
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
堂縫分明鷓子過新羅治父川直饒釘得這
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向俗人呈家醜月卷果一縫分明在當頭下
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鼓山寶壽
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頌曰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

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倆紅爐鍛鍊要
 真金論語臨臨西山路上有彌猴嘯雨哀風動
 客愁忽遇此林師子子萬般伎倆一時休十
 際能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慶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
 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膝
 身欲出青雲外力到峯頭一步難佛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明臨濟住後上堂曰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曰騎驢戴
 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保身反是羅兮覆是
 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為成歌曲祖父
 田園要及時圓通德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
 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
 明池佛鑑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
 分明話墮天北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
 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着
 衣無山果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深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佛燈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
 一炷香鼓山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
 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卷云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
 滿天星月明如畫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消
 南山鼈鼻蛇觸着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
 貧子弄舌弄舌者味黃昏打棹奔城快日午回舟
 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卷賢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
四六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兼無為
三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
 采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頌曰水
 毋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
意如山岳正覺處二靈龜有殼水毋無骨破
 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人絕破脊驢

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下端匝地風光無間
 道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為君重指出臭肉
 團上青蠅飛黃麻青青掩映蒼龍窟脩竹
 超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未及喬松老
 風骨佛世也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
窮囊忽若禪人親咬破看來滿口是清香龍
門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
 這裏無殘羹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
 打師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
 便下各堂堂中首座滿跏天恭問行脚高士
 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添桶前後觸
 許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呼為雲吸為雨龍龍清風動寰宇笑哭
 不是等閒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
 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別起眉毛看
 鷄子女聖卓殘羹餒飯無處安着換手磁甌

劈頭盖却兩箇無孔鐵槌一樣無縫自縛佛
 燈向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
 爭見李將軍木末未魏府大覺和尚臨
 齊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
 路北岳頌曰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
 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山臨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方上是天
 身乎太長衫袴短醉狂贏得樂豐年伴幸勇
 灌溪志閑禪師臨濟因僧問久嚮灌溪到
 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

箭波瀾急撼得毗盧海岳低在州克灌溪參
 臨濟濟揚柱師曰領領濟拓開頌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頽顧望回首
 與誰同多交瑞定州善崔禪師在日崔德
 州濟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

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
 珍重 頌曰鑿鑿橫按寶光寒俠客嗚囉敢
 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保
 罕勇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鈎金鱗遊
 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洋地十
 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
 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空史甲 棗州歷
 村和尚明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抵這便常否師
 擲起向火中 頌曰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
 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拈燕手性命難存爭
 奈何後于青 虎溪菴主明臨濟因僧問菴

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
 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開市
 裏虎 頌曰開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
 木是君不遇羅睺主明臨濟虎溪老住菴年
 深都不記開市中心虎四邊如鼎沸空清
 桐峯菴主明臨濟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
 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
 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見之
 不取忠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
 見也無收虎尾捋虎鬚空寶願 滄州米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師曰：清門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
 曰：開卷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
 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我足時。
 道路師曰：開卷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罪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
 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着峻峻道途，殺。
 活杖子，變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
 看對不搭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佛。
 登均雲山和尚，詞。此清問僧甚處來？曰：西京。
 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
 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

人肯喫師曰：獨有閻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
 師喚侍者扶出，道病僧頌曰：這僧掩耳偷。
 鈴雲山，將錯就錯，差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
 一著木卷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

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田六

十三

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
 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蒸喚上座，僧。
 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一語離窠，窠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
 木折在巖前，堂堂行。奪鼓旛旗驗衲僧，便將。
 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見揚花落。

也驚尼無著也 拈得須弥第一槌銅頭鉄
 頌豈容伊益梅舟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
 誰後巷封季咸魯相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
 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炯然明可察秋毫應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麽經州云金剛般若經
 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末悟當時竅須
 信枝頭老鳳鳳春來翻作黃鸝叫正堂禪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問仰山初參仰山山開
 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

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
 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嫫媼野軒遵
 竺國支那成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
 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保寧勇 當
 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
 門下去見機雖足未風沉地處息集雲峯下
 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
 如龍如鳳在烟霄回任二藤條契了任閒
 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鍾俱是令知機
 識變有誰倚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

縮項編提向市中頗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繞敗別無他
 山藤徹骨令廿伏反與渠僕貼面花長卷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
 泥堆裏立咄咄重源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
 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黃金打
 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意免深來州仰山南塔
 光湧禪師仰山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
 曰一鑊入寒空 頌曰重峯層似挿寒空塔
 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未有韻萬年溪水

去無蹤子青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
 火筋挿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一句稱提
 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袖子微開眼
 挿筋爐邊當火焚子青杭州無著文喜禪
 師仰山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
 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遂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
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
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為
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懷然悟彼翁
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麻周沙
界聖伽藍滿日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指識 顧問南方住若
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
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寶顯堪
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目無着
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二樓蓋雖
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初初忽拍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鬼挪撇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
機召經轉顛頑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
到處揮 正覺逸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
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
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

從一觀金剛肯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
 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鮮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進吾真 聖者由來不可
 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勾
 無私振九垓 照覺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數
 籌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
 江南地 戴恩 文殊前後三三獨泛輕舟過
 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崑崙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
 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 三
 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
 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 前後三三

不失宗迦起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
 疊疊青山鎖翠空 丹霞 無著文殊不易逢
 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少前後三
 三數莫窮 本覺 一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慵
 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 月堂 二寬鞋著
 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運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 六 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
 重點檢目前包裏露毵毵 前後三三謝師
 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教欲談何
 談均提諤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我子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
 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岩 前三

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
 少衆月移松影落寒潭佛法初無止
 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儀變前
 後分疎落二三無著因老翁邀師入
 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
 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
 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與茶師無
 對頌曰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
 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
 猶未知端的搗手拈茶不用疑汾陽自別
 南方涉路岐與茶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
 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正覺逸南方不可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須臾無著曰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也
 茶拈起莫生疎佛印元玻璃寶盞對君滌茶
 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
 辨輸贏象田仰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
 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與茶時
 象潭沫無着因參仰山頌了心契令充典座
 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筯便打曰文
 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
 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
 嫌頌曰槃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
 來打落粥鍋休說偈脩行須信禍為胎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司右開林通靈公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六世 大光海一則 九峯度十則

鳳翔石柱一則 湧泉欣二則 雲蓋元一則

覆船存一則 張拙一則 洛浦安則二

韶山普田七五則 天蓋幽一則 大原海湖一

岩頭礙田三三則 雪峯存田三三則 高亭簡一則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田石霜

因僧問祇如遠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

不是祖又來作甚疾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

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續

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汝禪師丹霞津親面全提少室

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已撥動

烟塵不柰何是卷聖瑞州九峯道慶禪師

田石霜因僧問祖和相傳後傳何事師曰釋

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

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

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

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隣丹霞津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

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

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

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為驗

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

夜月脚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幸

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勳

撥開向上通天竅煙嶂重重不見人自得還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

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

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

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連嘴 方庵顯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

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

鼻頭辛石溪月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

住持師時為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

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炉去

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

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

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

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

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覓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劫命治家彙中有一
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踏翻滄海
兮不顧驪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海印住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
灰無焰起豈知枯木放花開度侍者實堪哀
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鉄鏈爐冶不
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作字勇坐亡立
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光華屢盡光華智海一片虛空亘古
今麟龍頭角競踈親坐亡立脫知多少城樹
花開別是春開社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

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柰臨行一
者親才霞持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
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
實半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
莫道古柯香火斷神前自有酒盞上方
陞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

霜明一色似將掃帚盡蛾眉此處香煙淡
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叅度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張無盡本分漁人一釣
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惡走入
蘆花不轉頭慈受深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
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無失却家中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解珩義重天倫度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
草渡頭輕舉步等閒身在杏花村 佛燈詢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
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
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天童覺涅槃城裏
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大洪迷一片虛凝絕謂情
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速坐守寒
巖異草青 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
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
走 王寶宗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
稀只知枯木回春早蹉過寒灰再斲時度侍

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虎
機 悟勤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
冰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 正堂
辨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
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
海衆尋宮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
全超極清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本
顯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
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溪月九峯因他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
 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
 不恁麼弱體前見鬼無欺三理會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答有來由直下
 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奉勸參學
 人子細參詳看大圓智一拳拳倒黃鶴樓一
日七
 趙趙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正堂意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其立
 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
 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
 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
 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

女頌曰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
 世冤家方若顯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
 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
 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
 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
 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禮拜着頌曰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迴學
 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
 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南堂與鳳翔
 府石柱禪師明石霜師遊方時到洞山時度
 和尚每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
 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
 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關黎分上作麼生
 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引
 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海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嗣石霜因僧問如何是
 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酒曰

請師挑擔師曰播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嶺昔
 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海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羅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
 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
 相次憇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
 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
 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
 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芳草漫漫宜變秋牧
 童白牝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

不識牛升霞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
 霜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
 殺道秋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
 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胡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
 言下頓省 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
 露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
 儘我子青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
 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蒸局醉樵夫

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二童覺接得與識
 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
 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蘇卷中福州
 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
 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
 頭不出口四七頌曰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
 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堂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
 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繞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老倒石
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掛唇齒佛如慈臙傳不羨擅嘉
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
煩惱病重增笑翁堪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

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
春風寶華源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明夫山
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
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盡變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
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

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
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超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關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關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侍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無伴石人夜入山
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頂捧出金
欄對日看按子青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

泝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
心成枯木執侍中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
泉悠悠直往南方去蓋甕淹來得穩眠雲居
拈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
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簫外芳
風月如畫枯木巖前芳花木長春無舌人無
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案中明了了任
從天下樂欣欣天童覺洛浦因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拾得疎
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雲淨是佛由來尚法
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展
無私造化中成枯木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
無修眼搭癡踏着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
琉璃佛智格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
授傳王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得呼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
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 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
月隱停掉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
到來家蕩盡免乍屋中愚 頌曰太平鄉國

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
 琉璃寶殿鎖空華并霞津洛浦因僧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泣三草秀片
 玉本來輝 頌曰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
 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
 燈投于青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日七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頌曰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珠無半夜燈極
 目危巖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并霞津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
 覆處出就藏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
 影飾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并霞津洛浦因
 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曰惠韻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直下啞却我口分明
 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覷
 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并霞津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
 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頌曰月飾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

赫炎空非卓午團圍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

峯峯不白兩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海底龍

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况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洛浦因蛤溪道

者相訪師問自從黎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七

九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

繁 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

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丹霞

淳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中舊寶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

曰莫將鷓鴣喚擬作鶯啼 頌曰淘金豈假披

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

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洛浦示疾十二月一

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

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彦從上

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上

道曰彦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彦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

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

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
 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
 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
 粘着伊 頌曰餌雲釣月釣清津年老心孤
 未得麟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主堂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樵樵
 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典 洛京韶山窠普禪師 研夾山 因僧問
 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
 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
 一聲聲石洪月韶山因違布初訪師在山下
 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
 鳴那青青點點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
 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聞黎有甚麼事遵
 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
 作爭解彎弓射蔚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
 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
 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十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
 月唯過在甚處師曰個個之辭時人知有曰
 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

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
 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
 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
 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邊無語師遂同歸山纔
 入事了師召近前曰聞黎有衛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聞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捩鎗相待向上一路速
 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曰
 為甚不鑿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邊無語
 師便打頌曰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鳩鷓之
 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

非無計忠義何勞憶刪通方庵顯韶山因僧
 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
 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頌曰一片孤
 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鈞升萬戶山行獨向滄溟截眾
 流等閒舞掉擲金鈞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
 一聲天地秋木庵永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
 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丹崖
 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
 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頌曰叉手

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頌詞若作黃金貨祇可贖他無眼人丹霞澤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借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騷團圓 頌曰雖然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

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丹霞澤太原海湖禪師夾山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多是從

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丹霞澤鄂州巖頭全衲禪師頌德山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擗一手搥 頌曰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撈波江邊相喚撈鰈蜆 法雲秀平川走先放蒼鷹一搥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柰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魂飛也謾道當時手搥搥山如好手呈機不露

鋒慣拚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瀑堂深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
 撥手搦日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雙文陸盆
 遠須喝采最卷印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
 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
 行木卷永巖頭初叅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
 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
 背上便去叅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放
 頌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
 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卷
 演巖頭示眾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
 近聞者心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
 臨朝底頌曰佛法無情報余曹忽生忽殺
 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高卷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頌曰槌打不碎火烧不着天
 上人間何處安泊呵呵是什麼莫咬破須
 爛嚼海印信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
 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飽鈎鈎
 大洪遂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葛地撞出
 來剛湊得恰好徑山呆後園驢喫草莫隨言
 語討跳上葛腰騎來往長安道鼓山珪風信
 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

行人野客溪邊歸路早方安後園驢喫草

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

在長安道靈寶宗後園驢喫草蘆花輕雪飛

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塗毒菜古帆未掛

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老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

魚吞大魚四七頌曰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

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奈釣頭餌不

齊汾陽師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繁紆古帆休

更問處處得逢渠徑山果小魚吞大魚門上

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鼓山珪

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

廣運神箭自古張頰解草書生一不動蒲

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天目禮巖頭因僧問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頌曰塵中

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怪銅砂鑼油今

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汾陽那塵中辨主眼

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者婆雖瞑眩至

今南北絕人行佛印元礎潤天將雨雲開月

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海印信銅砂

鐸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

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雲漢恭銅砂鑼裏油

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狂叅取莫

教孤負此生身草堂清終日屋中走屋中渾
 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大為看銅砂
 鐺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
 月半家家門首掛燈穗佛龕頂起砂鐺時
 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塗毒
 策村飲夜歸來儘倒三四五摩挲青萐苜蓿
 瞋驚着汝息菴觀銅砂鐺裏滿盛油潦倒巖
 頭不識羞却向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逞風
 流空史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
 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無境
 微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
 眼睛都要見銅砂鐺裏滿盛油橫川珙巖頭

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
 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退耕穿巖頭凡
 有所問只噓一聲頌曰龍卧碧潭靜雲收皓
 月圓七星光燦爛誰為未生前大洪逆巖頭
 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撥頌曰巖頭
 一撥四七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十四破菴先
 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
 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頌曰三文買
 箇撈波子捉蜺捉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窰無烟虛堂愚巖頭值沙汰於

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
 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
 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
 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
 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買賣交關直
 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
 之成話擲海印信時展家風與眾殊探身虜
 穴有功夫拈棹擊處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
 湖三祖宗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
 津呈撓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真如
 豈老來無累亦無曰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

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羈人吐我箇老婆
 親兒不柰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撓袖
 秀舞棹呈撓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
 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知海管融平
 舞棹呈撓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拈
 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上方益鄂陽江
 口擲釣絲四七掀蜺撈蝦不計時暮被老婆相借
 問叢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擲手
 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
 是非佛燈珣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擲
 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卷示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

有一身無繫累因眠醒坐任隨緣珠山如鄂
 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枯來信手
 任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大過省一子親生
 步步隨呈撓舉棹拍人歸老漢遭打棧先露
 海岳掀翻動四維箇堂棹一葉扁舟泛渺茫
 呈撓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
 周蝶夢長尼無著也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顏
 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
 頭風無恙全舞棹呈撓逢賊脚扣舷三下親
 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却棹歌歸去風濤落林
 翁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
 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刹海冷沉沉天目禮鄂

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
 一轉語救取婆娑第七兒南支茂舞棹呈撓
 鄂渚邊驗人何若結生完自從賺了婆拋子
 誰敢拚身上渡船梓巖玉巖頭在鄂渚湖三
 丈買箇黑撈波每日撈鰕撫鰕且恁麼過時
 僧舉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
 頌曰且於湖畔撈鰕不向滄溟釣巨鰲一
 葉扁舟一篋笠閑眠閑坐任風濤海印信野
 長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棹或呈撓撈鰕撫鰕
 隨時過却向何時得六鰲水卷一巖頭固沙
 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
 割勢贄遂怒衣欲謝妻問云你什麼贄云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
 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煮上座割將去也
 頌曰針頭割去幾人知婦兒共子莫猜疑聖
 凡命脉果何在神神解神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幸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
 可憐一對冤家種人人鼻孔大頭垂佛燈功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
 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
 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已卷深夜半三更
 采討火我罵你芳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歸
 也有無衣草菓坐正坐恩福州雪峰義存

禪師問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
 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
 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保身勇是
 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
 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雲巖曰雪峰與
 巖頭欽山至澧州龍山鎮阻雪頭每日打睡
 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
 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
 行脚到處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唱
 曰唾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臂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護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嘗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四七

七

珎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麓山成道 頌曰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珎成枯木麓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麓山開眼覩方知屋裏用無窮佛炷珎孤村酒店雪絲絲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歲不得曾襟流出蓋乾坤缺山仁三四九度太顛顛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

慈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因有眠床
 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凡明朝雪霽慈山路依
 舊一程還一程象外起雪峯住菴時有兩僧
 米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
 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
 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
 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
 別有何言向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
 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向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

坐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
 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祇這是頌曰末後句為君說明
 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
 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
 蹄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雪實頭末後句方
 無問處田七萬仞缺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柰何
 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持虎鬚方識虎未解行
 人休離身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
 雨佛印元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
 伊頓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白雲
 雪老別慈山卓菴間中坐一日見僧來探

頭道什麼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
 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原覺切瑤
 琢磨變態詭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藝之
 接同條生芳有教同條死芳無多末後句秋
 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天童覺雪老大開方
 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
 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覺墮頭
天童覺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
 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怒迸一聲雷堪笑春
 池猶拾磔空山空到又空回佛心才露面出
 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佛雙明復雙暗獨立
 絕殊方乘機觀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
 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
 末後句始到牢關枯却門前大案山目佛勤
 末後句為君說踏着秤錘硬似鐵寒則普天
 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透磨兒孫各各自知時
十七
 却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鼇山石十九
佛雪峰費盡平生力惜懂禪和意轉疑可
 憐末後一句子巖頭土上更加泥龍門遠同
 條生芳不同死第既耳聾兄目瞎家門蕩盡
 徹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肉甜
 者甜兮苦者苦北海心雪峯一日墜塵聚集

定師輓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頌曰雪
 峯輓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貶起眉毛
 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北塔非天弓寬地
 步潤雪峯輓毬幾切怛一輓直上須彌山無
 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靴步
 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天老雪老
 平生好輓毬來輓去輓無休一千五百人
 同戲誰解輪機賽一籌白傳曰收來輓去事方
 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
 孤鷺共遙天夢若信象骨木毬一輓出三世
 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參尋只道黃連不
 是蜜石若明輓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

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無為
 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輓出沙
 便作偃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
 即三頌曰團團輓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
 休三一三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圓覺
 溪山寺裏頭無可作輓出木毬兩三箇不
 獨玄沙遭一擲雪峯老人亦話墮懶卷掘雪
 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
 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
 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頌曰象

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殺兄倚面
 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翻
 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
 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刷起眉毛還不見如
 今歲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
 云看脚下實臨濟喝方德山棒子胡狗

方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子
 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
 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遺一口正覺逐象骨
 甌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難
 然活争似南山不用親白雲打鼓弄琵琶
 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

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
 沙真淨文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
 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
 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道能呼於
 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
 不知痛天童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

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蜂犯手尼師者按
 雪峯示衆曰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渴死
 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頌曰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
 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雪峯示衆曰

大地樛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
 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
 不可搥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
 曰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
 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 寶巖 眉毛鱗

四七

六一

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
 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白雲端 疾皎過風奔流
 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蒸然轟起震天雷
 百草頭顛春色回 圓悟 勤打鼓普請看直得
 眉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 楚安 方撥
 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

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石門焉天不能蓋
 地不能載造破面門漆桶不會鑊船同駕入
 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 佛心 才雪峯一日登
 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
 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覩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治父 川雪峯與
 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
 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
 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
 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父子
 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

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
 佛燈內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
 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塔
 雪峯示眾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
 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火
 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
 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白雲端一堆猛燄
 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
 眉毛眨上起清風保寧勇紅燄光中也大奇
 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卻眉

毛忽不知普融平阿誰踏着雪峯蹤三世諸
 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消堂
 紅蕊更不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
 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說法佛
 風前剪斷葛藤窠 言勘破維摩詰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
四七
 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
 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開揆子眉毛
 留得兩莖存暗空遠有是父方有是子同條
 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
 如此莫顛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取日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

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稱禾僧曰曠叔無
 名為什麼窮為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
 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人
 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瞽參玄上士迷頭
 緝線老婆頰證與教書堪笑山翁不識羞為
 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
 晚未收保李身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
 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祖叩明豎覺未萌全
 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
 短青黃總不差白楊頰雪峯在洞山作飯頭
 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
 一時去山曰大衆突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珠蘇日
 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投子青耶
 龍作雨非意測猛虎執物不露迹洞山雪老
 共相酬寥寥千古無人識伊卷推雪峯因僧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迷連
 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連磨
 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為傳心堪羨迷人逢
 連磨三冬過後又新春天木像裂破古今沒
 窠臼富挾大闢血盆口脚尖趂出佛如麻李
 四張三無路走衣卷雪峯因僧問寂寂無
 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
 子下揚州 頌曰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

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潭作木龍
冷自得輝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
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
得也須子細 頌曰一滴真珠紅澄酪放勤
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臨行上
馬盃 皖山雙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
從鼻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
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古澗寒泉浩
渺瀾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

死今渠話不知雲蓋百黠黯雲攢覆雪峯青
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
蓋代功實峯巖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
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飽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
及乎飽老出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其淨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盡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覩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田田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
異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

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酬高價金剛圈子
 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佛性參雪峯曰世
 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
 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頌曰世界能
 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四七

五五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 四 那十方世界一面
 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着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 榭 菴 拈 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
 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白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恠一日將剃刀同侍者

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
 師即與剃頭 頌曰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
 避猛火趁手作得家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
 杓柄長留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
 殿裏無關閉 月 堂 呂 雪老垂慈旨訪他一毫

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
 當家 東 山 酒 雪峯因問師施銀交床僧問曰
 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
 地曰少打我 頌曰大王信重送交床俯問
 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金勝阿
 誰詳 洞 山 肥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

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沉沙不見人汾
 陽昭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
 雅如今天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正覺
 迷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
 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休宰勇此旨
 沉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四七

廿五

打我認着依前又更顛般若柔受施雨邊皆
 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
 這黔州老瞎驢寶萊源雪峯因闍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門既是一般顏色為甚
 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卻 頌曰柑橘闍王親手封

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
 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
 空汾陽昭闍主兩般馳獻上雪峯一寺倒封
 回人情上下俱周羨免把完全更擘開休宰
 身柑橘將來不用疑鍊牛蚊子咬應癡闍王
 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延壽慧分明
 柑橘勿說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
 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休宰父川一般顏色兩
 般名紙蓋難謾眾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闍
 王猶未息疑情橫川珠雪峯示眾曰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把手撥伊不肖入時有一僧出
 曰和尚恠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休宰甚麼

師便打 頌曰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
 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却來設我好兒孫
 頌曰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
 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
 道什麼 頌曰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
 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
 人不知無勤無量劫未是箇甚麼親面全
 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 雪
 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
 便開門 頌曰巨岳塵飛蟻生兒兒落塵
 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拋柴家醜

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月堂高燒楮枯
 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
 誰知門外有寒人石林雪峯問僧甚麼處
 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趲
 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處來曰湖南
 師曰湖南四七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
 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
 打趲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
 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
 為他逐舉前話被同行哈叱與他說破這僧
 當時悲泣管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帶角

奪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
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
透牢關未足觀捧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佛燈功見說閻山多盡毒千方百計
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看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

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踏踏倒婦舉似長生曰
我適來踏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
僧下涅槃堂始得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頌曰暗拋
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婦不是絲絲收
得疾幾乎輪與鴛鴦兒上方盡偉哉雪老法

中英肩上藤薪靚面呈目前不薦當頭着和
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目柴束自然便重
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燈功雪老擔藤憇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
近前擬取攔臂踏舉似長生更一推石門隱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

四七

五七

束爛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西巖忠雪峯與
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屢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夾籬屢佛法師撼籬一下沙
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籬
頭過來頌曰父子相勢入故園後頭時過
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着方知脚底穿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透網之魚不識釣貪游浪水認浮頭高
 灘坐釣垂慈者回棹收綸却上舟涉防透
 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
 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颺起清颺起天上人間知
 幾幾雪竇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選依市
 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開李公店鋪一時休海
 印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
 空閣繞施經霹靂一轟天地開其淨文二放
 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慮亦堪憂可憐滯句

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
 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裏傾湫
 何處不滂瀰真如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
 會慶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為霖徧
 九州圓通摸浪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
 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開九曲潮頭卒未平上
 力益洞裏無雲別有天挑花似錦柳如綿仙
 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五祖演鯢
 鯨已掃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鈎不顧翻空
 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鼉頭佛心才全死中全
 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福建子在
 山果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

被漁翁閒引釣隨波逐浪謾悠悠鼓山法俊
 鵲冲天寒雞曉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
 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樣滴水冰生不
 認渠坐籌悻悻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
 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月堂百草頭出沒
 三界外遊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鼈釣搖鱗
 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
 奔宵將爭戰定功勛圓悟張猴白李猴黑
 硬如綿軟如鍊舊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賊慈卷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
 箇無一等看米如墨黑誰能重與較鐵鉢虛
 空恩雪峯同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

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
 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
 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
 黎事頌曰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
 無生死超然離二邊長如杲日殿中天舒光

照到雪峯前圓悟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
 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
 狂惺兀無着慈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
 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曰遮
 箇為中下師打之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
 葛藤慈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橋要在急水水深掃脚若
 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他中下上上
 人來放過不打秦人一入抵花源子孫千世
 為神仙月堂呂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
 門只得一極畢竟如何不說不說松源雪

峯曰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既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
 師食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空
 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
 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印老雪峯送南際
 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師以手

斫額便歸 頌曰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
 錢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贈斂手遙知向暮
 歸按子青襄州高亭簡禪師嗣德山初隔江
 見德山遙合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
 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頭後
 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頌曰江上相逢問逗

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大洪進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
 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漢錯認山河作
 眼暗少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亦

僧錄司不關教義蓋於禪寺住持律戒重規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潤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

亦一

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其僧從此得入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鷄子穿雲過杖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竈墮佛是泉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鷄鷄故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無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一言演出不須多透天章和尚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舵全憑王老力瞥然到岸不須憂道場如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水深不見底敲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着自家底南堂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令君返照看截鏡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佛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邊佛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衣雲居示衆云老

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
 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
 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
 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
 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
 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
 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
 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敲光透出道
 吾真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
 中叫屈明堂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

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吳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藥苦者如蜜二
 十年來無處雪屈 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
 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觀面
 當機疾一雙孤鴉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眼 菴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官馬廝
 踢 無得老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
 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
 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
 曰六六三十六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
 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
 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石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
 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
 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
 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

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眾曰如好獵
 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
 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
 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
 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
 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

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
 橋畔老三千里外群相達正覺迷羚羊挂角
 六六卅六貧鬼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你叅
 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清獵狗迷蹤還敲餽氣息全無何處逐
 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
 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頌曰新
 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
 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半卷涼即此推此
 雖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叅不
 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伴
 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
 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
 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
 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
 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

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
 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
 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突兀
 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
 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說子四顧巍峩瑣碧
 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

歸來何處尋成林木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
 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
 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
 付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佛地愁雲
 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謹頌曰 春到石

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開湏知雲外巖松
 瑞千古迎風任歲寒說子青雲居臨終時問
 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
 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寐頌曰 暗漢
 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
 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實業雲居曰僧問

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
 何勞師曰不同與化頌曰 首殿烟收紫氣
 旋拱班宸惺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
 金光矚漢天投于青雲居因荆南節度使成
 洩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
 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
 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頌曰 迦葉不
 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遠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光孫見如土
 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
 曹山本寂禪師明山 僧清銳問 清銳孤

貧乞師拯濟師曰銳聞黎近前來銳近前師
 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
 什麼處是與他酒喫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
 鹿曹山携手步亨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
 添盃一似無佛叩元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
 唇七十二棒且輕怒一百五十難放君地
 思 湍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
 更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南華 取海
 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徒
 人覓爭柰難設有當行言堂 清貧三盃便
 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
 亂春風卒未休天童 張龜李麀各有病痛

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
凍升翁銘曹山慣用白家酒擬向人前盡底
 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闍黎猶自不惺惺皖山
疑干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决踈親兩箇
 馳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退谷雲銅公
 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

蘇州話無準苑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謬曹山一人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鑿得箇不恁麼
 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曰不與麼
 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謬如如理事誰相悉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鴻濛未判絕踈親畢竟難將事理分
 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雪巖欽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
 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頌曰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
 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宗寶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
 手頌曰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
 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嶽翁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叅師曰莫是紙衣道者

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纒
 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
 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
 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
 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
 師曰不措措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
 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
 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
 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
 時人頌曰 麻纏紙裹若嬰孩優盃羅華火
 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南
 堂典三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

假胞胎不措措金鳥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
 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襌襟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朗
 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
 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曰 朗月當空
 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九聖
 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
 階級轉顛預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
 膺寒在慈賢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若生時如何
 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
 曰只知心徑若生不知向什麼處去頌曰心
 徑若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舡蘆花萬頃

水天濶白鳥深沉任轉旋山得輝心徑苔生去
 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剗外封疆闊明
 月蘆花類不齊梵音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
 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
 何是異中異師曰不隨衆山色頌曰雪覆千
 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
 氣野老相逢不展眉梵音混不得類不齊六
 爻宛轉見重商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
 人不知石溪月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
 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絕
 蕭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
 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

志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檠壑梁棟之姿
 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步步著著無虧
 走盤不定步落落明珠雲耕曹山因僧問
 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
 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
 海說禪赤一說道方為用也頌曰 團圓莫謂清
 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鳥
 睛那自見腫人本梵一曹山薛洞山山云
 子歸鄉莫打飛鸞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時
 莫打飛鸞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
 飛鸞嶺過便到此問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

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
 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頌曰 不打飛禽
 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
 桃李年年二月開口得曹山因僧問世間
 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為甚麼死
 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頌曰腥臊紅爛不
 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者無人著價為
 伊非是世間珍丹曹山薛洞山山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頌曰 家
 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
 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丹齊時一鉢

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問
 徒曹山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
 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
 作賊人心虛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
 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
 世音狀若未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
 事深上泯默默點頭笑可謂真鎗不博金分
 陽即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
 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
 家親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
 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礙尊堂已
 善類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

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
 采頌曰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
 掃曹山索把袈裟采智深功德禪和妙般舟
 幸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
 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汾陽師曹山
 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
 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頌曰赤一清白
 門庭四絕隣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
 殘月又象分時却達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
 狂歌任隨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
 顛人天生覺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
 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束

公光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頌曰出路
 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
 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拈木應物現形如
 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
 井覷驢何十成本覺一驢覷井井覷驢智容
 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
 絲不挂投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天童覺驢
 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
 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殊無盡驢覷井井覷

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其跡躡定盤星
 上絕錘鉢無甚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
 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
 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
 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
 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
 如是如是赤一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
 烏朝抱郊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
 椀子因注故園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
 傳金鷄啼破玉人夢曉色依依錦帳前曹
 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

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
 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
 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
 空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雲和
 氣帶春回逸公曹山因僧問國內接劍者
 誰頌曰 嗟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
 關橫按鎔錫榔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頓帝性
 泰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洞山初叅洞山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
 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 龍牙未息
 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慙他親志切

直言洞水連湏流汾陽古源無水月何生
 滿岸西流一冰分落巖罷詢熊耳夢雪庭休
 話少林春我于青洞水無緣會逆汎見他苦
 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
 休橫川共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
 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
 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
 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
 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
 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

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
 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實願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
 後乃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泰西
 采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起同休把虛空
 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聾成枯木十一駕與青龍
 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
 三度曹施陷虎機轉卷成蒲團禪板對龍牙
 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捩明目下恐將流
 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劍星漢却浮槎不萌草
 鮮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

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皇龍牙因僧問二
 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
 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懷家麼頌曰 寒月
 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
 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踪 貴 堂成現密
 密難見二鼠雖黠莫捷其便藤枝透出未生
 前正眼當陽巧四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賊即
 貴貴即賊 日 能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
 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
 十七次問師曰若爲你說恐尔後罵我去在
 韶後住通文峯因涕浴次忍省前話具威儀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

罵他頌曰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保保兮赤
 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爲我說時定相罵
 到大海中心泛錢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
 到岸無人識江址棧來使錢錢來 尤龍牙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
 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什麼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鬪膝深
 夜聽天曉便歲無影樹太陽徧照不能尋
 子青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
 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弗遇也空然木竟一龍
 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拳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
師曰如賊入空室頃曰 枯松野鶴叫衙門
寧滯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不妨巖
下有溪雲成枯木買帽相頭量丈補職明眼
衲僧面前不識真淨文綠林強士正心狂心
中妄意室中歲不覺投盧入空屋懺懺徒然
笑一場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
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
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
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日應
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

僧無語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兇善能哮吼
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奈文殊坐著伊
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
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 智門克撫州疎
山匡仁禪師 開福州大瀉安和尚示
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橫到彼位
馮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馮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
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馮
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送上座去遂囑曰向後
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

尚出世徑往禮拜拈問甚勉來師曰聞中來
 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日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拈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過知
 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拈曰
 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
 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頌曰 樹倒藤枯
 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
 直至如今笑未休海印信樹倒藤枯呵呵大
 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去不歸又
 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若不須嗟猶勝當日未
 還家佛慧泉江邊開把直鈎垂也有金鱗上
 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成

枯木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
 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陀連步如冷
 刃吹毛笑裏來燦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
 曾舉爪鬪髀覺痛頂門開大洪稱若將此語
 定經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徑山果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
 風落飛絮鼓山豈樹倒藤枯意若何瀉山開
 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
 撥佛性秦索却布單錢了行得意氣轉高不
 得明拈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
 大瀉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夜寒未怨阿誰文殊道却使瀉山笑轉新笑
 中有及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區區
 吾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
 由堂堂蹉路瀉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楚安
 方添得瀉山笑轉新當時觀面已呈君明招
 瀉山十一無限風光付與人 有句無句
 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音露布如藤倚樹物
 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
 名摸句歸何所蘇噓蘇噓呵呵大笑破鏡不
 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雙目呵呵大笑不
 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業
 林泊合錯商量梁山造呵呵大笑意難論樹

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
 舊時人真淨文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
 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
 尋處龍牙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
 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為
 師面前端的是虎石無著笑裏憑誰眼豁
 開龜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來居空深耐耐瀉山老鬼精垂釣
 便要釣鯨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鯢蟹依前努
 眼睛中卷空掀翻海嶽求知己雪刃橫身立
 太平野老不知光舜力襲襲打鼓祭江神木
 卷末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

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因措
 天日在瑯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
 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爭
 得有柴燒張無主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
 匪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
 已十卷空領得滿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
 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石赤
 羣踈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
 踈山老漢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
 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聽取漁家傲莫
 迷於音踈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畢白

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
 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取單山嶺曰
 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
 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倦
 廢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 一文兩文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
 露乾坤倚白雲雲巖接得風流傅粉郎一
 朝三度乃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
 季二娘佛鑑熟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
 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早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剌襟有短長

大庾嶺頭一尊佛踈山兩度放毫光並山莊
 翠塔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
 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佛性未清風吹
 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
 水到頭俱被釣緜牽丹在舟三文與每愛佳
 人笑日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

輞波浪無風不掛情樂虎空 兩文在入惱惱
 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
 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大典行因感果事
 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
 家宗祖在并汾 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
 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本亦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
 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應華臘月蓮花
 齒蕾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
 早是龜毛數丈長密養隨落眉鬚不得塔三
 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龜毛
 舉世無月林觀踈山造塔行令今古叢林揀正

三錢酬酢相應蒼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
 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見尋聲
 弄影方丈頌 疎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金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
 謝三郎京師出大黃不許護商量貴會
 選賤賣終喫便承當京中大黃春冬來
 意景日麗天盲人摸地有問冬來事京
 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京師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
 岸夜塘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
 到寒食恰是一百五無得法有問冬來事京師

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葉先
 疎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出問如何
 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
 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抵
 如法身邊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
 不該門指淨瓶曰抵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
 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頌曰
 法身上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
 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

瑟知音相見合如此大滿智服觀東南意在西
 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間
 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
 北山雨圓喜劫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
 外物莫將脩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佛
 驚動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

趺来一箇志跛擔為一擔更無偏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
 曰曹家女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
 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
 深慈深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
 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當年四八禪崇覺空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
 到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
 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
 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
 平地有深坑慈深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
 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

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
 禪床勢山曰閣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
 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負戰將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觀
 歌歸去國英雄贏得作清時無著壽 踈山
 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

搓芒繩縛鬼子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
 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
 水逆流林子符 踈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
 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
 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靈
 靈雀不栖無影林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
 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
 中龍退骨舟霞得 越州乾峯和尚翻洞山上
 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
 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師曰此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
 雲門祇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頌曰 乾峯

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
 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野堂聲前一句口如
 眉佛祖從來捻不知昨夜崑崙間說夢白頭
 生得黑頭兒舟霞得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
 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捻不
 知白雲端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
 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護是眼親保寧勇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覲面逢東嶺雲
 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香林煮海成鹽
 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
 把手相將海底行慈受源高樓美女一雙雙各
 向瓊窓坐玉床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

錦香囊佛紫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巖與
 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佛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
 把手雖同步白雲飛蓋月含空莫莫莫向乾
 峯頂上叅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
 息走徧天台與嶺南成林春蘭與秋菊一一
 各當時底屢無回互怨誰分髓皮風來鳥已
 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日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
 猴白那知更有猴黑佛才相見不須嗔君窮
 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華明頭
 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

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
月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
 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
 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
 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
 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
 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頌曰赤一鋪主特
 鑰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嗔白雲垂釣四海釣擗
 龍非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妨把
 手上高峯佛性赤三種病子二種光法身於
 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設度

量楚安方動鼓別曲閉一知十手搯手搥
 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卷外無孔鑊鎚不令人
 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多金博金爾
 庵內不知庵外事鑊額銅頭不相以定花板
 上打鞦韆猛虎舌頭書卍字唐坐速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從
 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
 傾盆會麼頌曰入手還將死馬醫返
 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撥出通身汗方信僕家
 不惜眉天童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

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颯一一門中見
 善財佛心十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
 已搖落西瞿花正紅女卓榜破雲門一柄
 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
 百條花柳巷徑山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
 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鼓山
非一
 珪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
 夜遊南贍部泥牛脚下火星飛雪竇宗一人
 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
 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佛當面非暗投應
 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若是續
 貂人弄巧便成拙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

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
 那師曰特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乾峯舉一
 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那
 知更有猴黑唯堂心弦筈相啣網珠相對發
 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
 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
 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天童堯澧州欽山文
 遂禪師湖洞山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
 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
 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關黎良回首師
 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
 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
 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
 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
 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
 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頌曰一鏃破
 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就土
 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闔戶甜瓜自古甜苦瓢
 從來苦數堂定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
 師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
 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
 語作唐言退耕寧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
 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
 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師延
 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嚴頭曰汝恁麼道
 地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
 打我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
 纖瑕天皇未一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
 切屬欽山猶空動得無言說至今誇汾陽北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
 棒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延壽慧高安白
 水本仁禪師和河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
 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

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
 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
 裏會得有箇入處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
 新鶯啼啞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
 橫海月明丹波津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
 轉塗糊問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錘
 銖巧張爐鞴費分踈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
 馨香滿道途回悟勤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和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
 我這裏一荷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
 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

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怎麼答過在甚處簡無
 對師便打頌曰 卓卓的的一荷便息老鼠
 舞三臺猫兒吹膚葉烏龜舉首唱巴歌一二
 三四五六七 雪竇宗 天童啓因僧問如
 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頌曰
 盲聾瘖瘂迴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

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舟霞

京兆府蜺子和尚洞洞山混俗閩川不蓄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
 蜺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
 為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
 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遞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
 不虛與我同根生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
 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目悟勤神
 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
 頭而禮禍從天降不成灾暗室建掩蜺撈鰕
 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搵頭那畔空狼藉

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敷紙錢堆裏可憐生
 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
 廟絕人行東山源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洞洞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
 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
 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
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雪竇欽
台州幽樓道幽禪師嗣洞山一日歛鍾上堂
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
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
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
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益為自
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
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
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
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汝州南院慧
顯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
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
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
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
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叅省師已圓寂遂禮
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
未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
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穴曰
汝會也頌曰 不持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

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
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雪峯集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
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夫
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即喪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子若啐吼其母即喪
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
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南院上
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
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
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曰 掌

中華日月古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
梵天放山珠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
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担
山不電光影裏縹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
門本卷水日月無光殺氣浮揚天鼙鼓戰貔
貅捷呼獲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虛堂
赤 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撒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頌曰 兩箇屎撮
合作一團薰天炙地誰能躡千古叢林作話
端山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挿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

生解寶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
 四枝海印借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挿重簷氣
 象雄惟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習中禪
 寂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師曰紫羅
 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
 爭若何師曰炭痕裏截身頌曰 紫羅抹額
 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挿藏人不見
 夜深吹起鳳樓春雪堂打鎮州寶壽第二世
 禪師寶壽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
 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
 便打聖曰你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
 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

歸方丈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錫推僧出眾
 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人滿大唐
 汾陽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
 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
 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白雲端黑白未
 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保寧探馬飛來棒下
 罕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淨文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
 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
 話頭佛國白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

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真
 如^如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
 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智海}有當
 鋒更不借全機勅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開
 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上方}為豐城收寶
 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佛

^心才驀又開時飛鷲騎電光閃颯擲金槌一
 城瞎却潭閒事直至而今成是非^{佛性}寒
 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相塵威雄難
 比並曲中直細中鹿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
 禪床持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劍去久矣
 徒勞刻舟權柄在手專殺活大丈夫号得自

由南華^骨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
 鋒一割^{天京北}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
 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珠山如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
 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徑山果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捺他寶壽頭正令只

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山珠養得男
 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
 入生滅門中湍口宣^{正堂}辨塞北千人帳江
 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石巷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

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
 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
 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
 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觀之忽大悟歸
 告寶壽壽深可之頌曰鬧市相逢兩知識面
 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

亦一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

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成枯木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

拳當時便打正五祖演十字街中六不收本

采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

第二頭禾山方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超超翻

鷓鴣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亦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覩不足秋

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品

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

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回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

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佛繼勳借路經

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袖僧門下無干

涉徒用精金換得輸南華品汝州西院思明

禪師寶壽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

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羅兒貉子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間外乾坤廓落大方無

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禿破狐疑
 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
 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山水牯牛口性勤
 西院明在許州開州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
 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
 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尙院曰
 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插
 一插院曰侍者叔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
 阿刺刺阿刺刺頌曰南院門前信莫窺登
 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
 只自知海印信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
 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

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錢崑
 崑頌曰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錢崑
 崑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方卷頭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穆因陳操尚書來
 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
 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二十六
 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頌曰
 團團珠逸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錢船分付海
 山無事客釣鼈時下一棹學復云天下衲僧
 跳不出雪竇顛布漫天網鯨鼈不上水底
 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
 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

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堂李公
 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遠團團休
 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別峯印 郢州芭蕉
 山慧清禪師兩南塔湯上堂拈拄杖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頌曰 有無今古兩
 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
 聽崑崙說往還 孽青芭蕉示眾世無隣與奪
 縱橫不易親兩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
 沾巾正覺迷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
 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保
 學勇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接眸轉

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成枯木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纔昧隔
 生鼻孔遭他牽撮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說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
 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徑
 山果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
 騫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雪竇宗
 趁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
 拄杖考與拄杖船中輕蕩漿無拄杖考奪拄
 杖佛面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填溝
 何處來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電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
獸飛禽懸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持猛
兇鬚折蒼龍角南堂典

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等閒摸著蛇
頭拍手囉囉哩哩已卷顏芭蕉舉起拄杖驚
動森羅萬象蝦蟆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后無著茲蠱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
冢喪亡肯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暮然夜
半化龍去黑兩鳥風裂地雷五堂愚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詰請益白雲雲曰
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

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萬
錢為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
箇算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允支移折變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目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淨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
與汝相見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弓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鈎頭再三回

首來相見急水波心輟綉毳懶卷需

變

發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